

甫田集目錄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

卷之一
詩

秋夜

故園

有懷劉協中

荅唐子畏夢余見寄之作

行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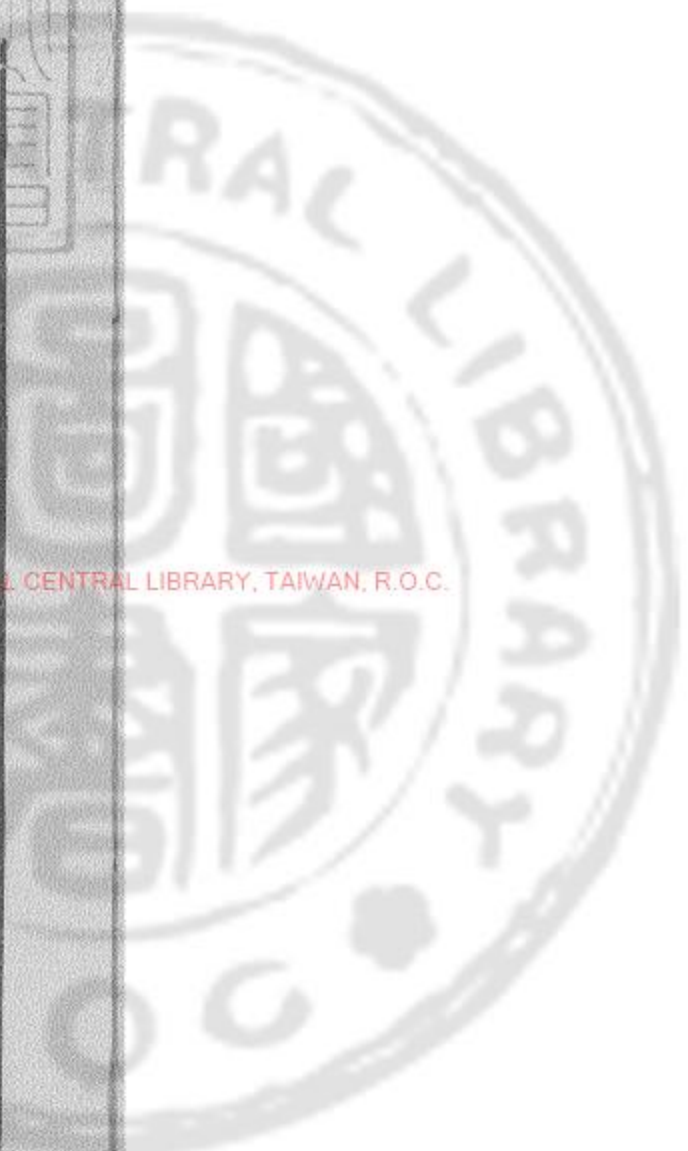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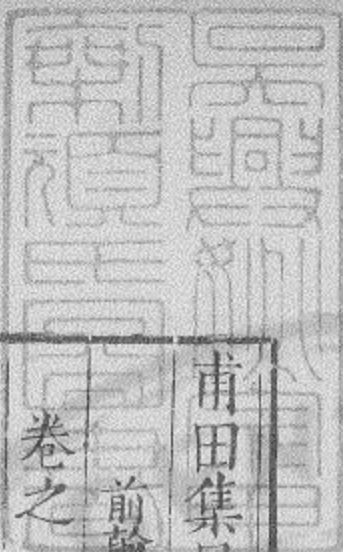
東葛城夜發

至定山辱莊先生贈詩次韻奉荅

附定山莊先生贈詩 不寐

大雪不出

簡子畏



甲寅除夜雜書

崇義院雜題

飲子畏小樓

余畫金焦落照圖

附水部二詩

乙卯除夕

暮春

靈巖山絕頂望太湖

讀于肅愍旌功錄有感

因讀旌功錄有感徐武功事

冬夜讀書

寂夜一首效子建

春閨

兒子晬日

秋夜不寐有懷錢二孔周

前年

詠堯民案上盆蘭

詠文信國事四首

枕上聞雨有懷宜興杭道卿

厓山大忠祠四首

追和倪元鎮先生江南春

雪後

與邢麗文登葑門城樓

夜坐聞雨有懷子畏

歲暮齋居即事

過吉祥寺

附協中詩

景德寺

次韻題子畏所畫黃茆小景

吳隱之畫像

暮春齋居即事二首

畫鵲

畫烏

與達甫燕坐小齋爲寫竹石

秋夜懷昌國二首 除夕

題王侍御敬止所藏仲穆馬圖

游洞庭東山詩七首 太湖

百街嶺 宿靜觀樓

游能仁彌勒二首 宿靈源寺

翠峯寺 游洞庭將歸再賦

再和昌國游洞庭西山詩八首

自胥口入太湖 登縹緲峯

下縹緲峯小憇西湖寺

經桃花塢 左神洞

左神道中 謁毛公壇雨不果行

遊資慶寺 何篆衣故跡

福壽院殘碑

卷之二

方方壺畫 書昌國憶母詩後

和荅石田先生落花十首

王婆墩次楊儀部韻

江船對月效樂天何處難忘酒

金山寺待月 金陵客樓與陳淳夜話

九月廿八夜夢中作 題養逸圖

立春日病起 元日書事效劉後村

人日停雲館小集 春日閒詠

答寅之見贈

期陳淳不至

春寒

詠次明

詠孔周

詠寅之

詠麗文

詠叔英

詠嗣業

寫閒舟圖寄葛汝敬

夏日雨後書事

次韻吳德徵先生江南弄

題沈侗齋修竹仕女 陳氏池亭納涼

夏夜

題忙閒圖

寄陸安甫

次韻荅希哲見懷

三月廿二日家兄解事還家夜話有感

桃源圖

送處州劉學諭

謝永嘉趙君澤寄蘭

小齋血蘭盛開與次明道復賞而賦之

丹陽追中次王直夫韻

金陵詠懷

秋日過竹堂

元日飲王漢章小樓

題廬山圖

松雪花鳥圖

題畫

對雨

十月

葺齋前小山以王臨川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

光為韻賦詩十首

鷄鳴山憑虛閣一首

題畫

題畫送錢德孚南還

卷之三

元日試筆

人日立春

懷次明

春曉曲

春夜曲

庭中海棠爲風雨所敗

獨坐

梨花

錢氏西齋粉紅桃花

春興二首

東禪寺

詩人孫太初過訪

暮春雨後陳以鈞邀遊石湖遂登治平

題畫二首

與宜興吳祖貽夜話有作就簡李宗淵杭道卿

吳克學

春日

金陵秋夜與彭寅之湯子重步月

題黃應龍所藏巨然廬山圖

書吾尹扇

道復西齋古石

吾尹邀遊虎丘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暮春遊石湖

夏意

五月十三日種竹

早起

孔周經時不見因寫碧梧高士圖并小詩寄意
夜坐

九日汎石湖

題黃應龍先生所藏小畫

十月五日出城暮歸門闔留宿南濠王氏溪樓

與履約昆仲夜話有作

南唐書
同次明九達及王氏兄弟汎舟游橫山

題畫

題許國用汗漫游卷

不寐

新寒

登樓

次韻孫太初秋夜汎月之作

冬日楊儀部宅讌集會者朱性甫朱堯民祝希

哲邢麗文陳道復及余六人分韻得酒字

歲暮雪晴山齋肆目偶閱謝臯羽詩窮冬疑有

雨一雪却成晴喜其精妙因衍爲韻賦小詩

十章

虎丘劔池

除夕

卷之四

元日承天寺訪孫山人

人日孔周有斐堂小集

九達期人日會城中既而不至作詩見懷奉荅

次韻毛大叅辭 召有感之作二首

上巳日獨行溪上有懷九達

寒食自橫金歸汎石湖

三月既望同吳次明蔡九達陳道復湯子重王

履約履仁汎舟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爲韻分得朗字

題虢國夫人夜游圖 晚雨飲子重園亭

游幻住菴

次韻題王山農墨梅

病起秋懷二首

秋日西齋

寄魯南陳子二首

中秋日同諸友月洲亭看雨有作

漕湖夜汎有作

道復西齋偶成

過孫文貴不在對庭中新竹

九日期九遠不至獨與子重游東禪寺作

詠庭前藥鞠

秋夜

病中遣懷二首

題西川歸棹圖奉谷見素中丞林公

賦得野亭秋興

對雪

冬夜

月夜登閶門西虹橋與子重同賦

先友詩

有序

太僕李公應禎

叅政陸公容

定山莊公杲

文定吳公寬

禮侍謝公鐸

虛士沈公周

叅議王公徽

太常呂公憲

蘭房曲戲贈王履吉效李賀

除夜

卷之五

梨花山鷓

同王履約過道復東堂時雨後牡丹狼藉存葉
底一花感而賦詩邀道復履約同作

偶過甫里乘月至白蓮寺訪陸天隨故祠

王履吉示余春日即事之作而未復三月望後
汎舟出西郭借韻賦荅

晚晴

滄浪池上

過吳文定公東莊

陪蒲澗諸公游石湖

同履仁濯足劔池

早起露坐

與王欽佩顧華玉夜話

渡江

烏衣鎮望滁州諸山

栢子潭

滁州官舍侍少卿家叔夜話

遊醉翁亭不果寄滁州故人

宿江浦有懷定山先生

舟中望金山

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兼簡蔡九達

九日閒居用淵明韻 贈王直夫

東禪寺

石湖作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錢氏池上芙蓉

題畫二首

追和錢舜舉山居韻

次韻荅子重東城見懷之作

邢麗文顧訪小齋話舊

題畫二首

病中辱履仁過訪二首

寒夜

題竹寄履仁二首

題畫八首

陳魯南將赴試南宮過吳中訪別賦詩送之

送錢元柳會試

寄金陵許彥明兼簡玉欽佩

題畫

登鼓角樓

題太白像

卷之六

甲戌歲朝明日立春東坡元日詩有土牛明日

莫辭春之句因以為韻賦七詩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步至竹堂

次韻荅子重新春見懷

次韻履仁春江即事

題沈氏所藏石田臨小米大姚江圖

三月晦日登上方 虎丘

五月十三夜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月

追和楊鐵崖石湖花游曲

同次明諸君采蓮涇開泛

石湖

張明遠索畫久而未成歲暮陰寒雪霰將集齋
居無聊為寫溪山欲雪圖并賦短句
題高房山橫軸

劍守南寧李君自杭赴蜀道出吳門邂逅賦贈
二詩

新晴 春日懷子重履約履仁
寄宜興杭道卿

簡履仁 晚意

送春 戲簡履約

新秋 承天寺中隱堂

憶城西夜游寄履約兄弟

月夜葛氏墓飲酒與子重履仁同賦

履仁獨留治平寒夜有懷

立春日遲道復不至 春日遊支硎天平諸山

煎茶詩贈履約 陪蒲澗諸公游石湖

客贈閩蘭秋來忽發兩叢清香可賞

七月六日喜雨

邵二泉司徒以惠山泉餉白巖先生適吳宗伯

甯菴寄陽羨茶亦至白巖烹以飲客命余賦

失解東歸口占 初歸檢理停雲館有感

九日子畏北莊小集 過履約

采蓮圖 采桑圖

有懷觀音菴舊遊 次韻荅九遠見寄

楞伽寺湖山樓

雪景

卷之七

賦王氏甌中水仙

已而復取古梅一枝映帶甌中轉益妍美

喜雨

明妃曲

雨中雜述四首

追和石田先生丁卯歲贈詩二首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三首

東禪寺與蔡九達同賦

秋興三首

郊臺寓目

朔風

驚寒

雪夜宿楞伽寺二首

歲暮閒居

南樓二首

新年

汎舟

登上方

王氏溪樓

虎丘千頃雲閣

新秋夜坐

聞砧

十一月六日初度與客飲散獨坐誦太白紫極

宮詩有感次韻

卷之八

新年至湖上飲茶磨山絕頂

賦瓶梅

賦盆蘭

遊靈巖登琴臺

驟雨

金陵客懷二首

登觀音閣

與彥明夜話有懷王欽佩賦寄

天界寺

與林志道兵部宿碧峯寺

八月六日書事二首

阻風江上同蔡九達諸君登靜海寺閣

盧龍觀

三宿巖

渡江

遣懷

重過大雲菴次明九達履約兄弟同遊

夏日閒居

新秋

題畫八首

秋懷二首

題畫

送蔣貞外浙東采木還朝

八月十六夜對月

九日城西小集

庚辰除夕西齋獨坐閱壁間王孟端畫竹

金山詩追賦

懷九達

五月雨晴書事二首

追和王叔明溪南醉歸詩

感懷

卷之九

五月

金陵中秋

不寐

病中

揚州道中次九遠韻二首

揚州

徐州清明

泊舟泗上看月

留城道中有張良祠

舟中閱高帝侍集因次其韻

濟上聞笛

泊魯橋次九遠韻

再次宿任城韻

鉅野次九遠韻

先大父常有宿汶上之作舟中閱先集敬次其韻

過張秋追懷武功先生遺蹟

魏家灣有感

柳色

雨宿武城追和先溫州二首

次韻九遠阻雨

懷石湖寄吳中諸友

郁裕州忠節詩

卷之十

午門朝見

奉天殿早朝二首

雨中放朝出左掖

雪後早朝

元旦朝賀

進春朝賀

恭候 大駕還自南郊

觀 駕幸文華聽講 慶成宴

再與慶成

實錄成賜燕禮部

臘日賜燕

端午賜扇

賜長壽綵纓

寶錄成蒙 恩賜襲衣銀幣

再賜銀幣

翰林齋宿

興隆寺致齋

內直有感

禁中芍藥

遊西苑

秋日再經西苑

紫氣

頒曆

西苑詩十首

萬歲山

太液池

瑠華島

承光殿

龍舟浦

芭蕉園

樂成殿

南臺

兔園

平臺

遊西山詩十二首

早出阜城馬上作

登香山

來青軒

香山歷九折坂至弘光寺

碧雲寺

宿弘濟院

遊普福寺觀道傍石澗尋源至五花閣

歇馬望湖亭

呂公洞

功德寺

玉泉亭

西湖

病中懷吳中諸寺

治平寺寄聽松

竹堂寺寄無盡

東禪寺寄天璣

馬禪寺寄明祥

天王寺寄南洲

寶幢寺寄石窩

昭慶寺寄守山

秋日早朝待漏有感

懷石湖

感懷

五言絕句四首

送錢元抑南歸口號十首

送石齊大傅致仕還蜀二首

送戴時重僉憲之蜀

姚大僕思永致仕進秩光祿少卿

秦茂功出按江右

追送石潭宗伯次歸舟喜雨韻

送何少宰左遷南京工侍二首

送唐御史應韶應天府丞

送胡承之少卿左遷潞州倅

送陳良會御史左遷合浦丞

送喬家宰致仕還大原二首

送柯奇純主事歸莆陽

送陳尚書南京工部

卷之十一

送冢宰朱玉峯之南京二首

送孫從一編修僉憲浙江

盛斯顯南京司封

送趙麗卿四首

送洪玉方

送于器之廉憲還滁

送盧師陳奉使紫荆關

送王承恩侍講叅政四川

送蔡巨源叅政

送陸舉之

致仕出京言懷二首

馬上口占謝諸送客十首

阻永潞河簡同行黃太史才伯

次韻荅徐子容學士見懷三首

次韻荅唐雲卿禮部二首

次韻荅張西峯少叅

臘日與才伯小酌追懷去臘午門 賜燕

旅懷

野行因過廢寺

某比以筆劄逋緩應勦為勞且聞有露章薦留

者才伯貽詩見戲輒亦用韻解嘲五首

才伯過訪

除夕二首

丁亥元日次才伯韻 氷泮志喜次黃才伯韻

過揚州登平山堂二首

還家志喜

卷之十二

李少宰杭中丞劉柴二光祿置酒

趙麗卿侍御邀遊冶城

徒步至寶光寺 九日與彥明登雨花臺

題蘭

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洞庭秋月

遠浦歸帆

平沙落鴈

山市晴風

漁村夕照

煙寺晚鍾

江天暮雪

畫牡丹

憶昔四首次陳魯南韻

竹雀

千葉梅與方山人同賦

靜隱

顧華玉以書邀予爲西湖之遊病不能赴詩以

謝之

中秋日晚雨忽霽與諸友看月

對酒

觀書

煮茶

晏起

卷之十三

春雨漫興

雨後

壽方矯亭

上巳日石湖小集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夜坐

庭前蜀葵

賦得廬山送盧師陳

睡起

八月初九日見月

無錫道中遇雪夜泊望亭二首

閏正月十一日遊玄妙觀歷諸道院晚登露臺

乘月而歸次第得詩七首

二月二十六日游天池諸山

九日婁門勝感寺

北江憲副自越州訪余吳門飲於杜氏明遠樓

除夕_{乙巳}

元旦書事

五月望日登望湖亭

汎湖

除夕

丁未九日與履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

是歲閏九月再汎

題畫六首

壽東畚錢先生

賀東畚錢先生構別墅

巳酉除夕

卷之十四

人日直夫東園小集

立春

玉蘭花

張夏山輓詞

春歸

題漁隱圖四首

阻風宿九里湖

梁溪道中夜行

辛亥除夕守歲

壬子元旦飲毛石屋家

新夏

袁魯仲邀余登列岫樓予自胥臺沒數年不登矣

是晚過行春橋翫月再賦

虎丘觀雨

送族弟彥端還衡山

舊送彥仁一首追錄於此

寄顧橫涇

寄許仲貽

題吳雪洲磨厓神異卷

九日雨中虎丘悟石軒燕集

素髮

壬子歲除

元旦癸丑

夜泊南潯

晚泊楊莊

寄胡栢泉

南樓

送袁裕春僉憲之建寧

秋夜

九日遊雙塔院次淵明巳酉九日韻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自華亭還吳夜泊磧磯

送何元朗南京孔日 送何叔昆禮部

維亭夜泊

除夕

卷之十五

元日試筆

竹堂

人日王氏東園小集

湛甘泉兵書以詩招遊衡山奉荅

寄黃泰泉學士

除夕

乙卯元旦

病中承次河携樽過訪

閒興六首

乙卯除夕

丙辰除夕

丁巳元旦

穀日早起

四月

五月

夜坐

送彭赴嘉興訓道二首

丁巳除夕

戊午元旦

初春書事三首

南樓

肇孫北行

己未元旦

卷之十六

敘

送周君還吉水敘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敘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

靖海頌言敘

送劉君元端守西安敘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敘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敘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敘

送提學黃公敘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敘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敘

贈長洲尹高侯敘

卷之十七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敘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敘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敘

陳氏家乘敘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敘

晦菴詩話敘

重刊舊唐書敘

何氏語林敘

備遺錄敘

卷之十八

記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府君石表陰記

侍御陳公石峰記

鐵柯記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正始堂記

記中丞俞公孝感

王氏救命碑陰記

卷之十九

沈氏復姓記

褒節堂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玉女潭山居記

重修蘭亭記

卷之二十

贊

元馬國珍像贊

方質夫像贊

廷尉湯公贊

張可齋少叅像贊

桑廷瑞畫像贊

朱秋厓像贊

張曲江遺像贊

字辭

王氏二子字辭

王錫麟字詞

石氏三子字辭

頌

王武寧去思頌

卷之二十一

題跋

跋夏孟暘畫

題黃庭不全本

跋楊凝式草書

跋李少卿帖

跋東坡楚頌帖真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詩東觀餘論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跋家藏坐位帖

題七姬權厝志後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題趙魏公二帖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題趙松雪千文

跋沈仲說小簡

跋林藻深慰帖

龍茶錄考

跋趙魏公馬圖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跋倪元鎮二帖

跋趙松雪四帖

卷之二十二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題歐公二小帖後

題李西臺千文

題王枕蘭亭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題郭忠恕避暑官圖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題東坡墨蹟

跋東坡學士院批荅

跋江貫道畫卷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卷之二十三

題蘇滄浪詩帖

附錄原稿

題趙松雪書洪範

書馬和之畫卷後

題張卽之書進學解

題希哲手稿

溪山秋霽圖跋

跋李龍眠孝經相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劉美存文

祭徐昌穀文

祭黃提學文

祭土地文

祭陳以可文

鄉里祭沈都憲文

祭王于田母文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祭施行人母文

祭王欽佩文

祭徐崦西文

卷之二十五

書

上守谿先生書

三學上陸冢宰書

謝李宮保書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行狀

沈先生行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卷之二十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卷之二十七

傳

戴先生傳

華尚古小傳

胡參議傳

企齋先生傳

顧春潛先生傳

卷之二十八

太傅王文恪公傳

周康僖公傳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沈維時墓誌銘

亡友闕起山墓誌銘

祁府君墓誌銘

朱性甫先生墓誌銘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誌銘

趙碩人墓誌銘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誌銘

陳以可墓誌銘

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

李宗淵先生墓誌銘

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公墓誌銘

俞母文碩人墓誌銘 彭寅甫墓誌銘

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誌銘

杜允勝墓誌銘 亡兄雙湖府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一

王履吉墓誌銘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叔妣恭人談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二

翰林蔡先生墓誌銘 袁飛卿墓誌銘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吳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誌銘

錢孔周墓誌銘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四

墓表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鳳山趙先生墓表

卷之三十五

墓碑

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墓碑

阡碑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董氏竹岡阡碑

甫田集目錄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卷之三十一

附錄

先君行略

甫田集目錄終

甫田集卷第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八十首 附錄四首

秋夜

忽忽故園夢悠悠
淙上城一夜耳不息
水邊踈柳聲開
門月如晝十里秋
盈盈中心亂無執
散上岡頭行吳山
望不際眼角柔雲生
男兒志遺世物故難爲情

故園

屋舍小山村終然思故園
雨晴秋倚閣月出夜開門
好景亦時改遠人空目存
梅花未消息行矣晚何言

有懷劉協中



東風度幽館羣鳥相和鳴念子會無期茫然過清明春
江芳草遠懷懷心目驚如何多朋友我獨傷山城豈無
樽酒歡亦有花木榮所憐異鄉物徒念心怔營白雲度
水去日暮山縱橫倚闌詠修竹千里何當并

荅唐子畏夢余見寄之作

故人別後千回夢想見詩中語笑譁自是多情能記憶
春來何止到君家

行色

秋山馬前空復橫馬蹄不作看山行悠然回首何處所
先心已到他州城火燈匆匆鷄一聲貴賤富貧俱有程
相看一語出不得細雨欲落空江明

東葛城夜發

蕭蕭東葛路馬上聽嚴更月出高山黑天空遠水明年
光秋漸索客子夜猶行村落知何處時聞犬吠聲

至定山辱莊先生贈詩次韻奉荅

穉齒窮身豈有知偶倍高論得移時感公不以愚頑棄
顧我何堪遠大期草閣便須終歲住僕人休訝出山遲
歸來乞得堯夫句暮雨秋燈不斷思

附定山莊先生贈詩

一燈何處寫相知對坐寒窓暮雨時詩本平生非杜甫
琴才臨老遇鍾期儘堪出手名家早但覺忘年得友遲
儻許無言真妙意欲將千載慰深思

不寐

孤坐忽不樂挑燈當我前素書橫几案欲讀已茫然當年念有負誓志軼前賢富貴亦何物未老已自憐嗟哉昔惡聞零落今同焉

大雪不出偶成八韻自齋中所見外皆禁不犯靜坐朝慵出不知風雪臨凝暉上窓紙積冷到衣衿小片投墻隙餘威結研心聆音琤可喜想像浩難禁童子傳來看家人報說深卷書空自照杯酒不辭斟意賞何煩對傳聞不害吟未應閉戶臥不及放舟尋

簡子畏

落魄迂疎不事家郎君性氣屬豪華高樓大叫秋觴月只應郡郭聲名在門外時停長者車

甲寅除夜雜書

千門萬戶易桃符東舍西鄰送曆書二十五年如水去人生消得幾番除

多事關心偶不眠隨人也當守殘年不須更說新春事來歲今宵在目前人家除夕正忙時我自挑燈揀舊詩莫笑書生大迂闊一年功課是文詞

小童篝火潔門閭爲說新年忌掃除却有窮愁與多病無因歲晚一般驅

遙夜遲遲燭有花
家人懽笑說年華
人生勿苦求身外
常得團圓有幾家

崇義院雜題

小院風清橘吐花
墻陰微轉日斜斜
午眠新覺書無味
閒倚闌干嗽苦茶

縹緲游絲墮不收
悠然庭砌綠陰稠
院涼僧少音聲絕
時聽敲門亦自幽

六月門前暑似炊
殿堂深處未曾知
晚涼浴罷思歸去
更爲松風佇少時

殿閣微涼吹葛衣
檻前梅子雨霏霏
清談時有閒僧對
手擘棊欄當麈揮

白日悠悠抵歲遙
困來書卷暫相拋
馬蹄不到松陰下
手弄殘棋獨自敲

茗碗鑪薰意有餘
日長人散閉精廬
俄然屋角涼風順
吹起新蟬亂讀書

繞寺松杉近百栽
孤花明透綠叢開
晚涼却扇池邊立
嫋嫋餘芬度水來

髹几新揩滑欲流
時時弄筆小窓幽
自憐多好還成累
揮汗爲人寫扇頭

修廊如洗斷塵囂
白粉墻圍碧瓦寮
擁鼻徐行成獨詠
晚風吹亂石芭蕉

飲子畏小樓

今日解馳逐投閒傍高廬君家在臯橋誼闐井市區何
以掩市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冊右傾三兩壺我飲
良有限伴子聊相娛與子故深密奔忙坐闕疎旬月一
會面意勤情有餘蒼煙薄城首振袖復躊躇

余畫金焦落照圖吳水部德徵先生寄詩二首

題謝長句

憶昨浮船下揚子平翻渺渺波千里何來雙鳥挾飛樓
璀璨彤煌截濤起夕峯倒墮滿江陰霜樹高浮半空紫
舟人指點落日處凌亂煙光射金綺平生快覩無此奇
却恨歸帆北風駛至今偉蹟在胷中回首登臨心不已
偶然興落尺紙間便欲平吞大江水固知心手不相能

塗抹聊當臥遊爾晴窓舒卷日數回不敢示人聊自喜
水部先生詩有名忽寄瑤篇重稱美漫云家法自湖州
自媿區區何足齒由來題品係名聲何況先生是詩史
君不見當年畫馬曹將軍附名甫集猶不死又不見閻
公自謂起文儒池上俄蒙畫師耻人生固有幸不幸拙
劣何堪古人擬江山千載等陳迹一笑寧須論非是

附水部二詩

戲拈秃筆寫金焦萬里青天見玉標未用按圖神已往
耳邊似接海門潮

閒寫金焦鎮海門久陽孤鷺淡江痕一枝畫筆承傳久
須信先生老可孫

乙卯除夕

糕果登盤酒薦椒。吟歌聊用永今宵。老親自喜還家健。
幼女仍誇學語嬌。終歲悲歡言莫盡。一燈團聚福難消。
桃符日曆年年好。不謂青春却暗凋。

暮春

高榆風定翠相圍。天氣悠揚思轉微。畫閣凝香新試扇。
春肌生汗欲更衣。乍聞幽鳥渾無見。時墮游絲忽漫飛。
惆悵東闌尋曉夢。落花芳草已都非。

靈巖山絕頂望太湖

靈巖山正當胥口。落日西南望太湖。雙島如螺浮欲吐。
片帆和鳥去俱無。閒論往事何能說。不見高人試一呼。

慎勿近前波浪恐。大都奇絕在模糊。

讀于肅愍旌功錄有感

南遷議起共倉皇。一疏支傾萬弩強。既以安危繫天下。
曾無羽翼悟君王。莫嫌久假非真有。祇覺中興未耿光。
淺薄晚生何敢異。百年公論自難忘。

老臣自處危疑地。天下遑遑尚握兵。千載計功真足掩。

一時起事豈無名。

當時欲赦于王或謂不殺二人則今

名未論時宰能生殺。須信日之事為無名然則復辟之事豈無天皇自聖明。地下有知應
不恨萬人爭看墓門旌。

因讀旌功錄有感徐武功事

固鎖高垣事可吁。更憑何罪易皇儲。諸公方有同謀

懼識者能無意外虞。機會如斯何可失。功名之際本難
居。寃哉一掬江湖血。信史他年未必書。

冬夜讀書

故書不厭百回讀。病後惟應此味長。千古精神如對越。
一燈風雨正相忘。卷中求道深知謬。意外圖名抑又荒。
束髮心情誰會得。中宵撫几自茫茫。

寂夜一首效子建

中宵聞零雨。撫枕起躊躇。昏缸栖素壁。流焰照重幃。感
此寂無語。戚然與我思。我思何鬱伊。欲舉芬如絲。少壯
不待老。功名須及時。男兒不仗劍。亦須建雲旗。三十尚
隨人。奚以操筆爲文章。可腴道。曾不療寒饑。仰屋愧浮

塵。俯睇影依依。人生良有命。何獨令心悲。心悲髮爲白。
失脚令身危。欲爲絕世行。道遠恐不支。世情忌檢飭。歛
目俟其疲。誰能七尺身。受此千變機。役役亦徒爾。多憂
得無癡。惟應慎厥躬。古人以爲期。

春閨

綠陰生寂晝。遲遲薄汗沾。棠氣力微起。傍曲闌垂手立。
清風細細落薔薇。

兒子晬日口占二絕句

堂前笑展晬盤時。漫說終身視一持。我已蹉跎無復望。
試陳書卷卜吾兒。

吾家積德亦云稠。不易生兒到歲周。印綬干戈非敢冀。

百年聊欲紹箕裘

秋夜不寐有懷錢二孔周

客散西堂夜悄然。修筠涼吹供清眠。踈螢紈扇秋無賴。
淺水紅蕖月可憐。侍女銀杯搖雪乳。誰家玉笛唱嬋娟。
意中憶得城東闕。孤鶴翩翩骨有仙。

前年

前年伴嫁南鄰妹。今歲仍陪北舍姨。老我無媒心獨苦。
閉門好畫入時眉。

詠堯民案上盆蘭

崇蘭移自荆溪上。小盞春深自着花。賓客清閒塵土遠。
曉窓親沃案頭茶。

渺渺微風約珮環。楚江清落研屏間。美人不見瑤琴歇。
一卷離騷對揜關。

詠文信國事四首

地轉天旋事不同。老臣臨市自從容。誓將西嶺填東海。
忍着南冠向北風。千里勤王空赴義。百年養士獨收功。
人間別有成仁樂。未用區區悼此公。

倉卒勤王萬里身。風塵顛倒作纍臣。三綱已去嗟何補。
一死臨期認自真。直以安危繫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
遺文尚可誅姦賊。何但悲辛泣鬼神。

國勢已離天命去。孤臣狼狽阻殘兵。分當如此餘非計。
事訖無成死有名。平日公卿成肉食。千年忠義屬書生。

南口集卷一
狂胡盜竊曾無幾，惜不令公見肅清。

南北間關百戰餘，此身宗社許馳驅。可憐功業惟詩在，自決存亡與國俱。夷狄至愚猶歎服，皇天無意竟何如。平生心事堪誰訴，漫托他年半紙書。

枕上聞雨有懷宜興杭道卿

時道卿客唐子畏西樓

三更風雨鬧虛簷，燈焰寥寥抱枕眠。應有旅遊人不寐，淒涼莫到小樓前。

厓山大忠祠

鼎湖龍遠野雲陰，慷慨中流誓國心。臣力不支香氣竭，忠魂有恨海波深。百年仁義空澌盡，此日神州遂陸沉。峻節奇功磨不得，崖山突兀自千尋。

皇天不祐宰臣謀，萬里樓船一浪休。飄蕩已知吾事去，覆亡安用此身浮。祇今潮自如期至，終古江應不盡流。折戟併銷塵海換，行人猶自說碣州。頻年航海欲何為，天厭中原遂不支。滿地江湖無死所，際天風浪有平時。倉皇一念聊臣分，寂寞中流賴史知。回首又看強虜滅，寒潮自繞大忠祠。千載英雄餘恨在，怒濤驚浪日樁撞。有天肯與元同戴，無面能看宋再降。烈士深悲甘蹈海，中原不復竟如江。君王莫罪風波惡，應是憐人解覆邦。

追和倪元鎮先生江南春

象牀凝寒照藍筍，碧幌蘭溫瑤鴨靜。東風吹夢曉無蹤。

起來自覓驚鴻影。彤簾霏霏宿餘冷。日出鶯花春萬井。
莫怪啼痕。栖素巾。明朝紅媽麈作塵。春日遲。春波急。
曉紅啼春香霧濕青華。一失不再及。飛絲縈空。眼花碧。
樓前柳色迷城邑。柳外東風馬嘶立。水中荇帶牽柔萍。
人生多情亦多營。

雪後

寒日晶晶曉溜聲。中庭快雪一霄晴。墻西老樹太骨立。
窓裏幽人殊眼明。想見漁蓑無限好。怪來詩思不勝清。
江南殘臘相將盡。會看門前春水生。

與邢麗文登葑門城樓

天風異制木蛇空。雉堞差差夕照中。百里山川形勝舊。
萬家煙火歲年豐。迤南茂苑迷陳迹。直北荒原識故宮。
會取千年興廢理。與君極目送飛鴻。

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

臯橋南畔唐居士。一榻秋風擁病眠。用世已銷橫槊氣。
謀身未辨買山錢。鏡中顧影鸞空舞。櫪下長鳴驥自憐。
正是憶君無奈冷。蕭然寒雨落窓前。

歲暮齋居即事

簷樹扶疎帶亂鴉。蕭齋只似野人家。紙窓獵獵風生竹。
土盎浮浮火宿茶。日色射雲時弄彩。雨絲吹雪不成花。
庭中卉物凋零盡。獨有蒼松領歲華。
陋巷蕭條少過從。燕閒真味泊然空。荒鷄寂晝深庭院。

寒雀西風小樹叢。撫事蹉跎歲二暮。懷人牢落雨其濛。
鑪香欲歇茶杯覆。詠得梅花苦未工。

過吉祥寺追和故友劉協中遺詩

殿堂深寂竹林間。坐戀櫻陰忘却還。水竹悠然有遐想。
會心何必在空山。

塵蹤俗面強追閒。慚愧空門數往還。不見故人空約在。
黃梅雨暗郭西山。

附協中詩

城裏幽棲古寺閒。相依半日便思還。汗衣未了奔馳債。
便是逢僧怕問山。

景德寺

山屋無人犬護籬。偶拋塵土得幽棲。不知何福能消受。
滿地松陰一鳥啼。

次韻題子長所書黃茆小景

斜日翻波山倒浸。晚晴幻出西南勝。絕島雙螺樹色浮。
遙天一線鷗飛剩。誰剪吳淞尺紙間。唐君曾有洞庭山。
古藤危磴黃茆渚。細草荒宮消暑灣。我生無緣空夢墮。
三十年來蟻旋磨。睡起窓前展畫看。恍然垂手磯頭坐。
湖山宜雨亦宜晴。春色籠蔥秋月明。知君作畫不是畫。
分明詩境但無聲。古稱詩畫無彼此。以口傳心還應指。
從君欲下一轉語。何人會汲江西水。

吳隱之畫像

貪廉自我非泉致刺史詩篇萬古新展卷蕭然袍笏在
世間多少負慚人

千年遺像識真難重是高風不可刊一樣廣州俱刺史
幾人傳入畫圖看

暮春齋居即事

經旬寡人事蹤跡小窓前暝色連殘雨春寒宿野煙茗
杯眠起味書卷靜中綠零落梅花瘦風吹更可憐
閒庭青草積春半思蒼茫小雨作寒食微風汎海棠芳
情經病減白日廢書長何物供欹枕縈簾一炷香

畫鵲

日光浮喜動簷楹烏鵲於人亦有情小雨初收風潑潑

亂飛叢竹送歡聲

畫烏

城頭霜落月離離匝樹羣烏欲定時會有人占丈人屋
微風莫自裊空枝

與達甫燕坐小齋爲寫竹石

對坐焚香習燕清好風如水汎簾旌夕陽忽見疎疎影
落木空江生遠情

秋夜懷昌國

初秋雨時霽夕景斂炎疴躡屐遵廣除矯首睇明河白
露浣衣帶商飈振庭柯編月升雲關照我東墻阿故人
不得將良夜空婆娑非無一樽酒顧影當奈何

陰虫抱莎啼秋風在庭戶微涼逗短葛月出照團露驚
禽飛漠漠顧見庭中樹柔枝日以疎安能共遲暮人生
豈獨堅坐閱衡杓度憂來騷短髮衰薄已堪數

除夕

梅花欲動意婆娑雪霰侵陵奈歲何呵凍笑供春帖子
殘年清債已無多

辟瘟細細蕪靈丹坐倚寒檠向夜闌臘意亦知人戀歲
爲留殘雪隔年看

題王侍御敬止所藏仲穆馬圖

犖犖才情與世疎等閒雲落傍江湖不應泛駕終難用
閒看王孫駿馬圖

游洞庭東山詩七首

太湖

沙渚依依雲不動風煙漠漠鳥飛回橫空暝色翻波去
絕島秋聲繞樹來今古奔騰疑地盡東南偉麗自天開
眼中浩蕩扁舟在欲喚鴟夷酌一杯

百街嶺

遙街百磴轉欽崙落日扶輿下嶺遲與樹蔽虧湖冉冉
因山高下屋纍纍儉勤成俗從知富靈秀鍾人信有奇
十載一行殊恨晚分金不見橘黃時

宿靜觀樓

守谿先
生作記

抱被何緣三宿戀燒燈一笑兩人俱秋山破夢風生樹

夜水明樓月在湖。盡占物華知地勝。時聞人語覺村孤。
不煩詩句追清賞。太史楣間記是間。

游能仁彌勒

鬱然臺殿鎖芙蓉。見客山僧自打鍾。小檻浮空秋水閣。
虛庭隨影夕陽松。泗州名在池無塔。寺有泗州池。能照僧伽塔。今廢。飯石師歸寺有峯。飯石禪師嘗住此寺。有飯石峯。欲掃南牆留半偈。白雲

回首媿塵蹤。

宿靈源寺

夜隨鍾梵入靈源。一笑虛堂解帶眠。旋接僧談多舊識。
偶依禪榻豈前緣。離離松檜搖山月。兀兀樓臺宿暝煙。
塵句何年傳到此。壁間有篝燈試讀已茫然。余詩

翠峯寺

雪竇禪師道場中。有降龍井。悟道泉。

空翠夾輿松十里。斷碑橫路寺千年。遺蹤見說降龍井。
羣茗來嘗悟道泉。伏臘滿山收橘柚。蒲團倚戶泊雲煙。
書生分願無過此。悔不會參雪竇禪。

游洞庭將歸再賦

城中遙指一螺蒼。到此依然自一鄉。曉鼓隔溪漁作市。
魚舟至則鳴鼓聚人。秋風吹枳橘連牆。名山更倚湖增勝。清賞剛
臨月有光。正爾會心空又去。不如僧住竹間房。

再和昌國遊洞庭西山詩八首

白胥口入太湖

蒹葭繚繞帶胥塘。百里沿洄笠澤長。新水浮天舟浩蕩。

遠山沉日樹蒼涼。風煙西去堪乘興。鷄犬中流別有鄉。
詠得鱸肥人膾玉。自敲漁榜荅滄浪。

登縹緲峯

薙草遙遵鹿兔蹤。飛嵐拂袖映疎松。平湖萬頃玻璃色。
落日千尋縹緲峯。煙樹吳都睛上掌。秋風雲夢晚填胸。
無煩咋指傷韓愈。儘有閒情在短筇。

下縹緲峯小憩西湖寺

廻嶺懸藤稍倦攀。稅鞍中路得禪關。百年清淨山中債。
半日浮生竹院閒。小雨磬聲延午夢。方池雲影淡秋顏。
此行別有堪誇事。得與高僧共往還。

經桃花塢

塢名雖存已廢

夕陽下馬桃花塢。不見桃花塢亦秦。溪壑春風空舊夢。
柴扉流水或秦人。圖經可按桑田異。詩客多情燕麥新。
不用苦辛仍買種。梁園金谷總成塵。

左神洞

裹梁懷炬探幽玄。稍即哈呀復曠然。蕩瀟微聞頭上浪。
光晶別有地中天。千年何物扃丹刻。
相傳有神禹一州書在洞勺
憐君負紫泉。
內有紫泉飲之長生莫嘆虛鼎十年願。祇應凡骨未能仙。

左神道中

玉虛靈府千年秘。恣討知君眼境新。平日登高推短賦。
西來濟勝有輕身。湖山四面天開寺。橘柚千家土著民。

他日菟裘如有意。願携書冊作比鄰。

謁毛公壇雨不果行

擬攀棲迹拜靈仙。辛苦佳期一雨愆。短策空多探古興。方壇剛欠訪真緣。興懷丹篆愁雲外。敗意簷聲客枕前。賴是勝情初未減。錦囊添得臥遊篇。

遊資慶寺

老衲深居湖上山。松扉斜掩磬聲寒。袈裟對客妨秋定。蔬筍開厨破晚餐。未愧逡巡留偈子。自緣疎野戀蒲團。歸來煙月篇章富。乞與幽人得細看。

何簑衣故跡

塵世神仙事渺茫。綠簑誰識老徬徨。華夷日月尋常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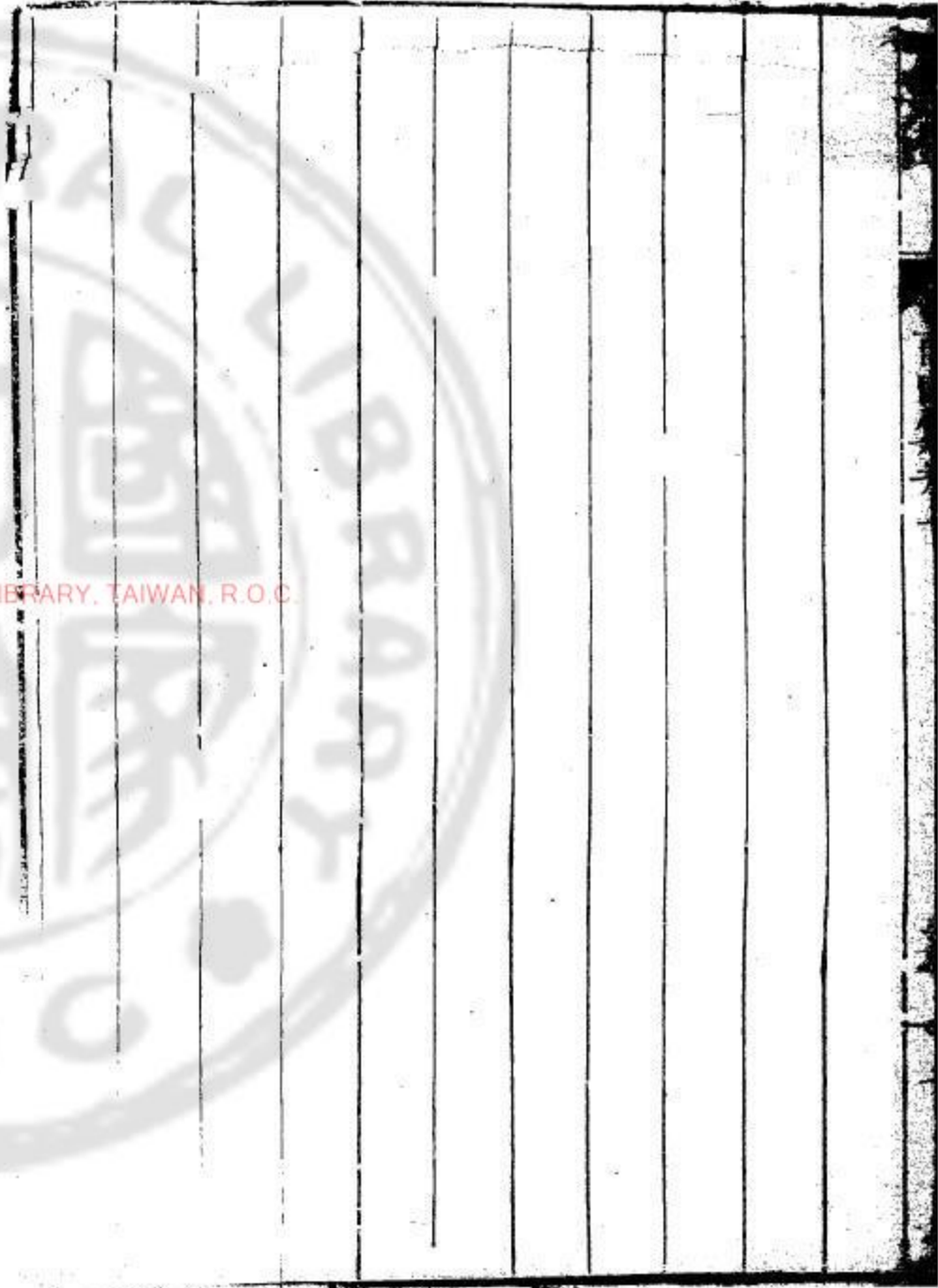
掉首當年動帝王

福壽院殘碑

秋風塵劫草離離。曾是前元福壽基。願力未隨文字滅。有人下馬讀殘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七十一首

方方壺畫

煙沉密樹蒼山暝波捲長空白鳥迴
細雨斜風簞笠具
釣船何事却歸來
新波獵獵弄風蒲
雨後雲山半有無
一段勝情誰領畧
欲從畫裏喚方壺

書昌國憶母詩後

音容杳渺夢中塵
游子空吟寸草春
莫怪揜篇雙淚落
就中吾是有心人

春草冥冥雨暗阡轉頭二十七更年平生自謂心如鐵
腸斷徐卿泣母篇

和荅石田先生落花十首

點逕沾籬已燦然飛簾撲面更翩聯紅吹晴雪風千片
錦。感。春。雲。浪。一。川。老。惜。髻。飄。禪。榻。畔。醉。看。燕。蹴。舞。筵。前。
無情剛恨通宵雨斷送芳華又一年
零落佳人意暗傷為誰憔悴減容光將飛更舞迎風面
已。褪。猶。媽。洗。雨。妝。芳。草。一。年。空。路。陌。綠。陰。明。日。自。池。塘。
名園酒散春何處惟有歸來屐齒香
蜂撩褪粉偶粘衣春減都消一片飛蒂撓園風無那弱
影搖庭日已全稀樽前漫有盈盈淚陌上空歌緩緩歸

未便小齋渾寂寞綠陰幽草勝芳菲

悵人無奈曉風何逐水紛紛不戀柯春雨捲簾紅粉瘦
夜涼踏影月明多章臺舊事愁邊路金縷新聲夢裏歌
過眼莫言皆物幻別收功實在蓬窠

戰紅酣紫一春忙回首春歸屬渺茫竟為雨殘綠太冶
未隨風盡有餘香美人睡起空攀樹蛺蝶飛來却過牆
脉脉芳情天萬里夕陽應斷水邊腸

桃蹊李徑綠成叢春事飄零付落紅不恨佳人難再得
綠知色相本來空舞筵意態飛飛燕禪榻情懷裊裊風
蝶使蜂媒都懶慢一番無味夕陽中

開喜樓纖落更幽樹頭何用勝溪頭有時細數坐來久

盡日貪看忘却愁。惹草縈沙風冉冉。傷春恨別水悠悠。
不堪舊病仍中酒。踈雨濃煙鎖畫樓。

風裊殘枝已不任。那堪萬點更愁人。清溪浣恨難成錦。
紅雨鑿香併作塵。明月黃昏何處怨。游絲白日靜中春。
急須辨取東欄醉。倒地猶堪藉綺茵。

飛如有戀墮無聲。曲砌斜臺看得盈。細草栖霞朱點染。
晴絲撩片玉輕明。江風飄泊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
賴是主人能愛惜。不曾緣客掃柴荆。
情知芳事去還來。眼底飄飄自可哀。春漲平添棄脂水。
曉寒思築避風臺。沾衣成陣看非雨。點徑能勻襯有苔。
穠綠已無藏艷處。笑他蜂蝶尚徘徊。

王婆墩次楊儀部韻

遙看塢一聚。到只屋三間。姬姓隨墩在。僧廊得蘚殷。秋
濃山照閣。雨足水侵關。依舊刺船去。回瞻樹杪欄。

江船對月效樂天何處難忘酒

何處難忘酒。江船對月時。風聲傳語笑。波影散須眉。遠
火山浮動。明河天倒垂。此時無一釵。水月負佳期。

金山寺待月

浮玉山前玉露涼。晚潮微上月洋洋。魚龍深夜浮光怪。
雲樹遙空帶渺茫。水國題詩一宿。中冷裹茗薦初嘗。
江風吹酒不能睡。起踏松陰自繞廊。

金陵客樓與陳滄夜話

卷書零亂筆縱橫。對坐寒窓夜二更。奕世通家叨父行。十年知己愧門生。高樓酒醒燈前雨。孤榻秋深病裏情。最是世心忘不得。滿頭塵土說功名。

九月二十八夜夢中作

碧桐已蕭蕭。冰谷流泱泱。獨行蒼莽間。犬吠人跡絕。旭日穿樹林。青煙忽消滅。時看殿巖風。吹落松上雪。

顯養逸圖

書卷茶鑪百慮融。夢回午枕竹窓風。忙身見畫剛生媿。安得身閒似畫中。榮貴匆匆僅目前。靜中光景日如年。荊州運甓成何事。不博柴桑一醉眠。

立春日病起

青絲裹餅薦春盤。喜見鞭春在臘前。便與一冬除舊病。尚餘七日是殘年。梅花消息嚴寒後。綵勝情懷薄酒邊。旋取物華供帖子。暖痕浮綠草生煙。

元日書事效劉後村

愁早無端到小齋。問愁誰送與誰媒。殘年原未將愁去。不是新年別帶來。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人日停雲館小集

新年便覺景光遲。猶有餘寒宿敝帷。寂寞一杯人日雨。

風流千載草堂詩。花枝未動臨佳節。菜飯相淹亦勝期。
春色到今深幾許。小山南畔草痕知。

春日閒詠

時節燒燈近。羈窮獨臥家。餘寒春挾纈。殘困晚煎茶。土
潤先滋草。梅晴薄試花。新年眠食好。隨分足生涯。

荅彭寅之見贈

寅之與余嘗同筆硯交游最舊。辱詩有相如之
句。推與過矣。

弱冠追隨漸老成。中間多故各深更。扁舟樵悴橫江夢。
短榻淹留共硯情。論學平生愧知己。定盟當日是同庚。
贈詩珍重知君意。貧病年來類長卿。

期陳淳不至

美人期不至。寂寞繞堦行。短架閒書帙。幽窓聽履聲。空
令開竹徑。深負洗茶鐺。春草暮雲合。梅花初月明。蹉跎
殘諾在。次第小詩成。未敢輕知己。終然媿後生。新年池
上夢。舊雨酒邊情。眼底非無客。相看意獨傾。

春寒

十日春寒擁襖袍。簾幃漠漠與風鏽。踈籬雪伴如相待。
落月梅魂大費招。寂寞燈霄猶病在。蹉跎花信轉陰驕。
芳情兀兀惟憑醉。却是愁多酒易消。

詠次明

風神凝遠玉無瑕。十載論交似飲茶。深靜不教窺喜愠。

寬閒能自應。紛華寄情時。有樗蒲樂。博物咸推鑒。賞家
猶自一經淹。舉子年年隨伴。踏槐花。

詠孔周

圍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籍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
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煙月錦篇章。
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豪白玉堂。

詠寅之

十年昂首抗風塵。未信儒冠解誤身。行比曾參還負謫。
文師韓子力排陳。鷄羣落落孤栖鶴。瑞世翹翹一角麟。
莫恠操竿經歲困。賞音須屬當家人。

詠麗文

蕭散平生一布裘。紙窓竹榻自夷猶。常貧總坐能詩累。
績學曾為應舉謀。方外老僧邀結夏。山中啼鳥伴吟秋。
病妻稚子從侵迫。眉上元來不着愁。

詠叔英

白欄憔悴走埃塵。曾有聲名動縉紳。零落田園多故後。
淹留場屋過時人。羣居學道能違俗。半世收書不諱貧。
怪是偏多巖壑意。自家生長太湖濱。

詠嗣業

楚楚璫枝出謝庭。紫芝眉宇玉生稜。茶經陸羽曾傳訣。
書品陽冰已入能。閒洗碧桐留野客。醉圍紅袖狎山僧。
相思不到西軒下。想見清香對榻凝。

寫閒舟圖寄葛汝敬

小舟依渡不施橈，正似閒人遠世囂。
滿逕綠陰初睡起，坐臨流水看春潮。

夏日雨後書事

瓦溜初停旭日高，苔花暈碧草齊腰。
一番濃綠催朱夏，昨夜新波失斷橋。
積雨情懷渾欲病，乍喧衣着最難調。
西齋睡起都無事，時有幽禽破寂寥。

次韻吳德徵先生江南弄

煙霏曉色彤樓開，美人倚醉臨妝臺。
韶華孰駐顏如玉，鏡裏年光轉朱轂。
春風江岸薜蘿綠，落盡閒花綺塵馥。
翠屏自度春寒曲，簾泊重重燕雙宿。

題沈侗齋修竹士女

閒盡閒花草，漫坡青春零落奈。
愁何詩人自惜鈴華冷，翻出天寒翠袖歌。

陳氏池亭納涼

朱雲覺天漢，金烏朗炎曦。
方夏苦埃鬱，言遵芳圃嬉。
息鞅偃南榭，褰裳蔭北池。
微涼度解颺，淺碧漾寒漪。
短藻翻鱗鬣，閒渚集鳧鷖。
流日落翔泳，遊心寓篇詞。
願言領幽意，况復鬲心知。
坐撫景光寂，還憐車馬稀。
消搖極瞻諷，日晝不知疲。
疇能均涼燠，無爲居所移。

夏夜

煩熯厭修晷，延緣遲清霄。
落景不斂暑，餘火夕自驕。
陳

牀弗能寐起坐蔭繁條珍簟無涼思瑤紈有溫飈安得
凌風翻萬里隨飄搖銀蟾麗皎皎雲幕捲寥寥仰睇河
漢流無能挽天瓢似聞隴畝歡夏暎敷良苗既洽三農
利奚辭一身焦所念肌骨柔不任寒暑銷功業未有會
已復朱顏凋

題忙間圖

驅車遵長坂迴馬絕飛梁塵頭高十丈有客行趨踰白
雲帶松嶠仰睇鬱以蒼中有遺世人下笑流塵黃黃塵
與白雲曾不隔流水心情一以殊相去各萬里

寄陸安甫

吾友陸士龍瓌姿照瑤壁誰令厄世網老大媚泉石海

濱鬱相望無由慰乖隔蕭然點筆餘千里盈一尺飛泉
落寒空細路緣絕壁如聞犬吠聲不見人行迹白雲縹
緲際應有神仙宅閨風吹瑤華知君有遐適顧君廟廊
器豈久在山澤

次韻荅希哲見懷兼乞草書

牆外車音寂不聞聞綠誰解病中紛涼風著意吹芳樹
落日含情詠碧雲高誼乍違黃叔度清篇先在沈休文
秋來定有臨池興榻得鷺羣儻見分

三月廿二日家兄解事還家夜話有感

虛堂漠漠夜將分黯黯深愁細語真零落尚憐門戶在
艱難誰似弟兄親掃牀重聽燈前雨把酒驚看夢裏人

從此水邊松下去。但求無事不妨貧。

桃源圖

桑麻鷄犬自成村。天遣漁郎得問津。世上神仙知不遠。桃花只待有緣人。

處州劉學諭

歌

乃劉龍洲遠孫便道拜龍洲墓

於崑山作詩送之

玉峯之陽荒古原。秋草數尺封寒雲。詩蒐醉鬼渺何許。山人尚識龍洲墳。龍洲先生天下士。曾以危言犯天子。肯緣祿豢倚時人。竟把殘骸託知己。羸肩斗酒意翩然。不見風流三百年。諸孫浴牒下吳船。到此忍不相流連。當日聲華元不改。風雨荒祠儼猶在。祭田修復勤故老。

什碑重立煩賢宰。旁人懷古尚勤懃。况也博士諸孫賢。源流不隔千里遠。椒漿天假今朝緣。精神恍惚如相授。父老追隨為搔首。誰云聲迹不相聞。要識忠賢須有後。宦途南北不終留。片帆又逐浙江流。白雲天際渺無極。夢蒐常在玉峯頭。

謝永嘉趙君澤寄蘭

草堂安得有琳瑯。傍案猗蘭奕葉光。千里故人勞解珮。一窓幽意自生香。夢回涼月甌江遠。思入秋風楚曉長。漸久不聞餘列在。始知身境兩相忘。

小齋盆蘭一幹數花。山谷所謂蕙也。初秋忽抽數幹芬馥可愛。因與次明道復賞而賦之。

時雨祛殘暑涼颺集華軒春徂衆芳歇晚蕙抽璫根重
茲蘭之屬不與凡卉羣離離水荅珮蕭蕭紫霞紳耿耿
孤榻畔燕對如高人啓扉得良友列案羅清罇於焉撫
靈植一笑滌塵煩微風南牖來濃馥散氤氳有時參鼻
觀即之已無存譬彼孤潔士可望不可親如何庭階近
有此幽谷芬相忘餘列中漸久不復聞曾哲日已遠楚
纍亦沉淪無能被雅摻且復酌芳醞

丹陽道中次王直夫韻

句曲東來草樹秋車音隔隴思悠悠西風黃土汚人面
落日青山觸馬頭息影追傷分茂蔭濯纓橋下得清流
平生笑殺朱翁子辛苦剛鬻妾婦羞

金陵詠懷

鍾山日上紫煙收金闕參差萬瓦流帝業千年浮王氣
都城百雉隱高秋聲華誰覓烏衣巷形勝空吟白鷺洲
回首壯游心未已西風策馬看吳鉤

秋日過竹堂

愛此蕭條遠市聲山門端不厭頻登破除塵夢來看竹
糝點閒情坐有僧雨後秋光分短菊樽前風味擘新橙
興懷先哲經游地欲繼高蹤愧未能

元日飲王漢章小樓

元日高樓小合并物華無語歲年更一樽對面貧親戚
四袞臨頭老弟兄戀臘餘寒風漠漠入春生意雨盈盈

向來日月尋常過。誰有消埃答太平。

題廬山圖

余爲林師寫丘壑高閒用謝幼輿事也而石田丈以廬山高賦之輒亦賦此

壯哉廬山天下奇。瀑流千丈江瀰瀰。何人巨筆寫奇秀。歐公昔贈劉君詞。蒐玄抉恠轢萬象。萬古直與山爭馳。蕭園先生山澤姿。壯節五老同崔嵬。名通仕版偶服吏。癖在泉石終難醫。高堂東絹風披披。令我掃筆爲欽崎。飛橋細路緣翠壁。偃松絕壑臨蒼坻。已擬先生謝幼輿。故著逸士泉之湄。就中有理未可說。却被石翁加品題。惟翁自有王維筆。謂我解畫歐公詩。由來絕倡不可和。

況此粉墨那容追。祗應披霧見突兀。庶此峻拔如吾師。吾師真是劉凝之。我視六一無能爲凝之。不作六一遠。擬詩此畫誰當知。

松雪花鳥圖

踈篁顫葉風。圓枯老枝點玉梅花。初韶華暗度人未識。幽鳥得氣鳴相呼。鳥呼花舞春舒舒。髯生意當庭除。青紅歷亂粉墨渝。坐久始覺開珍圖。印文依稀大雅字。知是王孫吮筆餘。王孫玉雪天人如。寫生不數江南徐。高齋日暮松雪暗。野亭何處鷗波虛。百年手跡誰與辨。一笑且看行間書。

題畫

新霜點筆意蕭蕭不盡秋光鴈影遙雙鳥欲浮天拍水
夕陽人在虎山橋

對雨

獨吟池上雨拍拍水平提暝色千峯合涼聲萬葉齊翠
承深竹重寒壓晚簷低怪得經過斷街頭一尺泥

十月

塵凝四壁漠然空十月江南見朔風細雨挾寒催木葉
弱雲將暝暗房櫳壯心迂拙懷時事病骨蕭條感歲功
忍死不妨留筆硯儘堪相慰寂寥中

齋前小山穢翳久矣家兄召工治之剪薙一新
殊覺秀爽晚晴獨坐誦王臨川掃石出古色洗

松納空光之句因以爲韻賦小詩十首

急澗滌囂埃方墀淨於掃寒煙忽依樹窓中見蒼鳥日
暮無來人長歌薙芳草
道人淡無營坐撫松下石埋盆作小池便有江湖適微
風一以搖波光亂寒碧

小山竄蒼蘿經時失齒翠秋風忽披屏姿態還秀出層
峯上崇垣徘徊見西日

清風自何來離離灑芳樹齋居不知晏但見秋滿戶欲
詠已忘言悠然付千古

疊石不及尋空稜勢無極客至兩忘言相對食秀色簷
鳥窺人聞人起鳥下食

寒日滿空庭。端房戶初啓。怪石吁可拜。修梧淨於洗。幽賞孰知音。擬喚南宮米。

百卉凌秋瘁。堅盟憐穉松。誰令失真性。屈曲薙髮鬆。峯然夭矯在。寒月走蒼龍。

幽人如有得。獨坐倚朱閣。巖岫窅以閒。松風互相答。此樂須自知。叩門應不納。

堦前一弓地。踈翠陰叢叢。有時微風發。一洗塵慮空。會心非在遠。悠然水竹中。

西日在屋角。落影搖窓光。撫時懷美人。還陟墻下岡。風吹白雲去。萬里遙相望。

鷄鳴山金陵勝處。往歲蓋屢游之。未有作也。偶

閱九遠游憑虛閣記追賦

金陵佳麗石頭城。傑閣登臨正雨晴。帝業稱雄維虎踞。游人選勝得鷄鳴。長江天際孤帆滅。落日煙中萬瓦明。滿目廢興題不得。獨看名畫繞廊行。

題畫

百丈蒼山倚暮寒。仙源無路欲通難。晚來過雨添飛瀑。只好幽人隔岸看。

天外青山半有無。江流萬里月明孤。夜深偶感曹瞞迹。却被傍人畫作圖。

題畫送錢德夫南還

匆匆歲暮束書還。樽酒淋漓離悵閒。明日西齋檢行迹。

暮雲空見越南山

南日集卷二

南日集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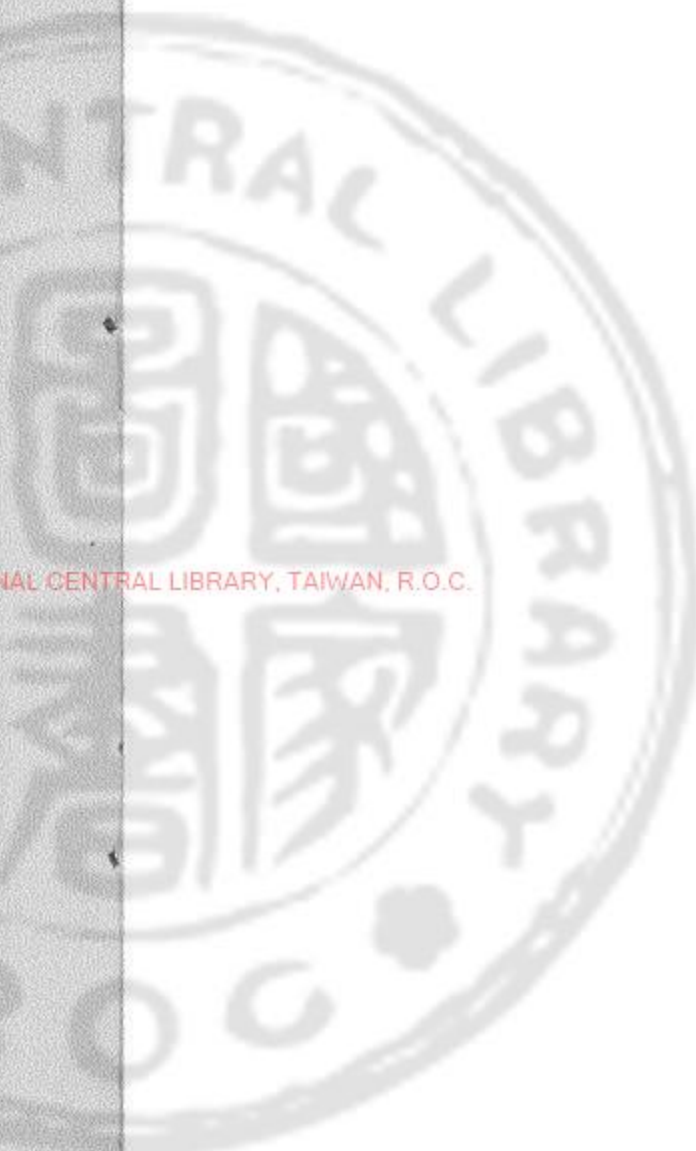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七首

元日試筆

晨光藹藹散祥煙。寶曆初開第四年。井里蕭條占歲儉。
人情薄劣與時遷。雪殘梅圃難藏瘦。日轉冰池欲破堅。
老大未忘惟筆硯。小窓和醉寫新篇。

人日立春

東風剪韭薦時羞。細雨江梅破晚愁。眼底日辰剛數七。
夢中春色又從頭。誰修故事裁金勝。恰有殘寒送土牛。
珍重道衡今不作。花前詩思總悠悠。



懷次明

高居寂歷鴈村前。中有幽人抱枕眠。見說常貧妨道味。
從教小病養閒緣。三旬閉戶桃花雨。一味安心栢子煙。
安得祓除將艇子。橫塘新水綠娟娟。

春曉曲

翠塵沃日煙霏霏。彤光飛上千杳。誰家高樓鎖春色。
金鋪約戶。蟠雙螭。東風掠幌。鸞綃動。瑤島蘭溫睡初重。
起來臨鏡。悄無言。含情自理。雙鶯夢夢。回生怕守宮殘。
捲袖移鞦。獨自看燕子。啣春欲飛去。海棠猶自勒輕寒。
簾幕垂寒朝。不捲綺疏結香春。較淺欲裁羅段。作春衫。
自蒸薰。鑪爇金剪。

春夜曲

看雲貫月浴金波。碧煙暮樹春婆娑。海珠泣紅花露重。
蜃脂流絳蘭逶迤。越羅複幙交流蘇。繡襦結帶明青蛾。
金壺轉刻彤龍濕。漏水濺濺。轉轆漣。沉沉軋銀井。
晝轍難淹夜愁。永起看青漢。不成眠。不見雙星見河影。
河明月淡斗橫斜。通霄春思匝天涯。眉端心事說不得。
自調新譜按琵琶。

庭中海棠為風雨所敗

病起傷春試倚欄。名花經雨已推殘。等閒一片愁飛却。
滿地腥紅更忍看。
崇朝妬雨損花枝。更着狂風徹夜吹。莫自怨他風雨惡。

靚妝能有幾多時

獨坐

獨坐茆簷靜。澄懷道味長。年光付書卷。幽事續鑪香。日出烏鳥樂。雨收花竹涼。蕭閒習成懶。不是寡迎將。

梨花

剪水凝霜妬蝶羣。曲闌風味玉清溫。粉痕浥露春含淚。夜色籠煙月斷魂。十里香雲迷短夢。誰家細雨鎖重門。洗妝見說清明近。旋典春衣置酒樽。

錢氏西齋粉紅桃花

溫情膩質可憐生。浥浥輕韶入粉勻。新暖透肌紅沁玉。晚風吹酒淡生春。窺牆有態如含笑。對面無言故惱人。

莫作尋常輕薄看。楊家姊妹是前身。

春興

青陽轉芳序。淑景麗清嘉。辰風扇微和。百鳥鳴周遮。繁陰滋清露。朱英耀朝華。端居媿物化。起擷崇蘭葩。貞芬媚幽獨。常恐委泥沙。青青陌上草。日夕遍天涯。妍英弄芳意。柳色含春姿。物華浩無涯。駘蕩東風吹。東風日以熙。草色日以滋。青春萬里道。遊子有所思。浮雲漏白日。宿露朝已晞。攀條惜婉麗。忽得瑛瓊枝。芳悰未有托。暮景已西馳。菁華難復恃。結藹聊自怡。

東禪寺

古寺幽深帶碧川。坐來清晝永於年。虛堂市遠人聲斷。

小砌風微樹影圓。筆硯更償閒裏債。茗薰聊結靜中緣。
落花啼鳥春如許。却誦新詩憶過摩。遇賢宋神僧嘗住東禪有詩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兩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詩人孫太初過訪

把劍南來賦遠遊。又看東上浙江舟。山齋動是經時別。
菜飯聊堪半日留。醉裏江湖真有味。春來花鳥正關愁。
天台鴈宕平生夢。憑仗詩囊次第收。

暮春雨後陳以鈞邀游石湖遂登冶平

貪看粼粼水拍堤。扁舟忽在跨塘西。千山雨過青猶滴。
四月尋春綠已齊。湖上未忘經歲約。竹間覓得舊時題。
晚煙十里歸城路。不是桃源也自迷。

題畫

東風吹春著幽谷。宿雨浮煙樹新沐。斜橋曲徑帶流水。
白日疎籬蔭濃綠。晴江隔世不隔山。百疊蒼螺墮茆屋。
輪却長吟危膝人。鎮日臨磯弄晴渌。
千巖拔地排青蒼。古松櫻櫻連重岡。迴嶺復得奇絕。
瀑流千丈垂銀潢。盤細路入雲長。兩涯對起懸飛梁。
雲重路僻不知處。應有仙家在深塢。夕陽變滅晚山寒。
無限風煙屬倚闌。

與宜興吳祖貽夜話有作就簡李宗淵杭道卿

吳克學

有客扁舟自陽羨。夜堂風雨對高眠。不辭談笑成佳會。

青燈酒醒還生戀。明日煙波更渺然。

春日

茆屋泥香燕子飛。東風日暖谷鶯啼。游人漫自穿花柳，別有春光在竹西。

金陵秋夜與彭寅之湯子重步月

雙闕深沉夜向闌。碧天露下葛衣單。風吹急柝嚴城閉，月照行人古道寒。往事悠悠歌鳳去，青山靡靡識龍蟠。壯懷萬里同游在，滿目風煙引劍看。

題黃應龍所藏巨然廬山圖

筠陽文學倦官職。十年歸來四壁立。探囊大笑得片紙

不啻瓊球加拾襲。携來示我俾品評。謂是名僧巨然筆。渙跡瀉踪那辨真。行間雙印還堪識。古篆依稀贛州字。先宋流傳非一日。要知源委出珍藏。未論誰何定名跡。墨淪紙澈神自存。老筆鱗皴况超逸。岡巒迤邐蒙密樹。浦澈索紆帶村室。盤盤細路繞山椒。斜引魚梁更東出。逶窮山盡得幽居。穹宮傑構臨清渠。仙邪佛邪定何處。髣髴勝境如匡廬。還從文學問何如。大笑謂我言非虛。自言遠遊真不俗。曾見廬山真面目。五老之峯披白袍。玉虹萬丈時飛瀑。某丘某壑昔舊游。展卷晴窓眼猶熟。祇今老倦到無由。對此時時作臥遊。慚余裹足不出戶。聞君此語心悠悠。高懷只尺已千里。眼中殊覺欠扁舟。

書吾尹扇

溪頭古樹靜垂陰。溪水盈盈不受塵。五月江南新雨歇，晚風多少納涼人。

雨洗鉛華一夕空。枝頭青子却收功。傷人不識天工巧，猶戀飛花怨晚風。

道復西齋古石

玲瓏蒼壁太湖姿。浪蝕沙陶面面奇。百穴竇通玉女一拳小。石夢仇池乍逢合。下南宮拜欲訝。還輸白傅詞。便擬高齋題列岫。朝來秀色滿檐帷。

吾尹邀遊虎丘本次席間聯句

使君置酒贊公房。飛蓋追隨草木光。選勝不辭蕭寺遠。

文翰林甫田集

石

斜日離離賓客亂。好修故事續歐陽。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濠股東來得斷垣。一龕清梵托旃檀。蒼苔繞徑無塵到。落日敲門借竹看。風急簾光先送眼。春陰梅韻獨禁寒。鑪香深寂蒲團淨。欲就山僧結澗歡。

暮春遊石湖

郭外南湖一鏡開。吳宮煙草暗荒臺。道人不與興亡事。只記溪名是越來。

過眼諸峯應接忙。新晴草樹繞湖香。不知叅政移家後。

若箇重來問海棠。

范石湖每歲携家汎湖賞海棠

書吾尹扇

溪頭古樹靜垂陰。溪水盈盈不受塵。五月江南新雨歇，晚風多少納涼人。

雨洗鉛華一夕空。枝頭青子却收功。傷人不識天工巧，猶戀飛花怨晚風。

道復西齋古石

玲瓏蒼壁太湖姿。浪蝕沙陶面。面奇百穴。清窓通玉女。一拳小石夢仇池。乍逢合下南宮拜。欲評還輸白傅詞。便擬高齋題列岫。朝來秀色滿檐帷。

吾尹邀遊虎丘奉次席間聯句

使君置酒贊公房。飛蓋追隨草木光。選勝不辭蕭寺遠。

爲閒翻遣老僧忙。千村霽雪人憑閣。一塢碧雲山墮墻。斜日離離賓客亂。好修故事續歐陽。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濠股東來得斷垣。一龕清梵托旃檀。蒼苔繞徑無塵到。落日敲門借竹看。風急簾光先送暝。春陰梅韻獨禁寒。鑪香深寂蒲團淨。欲就山僧結淡歡。

暮春遊石湖

郭外南湖一鏡開。吳宮煙草暗荒臺。道人不與興亡事。只記溪名是越來。

過眼諸峯應接忙。新晴草樹繞湖香。不知叅政移家後。

若箇重來問海棠。

范石湖每歲携家汎湖賞海棠

茶磨楞伽次第經淡煙消處五湖明一樽斜日湖亭上
閒看西山弄晚晴

夏意

五月江南櫻筍殘踈花吹盡綠漫漫雨來恰及梅黃候
春去猶餘麥秀寒白日幽深茆屋靜野情蕭散亭袍寬
美人何處經時別滿耳新蟬獨倚闌

五月十三日種竹

分得亭亭綠玉枝雨餘生意滿塔除凌稍已展踈踈葉
護粉聊營短短籬肯信移來真是醉不愁俗在未能醫
人間久夜頻前席涼月虛窓更自宜

早起

殘更斷續天蒼蒼開門汲井夜欲央鷄聲人語杳無際
落月曙色相爲光臨風短髮不受握泫露碧葉微生涼
屋頭日出萬事集惜取靜境聊徜徉

孔周經時不見目想高勝居然在懷因寫碧梧
高士圖并小詩寄意

漠漠踈桐灑面涼濺濺寒玉漱迴塘馬蹄不到清陰寂
始寬空山白日長

夜坐

溽暑夜不寐涼風初解圍起看星漢動坐久語音稀殘
月耿猶在流螢忽自飛一聲何處鶴露下欲沾衣

九日泚石湖

煙歛吳山翠擁螺重陽情暖似春和閒情已付清油舫
斜日輕搖綠玉波橋外連錢游騎屬水邊紈扇麗人過
黃花何處鬪佳節白鳥滄洲引興多

余為黃應龍先生作小畫久而未詩黃既自題
其端復徵拙作漫賦數語畫作於弘治丙辰詎
今正德辛未十有六年矣

尺楮回看十六年殘丹剝粉故依然得君品裁知增重
顧我聰明不及前小艇沿流吟落日碧山浮玉漲晴煙
詩中真境何容贅聊續當年未了緣

十月五日出城暮歸門闔留宿南濠王氏溪樓
與履約昆仲夜話有作

永濟橋南水閣斜夜深投宿靜無譁淹留短榻行邊約
只尺孤城夢裏家碧樹報風吟細葉青燈閃雨落寒花
玄言寂寞都無寐消得清腴一味茶

同次明九達及王氏兄弟汎舟游橫山

蘭橈十里下橫塘漠漠風撩鬢影涼野水秋來寒玉淨
碧山西去暮雲長行邊黃偃黍栖畝眼底紅酣樹飽霜
飛盡落霞新月上空江渺渺白蘋香

題畫

隔浦羣山百疊秋青煙漠漠望中收松搖落日黃金碎
江浸長空碧玉流水閣虛明占勝槩野情蕭散在滄洲
人間佳境非難覓自是塵緣不易投

題國用汗漫游卷

江湖蹤跡自年年去住隨緣興浩然三月鶯花燕市酒
一牀書畫米家船留連勝事登山屐狼籍春風買笑錢
回首馬遷今不作爲君重賦遠遊篇

不寐

展枕不得寐沉沉玉滿淹一燈寒照壁半夜雨鳴簷有
味留貧在多愁與病兼鬢邊新白髮應爲小詩添

新寒

木落見清真端居物自春窓虛蠅擊紙院靜鳥窺人白
日經簷短青衫卒歲貧新寒滿城郭欲出畏風塵

登樓

萬里新寒襲敝裘故人何在獨登樓江山搖落愁無際
鴻鵠哀鳴去有求北首長安雲日暮西風淮海戍塵秋
誰懷杞國千年慮日繞碧天空自流

次韻孫太初秋夜汎月之作

煙斂依依樹鷗飛漠漠田短簫吹夜月高興落江天遠
火搖輕浪跳魚驚過船良辰不易得吾敢卜明年

冬日楊儀部宅讌集會者朱性甫朱堯民祝希
哲邢麗文陳道復及余六人分韻得酒字

徂冬肅玄陰涼飈集虛牖璫霽暹時晴朝旭射簷溜欣
言對羣英況我平生友結交廿年更復此同樽酒羽觴
激清絲蘭羞粲朱豆豈無高讌會重此文史舊茲焉申

故好歲晏期勿負

歲暮雪晴山齋肆目偶閱謝臯羽詩窮冬疑有
雨一雪却成晴喜其精妙因衍爲韻賦小詩十
章

歲晏羣芳息枯條鳴北風層陰結黯靄朔雪飛長空玄
冥肅景象物化歸終窮妍華肇伊始冉冉收春功
積雪編晴晝離離見高松睭茲歲寒枝不復知春冬旭
光時明滅奄忽浮雲蹤塵心不能戢歲晏徒忡忡
朝光射晴綺飛翼炫瑤姿微風吹竹葉文玉粉差差霜
草行已繁冰谷流寒澌玄機抱終始逝矣夫何疑
夜寒拂衾裯曉色明窓牖有客從叩門稚子方擁帚玉

梅已敷英寒香在纖手一樽疇與同自入無何有

空庭集饑鳥景色入寒沍濃陰釀朔雪松石積縞素玉
顏不堅好日出四簷雨薄晚北風微幽人啓朱戶

朔吹號枯藤日暮殊未息居人事塞向鷺鳥厲高翼不
知夜來雪庭戶皓已積來麩端可期三白已兆一

陽卉不復腓研沼水初結雲日美寒姿晶光互明滅雙
扉風自拚陋巷人迹絕庭鳥忽自飛蒼松落殘雪

初旭射茆簷枯叢戀寒雀睡起無餘聲風簷時自約展
冊娛道言樽酒獨斟酌無人不妨閒客至亦不却

擁寒不出戶焚香娛燕清朝日照盃盎浮光上虛楹修
竹不受風時時蒼玉鳴閒情溢眉宇酒醒詩亦成

殘雪不蔽瓦斷溜收寒聲晨威淒以嚴雲日麗新晴凌
風振叢薄枯卉不復榮年光屬歸歛慘淡有餘清

虎丘劔池相傳深不可測舊志載秦皇發闔閭
墓鑿山求劔其鑿處遂成深澗王禹偁作劔池
銘嘗辨其非正德辛未冬水涸池空得石闕中
空不知其際余往觀之賦詩貽同游者和而傳
焉

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磚地下誰曾求寶劔
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
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煙

除夕

歡悰入病垂垂減素髮侵愁冉冉加誰有聲名垂宇宙
自憐零落負年華東風綵帖裁春草殘雪青燈剪夜花
借取一樽焉見在中原戎馬暗驚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田集卷三

三

田集卷第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二首

元日承天寺訪孫山人

六街斜日馬蹄忙，自覓幽人叩竹房。
殘雪未消塵迹少，一函內景對焚香。

當年結習住僧家，對客分泉自品茶。
欲識道人高潔處，紙窓殘雪照梅花。

人日孔周有斐堂小集

華堂漠漠悄寒輕，聊應芳辰設菜羹。
竹外風煙開秀色，樽前榮日麗新晴。
占微誰問東方朔，思發空懷薛道衡。

短髻寂寥花勝在相看無復少年情

九達期人日會城中既而不至作詩見懷奉荅
人日故人偏入望洞庭煙水隔蒼蒼不教縷菜傳纖手
空復題詩寄草堂老髻金花誰鬪勝古梅殘雪自吹香
尋常佳節多惆悵何況差池負酒觴

次韻毛大叅辭 召有感之作

十載中朝仕有聲青雲末路更收名久知元亮多高韻
聊托嵇康事養生尊酒風流青髻在草堂歸計綠陰成
君恩不與塵心斷回首江湖萬里情

桑梓棲遲已有年可能騎馬負春田 九天雨露雙龍
詔滿地江湖一釣船曉起青山供短笏雨餘修竹長新

投間不落幽居事一任浮雲過眼前

上巳日獨行溪上有懷九達

郭外青煙柳帶柔洞庭西去水悠悠故人不見沙棠楫
燕子齊飛杜若洲日落晚風吹宿酒天寒江草喚新愁
佳期寂寞春如許辜負山花插滿頭

寒食自橫金歸汎石湖

澤國春深霧雨收越城橋畔水爭流
斜日中川起白鷗村店寂寥寒食節行人迢遞木蘭舟
芳情滿日東風急欲採汀花不自由

三月既望同吳次明蔡九達陳道復湯子重王
履約履仁汎舟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氣清惠

風和暢為韻分得朗字

良期每多違佳節悵虛往薄言城西游餘春遲幽賞日
色漾漣漪天光發融融清吹飄文裾瑤湍激蘭槳寄懷
涉清川平目眺遐壤晴霏動遙岑清煙散修莽亞竹孤
卉明隔水春禽響及此單袂成聊寄臨流想

題虢國夫人夜游圖

紫塵拂轡春融融參差飛鞚騎如龍錦韉繡帶簇妖麗
絳紗玳燭圍香風春風交花光屬路後騎雍容前却顧
中間一騎來逡巡秀眉玉頰真天人翠微垂髻極稱身
彷彿當年號與秦佳人絕代真難得安得君王不為惑
豈知尤物禍之階不獨傾城竟傾國一時喪亂已足憐

後世方誇好顏色晴窓展卷漫多情百年青史自分明
莫言畫史都無意尺素還堪鑒興廢

晚雨飲子重園亭

高齋落日偶追從樽酒淹留一笑中芳草滿庭飛燕子
晚涼和雨在梧桐江魚繞筍肥烹玉野樹藏春淺映紅
潦倒莫言歸更緩習家池館愛山公

游幻住菴

行行西郭兩牛鳴路轉橋橫得化城深巷鳥啼山木暗
清溪日暖白煙生興懷往哲悲陳迹每到空門損世情
坐戀蒲團留不得碧雲回首暮鍾聲

次韻題王山農墨梅

西湖老樹凌風霜敷英奕奕先羣芳貞姿不作兒女態
炯然冰玉生寒芒窮寒襲人膚欲裂幽人自詠孤山雪
至今秀句落人間暗香浮動黃昏月却恨無人續高韻
墨痕聊寄江南信不關素質暗緇塵剛愛鉛煤點新鬢
恍疑寒影照昏缸刻畫無鹽誰濫觴逃禪已遠嗣者寡
彷彿尚記山農王山農何處骨已冷展卷令人雙目醒
何因為喚玉妃覓極目晴波湖萬頃

病起秋懷

臥病經旬一榻空起來高閣見秋風蒼茫野色浮天外
狼籍霜痕落鏡中滿地江湖愁託足何時淮蔡却收功
浮雲奄忽行銷滅雙目依然送斷鴻

蕭蕭木葉下平臯衰髮鬢髻怕自搔烽火東南滄海暗
夕陽西北暮雲高閒懷已負青團扇野與初生白苧袍
蕭散只應輸宋玉能將九辨續離騷

秋日西齋

紈扇無聊鬢怯風芙蓉波冷月溶溶不知秋色來多少
飄盡西齋一樹桐

寄魯南陳子

江入秦淮八月寒長于只在斷雲間閉門自覓驚人句
細雨秋風憶后山
滿地干戈卒未休吳江楓冷又驚秋美人何處煙波渺
手把芙蓉特地愁

中秋日同諸友月洲亭看雨有作

為愛芳洲綠玉灣，共來沾醉野亭間。一年索莫中秋雨，百匝空濛負郭山水竹。會心非在遠天時，多故不妨閒。獨憐日暮移舟去，不得高歌載月還。

漕湖一名蠡湖，相傳范蠡所開，或謂通漕運而設。癸酉秋八月十又七日，同錢元抑、陳道復、顧朝鎮、朝楚夜汎，有作。

渺渺中流滯小舸，露華初冷碧天高。一痕落鏡秋宜月，萬籟無風夜自濤。消盡霸圖猶說蠡，傳流餉道不通漕。浮樽自適東南興，何必淋漓汗錦袍。

道復西齋偶成

風生迴渚玉漣漪，秋晚茆簷白日遲。一事不經心境寂，離離松影坐來移。

過孫文貴不在對庭中新竹

一室才容膝，居然不受埃。恍如城郭外，時有野人來。簷綠搖新竹，苔紋蝕古苔。未妨羈對寡，撫景自徘徊。

九日期九遠不至，獨與子重游東禪，作詩寄懷兼簡社中諸友。

東郭名藍帶曲隈，三年行樂兩回來。依然舊境墻遮樹，久斷塵踪砌有苔。落日懷人流水遠，秋風撫掌菊花開。良辰在眼，沐教負相對山僧把一盃。

詠庭前藜菊

寒英翦翦美輕黃百卉凋零見此芳天意也應憐晚節
秋光端不負重陽郊原慘淡風吹日籬落蕭條夜有霜
輪與陶翁能領畧南山在眼酒盈觴

秋夜

新寒高閣夜何其野笛荒砧不斷思澤國變衰菰菜老
長安迢遞帛書遲江空露下芙蓉葉月出風吹桂樹枝
何必潘郎能自省年來青鬢已絲絲

病中遣懷

經時臥疾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
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潦倒儒冠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
深媿佳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深黃葉暗松關
不妨窮巷頻回轍消受鑪香一味閒

題西川歸棹圖奉寄見素中丞林公

莆陽中丞千人英懷忠事君老彌貞向來聲華四海
傾一言忤志還歸耕歸來憂世殊未已况也黑頭方壯
齒天子俄縣西顧憂尺一到門投袂起卷甲宵馳萬
里輕竟翦窮凶報明主捷書朝入劔門關高情暮在
壺公山豺狼滿道不可往錦城雖樂何如還功成身退
古所難角巾東第疇能攀蜀汪溶溶日千里歸心更比
江流駛玉壘浮雲千萬重不如先生歸興濃瞿塘灩澦

聲撼空落戶慘淡搖長風鳥道衡絕悲蠶襲娥眉宛轉
開芙蓉青天一髮付回首江山與我俱無窮嗚呼江山
與我俱無窮先生一櫂岷峨東

賦得野亭秋興

斷雲狼藉近簾櫳天地蕭條四壁空
盡日倚闌黃葉雨一番吹鬢白蘋風
年光搔首孤鴻外山色供愁落照中
欲寄閒情無那遠煙波江上採芙蓉

對雪

短榻無聊擁敗絺開門深雪壓簷低
蒼松白石寒相照曲巷斜橋去欲迷
舞態不禁風脉脉羈縻都似鳥淒淒
小山詩思清如許不見高人出剡溪

冬夜

煙鎖凝塵四壁空青燈欲盡夜溶溶
涼聲度竹風如雨碎影搖窓月在松
病枕蕭條聞永漏草堂搖落已深冬
不堪酒醒淒然地撫景懷人意萬重

月夜登閬門西虹橋與子重同賦

白霧浮空去渺然西虹橋上月初圓
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萬里船
人語不分塵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煙
平生無限登臨興都落風欄露榭前

先友詩有序

某晚且賤弗獲承事海內先達然以先君之故
竊嘗接識一二比來相次淪謝追思興慨各賦

一詩命曰先友不敢自托於諸公也

太僕李公應禎

太僕在三舍抗言拒刑臣

公在太學中官牛玉欲延教子公正言拒之

平生

疆執志已究未達身十年更外制耿挺標清真矯矯孤
飛鴻翹翹一角麟卿監晚翺翺白髮已盈巾故國有佳
山長岐多風塵終然絕俗姿逸去疇能馴

叅政陸公容

陸公婁東鳳少小已翺翺

公少與張滄洲秦陸靜逸

耿

耿文莊公識公在班行職方振風采抗疏扼羣璫章程
在司馬至今猶耿光名隆毀斯來讒構伺其傷叅藩亦
晚達竟為讐者傷清風不終泯遺書滿緹緗

定山莊公杲

定山古通儒學道希聖賢古義與時違歛息賁田園黃
花媚幽徑白鳥泳清川悠悠青山適一往三十年高羅
弗為求欲致無由緣非無濟世心亦有清廟篇惜哉用
違材零落成棄捐

文定吳公寬

有偉延陵公居然古明德道義周一身文章可華國悠
悠明堂思允矣清廟瑟惜哉晚登庸位用殊未極還能
敦薄夫坐亦消讒慝德淵物為遷曾誰覩聲色聖賢不
復生斯人重吾憶

禮侍謝公鐸

巖巖天台山下有幽貞士咀英擷芳鮮燁然散霞綺早
歲登延閣回翔石渠裏壁雍育羣村金匱抽青史雖復
恩眷殊不爲纓組累方巖有書堂歸來還兼耒屢召不
終淹誰應會深旨

處士沈公周

東南有一士蘭帶芙蓉裳瑠珠雜瑤玦皎然明月光不
隨鳴鳳下甘與黃鵠翔秋風自寥廓羅網漫高張采芳
涉秋苑看雲撫層岡不爲平世得白雲聊徜徉悠悠天
隨子千載永相望

參議王公徽

王公夫何如侃侃古遺直一命青瑣闈慷慨思效職此

身朝闕廷暮已在絕域所期言職伸寧計一身抑丘樊
樂優游 天子思舊德陝郊甫旬宣遄歸一何亟松菊
媚幽人鍾山有佳色

太常呂公憲

太常名家子英英蒼玉珩文章足華煥秉志亦堅完禮
曹肅供奉弱冠已騫搏不愛蔭補郎自致青雲端滁山
詠列錦銀臺遠紉彈所至必宣秉云胡不終安只應千
首詩終古無能刊

蘭房曲戲贈王履吉效李賀

彤雲旖旎霏祥光蘭椒沃壁含瑤芳流蘇嫋嫋開洞房
晚波繡燭搖鴛鴦鴛鴦雙飛情宛轉紫帶垂螭覺螭緩

南唐書卷四
綠膏照粉玉缸斜。瑤鴨融春翠，雲暖海綃。落枕夜何如，美人笑擲雙明珠。巫雲朝歛，金釵溜不恨，巫雲恨花漏。

除夜

擁寒枯坐夜無聊。杯茗鑪薰次第消。獨有戀人燈黯黯，
可堪卒歲雨蕭蕭。醉供春帖閒吟草，病撫辛盟嬾頌椒。
少日馮陵都遣却，只將雙鬢待明朝。

甫田集卷第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一首

梨花山鷓

物華無賴酒初醒
奕奕梨花照晚晴
惟底山禽啼不歇
十分春色近清明

同王履約過道復東堂時雨後牡丹狼籍存葉
底一花感而賦詩邀道復履約同作

推脫塵緣意緒佳
衝泥先到故人家
春來未負樽前笑
雨後猶餘葉底花
矮紙凝霜供小草
淺甌吹雪試新茶
憑君莫話蹉跎事
綠樹黃鸝有歲華

偶過甫里乘月至白蓮寺訪陸天隨故祠

一龕香火白蓮宮古社猶題甫里翁坐挹高風千載上
依然舊宅五湖東雨荒杞菊流螢度月滿陂塘鬪鴨空
故草已隨塵土化空瞻遺像寂寥中

皆翁手稿後像雖設而稿不可得矣

祠有唐時遺像為狂人所什構腹中

王履吉示余春日即事之作久而未復三月望

後汎舟出西郭借韻贈答

郭西楊柳綠煙多續續春舟載綺羅落日千山眉斂黛
清江一曲眼橫波偶追勝踐拋塵慮坐惜芳華對酒歌
欲賦江南游子意古原春草恨如何

晚晴

茆簷漠漠晚風微曲院無人雨霽時忽見碧窓疎影亂
一痕新月在花枝

滄浪池上

楊柳陰陰十畝塘昔人曾此詠滄浪春風依舊吹芳杜
陳迹無多半夕陽積雨經時荒渚斷跳魚一聚晚波涼
渺然詩思江湖近便欲相携上野航

過吳文定公東莊

相君不見歲頻更落日平泉自愴情徑草都迷新轍迹
園翁能識老門生空餘列榭依流水獨上寒原眺古城
匝地綠陰三十畝游人歸去亂禽鳴

陪蒲澗諸公游石湖

桂若洲西宿雨過行春橋下長藤蕪青松四面山圍寺
白鳥雙飛水滿湖故壘春歸空有迹扁舟人遠不堪呼
相看不盡興亡恨落日長歌倒玉壺

同履仁濯足劔池

舍舟即嶽崎探策入窈窕窮崖壁蒼鐵直下千尋表絕
磴懸飛梁仰首心欲悼陰壑多長風六月更幽悄秋聲
落井幹翠雨滴深篠與君富閒懷竟日恣幽討都將雙
足塵濯向千年沼

早起露坐

炎霄不能寐起坐褰絺幘繁星麗中天明河連曙暉涼
風不滿鬢落月猶在衣中庭草木稠宿露朝未晞人生

亦日暮急景無停機撫時懷美人欲往情依依暑寒互
推遷安得願無違

與王欽佩顧華玉夜話

燭跋熒熒照酒明故人相對說平生差池何止三年別
老大難忘一舉名殘夜池塘分月色遶門楊柳度秋聲
不辭筆硯嘉會去住江湖各有程

渡江

曉潯龍江三百里蒹葭漠漠首重回天連舊禁青雲繞
日出中流白霧開滿目秋光聊北渡隨舟山色更東來
分明記得盤游地一抹蒼煙是鳳臺

烏衣鎮望滁州諸山

東葛城頭曉月殘烏衣鎮上水潺潺偶來下馬三家市
先見環州百里山道路重經渾不記人情未遠尚相關
舊游最是西南勝儼辦青鞋一醉攀

栢子潭

絕壑冥沉古隧長飛樓散盡栢蒼蒼空山雨露曾沾漑
春水魚龍已奮揚地脉何由關至冶野人猶解說先
皇只應壞碣全文在秋草難埋永夜光

滁州官舍侍少卿家叔夜話

宦轍滁陽弟踵兄我緣諸父得重經只應故榻曾聽雨
敢擬虛堂是聚星兩世相看親叔姪百年好在舊門庭
夜闌無限分違意月滿空階酒正醒

游醉翁亭不果寄滁州故人

當時踪跡兩峯間足馬重來不及攀曾有題名留壞壁
羞將塵面見青山未應啼鳥知人樂空望清泉裹茗還
寄謝故人休見誚百年雙足會須閒

宿江浦有懷定山先生

驚風木葉夜絳絳蹴宿江城酒半酣千載名山無謝傳
一生知己愧羊曇青燈暮雨殘詩帖明月蒼松舊草菴
二十年來頭欲白當時心事向誰談

舟中望金山

一笑推蓬見碧岑可堪行役負登臨舊游誰見三年夢
回首空餘萬里心初日樓臺相映照凌波草樹自浮沉

無由去汲中冷水臥聽寒潮雜梵音

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兼簡蔡九達

夜半休驚負壑舟已應吾道屬滄洲夢中桂樹青天月
江上芙蓉玉露秋疲馬尚憐銜屨在冥鴻翻困稻梁謀
倦游更憶相如遠落日蒼茫立渡頭

九日閒居用淵明韻

端居念物化草屋秋風生白雲從東來因之感浮名素
髮已充領世慾移聰明窮無致用資安事蜚英聲塵埃
失故步老太懷弱齡菁華不復妍白日已西傾撫時不
能忘徙倚當前榮寒花媚幽歎悵然傷我情愴茲霜露
早寧知歲功成

贈王直夫

憶昨追隨試有司少年先聽鹿鳴詩老無時命吾何恨
君負才名衆所推盛世豈容駒在谷雲逵行見羽爲儀
馬蹄輕疾香塵起萬里天風拂桂枝

東禪寺

古寺謝車馬清臨綠玉灣雙禽啼竹逕獸犬護松關落
葉秋滿地夕陽僧自閒偶來還自去回首碧雲間

石湖作

落日淡煙消平湖碧玉搖秋生茶磨嶼人在越城橋樹
色晴洲斷鍾聲古寺遙西風吹短髻還上木蘭橈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人事無停機曦暉正流耀及茲東城游駕言謝紛要抄
秋霽景澄寒原入高眺靜躁本無媒憂欣自人召蘼蘼
霜藹明歷歷幽禽調獨行心已怡況也偕二妙投社慚
淵明能詩得清照燕談析玄旨悲吟發孤竅一語何足
稽後期真未料微風西北來冷然雜清嘯

錢氏池上芙蓉

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轉在中洲美人笑隔盈盈水
落日還生渺渺愁露洗玉盤金殿冷風吹羅帶錦城秋
相看未用傷遲暮別有池塘一種幽

題畫

密葉嗟參漏夕陽濺濺寒玉漱迴塘玄言消盡人間事

一壑松風滿鬢涼

寂寞平臯帶淺灘幽人時共夕陽還水禽飛去疎煙滅
目送秋光入斷山

追和錢舜舉山居韻

翠深山帶屋綠淨水通門泉石情還重丘園道自尊種
莎添野色留竹護籬根樂事惟心會休逢俗子論

次韻荅子重東城見懷之作

愁雲薄層漢北鴈鳴羈棲天寒霜雪繁零葉被長隄遠
洲宿修莽曲路紛留萋南窓夢佳人覺來隔山谿幽期
不得將日暮聞莎鷄秋風日已至蘭舟一何稽憂思無
能解起行涉荒畦獨言疇與晤樽酒爲誰携終然無所

適歸來對青藜素書自何來展讀情更悽人生貴協志
何用悲秦齊結交不從中對面分雲泥

邢麗文顧訪小齋話舊

十年踪跡一追歡已覺蕭蕭兩鬢殘里社與君游最久
頭顱如此見何難不忘習氣評新業相顧塵埃只舊冠
為說流光堪戀惜故盟從此莫教寒

題畫

澤國霜清鴈影高空庭木葉已蕭蕭夕陽忽送西窓影
一片江南落素綃
雙幹亭亭碧玉明翠陰涼沁石牀清南風吹斷窓間酒
臥聽蕭蕭暮雨聲

病中辱履仁過訪

西風零雨歇幽邃故人來落葉已滿地草堂寒未開清
心香續篆引筆硯封埃無計留君得依然日暮回
秋聲繞茆屋落日井梧寒疾病淹愁在風煙逼歲殘閉
門車轍斷圍腹帶痕寬勞謝王玄度時來覓故歡

寒夜

茆屋寒初重無眠對燭光疎砧何處月殘葉滿庭霜攬
物驚時改供愁有夜長空餘強學志撫卷視茫茫

題竹寄履仁

西齋半日雨浪浪雨過新稍出短墻塵上不飛人跡斷
碧陰添得晚窓涼

竹間佳興屬玉猷竹外風煙寫素秋市散人間詩欲就
一簾疎雨入西樓

題畫

碧山渺渺隔晴川古樹垂藤鎖翠煙野鹿啣花時隱見
石橋無路訪神仙

秋清山木夜蒼蒼月出波平斷岸長千古高情蘇子賦
東風誰更說周郎

蘊蘊青山帶白雲石梁鷄犬數家村江空不遣漁郎到
落盡桃花自揜門

樓前高柳翠煙迷樓外香塵逐馬蹄風揜歌聲春不散
斷腸人在畫橋西

千山罨畫擁飛樓山木蒼蒼水漫流青鳥亂啼花細落
石梁南畔是瀛洲

蒼山曲曲水斜斜茆屋高低帶淺沙車馬城中塵似海
多應不到野人家

萬木綠山過雨青山迴路斷水冷冷分明記得環滁勝
只欠臨溪着小亭

曲塘風急水橫流百丈勞牽鬪石尤自古江湖分逆順
不應回首羨歸舟

陳魯南將赴試南宮過吳中訪別賦詩送之

不盡金陵晤語情扁舟重見闔閭城江湖動是經時別
雨雪仍看歲晚行涉世與君俱老大勞生何苦事聲名

祇應獻賦心猶壯西北青雲是 玉京

送錢元抑會試

澤國寒深木葉彫征人欲發意蕭蕭公車擬奏長揚賦
祖道先題駟馬橋三月東風春爛熳五雲西去鬱嵒堯
一杯明日三千里看取清霜拂舊貂

鄰溪爲朱雙橋迺翁賦

卜得高鄰隔世譁清茗十里碧雲斜去家不遠堪臨釣
傍戶流來有落花細雨聽歌青篴笠夕陽分占白鷗沙
祇令人遠遺踪在滿目煙波漾月華

寄金陵許彥明兼簡王欽佩

宮樹飛霜謝玉柯秋懷應屬許渾多寒城自映秦淮月

游女新傳子夜歌別後風煙勞悵望歲殘消息定如何
官忙爲問王司馬能放晨衙幾度過

題畫

綠樹敷陰翠荷香方舟十里下迴塘白鷗飛去青山暮
落日啞歌煙水長

登鼓角樓

荒蕪漠漠帶郊垌晚色浮空鼓角晴西望青山明落日
北風吹雪滿江城繁華欲問都無跡與廢相尋每繫情
秋草不菲愁萬里古原南畔看雲生

題太白像

官袍錯落灑春風玉雪淋漓帶酒容殘夜屋梁栖落月

南田集卷五
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豈是人間物眉宇今從畫裏逢
一語不彌千載諾匡廬山下有雲松

卷第五

甫田集卷第六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九首

甲戌歲朝明日立春東坡元日詩有土牛明日
莫辭春之句因以爲韻賦七詩

三元肇茲辰東風被衡宇青春麗雲日朱光已垂戶駮
陰不窮寒朝和散爲雨死草行復菲潛陽滋下土
昨日風北厲長河水膠舟今日暢柔和好鳥鳴高丘芳
春肇伊始寒氣畢泥牛誰爲頌樹花引酒聊自爾
芳埃潤朝雨風幡麗春明感時念所期駕言出春城賞
心每差池古人崇合并漫刺無所投悵然返柴荆



東郊迎新春寒氣從此畢先民季冬儻時制用先日通
衢闐鼓吹士女空戶出懽悰不復遭撫時還自失
青陽逐寒廻今日已非昨辛盤忽在眼引酒聊自酌古
人惜端良今我胡不樂啓扉得嘉賓相對慰寂寞
開歲四十五吾行已云衰豈乏青雲志老大難爲期學
道苦無成白首操文辭東風汎碧草緬然起遐思
梅花忽已動歲時行亦新傾城出行樂誰念端居人端
居豈不好負此芳樹春昨歲花前客今爲樹下塵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步至竹堂

佛坐香燈竹裏茶新年行樂得僧家蕭然人境無車馬
次第空門有歲華幾日南風消積雪一番春色到梅花
坐吟殘照歸來緩古樹荒煙散晚鴉

次韻荅子重新春見懷

樽酒離懷強自開長歌宛轉勝悲哀梅花不與春光在
茅屋相將燕子來十日殘寒風約雨一痕新綠水生苔
相思忽唱江南曲白苧含香取次裁

次韻履仁春江卽事

二月江南黃鳥鳴春江千里綠波平朱甍碧瓦參差去
水荇蘭苕次第生風外鞦韆何處笑日斜鍾鼓隔花晴
洞庭煙靄孤舟遠茂苑芳菲萬井明唱斷竹枝空復恨
流連芳草不勝情何時載酒橫塘去共聽吳娃打槳聲

題沈氏所藏石田臨小米大姚江圖

長洲沈氏舊藏小米真跡成化間有假中官
之勢取之石田爲追摹此圖

春雲沉空山有無眼明見此姚江圖圖窮爛熳得題字
照人百顆驪龍珠平生雅識敷文書紹興歲月仍不誣
豈知尤物能媒禍繭紙蘭亭已非故石翁信是學行人
能使邯鄲還故步憶昔儉人賄爲囿黷財更假狂闔手
千里珍奇歸檢括故家舊物那容守沈氏藏茲二百年
一相掣去心茫然誰言物聚必有散手澤相關常累歎
未能一笑付忘弓且喜百年還舊觀豈余鈍眼錯顏標
抵掌真成孫叔敖區區不獨形模似更存風骨鷹黃外
一時點筆迥通神得微小米是前身從來藝事關人品

敢謂今人非古人

三月晦日登上方

上方啼鳥綠陰成落日登臨宿雨晴春事蹉跎三月盡
碧天浮動五湖明山連越壘人何在水繞長洲草自生
未遂扁舟從此去眼中無限白鷗情

虎丘

雲巖四月野棠開無數清陰覆綠苔意到不嫌山近郭
春歸聊與客登臺芳墳誰識真娘墓水晶曾遭陸羽來
滿路碧煙風自散月中徐棹酒船回

五月十三夜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
月

夕光沉山蒼靄橫行春橋東江月生長風吹波天鏡闊
白沙渺渺菰蒲聲微瀾壓玉搖空明扁舟忽動江湖情
罾頭魚蝦夜可買得酒試與諸君傾山空夜久人竟醉
高歌互荅漁舟驚漁舟天上來棹入滄溟去似聞漁歌
縹緲不斷出煙蘿水遠天長不知處一髮青山落鏡中
萬里橫河碧空曙人生行樂不易得賞心況有樽前客
江山如畫酒如繩相看不飲空頭白不見橋東千尺臺
吳王曾此夜御杯懽燕不堪芳漏促西施舞罷越兵來
越兵已成功越王安在哉嗚夷竟去不復回吳宮越壘
空復生蒼苔千古興亡總湮滅只有湖山未消歇吳王
去來今幾時幾人能醉湖中月

追和楊鐵崖石湖花游曲

石湖雨歇山空濛美人却扇歌迴風歌聲宛轉菱花裏
鴛鴦飛來天拍水當時仙伯醉雲門酒痕翻汚石榴裙
遺跡無復芳塵步湖上空餘昔人墓昔人既去今人來
千載風流付一杯雪藕縈絲薦水枕蛺蝶飛來逐歌板
夕陽剛在畫橋西一段春光屬品題傷心不見催花使
只有黃鸝啼再四無限春愁誰與箋玉奴會唱紫霞篇
同次明諸君采蓮湮開泛

采蓮涇上雨初收秋色催人爛慢遊日暮白蘋風乍起
陂南黃葉水交流美人齊唱滄浪曲綵鷁斜穿窈窕洲
落盡晚花無那冷一樽相屬更夷猶

石湖

石湖煙水望中迷湖上花深鳥亂啼芳草自生茶磨嶺
畫橋橫注越來溪涼風嫋嫋青蘋末往事悠悠白日西
依舊江波秋月墮傷心莫唱夜烏栖

張明遠索畫久而未成歲暮陰寒雪霰將集齋

居無聊為寫溪山欲雪圖并賦短句

歲暮天欲雪郊原風色饒山寒增突兀樹暝入蕭條野
水照茅屋歸人爭斷橋窓前有新句欲覓已寥寥

題高房山橫軸

春雲離離浮紙膚翠攢百疊山模糊山空雲斷得流水
只尺萬里開江湖依然灌莽帶茅屋亦復斷渚迷菰蒲

巒出沒互隱見明晦陰晴日千變平生未省識匡廬
玉削芙蓉正當面宛轉香鑪紫煙依稀夢澤分秋練
大蓬扁舟夢裏遊酒醒獨展燈前卷問誰能事奪天工
元畫史推高公已應氣槩吞北苑未合留次饒南宮
六宮已矣北苑死百年惟有房山耳祇今遺墨已無多窓
前把卷重摩挲世間收筆爭么麼掃滅畦徑奈爾高公何
劔守南宮李君璧與余雅不相識比以仁和教
諭校文南畿頗有意於淺薄格於異經不果
薦甲戌自杭赴蜀道出吳門邂逅及此因賦

贈二詩

木落柴門轍迹荒使君五馬自錢塘虛名羞問吳楓冷

往事空憐古戰場
邂逅扁舟江郭晚
蒼茫離思蜀山長
慇懃相贈勞相憶
手結青蘭雜佩香

使君策士南畿日
曾把文章謁後賢
今古成名真有命
江湖知己負斯人
一經已浹錢塘化
五馬還行劔閣春
回首吳山應入夢
野雲楓葉渺通津

春日懷子重履約復仁

梅花繞樹玉叢叢
憶共花前醉晚風
別後輸君能領畧
春光曾不到城中

二月東風已物華
誰教寂寞向僧家
關心夜雨應無寐
侵曉開門看杏花

湖上花枝暖欲然
寺前楊柳綠生煙
憑君莫信春光早

寶積山頭有杜鵑

新晴

積雨浮宿潤
新晴人意適
消搖竹窓中
啼禽破幽寂
初陽動簷瓦
殘溜時自滴
曲巷行跡稀
苔花繡深壁

寄宜興杭道卿

古洞花深謝豹啼
春來頻夢到荆溪
坐消歲月渾無跡
老惜交游苦不齊
多難共添新白髮
繡書時得舊封題
亦知造物能相忌
從此聲名莫厭低

簡履仁

端居苦長夏
思我平生友
獨坐聞車音
開軒竟何有空
庭飛鳥雀閒
門蔭榆柳白
雲團午陰悠
然落虛牖
對此

情更怡無能共樽酒西郭隱層樓下臨清江口積雨江
流深南風藕花秀相望不可即長吟一搔首

晚意

風吹白苧晚涼生乍試蘭湯尚不勝阿閣東頭新月上
玉盃纖手自調冰

送春

野桃開盡麥初秋十日南風拓葉稠水暖池塘飛乳鴨
雨深籬落長牽牛似聞弄玉催團扇誰見凝妝上翠樓
便擬開樽歌此曲只應春酒解消愁

戲簡履約

青天缺月映江流不見嫦娥抱影愁玉宇參差孤笛起

夜深獨上水西樓

新秋

江城秋色淨堪憐翠柳鳴蜩鎖斷煙南園新涼吹白苧
西湖夜雨落紅蓮美人寂寞空愁暮華髮彫零不待年
莫去倚闌添悵望夕陽多在小樓前

承天寺中隱堂

古徑無車馬開門帶葛蘿秋風吹宿雨日暮盼庭柯世
味逢僧盡新涼入寺多居山未有計此地數來過

憶城西夜游寄履約兄弟

官街車馬去如飛正是濠南宿雨收燈火蘭橋穿夜市
月明歌吹滿江樓別來西郭添新夢坐對秋風感舊遊

黃菊淒涼重九近思君欲上五湖舟

月夜葛氏墓飲酒與子重履仁同賦

明月照行路青松起悲風涼秋饒霜露草木行已空顧影不自得起行荒寂中道逢雙石闕知爲古幽宮古人不可見豐碑自穹窿上題生前爵下表沒世功率勤名世圖歲久已塵蒙剔蘚三過讀漫滅不可終人生本柔脆所恃身後公金石且復爾浮雲安足崇

步出城西門言登葛君墓葛君生世時聲光盛流布那知百年內倏忽草頭露遺骸委空山風雨誰一顧寒月照玄堂荒蒿斷行路誰應識君來惟有青松樹見樹不見人青松乃堅固乃知人易彫獨以嬰情故鑒此念前

人云胡復非慕驚風西北來肅然動情懷揚杯謝諸公願言保遲暮

履仁獨留治平寒夜有懷

遙遙治平寺乃在楞伽麓之子神情秀空山裏雲宿月冷石林清孤眠豈能熟還持一束書起徬梅花讀燈昏夜叅半饑鼠鳴古屋淒風西北來吹墮簷間木感此霜露繁坐覺芳華促少壯曾幾時歲月在空谷念子隔重城何能慰幽獨

玄陰失昏旦朔吹號枯株懷君別未久奄忽歲云徂空庭飄微霰慘澹集饑鳥城郭黯以淒况復空村居空村白日短寒雲暗郊墟青山不爲容黃葉繞精廬遙知松

窓下時披古人書古人不可見願言掇其腴誰令事干
祿雕梭失其初嗟余亦喪志與子同厥趨豈不懷遠業
均受貧賤驅朱門富華屋長途有高車寧知饑寒士一
飽不願餘棲棲斥鷃翔豈與鴻鵠俱何當長風發共奪
青雲衢

立春日遲道復不至

東風吹綵燕曉色動廉旌遲子不時至南樓春自生裁
詩供帖子閣酒聽啼鶯白日流雲暖梅花初雪晴閒窓
落香燼殘火宿茶鐺敗葉鳴堦圯分明識履聲

春日游支硎天平諸山

麥隴風微燕子斜雨晴雲日麗江沙遙尋支遁煙中寺

初見天平道上花過眼溪山勞應接方春草樹發光華
夕陽半嶺歸輿急慚愧城中自有家

煎茶詩贈履約

嫩湯自候魚生眼新茗還誇翠展旂穀雨江南佳節近
惠泉山下小船歸山人紗帽籠頭處禪榻風花遶鬢飛
酒客不通塵夢醒臥看春日下松扉

陪蒲澗諸公遊石湖

橫塘西下水如油拂岸垂楊翠欲流落日誰歌桃葉渡
涼風徐度藕花洲蕭然白雨醒煩暑無賴青山破晚愁
滿目煙波情不極遊人還上木蘭舟

客贈閩蘭秋來忽發兩叢清香可愛

靈根珍重自甌東，紺碧吹香玉雨叢。
和露紉爲湘水佩，凌風如到蕊珠宮。
誰言別有幽貞在，我已相忘臭味中。
老去相如才思減，臨窻欲賦不能工。

七月六日喜雨

一雨蕭然萬瓦鳴，好風如水坐來生。
江聲入夜驚圍屋，秋色明朝定滿城。
郊外共知農事足，里中爭說長官清。
野人何以覓佳興，自汲新泉破茗烹。

邵二泉司徒以惠山泉餉白巖先生，適吳宗伯
審菴寄陽羨茶亦至，白巖烹以飲客，命余賦

詩

諫議印封陽羨茗，衛公驛送惠山泉。
百年佳話人兼勝，

一笑風簷手自煎。
閒興未誇禪榻畔，月明還到酒樽前。
品嘗只合王公貴，慚愧清風被玉川。

失解東歸口占

七試無成只自憐，東歸還逐下江船。
向來罪業無人識，虛占時名二十年。

初歸檢理停雲館有感

京塵兩月暗征衫，此日停雲一解顏。
道路何如故鄉好，琴書能待主人還。
已過壯歲悲華髮，敢負明時問碧山。
百事不營惟美睡，黃花時節雨班班。

九日子畏北莊小集

野蔓藤梢竹束籬，城闌曲處有茆茨。
主人蕭散同元亮，

勝日登臨繼牧之踏雨不嫌莎逕滑撫時終恨菊花遲
欲爾良會須沉醉況有霜螯送酒卮

過履約

浪跡歸來意渺茫思君今日上君堂
厭看流俗求同志喜對時羞是故鄉
白髮持螯能幾醉黃花在眼即重陽
馬蹄不到闌干曲日暮江樓數鴈行

采蓮圖

橫塘西頭春水生荷花落日照人明
花深葉暗不辨人有時葉底聞歌聲
歌聲宛轉誰家女自把雙橈擊蘭渚
不愁擊渚濺紅裳水中驚起雙鴛鴦

采桑圖

茜裘青袂誰家女結伴牆東採桑去
採桑日暮怕歸遲室中箔寒蠶苦饑
只愁墻下桑葉稀不知墻頭花亂飛
一春辛苦只自知百年能着幾羅衣

有懷觀音菴舊遊

曲巷不容車馬到山人曾是一春留
別來空鎖眠雲榻歲晚常懷聽雨樓
窓外梨花應自好壁間詩草屬誰收
似聞黃葉秋逾靜惟悴無心覓舊遊

次韻答九達見寄

季子徒存舌相如已倦遊人方誇北阮
吾自愛東丘病臥吳門雨遙憐震澤秋
渚雲淹暮景江草識離憂樸學難爲用
微名費屢求千金懷敝帚半夜失藏舟
伏櫪餘

初志投襦愧本謀網羅空自密零落不堪收

楞伽寺湖山樓

石湖春盡水交流來上支公百尺樓尊酒吟分茶磨雨
疎簾橫捲越城秋一窓粉墨開圖畫萬里風煙入臥遊
正是倚闌愁絕處不禁長笛起滄洲

雪景

愁雲滅沒無飛鳥新水微茫有斷津誰識溪南千疊玉
輸他高閣倚闌人

甫田集卷第六

甫田集卷第七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六首

賦王氏餅中水仙

羅帶無風翠自流
晚寒微軀玉搔頭
九疑不見蒼梧遠
憐取湘江一片愁

新黃點額淡生春
日暮含顰故惱人
老去陳王才力減
相看無那洛波神

已而復取古梅一枝映帶瓶中轉益妍美

漢臯委珮碧琳琅
夏着瓊枝玉雪香
大似孤山貧處士
寒泉配食水仙王

連娟綽約金含羞水骨霜姿本一流今夜遊仙千里夢
知他是洛是羅浮

喜雨

弱雲將暝暗柴關急雨蕭然落坐間山鳥近人呼滑滑
春泉隔屋送潺潺小窓破睡茶甌淺別院生涼羽扇閒
滿目新詩題不得登樓自看郭西山

明妃曲

漢廷議和親佳人使絕域明妃隨例行祗謂掖廷職一
朝臨遣動天子始信深宮未曾識當日丹青亦等閒今
知不得黃金力正綠平日懷貞素非敢從前持顏色由
來顏色不自知愛惜自是君王私君王顧妾恩何厚竟

按臣工戮延壽佳人自有命畫工何能爲長信宮中長
別離當時豈亦有人欺悠悠責塚胡沙裏千載終爲漢
家死紅顏命薄古云然不恨臣去况天子

雨中雜述

春歸楊柳暗四月雨垂垂紅洗花無迹青沾草有私倚
樓迷曉望出郭滯幽期客去茶甌歇閒愁總上看
凝情不自得看雨獨登樓綠樹千門晚涼雲五月秋暗
梁栖濕燕高壁上枯牛有待新波長南湖弄小舟
雨從四月晦數日尚愆晴潤與黃梅併寒侵白苧生斷
煙迷竹色懸溜雜鷄鳴莫自嫌行潦東郊久待耕
十日江城雨霖淫勢已滔簷端宿雲霧屋脚卷波濤已

掃蘇端迹仍深仲尉蒿無錢供晚醉行儼質春袍

雨中檢篋得石田先生丁卯歲贈詩云多時契闊費相思就見江城喜可知時事但憑心口語老人難作歲年期林花及地風吹糝簷溜收聲雨散絲明日孤踪又南北教雲封記壁間詩後題五月十一日適是日亦五月十一及今丁丑恰十年而先生下世八年矣因追和其韻以致感嘆

碧雲何處寄遐思往事惟應歲月知奕奕風流今昔夢離離殘墨死生期憶公感慨身難贖顧我飄零鬢亦絲欲詠江城當日句淚花愁雨不成詩

花落江城有所思雙娥寺裏寫相知高人不見王摩詰長笛空悲白子期細草含煙情脉脉涼風吹雨淚絲絲十年不踏西州路忍落緗奩讀舊詩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

竹根雨過石苔斑鍾梵蕭然晝掩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雨失青山雲分暝色來天外風捲潮聲落樹間最是晚晴堪眺詠夕陽橫抹蓼花灣

山中六月可逃禪相與清齋佛座前風細石壇松落子雨深沙竇竹垂鞭別來光景渾依舊壁上題名不記年底用忘歸歸自好晚霞新月載溪船

寂寂雲堂車馬稀陰陰灌木暑光微竹根雨過蛙爭吠

松下日斜僧未歸每見青山羞世網欲臨流水置柴扉
紫薇勝槩吾能領只恐時情與願違

東禪寺與蔡九遠同賦

何處晚涼多溪堂夜來雨喬然兩青衫繁陰遽如許山
僧候巖扉喜聽松間履爲破明月團自汲寒泉煮

秋興

浮雲奄忽互相逾北首長安萬里餘灞上將軍真戲爾
回中消息近何如祥麟誰見遊郊藪塞鴈空聞有帛書
澤國西風秋正急有人東望憶鱸魚

清秋早晚自江東搖落河山日夜風白馬去從天竺國
銅駝誰問洛陽宮九朝文物于今盛萬里車書自古同

憔悴稽生無復事只留雙日送飛鴻

江上芙蓉玉露零秋風乍起闔閭城白龍終見沙蠱困
黃鶴何時羽翼成四海祇今懷德化諸公須用蒼昇平
蒼梧萬里雲千疊日暮空懷帝子情

郊臺寓目

徙倚郊臺酒半醺千年陳跡草紛紛風煙又與行春別
秀色平將寶積分水落平湖洲亂吐天垂四野日初曛
春山何似秋山好紅葉青松鎖白雲

朔風

朔風吹慘渡江城北鴈時傳塞上聲此日文章寧有益
中朝爵祿久還輕徒聞漢室誅曹節不見長沙召賈生

千里蒼蒼雲日暮更梯高閣望神京

驚寒

驚寒木葉已紛紛老大悲秋不自欣
旅鴈南來違朔雪夕陽西去隱浮雲
支離歲月都無益粉飾承平漫有文
愧殺仲連天下士只將談笑却秦軍

雪夜宿楞伽寺

朝泛石湖雪暮宿楞伽雲
山空夜寒重對酒不能醺
三更山月高起視皓無垠
水天相映射氣色凌風
氣增輝巖壑姿滅沒鷗鷺羣
亦知光景殊照灼難爲分
有如開玉府瑤壁羅縠紛
紛時於萬木末瞥見飄珮
雲山僧事茗設掃積供殷
勤劬來支石鼎自束松枝
焚龕燈落殘燼寶

斷餘熏還憐江梅色玉瘦冰肌軟

天寒萬木僵月中四山靜
積雪編清夜幽崖自輝映
上方衣裘單俯視寒芒正
長風掃纖雲平湖竟天淨
倒影落曾窓橫飛濕銀鏡
微瀾玉塔搖秀色千巖競
俄然萬鳥坐覺羣鷺屏一
鳥不復飛光華久道盛吟
懷共朗心寄枯勁祇覺塵
界早忘身在高頂半空擊
瑤簪然發孤詠萬里吾目
中悠悠一漁艇

歲暮閒居

陋巷還車馬高齋漫簡編
塵埃銷短日雨雪入殘年
攬照空雙鬢探囊有一錢
西風灑修竹吾意已蕭然

南樓

南樓冰雪盡江郭歲年窮暮嶺延西日枯條振北風孤
雲天一握萬事鬢雙蓬徙倚青煙滅蕭條在眼中
西山開晚霽返照落窓中歲事收殘雪生涯入斷鴻寒
多裘失重愁劇酒無功零落雙桐樹蕭蕭不受風

新年

擾擾復闌闌鷄聲妨晏眠江城收宿雨衰髮受新年寒
盞梅花後春生草閣前郊原芳草近早問石湖船

汎舟

江上疎疎梅子雨煙中嫋嫋竹枝歌暖風初汎青蓮舫
斜日輕搖綠玉波南浦春光啼鳥寂西來山色過橋多
矣人只在橫塘曲手把芙蓉奈遠何

登上方

春風吹白髮醉上碧巖堯帆落天邊雨人行樹裏橋舞
臺青苔一合霸氣白煙消吳越橫分地登臨不自聊

王氏溪樓

晴雲拂地似思悠悠來上元龍百尺樓落日正臨官渡晚
春江自抱心古城流夾堤煙火千家市下水帆檣萬斛舟
舊事淒涼芳草滿不知何處是長洲

虎丘江干項雲閣

閣外雲千頃江風前首重搔倚闌雙鳥下落日亂山高積
水連橫浦疎松帶遠皐冷然發清嘯吾意欲凌巖

新秋夜坐

空塵月落夜蒼蒼，還見枯桐下井牀。
病裏秋風驚已至，坐來寒漏不禁長。
踈螢時映青燈滅，短髮初沾白露涼。
鴻鴈不知年歲事，惠滿天蕭瑟自南翔。

聞砧

明滅踈燈鑒薄帷，誰家擣練夜遲遲。
驚回短夢千門月，不斷秋風萬里思。
豈必晚江城還自急，天寒閨閣最先知。
高樓人靜星河爛，正是霜華欲下時。

十一月六日初度與客飲散獨坐誦太白紫極宮詩有感次韻

西風自何來，吹我簾櫳。竹更闌，客已散。
夜色悽可掬，起竹照踈燈，履影不濕。獨百年已強半。
大夢才信宿，老作不私吾人，自傾覆。豈無徑路趨思之，亦云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日集卷七

甫田集卷第八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四首

新年至湖上飲茶磨山絕頂

楞伽春水玉浮天
茶磨晴嵐翠掃煙
坐喜湖山收宿雨
眼看梅柳入新年
等閒陳迹還成古
老大懽悰不似前
日暮剛風吹酒醒
始知身在碧雲巔

賦餅梅

斷枝黏碧蘚
殘葢疊冰紈
未乏溪山韻
尤宜几格看
移燈傳壁影
垂箔護春寒
應斷西湖夢
東風在席端

賦盆蘭

清真寒谷秀幽獨野人心結意清霞佩傳情綠綺琴德
馨堪自近道味許誰深一笑歌璫樹春風雪滿襟

遊靈巖登琴臺

參差蓮宇逐飛埃斷礎荒基夕照開青草欲埋山下路
白頭曾及劫前來五湖對酒真如掌千載鳴琴尚有臺
喬木蔽空回首盡老僧猶自護松栽

驟雨

殷雷破柱螿龍驚萬點飛濤木葉鳴何處長風吹海立
一時行潦看渠成不愁涇渚迷牛馬願瀉天河洗甲兵
秋到江南今幾日玉蘭堂下待涼生

金陵容懷

當戶寒蛩泣露莎盆池疎雨戰衰荷飄零菟夢驚初定
羈旅秋光得最多江上時情傳警報樽前壯志說登科
帝京爛熳江山在滿目西風撫劒歌
青衫潦倒髮垂肩一舉明經二十年老大未忘餘業在
追隨剛為後生憐槐花十日金陵雨桂子三秋玉露天
壯志鄉心兩無着夜呼兒子話燈前

登觀音閣

緝縠彤樓凌紫煙危欄飛蹬撫蒼淵陰崖直下千尋鐵
秋水平吞萬里天身世波濤舟楫外乾坤勝槩酒樽前
解衾恨不中宵住白鷺洲南月正圓

與許彥明夜話有懷王欽佩賦寄

八月驅車入舊京
成塵千里暗江雲
承平日久方多事
交舊星稀苦憶君
洛下秋風應已至
江東暮雨不堪聞
一時幽意何人會
燈火微吟對許渾

天界寺

城南寶刹舊稱雄
晉代妝巖在眼中
絕壁星辰連閣道
上方龍象湧珠宮
翠圍嵐岫層層雨
紫入松杉院院風
身世茫茫塵土滿
欲依蓮社住江東

輿林志道兵部宿碧峯寺

帝京何處少氛埃
古寺幽深背郭開
有約敲門看修竹
還憐繫馬破蒼苔
清齋我自便僧供
雲臥君能祇被來
最是多情雙白鶴
夜涼飛下勘經臺

八月六日書事

萬甲倉皇起一呼
如聞黠虜債洪都
本憂江左非勅敵
豈謂淮南是浪圖

翠輦南巡方授鉞
捷書西上已成俘
可憐劉渢區區業
贏得功名屬亞夫

十載招懷自作姦
區區名號等童孺
冥鴻已在虞羅外
殘鮪方遊鼎釜間
三計果看從下蔡
一九那辨守函關
笑他李白成何事
便擬金陵作小山

阻風江上同蔡九達諸君登靜海寺閣

塵土蕭條行路難
秋風高閣一馮闌
雲移白鷺煙波遠
水繞盧龍木葉寒
老閱江山猶自壯
行歌天地本來寬

平生零落餘長劍得與同遊倚醉看

盧龍觀

盧龍高觀壓江城登望遙關絕塞情愁外鍾山雙眼碧
曾中揚子一帆輕秋雲在野看逾靜晚日當軒落更明
安得仙人携綠綺石壇來寫萬松聲

三宿巖

在靜海寺一
名達磨巖

積石誰名達磨巖花間古洞鎖蒼煙何能桑下淹三宿
却探仇池自一天古樹騰蛟根束鐵春苔蝕雨翠連錢
只應曾見臺城事回首梁王又幾年

渡江

天上仙人七寶幢玉堂雲霧隔晴窓小山桂樹空招隱

秋水芙蓉又渡江李廣不逢真有數黃香何用號無雙
石頭城下西風急笑對青萍倒玉缸

遣懷

未習丹鉛未掃除等閒宣索到公車百年翫物能無喪
萬事隨緣自有餘敢諱畫師呼立本直慚狗監薦相如
白雲萬里山千疊豈不懷歸畏簡書

重過大雲菴次明九達履約兄弟同遊

滄浪池水碧於苔依舊松關映水開城郭近藏行樂地
煙霞常護讀書臺行追春事花無跡閒覓題名壁有埃
古栢蒼然三百尺祗應曾見寶曇來

夏日閒居

門巷幽深白日長清風時灑玉蘭堂粉牆樹色交深夏
羽扇茶甌共晚涼病起經時疎筆研晏居終日嬾衣裳
偶然無事成媮惰不是栖遲與世忘

新秋

江南七月火西流殘暑蕭然一雨收手把芙蓉驚欲暮
身如蒲柳不禁秋涼風作意侵團扇斜日多情近小樓
有約南湖將艇子晚香吹滿白蘋洲

題畫

細路盤盤轉石根蒼藤古木帶斜曛短筇不覺行來遠
回首青山半是雲

丹楓絕壁照空江萬里青天在野航臥展南華秋水讀

不知嵐翠濕衣裳

石壁巖巖翠倚空疎松稷稷灑清風夕陽滿徑看山立
何福修來似畫中

天風寂歷雨初收木葉蕭疎滿徑秋詩在古松巖石畔
支筇欲去每回頭

江頭春水綠灣灣江上春山擁翠鬟老我輸他茅屋底
無愁終日對江山

山下春江一鏡開江迴山轉隔蓬萊舟行彷彿聞鷄犬
時有桃花出峽來

何處風吹款乃歌煙消日出水曾波江南無限瀟湘意
獨是漁舟占得多

木葉驚風丹策策溪流過雨玉淙淙晚來添得斜陽好
一片秋光落昏窓

秋懷

零露瀼瀼墮玉柯西風吹起洞庭波江東菰米空愁絕
汾水樓船柰樂何萬里邊聲鴻鴈急四簷金氣候蟲多
傷心最是邯鄲道忍聽佳人倚瑟歌

江城縹緲度飛鴻露下高天月正中宮調誰家歌白苧
商飈昨日到青桐雲迷八駿應回轡涼入三邊合奏功
桂揖蘭橈期不至芙蓉開滿五湖東

題畫

稍稍涼思集依依炎景流西風吹木葉秋色滿蘋洲伊

人何所懷掇棹自夷猶青山在蓬底白雲宿船頭滄波
渺然去仰見天漢浮飛塵暗岐路回首正悠悠

寒流嚙山足嵌空似凌跨蒼藤蔽深竇細路通隙罅幽
人已神馳意行自閒雅裴徊出木末復在絕壁下大江
渺無津萬頃自天瀉中有娥眉青白雲共容冶何當凌
絕頂涵景有虛榭

輕浪激迴渚光風汎榮條青天渺何許中流見仙橈修
眉落明鏡蘭帶喬雲飄合情采芙蓉無那美人遙

送蔣貞外浙東采木還朝

祗命臨南服奏功旋上京歡聲載後車玉節光前
津維皇崇出治肅肅建清廟鬱攸昨肆沴潭潭付

延燎 皇心軫隆業起廢屬司空掄材匪云易使君簡
宸衷維茲浙東南民窮歲仍厄山空川澤竭疇堪重茲
役使君獨垂情勿緩亦勿期上足俾 國用下卹斯民
疲民疲不知勞功成使君去青山望離思白日照行路
夙駕不容淹遺惠何能忘願君茂遠猷萬里永相望

八月十六夜對月

不嫌既望月華偏自是浮生見月憐來歲不知何處看
百年能得幾回圓倚闌涼思芙蓉露滿院秋風桂樹煙
正是懷人情不極一聲歸鴈落尊前

九日城西小集

村墟靄靄暮煙浮木葉蕭蕭水亂流細雨百年還九日

浮雲四海幾同遊樽前病色黃於菊鏡裏霜華不待秋
何必茱萸重把看衰遲都不似前頭

庚辰除夕西齋獨坐閱壁間王孟端畫竹自題

洪武丁丑歲除夜作抵今一百二十四除夕矣

感而有作

醉墨淋漓玉雨株澹痕依約兩行書不知丁丑人何在
忽把屠蘇歲又除涼影拂墻燒燭短清聲入夜聽窓虛
不辭霜鬢蕭疎甚已有春風繞敝廬

金山詩追賦

白髮金山續舊遊依然紺宇壓中流沙痕滅沒潮侵磴
帆影參差日映樓江漢東西千古逝乾坤高下一身浮

謫仙故自多愁緒更上留雲望 帝州

懷九遠

春來相見一何稽病裏相思意欲迷雨洗碧桃三月盡
風吹落日五湖西眼中人物如公少鄉里聲名媿我齊
老大未忘乘駟馬仙橋待與長卿題

五月雨晴書事

甘雨如膏遍草萊清風庭院少塵埃一番春事飛花盡
萬里青天宿霧開狂卓豈知郢塢散孝文方自代藩來
不辭零落江湖遠潦倒元非賈誼才

繞院春風野鵲鳴如傳吉語到江城虎賁倉卒收梁羽
宣室從容召賈生一代明良開景運萬方父老望早

平野人更識農情喜盡日西堂聽雨聲

追和王叔明溪南醉歸詩

荆南山前花滿溪山空獨有春風知春風幾度吹花落
溪上花飛春亦歸溪女歌殘桃葉渡相思幾綠江南樹
思君欲濟川無梁千片桃花溪路長春風桃李秋空月
人生易得頭如雪萬里才看北鴈來一樽又與東風別
對酒當歌秋月明摘花釀酒春杯列溪翁不見草堂閒
無限春光付啼鳩

感懷

歷服明堂次第成漢廷行致魯諸生周南留滯寧非命
江左優游漫策名四海秋風雙鬢短百年飛鳥一身輕

樓高不礙登臨目直北青雲是 玉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九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八首

五月

五月雨晴梅子肥杏花吹盡燕飛飛時光已到青團扇
士女新裁白苧衣黃鳥故能供寂寞綠陰何必減芳菲
子雲自得幽居樂不恨門前轍跡稀

金陵中秋

雨晴秋色滿長安月貫黃雲百寶團見說清光天下共
不圖今夜客中看天垂紫禁星河淡江繞金城風露寒
吹斷碧簫丹桂發玉人何處倚闌干



不寐

欹枕數寒更漫漫不能旦天寒鷄再號燈昏鼠窺案藥
鑪火已微羣兒睡方寤清風自何來冷然動虛幔病眼
苦不眠循牀發遐嘆人世百年短吾生已強半況此貧
賤軀時爲小兒翫一臥五經旬形消髮垂燦神情日以
摧志業交凌亂豈不懷 明時流光榻中換平生二三
友雅志在霄漢下壽曾不滿半逐浮雲散感此念微名
悠悠何足羨明月度孤音霜華滿庭院

病中

久病生蟣虱搔頭有雪霜自憐身蹇劣漸與老相將擁
榻衾稠薄挑燈刻漏長意衰神亦倦心事轉茫茫

敗榻擁殘軀寒燿照屋廬轉憐兒女好漸覺友朋疎藥
餌恒侵食胃懷久廢書明朝休覽鏡不是舊頭顱
明經三十載潦倒雪盈簪疾病乘虛入摧顏覺老侵安
心方外藥適趣箇中琴澹泊窮生計高人獨賞音
一病連三月侵尋歲又更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髮
脫相將盡耳虛時自鳴安心是良藥此外復何營

揚州道中次九達韻

一痕春草綠含滋滿目風波聽竹枝多少兩京賢相業
江都獨有仲舒祠
維揚煙水帶江湖仙客帆開十幅蒲不是白雲遮望眼
平山山色本模糊

揚州

竹西簫管玉參差柳外樓臺舞陸離落日蕪城非故國
春風后土有荒祠錦帆煙月千年夢禪榻情懷兩鬢絲
二十四橋何處是扁舟西去不勝思

徐州清明

新煙一抹起茆茨翠柳千門映酒旗此日斷魂當客路
誰家濺淚有花枝等閒行役輕墳墓忽漫逢春感歲時
日暮滿帆風獵獵蕭然雙鬢不禁吹

泊舟泗上看月

停舟清泗興無涯夜起蓬窓看月華灝氣一函開玉府
鏡光千道走金蛇碧空顛倒山流翠白石巉巖浪感花

酒醒分明天上坐更從何處覓星槎

留城道中有張良祠

古隄楊柳綠絲柔盡日南風送客舟百里青徐平入望
千年沐泗正交流草荒霸業春過清月滿叢祠夜泊留
老去馬遷心尚在不妨書劍事遨遊

道出淮泗舟中閱高常侍集有自淇涉黃河十
二首因次其韻

揚舲入淮泗春雲去閑閑彭門在何許仰見雲龍山逝
矣黃樓人清風邈難攀坐令千載輕宇宙俛仰間
燕燕語櫓頭鳧鷖遵枉渚凡物圓化機飛鳴各求侶
人獨何如託身無處所皦皦青天雲悠然自遐舉

徐淮多往躅行行入周訪始瞻芒碭雲忽出清泗上千
秋賞推圖白髮不相放歌風與戲馬高臺屹相向
失身落名網汗漫江湖間揚舟涉清濟回首送淮山青
山豈不佳白日不得閑斜光散煙莽暝禽時獨還
渚蒲十里青隄柳千絲直行路尚褰裘忽忽徂春色暑
寒有恒期人事無能測魚鳥獨會心忻然似相識
伊昔東山賢悠然眷遲暮常恐兒輩覺悽其損歡趣富
貴卓露晞勳猷春電驚云胡不暫息馳身傍荒戍潮水
絕彭門揚帆凌北固何必非故鄉區中本形寓況此遊
目餘平生賞心處清川渺無窮青山不知數客夢落遙
天浮雲更盤互

辭家一千里圓景更絃望朝煙航濟陰落日宿汶上百
川自東逝千帆皆北向結髮事明主事左神益王睠
茲行役艱那能不惻愴未遂羽儀心且逐江湖放
朝出亂帆前暮落千山後十日泝春流未離清濟口憶
初辭里門不謂行當久方舟得舊知春風共尊酒
東風吹扁舟日暮率西潁平生學操舟未識修途苦齊
魯冬春交河源方仰雨千里飛塵沙經旬飲斥鹵白鷗
落遙湍憂來時自數何當狎禽魚去作湖山主
明月照古堰夜泊洪河濱河流委以輪月亦如環循物
理有榮悴發育春風仁如何慕古士卒歲常苦辛事情
從倒置何但如積薪風塵淹歲月行路傷心神龜蒙不

可即東望空嶙峋

冉冉春雲度依依楊柳津渺渺長風沙惻惻遠遊人黃
金鎖欲盡白髮日夜新昨日夢故鄉覺來濟水濱濟水
千里馳去去隨漂淪寧免顏色改長岐吹暗塵

原偶重
用二韻

故改用新
韻二字

憶我出門時春風初著柳行行阻川途已落飛絮後白
日感西飛黃流正東走河流幾百折時時回鷓首南風
自何來吹渡古汴口須臾走塵沙奄忽迷九有收帆斜
日明青山落吾手倚杖看春山不覺立已久前臨濟水
清那堪照衰朽

濟上聞笛

關山不隔梅花夢吹破鄉愁笛裏春夜水不波殘月上
江湖多少未眠人

泊魯橋次九遠韻

落帆魯橋口意行還自阻嘗聞魯獲麟西狩此其所去
魯今千年秋風幾離黍扁舟春已深遊子歌白苧垂蔭
滿芳洲清湍激迴渚落日下西臯蒼然見平楚歸鳥飛
已稀野寺鍾初杵不知水堰開夜聽舟人語嗟余老無
成白髮事行旅明發不得休晨飧帶沙煮

再次宿任城韻

北風吹古堰長河捲沙白昔聞謫仙人曾作任城客任
城非故樓勝事今尚籍想見天人姿春風岸烏幘落月

伴長庚何處尋醉鬼我行後千年空見徂徠碧長笛起
鄰舟夜靜聲裂石不見賀知章悲歌向中夕

鉅野次九達韻

黃河互迴折青山時隱見行行次鉅野古服猶漢縣空
聞澤既豬非復禹初甸野色浩無垠忽復春風變春風
不可稽客子行亦倦黃金日以銷轉覺青衫賤雨濁或
膠舟時行眺迴暇驚吹捲平沙河流激飛箭何處望
神京天涯雲一片誰云千里遙去去南風便

先大父常有宿汶上之作今日次開河蓋汶上
地也舟中閣先集敬次其韻

日暮風霾欲漲天獨臨古渡意悽然春光三月行當暇

名子長途未息肩白漫河流還岸岸綠垂楊柳自芊芊
當年汶上城何處一抹斜陽萬樹煙

過張秋追懷武功先生遺蹟

投薪沉鐵事悠悠巨擘千尋壓上流河濟從來天下盡
江淮今入地中流當時物論輕文士武功治張秋粹未
有功于肅愍笑曰千載行人仰壯猷人事幾回桑

海異依然高碣鎮東州

魏家灣有感博平縣地也

博平縣裏侍親時四十年來兩鬢絲竹馬都非前日夢
枯魚空負此生悲已無父老談遺事獨有聲名繫去思
憔悴平生塵土跡魏灣流水會能知

柳色

漫說鶯兒色似油何如楊柳綠幽幽初收宿雨濃於染
遠映新波翠欲流十里蟬聲溪上路一痕斜照驛邊樓
莫言濯濯無人愛別有春光在御溝

雨宿武城追和先温州夜宿武城二首

長河風雨送盡日傍滄洲白浪灘都沒青楓葉亂流百
憂雙短鬢千里一孤舟日暮墟煙合荒寒滿舵樓
經過言偃邑非復昔時城里俗無從問絃歌空有名江
湖孤鴈斷風雨亂鷄鳴酒醒青燈暗春寒一夜生

次韻九達阻雨

飄風終夕號客子念明發愁聞雨蕭蕭况聽泥滑滑流

潦失牛馬春雲暗城闕昨日青楓根已逐沙痕沒不堪
行路憂中夜生華髮四月尚重裘怪事吁可咄慌忽夢
吳江香羹薦春鱖非闕重土思遠道心迫卒

懷石湖寄吳中諸友

江梅千樹繞楞伽記得臨行盡著花青子熟時應憶我
綠陰成處正思家聽鶯此際堪携酒燒竹何人共煮茶
幾度扁舟夢中夫不知塵土在天涯

郁裕州忠節詩

倉皇戰守強撐支力盡孤城竟死之不謂真卿能備寇
終然南八是男兒塵昏何處歸遼鶴月黑空山叫子規
不負平生忠孝志故人親勒墓前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九

七

南田集卷第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致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八十七首

午門朝見

祥光浮動紫煙收 禁漏初傳午夜籌
乍見扶桑明曉仗却瞻闕闕觀宸旒
一痕斜月雙龍闕百疊春雲五鳳樓
潦倒江湖今白髮可能供奉殿東頭

奉天殿早朝二首

天外鳴鞭肅禁宸朝廷獻納有司存
杲息拂曙樓臺迥象魏連雲觀闕尊
夾陛書思端萬笏上方求諫闢千門
宮牆樹色深於染總受天家雨露恩



月轉蒼龍闕角西建章雲斂玉繩低碧簫雙引鸞聲細
綵扇平分雉尾齊老幸終行班石陛謬漸通籍預金閨
日高歸院詞頭下滿袖天香拆紫泥

雨中放朝出左掖

霏微芳潤浥霓旌歷落彤墀散履聲暝色浮煙迷左掖
碧雲將雨近西清柳垂青瑣千絲重水落銀橋萬玉鳴
沾灑不辭袍袖濕天街塵淨馬蹄輕

雪後早朝

月滿長安雪未消分明銀海瀉秋濤光迷萬馬瑠珂亂
勢壓雙龍玉闕高曙色漸分鳩鵲觀疑寒猶在鷓鴣袍
負薪亦有號饑者願得君王發漢馭

元旦朝賀

仙音縹緲協和鸞天上春回白玉闌日出鷄人齊唱卯
雪消風伯爲驅寒萬方玉帛看王會一歲儀文重履端
滿目昇平題不得白頭慚愧直 金鑾

進春朝賀

玉殿千官拜冕旒紫衣京兆在前頭四時盛德初臨木
先日嚴寒已送牛氣轉蒼龍當法駕風回明庶動宸
旂 聖王和令思行慶次第頒恩下九州

恭候 大駕還自南郊

聖主回鑾肅百靈紫雲團蓋翼蒼精屬車劔履星辰麗
先駕旂常日月明十里春風傳警蹕萬方和氣協韶箠

白頭欣覩

朝元盛願續思文頌太平

觀

駕幸文華聽講

朝下鑿輿幸講堂徐看天仗轉東廂翠旂拂柳宮墻
繞清蹕穿雲閣道長千載明良真際會九朝文物舊
彝章小臣漫厠夔龍後彷彿還瞻日月光

慶成宴

花暎珍盤出上供風吹韶護落遙空坐聯日馭紅
雲暖恩湛宮壺瑞露融一代禮成郊社後百年身際太
平中晚酣不記歸來處彷彿春光玉殿東

再與慶成

日射宮花淑景柔春風重醉殿東頭嫚嫚不厭娼優拙

宣勸親承禮數稠天上露華恩湛湛庭中和氣鹿呦呦
一聲響節驚禽散錦服中官進御羞

實錄成賜燕禮部

北府書成奏尚方南宮拜詔許傳觴青春照坐宮
花麗瑞露浮樽法酒香邂逅鸞臺修故事遂令牛走被
餘光濃恩恰似朝來雨散作槐廳六月涼

臘日賜燕

綸範錯落映朱旗百辟承恩燕赤墀薦蠶尚存周典
禮賜醕醢舉漢宮儀中厨次第催傳餽列坐雍容各覆
卮潦倒不慚書獵字殷勤還賦伐檀詩

端午賜扇

刻藤湘竹巧裁將珍重瑤華出 尚方四海清涼初拜
沙一時愧袖總生光最憐明月難捐棄即有仁風可奉
揚真覺自 天題處濕墨痕狼藉露華香

賜長壽綵纓

紫宸朝下錫靈絲金水橋邊拜命時文繡自天騰五色
光華約臂結雙螭重漸漆倒隨 恩澤還忝班行覩盛
儀願得 君王千萬壽日華常照 衮衣垂

實錄成蒙 恩賜襲衣銀幣

雙銀爛爛出朱提稠疊天綰五色絲 天子不遺牛馬
走侍臣還忝鳳凰池青首 寵渥兼金重白首遭逢補
衮遲狼藉天香携游袖 賦詩新詩

再賜銀幣

流銀嘉幣上方環盡錫駢蕃雨露深朽質何堪施綺縠
虛名元自愧南金敢忘珍重萬千載圖補綵毫有寸心
白髮茂恩何所自三年供奉忝詞林

翰林齋宿

春星爛熳燭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
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霄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
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 金鑿

興隆寺致齋

漠漠香燈佛座前寢衣相對不成眠明禋夙奉 廷中
戒清淨來修物外緣竹樹湘簾新月色鬢絲禪榻舊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TAIWAN R.O.C.

白頭欣覩 朝元盛願續思文頌太平

觀 駕幸文華聽講

朝下鑿輿幸講堂徐看 天仗轉東廂翠旂拂柳宮墻
繞清蹕穿雲閣道長千載明良真際會 九朝文物舊
彝章小臣漫厠夔龍後彷彿還瞻日月光

慶成宴

花暎珍盤出 上供風吹韶護落遙空坐聯 日馭紅
雲暖恩湛宮壺瑞露融一代禮成郊社後百年身際太
平中晚酣不記歸來處彷彿春光 玉殿東

再與慶成

日射宮花淑景柔春風重醉殿東頭嫵嫵不厭娼優拙

宣勸親承禮數稠天上露華恩湛湛庭中和氣鹿呦呦
一聲響節驚禽散錦服中官進御羞

實錄成賜燕禮部

北府書成奏 尚方南宮拜 詔許傳觴青春照坐宮
花麗瑞露浮樽法酒香邂逅鸞臺修故事遂令牛走被
餘光濃恩恰似朝來雨散作槐廳六月涼

臘日賜燕

綺筵錯落映朱旗百辟承 恩燕赤墀薦蜡尚存周典
禮賜醕聊舉漢官儀中厨次第催傳餽列坐雍容各覆
卮潦倒不慚書獵字殷勤還賦伐檀詩

端午賜扇

荆藤湘竹巧裁將珍重瑤華出 尚方四海清涼初拜
賜一時慳袖總生光最憐明月難捐棄即有仁風可奉
揚真覺自 天題處濕墨痕狼藉露華香

賜長壽綵縷

紫宸朝下錫靈絲金水橋邊拜命時文繡自天騰五色
光華約臂結雙螭重慚潦倒隨 恩澤還忝班行覩盛
儀願得 君王千萬壽日華常照 衮衣垂

實錄成蒙 恩賜襲衣銀幣

雙銀爛爛出朱提稠疊文繒五色絲 天子不遺牛馬
走侍臣還忝鳳凰池青霄 寵渥兼金重白首遭逢補
衮遲狼籍天香携滿袖春風湛露寫新詩

再賜銀幣

流銀嘉幣上方琛畫錫駢蕃雨露深朽質何堪施綺縠
虛名元自愧南金敢忘珍重肅千載圖補絲毫有寸心
白髮茂恩何所自三年供奉忝詞林

翰林齋宿

春星爛熳燭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
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霄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
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 金鑿

興隆寺致齋

漠漠香燈佛座前寢衣相對不成眠明禋夙奉 廷中
戒清淨來修物外緣竹樹湘簾新月色鬢絲禪榻舊風

煙無端忽憶朝元事笑隔春風又一年

內直有感

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朝每倚花枝入
儼直遙聞刻漏長鈴索蕭間青瑣靜詞頭爛熳紫泥香
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禁中芍藥

仙姿綽約絳羅紳何日移根傍紫宸月露冷團金帶
重天風香泛玉堂春千年想見翻階詠一笑羞稱近侍
臣不似人間易零落上方元自隔凡塵

遊西苑

定轉瀛洲帶漫坡螭蟻玉棟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

大液微生雨後波雲捲紅妝千步障風吹瑤蓋萬年柯
太平見說宸游簡馳道青青長薜蘿

秋日再經西苑

內苑秋清宿露晞盈盈日采動金扉松間翠殿團華蓋
天外銀橋入紫微錦纜稀遊青雀暗瑤波無際白鷗飛
彤墻高柳無人折時見中官一騎歸

紫氣

紫氣龍顏穆彤墀虎衛森萬年占帝運一念格天心
日月何虧食華夷仰照臨誰應知有喜白首忝詞林

頌曆

鳳曆從天下千官列陛前青陽壺史奏黃帕待中傳周

禮存頒朔堯書重紀年白頭供奉裏慚媿得春光

西苑詩十首

萬歲山在子城東北玄武門外蓋大內之鎮山也其上林木陰翳尤多珍果一名百果園

日出靈山花霧消分明真嶠戴金鬘東來復道浮雲迥北極觚稜王氣高仙仗乘春觀物化寢園常歲薦櫻桃青林翠葆深於沐總是天家雨露膏

太液池在子城西乾明門外周凡數里環以林木亭榭東西跨以石梁瑠華島在其中

泱泱滄池混太清芙蓉十里錦雲平曾聞樂府歌黃鵠還見秋風動石鯨玉螻蟻蝓垂碧落銀山縹緲自寰瀛

從知鳳輦經遊地鳧鴈徊翔總不驚

瑠華島在太液池中上有廣寒殿相傳遠太后遊息之所

海上三山擁翠鬢天宮遙在碧雲端古來漫說瑤臺迥人世寧知玉宇寒落日芙蓉煙裊裊秋風桂樹露團團勝遊寂寞前朝事誰見吹簫駕綵鸞

承光殿在太液池上圍以甕城殿構環轉如蓋一名圓殿中有古栝數百年物也

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戶鎖蟠螭雲中帝座飛華蓋城上鈞陳繞翠旗紫氣曾迴雙鳳輦青松猶有萬年枝從來清蹕深嚴地開盡碧桃人未知

龍舟浦在瑠華島東北有水殿二藏龍舟鳳舸
列殿陰陰水竇連漢家帝子有樓船蘭橈桂楫曾千里
錦纜牙檣憶往年汾水秋風空落日隨隄楊柳漫青煙
今皇別有同民樂不遣青龍漾碧川

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叅錯

其中又有小山曲水 實錄成於此焚稿

小山盤折翠嶺呀松檜陰陰登道斜草長蘭亭迷曲水
雨深桃洞自飄花紫雲依舊園 黃屋青鳥還應識
翠華知是史臣焚草地文光隱隱結紅霞

樂成殿在芭蕉園之南引水爲池中建三亭架
朱梁以通梁左右浮以小山名曰九島其東

別鑿澗激水以轉碓磨南田穀成於此春治
故云樂成

太液東來錦浪平芙蓉小殿瞰虛明碧欄醮影雙龍臥
綠水浮渠九島輕漾日金鱗堪引釣拂天翠柳亂聞鶯
激流靜看飛輪轉 天子無爲樂歲成

南臺在太液池之南上有殿曰昭和下有水田
村舍 先朝嘗於此閱稼

青林迤邐轉迴塘南去高臺對苑墻煖日旌旗春欲動
薰風殿閣晝生涼別開水榭親魚鳥下見平田熟稻梁
聖主一遊還一豫居然清禁有江鄉

兔園在太液池之西崇山複殿林木蔽虧山下

小池石龍昂首而蟠激水自地中轉出龍吻
漢王遊息有離宮瑣闥朱扉迤邐通別殿春風巢紫鳳
小山飛澗架晴虹團雲芝蓋翔林表噴壑龍泉轉地中
簡朴由來堯舜事故應梁苑不相同

平臺在兔園之北東臨太液西面苑牆臺下爲
馳道可以走馬 武皇嘗於此閱武

日上宮墻飛紫埃 先皇閱武有層臺下方馳道依城
盡東面飛軒映水開雲傷綺疏常不散烏窺仙仗去還
來金華待詔頭都白欲賦長楊愧不才

嘉靖乙酉春同官陳侍講魯南馬修撰仲房王
編修繩武偕余爲西苑之遊先是魯南教內書

堂識守苑官王滿是日實導余三人行因得盡
歷諸勝既歸隨所記憶爲詩十篇竊念 神宮
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間所得窺視而吾徒際會
清時列官禁近遂得以其暇日遊衍其中獨非
幸與然而勝踐難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歸老
江南追思舊遊可復得耶因盡錄諸時藏之他
時邂逅林翁溪叟展卷理詠殆猶置身於廣寒
太液之間也是歲四月既望識

遊西山詩十二首

早出阜城馬上作

有約城西散冶情春風掇直下承明清時自得閒官味

勝日難能樂事并馬首年光新柳色煙中蘭若遠鐘聲
悠悠岐路何須問且向白雲深處行

是日迷道數
數問程故云

登香山

指點風煙欲上迷却聞鐘梵得招提青松四面雲藏屋
翠壁千尋石作梯滿地落花啼鳥寂倚闌斜日亂山低
去來不用留詩句多少蒼苔沒舊題

來青軒

寂寂雲堂車馬稀高明不受短牆圍好山宛轉雙排闥
勝日登臨一振衣望裏風煙晴更遠坐來塵土暮還稀
松間白鶴如嫌客顧影翩然忽自飛

香山歷九折坂至弘光寺

石月池邊寶刹鮮不知賜額自何年行從九折雲中坂
來結三生物外緣歲久松杉巢白鶴春晴樓閣湧青蓮
誰言好景僧能占總落遊人眼界前

碧雲寺

中官于經所
建極其雄麗

翠殿朱扉翔紫清璇題金榜日晶晶青蓮宛轉開仙界
玉闕分明入化城雙澗循除鳴珮玦三花拂檻映幡旌
貴人一去無消息野老依稀識姓名

宿弘濟院

一龕燈火宿山寮人靜方知上界高閣外千峯寒吐月
空中羣木夜鳴濤不愁雲霧衣裳冷祇覺煙霞應接勞
辛苦忙緣難解脫五更清夢破雲璈

遊普福寺觀道傍石澗尋源至五花關

道傍飛澗玉淙淙下馬尋源到上方怒沫灑空經雨急
狀流何處出雲長有時激石聞琴筑便欲沿洄汎羽觴
還約夜涼明月上五花閣下聽滄浪

歇馬望湖亭

寺前楊柳綠陰濃檻外晴湖白曠空客子長途嘶倦馬
夕陽高閣送飛鴻即看野色浮天際已覺扁舟落掌中
三月燕南花滿地春光都在五雲東

呂公洞

內有邪律
楚材字

何時神斧擘幽崖古竇春雲福地開翠壁未磨邪律字
石林曾臥呂公來陰寒四面疑蒼雪秀色千年蝕紫苔

凡骨未仙留不得剛風吹下夕陽臺

功德寺

西來觀兩牛鳴曾是宣王玉輦行寶地到今遺
路寢山僧猶及見鸞旌琅函萬品黃金字飛閣千尋
白玉楹頭白中官無復事夕陽相對說承平

玉泉亭

愛此寒泉玉一泓解鞍來上玉泉亭潛通北極流虹白
俯視西山落鏡清最喜須眉搖綠淨忍將纓足濯清冷
馬頭無限紅塵夢總到闌干曲畔醒

西湖

春湖落日水拖藍天影樓臺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畫裏

雙飛白鳥似江南思家忽動扁舟興顧影深懷短綬慚
不盡平生淹戀意綠陰深處更停驂

病中懷吳中諸寺

治平寺寄聽松

七尺藤牀一畝宮青山何處不相容太官底用三升酒
長樂愁聞五夜鐘笠澤風煙荒橘柚橫塘秋色老芙蓉
幾時歸去楞伽寺常伴林僧看古松

竹堂寺寄無盡

東城古寺萬枝梅一歲看花得幾迴竹逕三年無我迹
松門此日爲誰開還應灑壁餘詩草只恐荒碑蝕雨苔
憑仗山僧懸木榻長安倦客且歸來

東禪寺寄天機

從別林僧酒道場幾回飛夢到溪堂夕陽松逕無塵鞅
春水籬根有釣航坐憶同盟多隔世如聞老衲去遊方
不知聽雨南軒下誰與幽人續斷香

馬禪寺寄明祥

閒情每結道人緣不到東禪即馬禪花發來禽凡幾樹
夢回啼鳥已三年朔風左掖籠貂帽殘雪長安縮玉鞭
不及祥師蕭寺裏茶煙一榻擁書眠

天王寺寄南洲

天王寺裏竹千頭曲榭迴廊舊日遊別後梅花應自發
壁間詩草屬誰收憶看遠岫開飛閣曾弔荒宮上小丘

白首思歸形夢想封書惆悵問南洲

寶幢寺寄石窩

久客懷歸問舊遊雙娥精舍屋東頭絕憐近市無塵到
曾是尋僧竟日留滿地綠陰誰結夏擁籬黃葉更宜秋
玉泉清冽應無恙憑仗山厨設茗甌

昭慶寺寄守山

搔首長安望闕間風煙漠漠九秋餘正思黃葉南朝寺
忽把飛雲慧遠書東壁磨碑知有待北窓懸榻竟何如
自憐白首無裨補虛棄間綠臥直廬

秋日早朝待漏有感

鐘鼓殷殷曙色分紫雲樓閣尚氤氳常年待漏承明署

何日掛冠神武門林壑秋清猿鶴怨田園歲晚菊松存
若爲久索長安米白髮青衫忝聖恩

懷石湖

茶磨山前宿雨晴行春橋下綠波平吳兒越女齊聲唱
菱葉荷花無數生落日夷猶青雀舫孤煙縹緲望湖亭
平生走馬聽鷄處殘夢依依是越城

感懷

三十年來麋鹿蹤若爲老去入樊籠五湖春夢扁舟雨
萬里秋風兩鬢蓬遠志出山成小草神魚失水因沙蟲
白頭傳得公車召不滿東方一笑中

五言絕句四首

卯酒意醺然焚香閉閣眠長安塵十丈不到竹窓前

其二

露下葛衣單參差林影寒依然殘夜月不在石湖看

其三

上書無復志把酒自多情籌國諸公在吾何耻 聖明

其四

青衫跨羸驂白首供朝謁自笑老忘還不嫌官太拙

送錢元抑南歸口號十首

一官貧薄僅三年不計歸囊肯計遷笑殺當時高隱者
區區猶待買山錢

吳田百畝歲常荒家計蕭然只草堂却有春眠濃似酒

不將朝市博江鄉

黃塵車轂不曾停白髮懷 恩憲闕廷誰是東吳錢若

水歸來雙鬢只青青

風塵西北三邊警災沴東南萬姓艱世事去今無限在

此處張翰不相關

高人元不愛高官 帝與官銜寵退閒添得空名將底

用批風林月管青山

羨君五十賦歸歟我亦頭顱五十餘把袂不須傷遠別

病夫行已厭塵裾

少時同學晚同朝一着輸君去獨高落日黃塵回馬處
滿頭衰髮不堪搔

老去懷鄉不自欣，況堪客裏送歸人。只應曉夢隨君去，
茶磨山前看早春。

三月吳門柳絮飛到家，應及子魚肥。殷勤相送還相祝，
管領湖山待我歸。

舊遊何處石湖西，故友相思意欲迷。爲語近來憔悴盡，
日騎羸馬聽朝鷄。

送石齋太傅致仕還蜀

春風歸馬擁都城，爭羨賢哉大傅行。吾道正從占出處，
斯人端不負平生。雲移玉壘堪支笏，水落瞿塘便濯纓。
落日啼猿夔府道，定依南斗望神京。

朝辭黃閣謝君王，暮向城都度草堂。璇轂親扶堯日

月，雲章曾補舜衣裳。由來道大難爲用，此日功成且退
藏。滿地落花春夢醒，濯清亭上聽滄浪。

送戴時重僉憲之蜀

劔南旌旆拂重關，新繫臺銜舊法官。此去籌邊知有畧，
于今治蜀却須寬。高懷雅稱江山壯，聖代休歌道路
難。萬里橋東明月上，定應回首憶長安。

姚太僕思永致仕進秩光祿少卿

聖君應惜侍臣還，特與卿階寵退閒。餘澤猶堪賁桑梓，
散銜聊復領溪山。向來馬署寧須問，此去鴻飛不可攀。
莫道先生總忘世，鳳毛今在紫宸班。

秦茂功出按江右

就送母還越

春風四牡正駸駸一道咨訊屬使君肯惜輜車馳坂道
還應玉節動星文持輿見說能將母舍爵何妨自策勲
聖代優賢兼祿養不煩回首惜孤雲

大江西下號繁雄宣察遙煩繡斧公斥壤須憐新喋血
遠人應識舊乘驄一時風節埋輪上千里江山攬轡中
珍重咨詢臣子事願將民隱達宸聰

追送石潭宗伯次歸舟喜雨韻

宦情牢落澹於秋歸興蕭然一釣舟雨露難忘天地德
江湖還繫廟廊憂古來興廢非人力君子行藏與道謀
滿目青山天萬里煙波浩蕩沒輕鷗

送何少宰左遷南京工侍二首

拜章伏閣舉倫彝耿耿忠言動赤墀名義千年元自
重禮文一代敢誰私直躬自古難忘蹇了事知公不是
癡去去保釐非遠謫未須惆悵續騷詞

何人發難千倫紀有客輸忠翼聖明禮重乾坤那可
易事千名教得無爭百年富貴浮雲淡萬里江湖白髮
生李白從來多感慨鳳凰臺上望神京

送唐御史應詔應天府丞

曾持繡斧事澄清整掇班行佐尹京總爲希仁能鎮物
况來唐介有先聲萬年宮闕瞻豐鎬六代江山入宰
衡去去望之非久外安排台鼎望功成

送胡承之少卿左遷潞州倅

一行詔下便遐征太息 天王本聖明此際亦知言可
諱使君自以去爲榮浮雲落日天涯恨白鳥滄洲物外
情去去江湖塵滿目不知何處望 神京

送陳良會御史左遷合浦丞

誰興濮議紊彝章國是紛然失故常慷慨一言思悟
主艱難萬里遂投荒君於職業真無負我忝鄉人與有
光去去還珠亭下路蘇公千載有遺芳

送喬冢宰致仕還太原二首

四十餘年仕 闕廷歸來雙鬢未全星一身用舍關天
下千載風流尚典刑啓事從來誇水鑑移文曾不愧山
靈寧用頌德知何益自有勲名照汗青

四朝文物仰前修一日功成遂乞休君子致身惟道在
野人思治願公留狄門桃李叨知己白下江山憶舊遊
莫謂白巖多樂事希文常負廟廊憂

送柯奇純主事歸莆陽

新命才看下玉除歸心早寄入閩車不須駟馬誇題柱
且着班衣慰倚閭因病得閒情好在移忠爲孝樂何如
春風佇看重來日黑髮光陰正有餘

送陳尚書南京工部

老成聞望壓羣僚南去台階八座高江左舊都供覽勝
國家留務重分曹經營列省工惟敘出入三朝我獨勞
最是 闕庭忘未得鳳臺高處首頻搔

自
田
保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	--	--	--

目錄表

甫田集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首

送冢宰朱玉峯之南京

留司晚望重衡鈞三十年來侍從臣遠去獨安恬退節
衆中欣見老成人兩京規制遙相望六代江山蹟未陳
盛世宦遊應自樂有人東望惜音塵

晚通仕籍喜同朝此去江東屬望勞留務從來須長者
雅懷自喜得閒曹百年家世睢陽重一代文章甲榜高
去去壯遊知未已秋霜才入鬢邊毛

送孫從一編修僉憲浙江

羨君瀟灑玉堂仙，顧我飄零亦備員。海內論交兼兩世，
班行聯署恰三年。別腸忍折燕臺柳，宦況遙飛越水船。
誰謂江南身漸遠，憂心常在五雲邊。

盛斯顯南京司封

薊門秋風天早寒，潞河生波楊柳殘。沙塵吹衣日色薄，
仙郎九月辭長安。長安東下浮官舸，去去心馳大江左。
人情往往計南北，委順知君無不可。憶我前年入國門，
迢珂接珮多鄉人。豈無同朝歡，不及同朝鄉。美蕭條逆
旅中，吳音更堪喜。宦轍羈人不得齊，一朝散去各東西。
向來坐客日以減，子行更使吾悽惋。何如重爲交游惜，
再世通家非一日。況也葭莩添姻戚，人生得意無南北。

我漫惜君君自適，建業江山天下奇。聖皇昔此開鴻
基，穹宮傑構比豐鎬。列職分曹同保釐，百年形勝真雄
壯。奕葉名家更清暢，畫省雍容如列仙。簿書蕭散清而
閒，坐曹讀書百不關。有時騎馬看鍾山。

送趙麗卿

青驄款款旆悠悠，遙指孤雲向石頭。到日長安應在望，
夕陽江上更登樓。

旅居鄰近最多情，幾度趨朝金馬行。今日吾留君却去，
共誰長樂聽鍾聲。

西風吹散馬頭塵，忍見南來白水津。不獨別離傷遠道，
衰遲亦是要歸人。

清秋北鴈盡南征我獨東歸計未成爲語金陵文酒伴
年來白髮滿頭生

送洪玉方

才接鴛鴦行喜有餘又驅王事駕輶車君頻有役難爲別
我老思家欲附書道路風波方浩蕩歲寒冰雪定何如
此行國計從知重四海民勞亦可虞

送于器之廉憲還滁

東風吹盡燕臺雪潞水垂楊已堪折自笑人生得幾時
三年兩度都門別都門日日有行人我獨與君情最親
向來宦轍苦南北去此尚是江湖身君向江湖我塵土
從此雲山亦修阻豈惟去住隔雲泥木自疆封限吳楚

憶得滁陽始相見紺髮垂雲俱弱冠四十年來轉首空
升沉異勢容顏變不獨容顏改舊時世情翻覆浮雲移
江湖風月足濤浪道路天險藏嶽巖君能不易平生志
豈識人間有機事不將嫵媚獵時名更樹風聲招物忌
駘馱中外垂廿年空囊羸馬意蕭然昂藏不受世人識
骯髒徒爲知己憐知己憐君君不恨浙水東西有公論
但須俯仰面無慚未怕伶俜身獨困平生頗厭乞墻徒
昏夜哀憐正堪憫若教游宦損初心相去中間不能寸
此志悠悠我獨知青山不負當年期幽谷雲深每獨往
瑯琊月出詠歸遲醉翁亭下泉堪釀君去歸兮我惆悵
四時朝暮古人情同負幽懷不同賞

送盧師陳奉使紫荆關

季冬繁霜雪塞草寒不菲之子遵朔方駕言即長岐揚
旌灞水北促轡漁陽西豈不念修阻王程有嚴期丈夫
既策名委身事馳驅諮諷重將指辛苦焉得辭況君志
遠遊風昔攻文詞上谷古雄鎮幽并勢威夷於焉寄慷
慨亦足宣遐思豈若抱繫人終年守金閨鳴珂紫雲闕
端簡白玉墀通籍豈不佳旅進會何俾古賢榮有事去
子行無稽念惟羈愁中復此相此離長風西北來吹我
雙鬢絲高歌激清商願倒風前卮

送王承恩侍講叅政四川

鳥道巖嶺萬里賒從臣分省向三巴中朝聲望雲山重

內史文章錦水華爛熳新恩蒼玉節依然舊署紫薇花
只應未忘論思地翹首

金鑿北斗斜

送蔡巨源叅政

廿年湖海漫相知再見都城總別離旅客倦遊常臥病
使君王事有程期清風萬里閩山節明月孤舟潞水
思塵上欺人雙鬢短不知何處更論詩

送陸舉之

三載追隨供奉班方舟千里又同還君行問寢辭青瑣
我已焚魚住碧山塵土自憐羸馬倦江湖莫羨白鷗閒
匆匆手袂何須戀剡曲吳淞一水間

致仕出京言懷

獨騎羸馬出 楓宸回首長安萬斛塵白髮豈堪供世
事青山自古有閒人荒餘三徑猶存菊興落扁舟不爲
尊老得一官常臥病可能勲業上麒麟

白髮蕭疎老秘書倦遊零落病相如三年漫索長安米
一日歸乘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窓虛
玉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余

馬上口占謝諸送客十首

三忠祠下夕陽明幾度含情送客行今日諸君還送我
多應不異昔時情

昔時送客每懷歸千里鄉心日夜飛回首三年幾離別
只應今度不沾衣

小試閒官便乞身素衣曾不染緇塵諸君亦自多情致
不送官人送散人

散人廿載盜虛聲敢謂從前少宦情補 袞銘鍾羣彥
在功名原不到書生

解却朝衫別 帝州一竿煙水五湖舟故人莫作登仙
看老病無能自合休

諸君送我 帝城東立馬傳杯犯朔風莫嘆柳枯難折
贈春光都在酒波中

別酒淋漓滿路歧酒闌無奈客東西多情獨有斜陽色
一路殷勤送馬蹄

浮雲世事兩悠悠一出都門百念休獨有懷人情不極

雙溝南畔數回頭

立馬雙橋日欲斜
沙塵吹霧暗征車
從今絕跡江南去
只見青山不見沙

三載愁聞長樂鍾
夢魂常繞五湖東
此身忽在扁舟上
開眼猶疑是夢中

阻冰潞河簡同行黃太史才伯

長河十月朔風悲
零落貂裘不受吹
冰雪崢嶸驚歲晚
江湖寂寞滯歸期
誰憐阮籍窮途泣
自笑禳侯見事遲
忽憶同行黃太史
篝燈何處擁書帷

次韻荅徐子容學士見懷三首

解却從前供奉衣
朝行除籍簡書稀
非關疎拙明時棄

自惜驅馳雅志違
飄泊又驚年欲暮
蹉跎再見月流輝
玉堂學士青雲上也
念天涯人未歸

霜華慘淡襲征衣
關朔蕭條鴈影稀
遊子天涯苦行役
故人歲晚惜分違
還家短夢秋無賴
伴客殘缸夜有輝
猶勝前時羸馬上
滿頭風雪趁朝歸

南來拂拭芰荷衣
旋覺沙塵出郭稀
我已去來無復戀
天於人事每多違
流澌十月關河冷
積雪千山草木輝
想見幽居無限好
春風應待主人歸

次韻荅唐雲卿禮部二首

關河歲晏客衣單
滿鬢秋風裹鶻冠
塵土自憐疲馬倦
江湖誰念白鷗寒
去來信有天機在
閱歷方知道路難

憔悴不忘飄泊處方舟冰雪潞河干

漂泊東吳萬里船漫勞詩帖慰窮年君知世有東方朔
我愧身非魯仲連夢斷五湖天渺渺愁懸雙杵月娟娟
相逢總是羈縻者目送飛鴻共黯然

次韻荅張西峯少叅

司空揣分自宜休元亮無心任去留四海何人憐白髮
百年吾道有滄洲破除塵夢惺惺在點檢山林事事幽
即去已輸君一著十年前與白雲遊

臘日與才伯小酌遣懷去臘午門 賜燕

去歲嘉平燕紫宮長筵錯落午門東一時隨例沾 恩
澤此日追思嘆轉蓬節敘不禁雙鬢改江湖猶幸一樽

同柳條萱草何須問且共天涯目斷鴻

旅懷

陰凝冰未泮雪盡歲還窮世事浮榮外生涯久病中心
旌搖落日天影度冥鴻短髮垂垂白那堪犯朔風

野行因過廢寺

久客念搖落意行還寂寥餘寒樓短褐斜日帶荒竇歲
事行將盡羈蒐黯欲銷雲房才咫尺便覺遠塵囂

某比以筆劄逋緩應爾為勞且聞有露章薦留
者才伯貽詩見戲輒亦用韻解嘲

不用浮文薦子虛底須滄海問遺珠若為尚作稽康累
懶慢難爾滿案書

絕澗深林付窅冥三年慚負草堂靈青山應笑東方朔
何用俳優辱漢廷

千年處士說林逋漫有聲名達 帝都只辨梅花新句
好莫論封禪有書無

春風次第水曾波千里清淮一棹過更恐南行勞應接
隨堤新柳似新鶉

平生薺苑說荆關點筆雖忙意却閑何用更騎黃犢去
右丞習次有江山

才伯過訪

落日生愁地窮陰欲雪天歸心聞斷鴈衰髻逼殘年光
景陳編裏情懷薄酒邊平生黃叔度相見即欣然

除夕三首

撥盡鑪灰夜欲晨不知飄泊潞河濱燈花自照還家夢
道路誰憐去國人浩蕩江湖容白髮蹉跎舟楫待青春
只應免逐鷄聲起無復鳴珂候 紫宸

黯黯離愁酒半醺不眠閒讀送窮文旅窓燈火寒猶在
村巷鷄聲歲又分千里家山歸有漸百年心事老無聞
未妨去國還飄泊已把閒身等白雲

丁亥元日次才伯韻二首

東風早晚到天涯客子逢春正憶家栢葉漫傳元旦酒
江梅應發故園花不愁逆旅無親戚依舊江湖有歲華
深負鄭莊騰薦剡遊巖痼疾久煙霞

鄭謂啓範也

朝日瞳矐照冰涯春風次第到貧家輕煙漠漠初含柳
殘雪飛飛不作花芳草開筵席上日紫雲飛鞚憶東華
即須作伴還鄉去滄海東頭看落霞

冰泮志喜次黃才伯韻

吹面東風不作寒斷冰千片下晴灘已看積雪經冬盡
正好垂楊映水看滿目江山勞應接到家櫻筍未闌殘
只應今夜扁舟夢先繞吳門關鴨闌

過揚州登平山堂二首

鶯啼三月過維揚來上平山郭外堂江左繁華隋柳盡
淮南形勝蜀岡長百年往事悲陳跡千里歸人喜近鄉
尚地落花春醉醒晚風吹雨過雷塘

平山堂上草芊綿學士風流五百年往事難追嘉祐蹟
閒情聊試大明泉隔江秀色千峯雨落日平林萬井煙
最是登臨易生感歸心遙落片帆前

還家志喜

綠樹成陰逕有苔園廬無恙客歸來清朝自是容疎
嬾明主何嘗棄不才林壑豈無投老地煙霞常護讀
書臺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十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二十七首

李少宰杭中丞劉柴二光祿置酒丁亥
冠蓋雍容總臥龍清時吏隱大江東黃花初過重陽節
白髮來邀栗里翁豈有聲名驚四海解忘形跡荷諸公
浮塵不到清樽畔舉扇無勞障北風

趙麗卿侍御邀遊冶城

落木蕭蕭帶遠空冶城高處見秋風重將白髮遊江左
依舊青山似洛中有客樽前談夢鹿何人天際慕飛鴻
荒塹寂寞埋秋草猶自風流憶謝公

徒步至寶光寺

布襪青鞋短褐衣酒樽詩卷一僮隨白頭自笑曾供奉
徒步誰憐老拾遺五畝喜聞秔稻熟重陽還恨菊花遲
松寮竹谷逍遙地時有山僧乞小詩

九日與彥明登雨花臺

雨花臺上雨初乾野色江光落坐間豈謂旅遊逢九日
共來把酒看三山老年節物偏生感到處雲林不負閒
落木滿空秋萬里曠禽遙帶夕陽還

題蘭

炎夏悠悠白晝長空齋睡起拂匡牀不須甲煎添金鴨
風泛崇蘭滿几香

瀟湘八景

濕雲載秋聲萬籟集篁竹江湖白髮長獨擁孤蓬宿

右瀟湘夜雨

月出天在水平湖淨於席安得謫仙人來聽君山笛

右洞庭秋月

孤帆落日明青山相映帶遙遙萬里情更落青山外

右遠浦歸帆

征鴻戀迴渚欲下還驚飛葦深繒繳繁歲晚稻梁微

右平沙落鴈

鷄聲茅屋午靄靄墟煙白市散人亦稀山空翠猶滴

右山市晴風

曬網白鷗沙衝煙青箬笠欸乃一聲長江空楚天碧

右漁村夕照

日沒浮圖昏遙鍾出煙嶺應有未眠人冷然發深省

右煙寺晚鍾

密雪灑空江雲冥天浩浩寧知風浪高但道漁簑好

右江天暮雪

畫牡丹

粉香雲暖露華新曉日濃薰富貴春好似沉香亭上看
東風依約可憐人

憶昔四首次陳魯南韻

三年端笏侍 明光潦倒爭看白髮郎只尺常依天北

極分番曾直殿東廊紫泥泥露封題濕寶墨含風賜扇
香記得退朝歸院靜微吟行過藥闌傍

紫殿東頭敞北扉史臣都着上方衣每懸玉珮聽鷄入
曾戴宮花走馬歸此日香鑪遠伏枕空吟高閣靄餘輝
三年歸臥滄江上猶記雙龍傍輦飛

扇開青雉兩相宜玉斧分行虎旅隨紫氣氤氳浮象魏
彤光縹緲上罍恩幸依日月瞻 龍袞偶際風雲集鳳
池零落江湖儔侶散白頭心事許誰知

一命金華忝制臣山姿偃蹇漫垂紳媿無忠孝肅千載
曾履憂危事 一人陞擁春雲嚴虎衛殿開初日照龍
鱗白頭萬事隨煙滅惟有觚稜入夢頻

竹雀

落木蕭蕭苦竹深茅簷斜日喚雙禽棘叢豈是藏身地
三月春風滿上林

千葉梅與方山人同賦

細梅奕葉照瓊枝不是橫斜舊日姿繁雪吹香春翦翦
冷雲圍樹玉差差羅浮夢斷情稠疊瑤圃風生珮陸離
一任堦前明月碎清真不負歲寒期

靜隱

掃地焚香習燕清蕭然一室謝將迎坐移白日花間影
睡起春禽竹外聲心遠自應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
問竒尚有門前客却恨青山不捨名

顧華玉以書邀予爲西湖之遊病不能赴詩以謝之

舊約錢塘二十年春風擬放越溪船却憐白髮牽衰病
應是青山欠此緣漫說西湖天下勝負他北道主人賢
只餘好夢隨潮去月落空江萬樹煙

中秋日晚雨忽霽與諸友看月

晚雨新晴客款扉天時樂事不相違眼前愁緒浮雲散
坐上佳人碧月輝誰見入河蟾不沒空憐繞樹鵲驚飛
多情惟有清光舊照我年來白髮稀

對酒

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樽前世

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還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

觀書

老眼視茫然時時手一編未能忘習氣聊復遣餘年
欹枕山窓下篝燈細雨邊誰應知此味自結靜中緣

煮茶

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
地鑪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爲問貧陶穀何如病玉川

晏起

林下將迎寡頹然萬事捐老知閒有益病與嬾相便
殘夢荒鷄外輕寒總帳前從教貧到骨不負日高眠

甫田集卷第十二

甫田集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六首

春雨漫興

春雨蕭蕭草滿除春風吾自愛吾廬高情時誦閒居賦
老眼能抄種樹書金馬昔年貧曼倩文園今日病相如
焚香燕坐心如水平一任門多長者車

雨後

積雨初收風乍顛城南花事已茫然黃鸝繞樹空千轉
白髮傷春又一年竹几蒲團供坐睡茗杯香鼎有閒緣
客來莫話長安事自理南華物外篇

壽方矯亭

季鷹久已臥江東再入修門簡 帝衷白首豈知東觀
樂青山終戀北窓風一時出處如公少六袞庚年媿我
同願把綸竿相逐去江湖滿地兩漁翁

上巳日石湖小集

楞伽湖上晚風和茶磨巖前宿雨過士女競浮青雀舫
野人自占白鷗波春來花鳥間情在老去山林樂事多
辨取一罇酒令節扣舷聊和竹枝歌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城南有約訪招提風雨滄浪只尺迷惆悵一春能幾醉
蹉跎四事苦難齊花間細溜沾衣袖道上豐泥沒馬蹄

孤負山僧清淨供一窓離思共誰題

夜坐

幽人被酒夜不眠攬衣起坐垂堂前參差花影忽滿地
仰見明月流青天微風吹空星漠漠時有羈鴻度寥廓
美人不來更漏沉天南縹緲銀河落

庭前蜀葵

庭下戎葵高十尺紫莖入簾明的皜誰令豔質不逢春
却有丹心解傾日輕塵不飛朱夏清翠翹鏤日陰亭亭
南風吹幃殘酒醒寂寞闌干晝方永

賦得廬山送盧師陳

誰見匡廬百疊蒼輶車八月下潯陽天開畫障芙蓉出

風約銀河瀑布長秀色從來堪攬結壯遊還待發文章
因君忽動江湖興便擬東林問草堂

睡起

睡起西齋片雨過綠陰庭院晚涼多烏衣春盡渾無語
白苧秋來漫有歌世態風雲從變幻山林日月未蹉跎
却憐逸少猶多事時寫黃庭換白鷺

八月初九日見月

暮空雲斂月初弦露氣星光共渺然回首棘幃供試事
秋風夢斷十三年

無錫道中遇雪夜泊望亭

北風吹朔雪飛霰雜零雨孤舟暮不前收帆得沙渚天

垂野陰合日暝江雲沍川原入蕭條林木積縞素寒龐
噤不鳴饑鳥驚還聚舉酒不成懽挑燈時自語飄泊豈
在遠出門即羈旅

長林風怒號天低浦雲黑空村煙火微近渚漁舟集路
暗行迹稀蒼然見寒色野泊不成眠羈魂還惻惻昏燈
黯欲絕歸夢迷咫尺戍遠更漏沉川寒聲影息不知積
雪深夜久孤蓬仄

閏正月十一日遊玄妙觀歷諸道院晚登露臺
乘月而歸次第得詩七首

探春行覓羽人家洞裏仙桃未着花一段閒情杯酒外
山童能供竹間茶

行披犖确履蒼虬曲徑穿雲古洞幽只尺風煙千里外
居然人境見丹丘

仙侶登真幾百年清風遺影尚依然琳琅翰墨精神在
我欲臨文喚恕先

道人相見古梅邊爲寫幽情拂響泉窗外南枝春尚淺
雪英千片落冰絃

春風吹鬢思悠悠來上彌羅百尺樓城郭萬家塵似海
祇應高處不知愁

古殿悠悠徑有苔松扉端爲野人開匆匆不盡登臨興
有待他時看竹來

神清殿曲倚闌干市散人空萬井閭莫負仙臺今夜月

明朝日出是塵寰

二月廿六日游天池諸山

西北羣山列翠屏天池宛轉帶支硎行穿壑谷身忘倦
忽聽松風酒又醒歲閏故應春緩緩民饑欣見麥青青
老年行樂知無幾莫負樽前雙玉瓶

九月婁門勝感寺

晚禾垂穗野田平九日登臨宿雨情出郭由來少塵事
逢僧聊得話浮生秋霜落木黃花節破帽西風白髮情
却喜東林能破戒提餅沽酒醉淵明

北江憲副自越州訪余吳門飲於杜氏明遠樓
相逢相別思悠悠越水吳山爛漫遊時事難言聊對酒

長安在望漫登樓百年春夢蕉中鹿萬里秋風海上鷗
不盡平生相許意白頭頻把舊吳鉤

除夕 乙巳

樽酒淋漓半醉餘疎燈寂歷夜何如一行剛了牀頭曆
四壁聊齊架上書衰齒可堪時數換窮愁應與歲俱除
東風喜得春來准早有梅花慰索居

元旦書事 丙午

奕奕祥光報令辰融融淑氣轉洪鈞開門聊自占風色
展刺先欣見故人時日笑談驚隔歲暮年光景喜逢春
桃符曆日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

五月望日登望湖亭

是日微雨作寒

木末虛亭瞰碧瀾倒飛天影入憑闌嵐光浮動千峯濕
雨氣薰蒸五月寒石磴躡雲芒履短松風吹雨苧袍寬
狂吟莫怪遲歸去白髮還能幾度看

汎湖

春盡南湖碧玉流故人湖上共夷猶平橈野渡沿青草
疊葑中川起白鷗雲日霏霏梅子雨風浦獵獵藕花洲
行春橋外山千疊盡逐波光上綵舟

除夕

酒闌燈燼夜茫然撫事追思十載前坐上漸看同輩少
眼中殊覺後生賢江城寒薄梅花早原野霜清落木堅
皮骨已空心力盡還將衰鬢待新年

丁未九日與履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
宿雨初晴水拍天碧雲微斂日華鮮時當黃菊茱萸候
秋在滄洲白鳥邊柳外畫橋人似蟻湖心蘭棹酒如泉
携壺更醉湖山上白髮重逢又一年

是歲閏九月再汎

剛喜重陽臨閏月不辭老病復登臺多情秋色依前在
有待籬花故晚開佳節從知難再值青山端不厭重來
畫船記取橫塘路十里笙歌載月回

題畫

溪雲冥冥溪雨急長空倒垂溪水立凌亂春潮萬壑搖
低迷暮靄千林濕余生雅有滄洲適曾擁孤蓬聽蕭瑟

夢斷紅塵二十年江湖獨往興依然偶拈秃筆掃東絹
便覺吳松落并剪金君家住雲水鄉朝煙暮雨對林堂
若爲老去厭真蹟翻愛狂夫灑狂墨就中妙解誰應識
萬里雲煙開素壁

紫孺翠琰開蒼壁下有蒼松幾千尺濃陰暮歷森晝寒
虬枝拂空根束石石連灌莽榛欲絕路繞松根更斜出
仙源近遠不可窮却有幽人在山澤山澤幽人坐倚松
仰看出沒山雲空眼中溶溶霏暮靄耳畔穆穆鳴天風
崩崖一線削積鐵玉泉下文飛晴虹吳中山水清且遠
老我平生素遊衍偶然點筆寫秋巒恍惚遊蹤出東綰
金君有癖與我同每每神遊翰墨中贈君此幅應有以

南田集卷三
六
咫尺相看論萬里

十月山城霧雨收江南春淺類清秋窓前覓得新成句
木葉蕭蕭雜水流

看山何必待春晴雨裏看山分外明持蓋衝煙覓詩去
不知身在畫中行

長松搖日影亭亭無限江頭倚杖情鴻鴈欲來天拍水
白雲收盡暮山橫

雙禽棲息一枝安映空離離更好看一種羈情誰識得
葉林風急羽毛單

壽東畬錢先生

東畬先生古貞臣平生耿挺標清真廿年中外肆敷歷

所至秉節宣 皇仁浮雲漠漠有變幻長岐往往多風
塵孤征方出霄漢上一笑已脫風波身莫言有才用未
極天地深機自消息蕙將強健博高官留取有餘還造
物祗今優游經幾年八旬行及顏蒼然霜松雪栢澗壑
邊紫芝玉樹階庭前人世長生能有幾如公豈獨神仙
比向來富貴等浮雲未盡勲名付兒子二兒駟馬日邊
歸捧檄升堂試舞衣靈椿丹桂初光輝嗚呼靈椿丹桂
初光輝千秋萬歲願無違

賀東畬錢先生構別墅

共說于公治獄仁還聞韋氏薄籬金生兒已副高門望
作室能忘肯構心一脉承傳書種在百年陪養慶源深

庭前手植三槐樹會見森森長碧陰

巳酉除夕

八十衰翁仍送歲
鑪薰燈影共婆娑
青雲志業消都盡
白髮光陰得最多
天地勞生空蠹簡
江湖得意有漁簑
孫曾繞膝情堪戀
後飲屠蘇且笑歌

甫田集卷第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八首

人日直夫東園小集

雪後江梅燦玉英蕭然人日半陰晴雜占誰問東方朔
妙思空懷薛道衡綵勝千年傳故事菜盤七種薦春羹
白頭不落山林事又向名園聽早鶯

立春

雪消紅日麗中天喜見鞭春在臘前次第三陽開景運
尚餘八日是殘年梅花消息嚴寒後綵勝情懷薄酒邊
辨取物華供帖子暖痕浮綠草生煙

玉蘭花

綽約新妝玉有輝素娥千隊雪成圍我知姑射真天子
天遣霓裳試羽衣影落空階初月冷香生別院晚風微
玉環飛燕元相敵笑比江梅不恨肥

張夏山輓詞

憶隨仙侶仕瑤京幾度朝回並馬行回首舊遊成大夢
燕山吳水不勝情
出守毘陵歲再更我時吳苑亦歸耕相逢相別多惆悵
何況泉臺隔死生
春風陽羨百花明携手張公洞裏行二十年來誰在者
白頭揮淚讀題名

三年常守念孤窮教養雍容有古風為理無名百年賦
至今赤子頌張公

驄馬使君前建守仁恩十載兩回施武夷山下棠千樹
盡是張公去後思

叅藩江右寄旬宣一道清風萬口傳底事讒言能亂國
又將書劍下西川

西川戡難策勲名信是胷中有甲兵才大恨無施地用
西風吹淚錦官城

扁舟北上又新除別我吳門意有餘豈謂間關竟獨返
傷心空讀寄來書

記得相逢十載前我時白髮子青年却憐後死翻多恨

寒月淒風倍黯然

夏王山下月離離
宰樹驚風不盡思
惆悵高人埋玉地
何人爲寫墓前碑

春歸

三月春光積漸微
不須風雨也應歸
與人又作經年別
回首空驚昨夢非
江燕引鷄芳草滿
林鶯出谷杏花稀
沈郎別有傷情地
不爲題詩減帶圍

題漁隱圖

江南雨收春柳綠
煙斂盡春江曲
十里蒲芽斷渚香
千尺桃花春水足
溪翁鎮日臨清渠
坐弄長竿不爲魚
太平物色不到此
安知不是嚴光徒

右春

江頭夏雨十尺強
晚波搖日空江涼
遊魚澆澍樂深藪
不謂人間有漁筍
筍得江魚不稅官
自食自漁終歲歡
輪租轉賦世途惡
漁家自得江湖樂

右夏

漁翁老去頭如雪
短笠輕簑舟一葉
百頃魚蝦足歲租
十隻鸕鷀是家業
橫笛朝衝柳外風
浩歌夜弄波心月
不嫌湖上有風波
世路風波今更多

右秋

煙沉風緊鳴蕭瑟
江湖歲晚玄冥肅
寒塘日出曙光浮
村甕茅柴酒初熟
網得冰鱗不入城
自漉瓦盆招近局
欸乃一聲煙水長
葦深江靜燃湘竹

右冬

阻風宿九里湖

雲沍長空斷鴈呼
水聲摧岸雜風蒲
扁舟臥聽三更雨

一葦難航九里湖繞榻波濤歸夢短隔林煙火遠村孤
人生何必江山險咫尺離家即畏途

梁溪道中夜行

雨餘新水漫風外一帆輕山繞湖南去人從畫裏行天
空雲樹渺月出暮潮平煙靄知何處漁歌時一聲

辛亥除夕守歲

坐戀殘年漫有情夜堂燒燭待天明不愁老大無同輩
低覺聰明愧後生得歲笑看新舊曆無眠厭聽短長更
香消酒冷人初靜忽報晨鷄第一聲

壬子元旦飲毛石屋家觀郡邑迎春蓋明日立
春也次東坡韻

昨夕今朝迹已陳頭顱種種歲華新土牛郭外才驅厲
綵燕筵前已得春對酒不應談世事賞心剛喜及良辰
坐中潦倒誰應甚老我頽然第一人

新夏

暖風庭院草生香晴日簾櫳燕子忙白髮不嫌春事去
綠陰自喜夏堂涼閒心對酒從時換老倦拋書覺晝長
客有相過同一笑竹鑪吹火試旗鎗

袁魯仲邀予登列岫樓予自胥臺沒數年不登
矣

故人湖上有高樓十載清罇續舊遊飛翠窓中仍列岫
片帆天際見歸舟依然綠樹啼黃鳥無賴青山笑白頭

不盡阿戎淹戀意渚雲江草兩悠悠

是晚過行春橋翫月再賦

行春橋上月娟娟杜若洲西宿畫船萬鏡不波天在水
四山沉影夜如年已知世事皆身外肯看閒愁到酒邊
宛轉清歌出林表晚煙依約正蒼然

虎丘觀雨

海湧春嵐濕翠鬟生公臺下雨漫漫風迴陰壑奔泉黑
雲鎖蒼池劒氣寒淨洗塵氛開絕境不妨煙靄是奇觀
詩人自得空濛趣悟石軒前獨倚闌

送族弟彥端還衡山

彥字諧孫端甫良秋風訪族自衡陽百年文物家聲在

累葉松楸世澤長君視前人應不忝我於同姓自難忘
不堪相見還相別楚水吳山意渺茫

舊送彥仁一首追錄於此

南望衡陽舊德門虎符元帥有諸孫山川我正懷桑梓
水木君能念本原兩地衣冠曾不乏百年忠孝至今存
相違不盡相留意狼籍秋風酒滿樽

寄顧橫涇

我別橫涇三十年同遊都盡獨巍然淵明誰送東籬酒
季子原無負郭田貧病豈知翻益壽聰明莫道不如前
相思相見知何地夢破秦淮月滿川

寄許仲貽

問訊幽人白下蹤若爲清世不相容幾回對月思玄度
安得披雲見士龍落日橫塘折楊柳秋風南浦夢芙蓉
相思滿目煙波遠吟得新詩手自封

題吳雪洲磨厓神異卷

齊雲西來巖壁立天削芙蓉千仞碧誰能題字碧雲端
吳生袖有如椽筆蟠金屈鐵紛琳琅天門恍忽蛟龍翔
夢中神授若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二句坡詩也坡翁此語
信奇絕千年似爲吳生設老夫拈出贈吳生一笑千峯
秋月明

九日雨中虎丘悟石軒燕集

何處登高寫壯懷生公說法有層臺漫脩故事携壺上

不負良辰冒雨來應節紫萸聊共把待霜黃菊故遲開
白頭八十三重九竹院浮生又一回

素髮

素髮絲絲不滿梳衰容覽鏡已非吾蕭條暮景看籬菊
次第秋風到井梧物外機心聊奕旨老來多事坐詩逋
祇應雙足能強健着屐登山未要扶

壬子歲除

殘燈明滅照頭顱八十三齡過隙虛一歲又從今夕盡
餘生消得幾番除老知無地鬪君寵貧喜傳家有父
書獨有梅花堪慰藉春風消息定何如

癸丑元旦

伊喔鄰鷄過短垣起看曙色拂塵冠昇平滿目新頌朔
日月無窮又履端短髮蕭疎霜葉脫壯心零落曉燈殘
從前卉物冰霜盡一樹梅花獨耐寒

夜泊南潯

春寒漠漠擁重裘燈火南潯夜泊舟風勢北來疑雨至
波光南望接天流百年雲水原無定一笑江湖本浪遊
賴是故人同旅宿清樽相對散牢愁

晚泊楊莊

碧雲微歛四山蒼晚泊孤舟對夕陽店舍寂寥斜帶水
人家籬落盡栽桑風煙入望知何處鷄犬相聞自一鄉
正自旅懷眠不得數聲漁唱起滄浪

寄胡栢泉

當日籌邊事最更曾看疏草識高名旋收書札渾如面
未及交歡已有情塞上底須論馬失周南空復著書成
遙知西澗春潮急野渡孤舟盡日橫

南樓

狂搔白髮倚南樓落日邊聲入暮愁萬里長風誰破浪
一時滄海遂橫流敢言多壘非吾耻空復崩天負杞憂
安得甘霖洗兵馬浮雲明滅思悠悠

送袁裕春僉憲之建寧

拾遺省闥歲才更忽領行臺撫建寧喜見勝之持使節
却教汲黯去朝廷民情有待隨車雨天漢先瞻執法

星雅志高懷何處寫武夷山有晦翁亭

秋夜

四壁鳴蛩露下餘片雲收雨酒醒初風掠墜葉秋聲早
月印空庭夜色虛衰病不禁時敘改蕭間自與世情踈
若爲白首安眠地時有驚塵報羽書

九日遊雙塔院次淵明已酉九日韻

時敘不容淹忽忽寒暑交矧余蒲柳姿望秋已先凋山
林樂間曠勢途利崇高人性各有適奚但壤與霄爰以
一日歡爾此卒歲勞古來明哲士取材不遺焦啣觴輒
忘世何似栗里陶得酒且復樂安能待來朝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季秋氣未肅鳴禽尚交交澄空霜華薄木葉不盡彫撫
輿陟前岡不覺身已高回視平湖東逸峯聳晴霄但欣
雙目明寧辭一身勞物理會有窮何以心煩焦世情共
擾擾吾樂方陶陶達人悟遷化千載猶一朝

自華亭還吳夜泊磧磯

放棹華亭指故園九峯晴色接吳門秋風沽酒唐行市
斜日維舟磧磯村墟落風煙沙漱口人家燈火竹籬根
機雲踪跡今何處一望岑山一斷菟

送何元朗南京孔目

一命周行列鎬京閒官剛喜玉堂清紫薇蘭省聊通藉
綠水紅蓮亦宦情爽氣鍾山秋柱笏春風鰲禁曉聞鶯

白頭老友難爲別飛夢先馳建業城

寄何叔昆禮部

爲愛君家好弟兄列官同在鳳凰城遲遲宮漏薇垣靜
浥浥鑪香畫省清風雨夜堂聯榻處池塘春草看詩成
相逢相別還相憶白髮江湖無限情

維亭夜泊

孤蓬燈火宿維亭宿酒微消夢不成人語煙中江月墮
舟橫渡口夜潮生閒情歲月都無迹舊歷村墟尚有情
四野孤霜菰葉冷時聞沙上水禽聲

除夕

白髮婆娑夜不眠孫曾繞膝更翩躚已知明旦非今日

不覺殘齡又一年舊事悲歡燈影裏春風消息酒杯前
更闌人靜鷄聲起却對梅花一燦然

甫田集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一首

元日試筆

雲霞駘蕩曉光和手折梅花對酒歌
暮齒不嫌來日短霜髭較似去年多
東風漸扇青陽候流水微生綠玉波
鳥弄新音晴晝永相看不飲奈春何

竹堂

乘閒上日到僧家慚愧空門有歲華
滿地碧煙新草色一痕春意早梅花

人日王氏東園小集

晴颺汎叢條浮陽散修莽良時及初正涉七氣已爽厥
日肇惟人探占喜融朗駕言求友生名園欣獨往折蔬
充朱豆扶藜企■壤陟彼墻下岡寄此天際想彼草晨
風和隔竹春禽響

湛甘泉兵書以詩招遊衡山奉荅

家世衡陽有釣臺江湖流浪未能回政懷桑梓千年計
忽枉封題萬里來月滿羅浮勞我夢雲埋嶽麓待公開
追攀見說襟懷壯儻許春風杖履陪

寄黃泰泉學士

經時不得嶺南書白首無由慰索居北闕聲華應籍甚
西山爽氣定何如殘編空復淹司馬當路何人薦子虛

三十年前潞河夢一回相念一躊躇

除夕

坐戀殘燈思黯然回看殘曆已無緣萬千舊事空雙鬢
八十明朝又六年笑飲屠蘇甘落後老嗟筋力不如前
烽煙不隔春風信次第梅花到酒邊

乙卯元旦

滄溟日日羽書傳華髮蕭蕭節敘遷時不可追空逝水
老今如此況烽煙漫拋舊曆開新曆却到衰年憶少年
潦倒不妨詩筆在曉窓和墨寫新篇

病中承次河携樽過訪

病暑經時閉草堂故人挈榼漫相將高軒恰似清風至

雅誼還同夏日長把酒臨軒疎雨潤捲簾深院碧桐涼
晚來客散詩成處一樹蟬聲對夕陽

閒興

綠陰深覆草堂涼老倦拋書覺晝長塵土不飛髹几淨
寶鑪親注水沉香

蒼苔綠樹野人家手卷鑪薰意自嘉莫道客來無供設
一杯陽羨雨前茶

繞庭芳草燕差池滿院清陰樹綠離簾捲不知西日下
自持閒客了殘碁

酒闌客散小堂空旋卷疎簾受晚風坐久忽驚涼影動
一痕新月在梧桐

閒門謝客日常扃好鳥隔林時一聲暖氣薰人渾欲醉
碧梧窓下拂桃笙

端溪古研紫瓊瑤班管新裝亦免毫長日南窓無客至
烏絲小繭寫離騷

乙卯除夕

燈前歲酒笑相酬鏡裏流光又一周人世百年原有限
吾生萬事總無憂餘窮不用焚車送殘病都從爆竹休
去日已除來日在春風檢曆又從頭

丙辰除夕

百歲匆匆過隙駒等閒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前無幾
俯仰乾坤樂有餘白首詩書重結課青春草木舊吾廬

由來多病還多壽一笑殘病未負余

丁巳元旦

昔隨元宰賀正元鹵簿分陳舜樂懸萬炬列星仙仗外
千官鳴珮玉階前履端同慶承天語是日羣臣致詞履端之慶與上宣旨云
卿等同之山壽齊呼祝聖年潦倒今無朝省夢網
緼空憶御鑪煙

穀日早起

空庭草色映簾明短髻春風細細生簷溜收聲殘雪盡
窓光落几曉寒輕非賢寧畏蛇年至多難欣占穀日晴
詩思攬人眠不得山禽屋角有新聲

四月

風雨將春去清和四月天桐陰搖白日草色散青煙興
寄琴樽外筋骸杖履前若爲消永晝窓下有殘編
春雨綠陰肥雨晴春亦歸花殘鶯獨轉草長燕交飛香
篋青繒扇筠窓白葛衣拋書尋午枕新暖夢依微

五月

逕草侵衫色庭梧生晝陰時光臨角黍穡事望梅霖習
靜鑪薰細醒煩茗椀深草堂賓客散歌枕聽幽禽

夜坐

涼聲傳漏點夜色轉樓陰遙漢三星度空庭萬籟沉草
輝螢箇箇樹影月林林稍覺塵氛遠間愁不上心

送彭赴嘉興訓導

清時一命忝師儒百里鄰州接里閭志養于今欣有祿
官貧莫嘆食無魚微名聊足鬪初志多暇何妨讀舊書
九十老人須在念頻頻書札問興居
東望嘉禾近百程漫隨儒牒去親庭蟬聯宦業承三世
辛苦傳家有一經我老自憐衰鬢白汝行不失舊氈青
還應別後鍾情處飛夢時時秀水亭

丁巳除夕

易却桃符拂却塵窮愁殘病總更新三彭漫守庚申夜
萬事重迎戊午春狼籍杯盤聊復醉盡情燈火笑相親
孫曾次第前稱壽慚愧承平白髮人

戊午元旦

黃鳥風簷遞好音白頭窓下整冠巾喜聞海上烽煙息
又見人間日月新霽景騰輝金勝曉暖痕霏雪玉梅春
何當載酒尋芳去綠滿郊原草似茵

初春書事三首

疎簾揜映物華鮮睡起西窓思黯然落日斷雲收宿雨
暖風纖草漲新煙寂寥樂事燒燈後懶慢情懷拄杖前
幽興不緣愁病減時時見紙寫新篇

流雲冉冉度湘簾綠映輕衫草色鮮淑氣薰人淹宿酒
花香入夢惱春眠影搖鎖影霏霏日篆裊薰細細煙
門掩紅塵無過客自臨南牖了殘編

晴雀飛飛戀草簷午風漠漠泛茶煙雪殘東圃梅花後

春在南牆細草邊
窓下蝨編消永日
鏡中華髮感流年
詩逋畫債難推脫
應負平生筆硯緣

南樓

南樓日上曉光澄
北郭煙消萬井明
膏雨一番甦弱柳
春風幾處轉新鶯
祗應舊病隨寒盡
無復閒愁共草生
起遶江梅覓新句
惜花自是老年情

肇孫北行

阿翁九十苦鍾情
倚杖那堪送汝行
壁水去遊 天子
學春風須聽上林鶯
壯途初發千山朝
雅志無忘萬里程
三百年來忠孝在
慎言無潰舊家聲

己未元旦

勞生九十漫隨緣
老病支離孝自全
百歲幾人登耄耄
一身五世見曾玄
祗將去日占來日
誰謂增年是減年
次第梅花春滿目
可容愁到酒樽前

甫田集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

年

甫田集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敘十三首

送周君還吉水敘

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大有功德於民去之五十年爲弘治己未有 詔以公與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並祠於吳從有司之請以慰蒼吳民之願思也明年廟成廟有像設而公去吳久蔑所擬似於是公之孫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訖事乃去吳之老長先生以吳人幸於奉公顏色而喜廷器君之來也謂其歸不可無言猥以屬某某之生在公去吳二十年之後然習聞

遺德宛猶瞻承有不容已於言者方宣德之初當朝家
多事之後公私弊極公以幹運之材搯富民之術以拓
賦財之源博收衆議首勤民隱劭農振業歲亦比登民
樂於所入而不知苦其出上享其用下茹其澤者二十
有二年徵公之績法得祀久矣顧方相安於無事而事
之成固亦有竅於論之定也是故公在而樂既去而思
思久而不能忘越五十年而卒用食其報於吳此固無
傷於緩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非苟焉圖塞目前
之爲也竊惟東南賦財之會百需出焉不培其根而日
竭其出出倍而未亦益瘁矣方公未至之先有司誅求
不少弛而積遺至八百萬公既損民常出而官復羨贏

此雖公之才局去人遠甚而其理亦豈不有可推者哉
今 聖天子不違民思以昭厥勲誠不能無所望於後
之人也惟公恩澤繫民心功業在史官而血食之詳當
有記廟之成者余特敘其槩以榮君之行亦聊以寄吳
人之思云爾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敘

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承德公之居吳門也某以里中
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屨先生爲言先朝拔擢之恩與先
夫人子育之德輒慷慨流涕如不能已他日示某三詩
則感事之作也先生成化末自蜀臬入賀 萬壽節屬
龍馭升遐弗獲成禮爲二韻詩二章先是以刑曹郎推

恩 褒錄其親而母氏遺榮久 龍章賁於藏丘爲四
韻詩一章還吳來十又四年而遺弓之痛罔極之情不
少置至是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而命序於某某小
子何用知此受簡累年未有所復顧其意不可虛辱也
則爲之序曰忠孝天下之大閑也然非有出於尋常日
用之外顧其事有本末而人道之所爲盡與否存焉是
故厄窮顛頓不能自見於世者常患不獲申其志而一
於富貴狎於恩私則或犯名廢義而併其所學焉負之
至於事變恩移不能無悲摧感感之情其事足慨也而
君子乃有取於先生以爲得忠孝之理焉夫豈以其悲
摧感感以爲難哉先生以進士高科踐敷中外爲明執

法爲良監司道究當時譽聞敷於上下而寵被於君
私又得以顯光其親雖其所學所養有以迓承之而遭
罹 昌會獨非 君親之賜乎顧吾所以復之者方永
而遽絕欲用其情而無所於施其悲摧感感當有甚於
不幸而不得志者其何能已於言邪此先生之詩之所
爲作也讀其詩知其不忘於遠而極其情爲能不負於
所事夫仕而不負於所事而又不忘於遠雖古聖賢之
事無出此者而余顧謂無難焉何哉夫其始也不出於
厄窮顛頓而卒又能不辱其身以及其親是其見於行
事者既已卓然名世使無是詩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
也而是詩之發寔又至誠惻怛而出於不能自己之中

然則何難哉夫惟其不難也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
爲能得忠孝之實焉悲摧感感果足以盡先生哉先生
名乘字德載其先有尚寶卿恒工科給事中侃皆名臣
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

國朝以仁厚立業更 累朝列聖綱維綜核之餘誕章不
緝深密完固殆無可施力而士之用世亦惟持重博大
爲宜或稍出廉隅有所建畫往往得喜事徇名之謗及
今百餘年所以消沮浮薄崇長忠厚誠不爲無益也而
其間固亦有幸於無事以自蓋其瘼曠之愆者矣蓋選
要蓄胸謂惟因循自恕足取持重博大之名嗚呼古之

所謂持重博大固如是哉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
南屏潘公公報曰有王君敬止者奇士也是故吳人他
日還吳某以潘公之故獲締好焉及君以行人遷監察
御史先君謂某曰王君有志用世其不能免乎乃弘治
庚戌君以事下 詔獄鐫兩階左除福建上杭丞始君
按遼陽明法守軌多所緒正用事者不便爲飛語中君
而其徒有氣力者又從中醞釀之而君遂得罪去議者
謂君不自省約以斂怨時人迄抵禍敗或又謂君感槩
激昂不能俯仰其得罪固宜而亦其所樂受凡此皆非
所以論君也君以 聖天子耳目之臣奉使邊徼其任
不爲不重而遼陽國家要害不得不慎苟爲避喜事之

名因循自恕以僥倖塞責則循習之弊將久而益滋而一旦事出非料則其禍之所遺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故操切屏捍惟法之循至於得罪以去固非所樂而實亦所不暇計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而遺天下之憂若君者今之所謂喜事徇名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大者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而先君之所爲嘆其不免也君將赴上抗取道還吳吳撻掖之士褒詩爲贈而推敘於某因敘君之所以得罪之故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雖然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君當無以是自懲

靖海頌言敘

止德改元之禊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蘇屬邑崇明治

東海中其民素獷健梗治先是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噪於海濱有詔徙其家遠州其黨鈕東山者潰歸逸於海復嘯其徒爲亂出沒鹵掠民不勝擾於是瀕海諸邑復大震有司以聞詔發諸路兵討之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寔領其事夏四月首事徂秋八月竟扼賊而殲之降其脇從俘其老弱而四民用寧方賊之猖蹶也郡郭亦警及是解嚴士民權曰凡所以惠安我民以保生聚得不及於難者皆侍御公之力侍御公寔生我民其曷以報乃相率爲詩詠歌其事而屬序於余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其素今夫銜一命寄一方孰不幸其無事也而事變之來或出於意料之

外彼齷齪選奕徃徃避事而害成而好爲不靖者又或
挾之以僥倖於一擲以爲功名之會此其人皆以身爲
計者卒之亦不能辦其身而民用受其辜焉侍御公之
來當夫承平百年之餘而蘇又在畿輔之內豈常有意
於變哉而卒然遇之有不易於爲計者而公處之無難
焉方師之興餉給浩穰文檄匆匆凡審勢相方部分調
發莫不於公之出人皆訝其不素而克而不知其所已
試於爲邑者既嘗驗矣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適妖賊
搆亂勢張甚公設奇禦之用全其城今悉數郡之衆以
當區區竊發之徒固已優爲之矣是豈僥倖於一擲者
哉公之出按也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癯仁威並

著吏畏民懷庶政之舉不可殫述茲特著其平寇之一
事云爾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敘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
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爲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
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
遺君悉麾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
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
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迤邐至吳興吾
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逢掖士褒詩爲君贈
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敘其事余惟劉君奇才雋望遭

南唐書卷之六
羅盛會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摧而何以余言爲哉汝
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
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
人而必子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
所爲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
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
不以劉君爲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
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既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
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爲郡以爲
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事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
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

所有而盡廢之加疵焉是故以黃次公之良天下習其
名人主欽其節而卒之不能周旋於末路夫豈其後之
所爲真有忝乎哉良以望之者厚也望之也厚則其責
之也深顧茲藐焉而人之望之若此其責之若彼則亦
豈易爲爾哉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而以所不易
爲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始君
之罷也間關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自得方益
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閭廢寵以壯
郡莫不爲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豈無所見哉
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魯南王君欽
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爲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竊

慕之其居吳興距吳門數舍而近雖不及接話言而相聞爲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敘

正德壬申之秋 詔嘉興守蒲陽陳公爲山東按察副使領提學事先是弘治中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振德警愚軒輊惟允數年之中士修名行而文以丕顯朝野翕然稱之謂公之道化流行得古人表帥之義未幾逆豎蓋權謀亂庶政 天子惑之公上疏極諫遂以得罪鐫兩階左遷潮之揭陽丞朝野又翕然稱之謂公之風采磊落有古人正諫之風及 朝廷更化同事者往往內補而公稍起倅嘉興尋以爲守於是朝野之人莫

不惜之以爲公之賢明宏達宜在師資之地守振肅之職而顧浮沉常調不亦負乎此固天下之公言而某則以爲世俗之見耳非所以論公也比公雖官御史而奉使於外非在得言之地可以不言而言之與有以行之耳得罪去國豈其志乎夫既已得罪則投竄摧辱有所不辭又奚班賚之計耶苟計於是則患失之心惟日不足克位固恩覲覲自守又甚而敗名棄節以獵華要高爵厚祿垂手可得舍是弗圖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雖愚人不能爲也而公豈爲是哉惟其無心於是是能效忠輸誠慷慨激發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視彼僥倖恩私以徼榮一時者涕唾之不若也又足以辱公乎哉而

天定理還事不終敝所謂高爵厚祿卒以畀之此雖理所必至而事有不盡然者則幸不幸存焉幸而得之於公爲無負不幸失之則其所爲高一世而望天下者固在也公又何媿乎夫公不圖世之無負於我而求有以無媿於世克是心也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雖宰天下可也一方視學之寄果足爲公重輕哉雖然自公爲丞而倅而守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蓋莫不願爲之奔走也而魯獨得之經天下者殆有意乎何者魯爲聖人首化之地比歲盜賊殘毀瘡痍特甚非仁明愷悌以斯道爲任者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公行矣濟溺起衰將爲天下先也某以諸生辱公國士之知十年於此潦倒

無成方懼爲門墻之羞而公眷存不已今滋由浙而魯得再見於吳門因獻是言而必以天下望之者固天下之論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又以吏能聞升朝爲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剴裁靡窒而其聲聞益闕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爲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嘆考其所爲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爲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鑄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

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爲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臚仕而道斯誦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爲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爲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爲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趨之亦

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爲餞敘其首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敘

崇明爲蘇屬邑治大海中僅若一島故雖稱內服而不得與列邑比其官府制度賦出章程視列邑率損十九然其民獷健易動又其地有魚鹽之利易爭以擾而與戍兵雜處一失撫寧輒梟獍以逆故其令長必循良重厚爲宜而仕者徃徃不願得之或得焉憂畏忿懣同於投竄一日代去輒喜如釋所負蓋其心鄙夷其民不屑與理而恒傳舍視之噫亦過矣臨川吳君之爲是邑也值邑豪施氏傲擾之後瘠瘵潰竭公私頽敝而遺孽方

潛禍未已君爬疏剔抉隨事經理而誠心撫循之邑用
大治逋蕩消弭無釁以發久而民益附以信未幾有游
寇之警君益料簡民兵繕治干櫓甫集而寇至以有備
得弗擾及是被徵且行爲余道邑中事歷歷謂苟嗣得
其人可以承理無患不然更兩年敝矣蓋苛條煩獄與
夫銳事徼名之爲皆足以尸之而其憂方深也若是豈
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遺其民而
去之也君爲崇明四年而厭難折衝恒居六七此人情
所不屑所謂憂畏忿懟同於投竄者而君安焉既釋而
去孰不幸喜顧獨置憂不已此其心豈以崇庠近遠爲
念而區區官爵烏足以易其愛民之心哉以愛民爲心

則政必出於實而不以崇庠爲念則所職爲易修操履
實之政而供易修之職焉往而不得治哉易外而內去
州縣而即省臺固不足爲君喜而亦不足爲君慮也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敘

國家之制特重臺臣而其任也徃徃選於有司之良惟
其職與民親而所理錢穀獄訟與夫簿書期會皆官常
所急既久而習可以推衍宏致故其授不得不重而於
其中尤重進士之科然其位下且遠視京朝官尊重不
啻什伯進士入官或厭棄不屑而得之者庸庸循守以
基歲月甫三朞而已束裝竢徵矣視其民曾傳舍之不
若而民之視之亦若過客去來漠然無所與者嗚呼

國家之所為重臺臣之選而必有待於有司者其意固如是哉四明王君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歷歲甲戌始以御史徵而嘉定之民重惜其去顧其勢不可留則謀所以繫君之思而耆民劉壽氏從余乞言余於君有雅故固嘗重其為人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徵也加重焉蓋君自戊辰入官抵今六七閱歲苟能規隨趨辨以鈞聲名以承上官之意則君內徙久矣萬一前此徙而去也不知嘉定之民所為戀惜君者視今日何如也古之仕者重久任而下聲名蓋任不久則澤不流而聲名盛則誠或不至而民受其敝故余不惜其徙官之獨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能以民

送提學黃公敘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則謂之舉人自有司升之禮部苟諧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膺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汙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為能軒而輕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蓋

莆田集卷六
其職專而其地又近故其於士也親而爲之化之也易
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是故有司禮
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既重哉比
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
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牽率詞義以習
其說而士習爲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
特矯其弊而變焉陳公去而黃公嗣之黃公蓋嘗出陳
公之門者凡其所爲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
雍容之度破厓岸畧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
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
不錄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上博綜而下訓誥數

年以來士習爲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
選禮部之所舉與夫 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
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正德九
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
惜其去而某特敘次其所爲變士習者如此某在諸生
中最爲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綴在曩時爲甚而其見廢
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視諸生爲獨深

送侍御吳公還 朝詩敘

正德八年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軌道緒正
無所規隨抉微興壞所部振肅屬傍省盜起流劫新安
公疏捕追北境以寧救一時稱才焉然公重遲自將不

事搏擊而能達一方之急以宣 明天子之恩其展采
錯事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列郡譽之而新安之民
懷其保釐之庸加譽焉及是代去相率歌其功能不遠
千里以序屬余余不及識公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有
不易易者夫 國家建置百司各有專職惟御史隨事
任授不恆厥居而其任特重是故在內御史能言之而
羣僚九列聽之在外御史能行之而藩鎮諸司承之昔
之論者謂其居中得與宰相相可否以爲重而不知今
之在外者之重也而其中尤重巡按之任蓋今之制凡
倉儲學校軍政茶馬鹽鐵之屬並御史關決然皆不相
侵越而巡按御史獨得綜理而所部百官聽其軒輊事

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上諸天官卿天官卿按以黜陟
恒十九焉蓋天下之大天官卿不盡見聞而 天子之
耳目惟御史是寄御史寔代天子行事故所至藩鎮大
臣郊迎惟謹郡刺史而下謁見拜俯惴懼惕息若不勝
任而御史坐而詔之一有號令自藩鎮以下莫不奔走
趨赴而是非得失徃徃竊議於下不以白間有以誼爭
執者然亦鮮矣夫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以隆重之
勢下視俯首趨事之人以當其傷睨竊笑而不之知若
是得不敗以完足矣而或譽焉非其才足以濟物明足
以燭理而重遲周慎有以任其事固不可得也余於新
安之人頌公之言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公名鉞字宿

威撫之崇仁人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敘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注臺諫之所掄擬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寔一人焉 孝考當宁三數人者以次獎擢亦既効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巋然猶系天下之望嗚呼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恇擾乃復有意事功朝 召夕起束甲西馳勇融妙畧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

已在閩山之南矣夫聞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佞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徵矣而軌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材如渴 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材於海內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不尚全故世作室不成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

有損焉豈 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
不若完公之福之爲美也公文章道誼蓋於一時聲名
出處重於 朝著婆娑故里順登期頤爲天下大老以
潤飾 斯世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爲有樂於是而
無用彼爲也公於先温州最故而外舅叅政吳公惟謙
在郎署時是又聯官相好某以通家之故凡一再接公
別去十余年光儀教範奕奕在目公之弟壽州守曩教
長洲某以諸生獲出門下及是解郡南歸道出吳門爲
余道公動定甚悉因微言爲壽用敢論次如此而不以
公用世爲願者斯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
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

釋也嗚呼 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屬焉
公其自愛

贈長洲尹高侯敘

長洲爲蘇輔縣隸於郡下郡當東南要劇賦發章程率
倍他郡而餼館勞狹靡有休閒郡既壯大而郡官尊安
往往委勞於縣而長洲率先任之其繁視他支邑不特
相百而已又其地介於東南卑瘠多滂民衆而貧稍急
則斂怨緩則僂辱隨之繁詞藪獄又每困塞故爲之者
鈎撫審畫矻矻簿書間救過不暇矧能潤飾以儒優游
文翰而稱治辨乎若夫才優剗割而譽以文敷雍容燕
笑而課奏罔後數十年來吾得高侯焉侯以進士高科

試邑於此始至而吏讐其嚴既而民安其業上官與其能暮年之間邑以大治譽聞隆赫旌褒加焉然求其所以為理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讀書為文無廢業焉間引邑中賢士與相倡酬所歷山谿輒形紀述風流翰照映一時論者往往以文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未嘗不以民也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日事賦詠竟以文學知名徵入館閣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然其言曰一邑之政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蓋極敘為縣之勞而不以宓子彈琴為是是豈專事賦詠以文章自好者哉蓋以政專行其所學而以文章蓋其

所長其志固有在也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徼榮於當世哉去今五百年為邑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今皆不能舉其姓字而禹偁風流奕然可想然則侯之志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侯今以政事被旌固侯乃心斯民之效而非侯之所榮也以為文學而譽之又豈足以盡侯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目集卷六

六

甫田集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敘十一首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

吳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暎帶左右
玉梅萬枝與竹松離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
而斷崖殘雪下上輝煥波光渺瀾一目萬頃洞庭諸山
宛在几格真人區絕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
所不通雖有古刹名藍歲久頽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
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
興不能即其境而遊矧能發爲歌詩品目詠讚以深領

其勝耶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
山徃徃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遊歷覽而已有名德
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奇秘
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
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虎丘靈巖耳蓋顧
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訶有足重
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
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立歟或謂永
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
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
勝殆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夫高懷

獨徃之興寔足領之又其人皆清脩有立仕以政顯隱
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克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
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歆茲山之勝者余故敘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 興國告祭詩敘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 所生而輔導大臣
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於再三
天子用其議卒考 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 所生以
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
說者獨謂追崇所生疑若未盡 天子亦以爲未盡也
顧禮有經常不欲自用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
不變 天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

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於是巷議紛然謂且悉從訛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洶洶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為皇帝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於前議無改焉詔若曰朕於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王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焉耳於戲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況天子乎而況大臣有經天下之

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為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寔有以通於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耐於禮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孝之至禮之盡天下其庶乎名號既成儀文斯舉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詩贈行以余有同鄉之雅俾敘首簡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余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云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榜授青田教諭

或謂君高才雋望當收制科躋臚仕以大有爲於時冷
負散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 國朝之制雅重進
士之科而乙榜即進士之副然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
不昇而乙榜例得學職一階其中輒不復省錄浮沉常
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
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而或時
命不偶迤邐歲年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嗚呼豈
不重可惜哉君少與余同遊學宮而君天才夙出矢口
迅筆藻麗燁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碌方
事思惟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傳於理故
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

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
於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
三試始得乙榜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
如彼豈不有命哉苟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官
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
哉而况其所就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爲俯首
以求就其所志而冷負散地有不暇恤也我 國家學
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實重也何者世之
盛衰系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胥學校焉出今夫脩
一職治一事其効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
然爲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

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爲也雖然學校誠要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尚進於是哉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敘

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爲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焉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進士凡今之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德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

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進士尚矣其次則鄉貢鄉貢率起自冗散其得邑往往鄙小其畀授率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德自拔而埒於進士者蓋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鮮不敗者非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沉常調終於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恃以自見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外者余少隸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志者才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爲文章著於行又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蓋莫不憫然思以自見於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覬其有立未嘗不

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既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於學官爲獨久又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不肖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在志在氣業在文章行义而非以進士也且 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治之具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素負以自

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焉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爲振之道也高安瑞之輔邑在江右爲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今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畫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敘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充之東阿朞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爲也移知應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嘆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阿不足爲也移而去之宜得壯縣以騁而來安猶東阿也周君爲之得微枉其用乎而余獨謂非然也我 國家用人惟其才其畀授視其所堪惟進士

入官則惟以名弟其用爲縣亦惟以名弟然縣有遠近地有厚薄事有簡劇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或鑿焉鮮不敗者近制稍事消息期年而察之視其治狀與地之宜而易置之俾得隨力展錯無廢材焉此誠經國者曲成夫人材類古器使之道而寔非也凡今之仕有中外而仕外爲難仕州縣爲尤難縣有小大其相去不啻倍蓰而其爲之難易亦倍蓰然而君子視之均之爲不易也誠以縣令之職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其事有祠祀有學校有傳置層積有河堤道路有科差有籍帳勾稽省署悉總於令而盜賊蟲霜旱潦又其異者初不以小邑廢也苟處失其道其敗也視大邑爲甚何者地狹鮮產

民貧而寡業賦出無幾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非若大邑地大以饒儲侍有素而人力物產足以供之處得其道誠無難者是故邑無小大無難易惟在處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來安在大江之北寔惟畿輔望縣其地當淮徐河洛之衝旱暵蚤賊歲比不登民饑而虛而盜時竊發周君之行科差藉帳紛錯藁挫勾稽省畫悉萃其身其憂方大也而何枉之云哉或以君才敏而志高工爲文章力追古作喜得僻左地而以其暇逸究于其業又其地屬滁有瑯琊醉翁之勝而君寄興高遠將以自適今若是不已負乎雖然不足病也昔者子貢問於子賤曰何爲瘦也曰憂官政也世謂子賤宰單父彈琴

而治則爲縣而暇逸無若子賤者而其言如是則亦何嘗不憂哉憂得其道樂在其中矣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肆情林壑不害其爲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補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蓋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者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不曰宗譜而曰家乘者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陳之先徙自鳳陽由建炎南渡抵今四百年

可考而知者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良炳而下僅七傳傳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不敢強附以重誣其先也按陳媯姓系出於虞周武王求虞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因以爲姓其後楚滅陳敬仲奔齊故齊楚皆有陳氏秦末勝起陽城死於汝陰平起陽武而封於曲逆子孫散處莫詳所終漢魏之間蕃寔最著而莫究所始要皆胡滿齊完之裔也鳳陽在宋爲濠州故屬楚之淮南漢御史大夫萬年魏尚書令矯矯子侍中騫皆故濠人公之先必有所祖而文獻無存莫之有考焉且學士仕元官三品既顯融矣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頒交游文翰之贈而一蹟不傳及今子孫欲追其始藐不可得蓋

不能無遺憾焉公之爲是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
今猶今之於昔也余讀其書詳而核析而不分聯屬而
不紊上不誣其所出而下焉得以引其世而所爲不忘
本始之意蓋惓惓焉厚矣哉公之志也夫昧於源本不
知所祖者失之薄援引攀附而妄祖名人者失之誣與
其誣也無寧畧於所始而傳其疑焉乃或因仍苟簡併
其所知廢而弗錄時移世易子孫至不相通知蘇洵氏
所謂相視如途人然夫亦甚矣其又甚者歐陽子曰不
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敘則禽獸不若嗚呼可不懼
哉若公者庶乎免夫其得逭於歐陽子之責也已公名
寵以儒醫擢用歷官太醫院使致仕進通政使司右通

以云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敘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爲山水之邑谷巖
幽窅流瀨清激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壤
僻而迂更兵燹爲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
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榱甍桓桓猶唐故物
豐碑巨刻亦社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畧而寺未有
特志也寺僧方策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
爲古今文錄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乃益顯夫山
水之在天下大率以文勝彼固有奇瑰麗絕無待於品
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卒亦

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本以據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黃溪錮鋤者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之勝果不有待於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語文字又其所幻而惡焉者然而古之名僧勝士又不肯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名迄以是傳豈無上之業木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即其次耶此策之所以惓惓於文錄之輯也策又發山水之奇釐爲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啓南先生悉爲賦之是又不特能輯其成而已余嘗約策遊山中而未能遽往姑敘其書以先之

晦菴詩話敘

子朱子之學以明理爲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爲論詩則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况詩乎哉世蓋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輒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爲有得也練川沈文韜氏以明經遊學官而特好爲詩取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爲書曰晦菴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切持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爲道病言之者自以爲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爲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學非出於正而有悔却從前業小詩之語沿譌踵敝至於今漸不可革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

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觀於文韜之書可
槩見已若其所論當自有識者取之小子何述哉

重刊舊唐書敘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
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五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
紹興間人公註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
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敘按唐吳玠德茶等撰武德其
觀而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
刪舊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得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頊
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

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
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
之言非成書也晉韋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
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
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
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
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
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
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
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
其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闕

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爲失體刊削詔令爲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鳩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大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

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

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材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敘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摭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爲書標表揚榘奕奕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爲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讀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

漁臘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即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爲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爲摭裂委瑣無所取裁體微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爲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

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為序

備遺錄敘

備遺錄者錄建文死事諸臣而備國史之遺也錄昉於宋公端儀而成於張公芹柳陽何公孟春實嗣葦之今太倉守馮君意有未盡又為補益而并刻之刻成使門人太學生王夢祥視余畀敘首簡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大閑死義之人 國家元氣之所系昔之論者謂夷齊

存殷以排周周以有道興而夷齊不害為仁聖人亟稱之所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自古 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之太宗出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論者春秋之義也我 國家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事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臣為有光夫王魏身事建成親覩臨湖之事卒之反面以事太宗曾不聞有所徇其豐功偉績為一代宗臣而天下之人莫有異議徒以高祖在上而王魏固高祖之臣也然則齊黃諸臣獨非我 高皇之臣乎即使睢紆避禍以全身立功獨不得引王魏以自蓋乎乃皆駢首就戮之死不悔者則大閑之不可踰耳而我 國家元氣之正與再世

作養之功不可誣也惟是統紀不立史事廢闕寔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悔悟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有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實維累朝列聖之盛所謂礪生民而窒不軌者固古聖人之意也

甫田集卷第十七

甫田集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記八首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氏自繭菴徵君以儒碩肇厥家二子起而繼之曰陶菴曰同齋媿聲麗迹鬱為時英至于今而石田先生遂以布衣之傑隆望當代薄海外內莫不知誦之於戲盛矣而君子於此有憂焉蓋其侈滿成習易為驕誕勢之所至有不終之漸此維時所為作保堂也維時之言曰鴻藐一身上統百年之緒屬當仍世隆奕至於鴻小子而有弗克寔辱前人余於是知維時為能保有其家也

夫士之於世莫不欲有所藉焉以爲之地何者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與之不幸而門弟卑弱循習陋劣庸庸惟其常其或庶幾自拔而亢焉則深培痛湔銖銖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厥亦艱哉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弗責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綫之承則人得以比而疵之以爲而門戶若是而父兄若是聞見麗澤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懼哉夫門弟之盛可懼如此乃不若彼無所恃者之易於爲賢豈此之所負固重哉維時恂恭不暴雅篤倫理蓄奮所入可以裕然而顧惟國史之癖尋核讐校不廢而益勤

使其素微無異其誰弗譽之乃今硜硜然保之若猶不足殆二三前烈有以揜之歟雖然微是二三前烈其孰抵維時之成若是所謂師資源委積而興之者深矣今能不以得之深自多而以負之重自懼斯其至不但保而止也而何盛大不終之足憂邪他日維時微余言記堂余因就其意以發之若夫保其田廬以拓其植業則一耕暨勤朴者裕爲之非余所以望於維時也

沈府君石表陰記

太史延陵公之表沈府君之墓也稱其良於醫而書其治療之實嘗驗於人尤彰灼者若干事事核而詳文繁而不殺其法蓋昉於大史遷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

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及所投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而延陵公所為歷歷於是者亦豈苟焉以徇其子孫之志哉而為之子孫者則不可不謂之幸也府君之子鏐既伐石登公之文乃來乞余言刻諸石陰維古縣而窆而墓道樹碑於是文字以表功德政事其文或周匝書之漢以降別為文書石之陰者則記碑之闕逸或疏族屬支庶而已至柳河東乃悉記其先友名氏於先君石表之背用以著其父之交遊之良也而後世誦之謂柳子善能顯其親焉府君所交遊余不得而知也而其事則有不待先友而必顯者夫以倉公之藝之良固有不可

沒者而所以不沒則不為無恃於遷何者遷職太史而又有良史才故其書古今不廢而倉公之事得以附見今延陵擦海內文柄而職亦在太史其表府君之藝之良雖不敢便謂比隆倉公而所為麗以不沒者視倉公無負也嗚呼是豈徒鏐之幸哉固府君之所恃歟府君之葬一時文學名卿為志銘為誄為挽悼之詞所以發府君之潛者畧備是固府君交遊之良也他日豈獨可以考見先友名氏而已邪

侍御陳公石峯記

莆多名山而烏石在郡城奇麗齒萃實用鍾莆之秀侍御陳公之居在焉公自號石峯蓋取諸此公之言曰吾

名琳琳美玉也然不有治焉斯亦璞而已矣烏所取器
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之有取於是非徒
以山爲也夫公以明執法奉 天子明命視學南畿士
之仰公而治者衆矣而公顧爲此若有不足焉者嗚呼
此公所爲不可及而足以厲多士率一方也蓋人之情
喜護其所不及而恬於自恕操辭履事往往賢智自列
或謬爲退託而其心固不欲人之加之也然而卒亦無
能加人始以其有是心是以不能自固而卒之出人之
下也亦宜矣苟爲自下則非有越人之才者不能夫又
誰得而尚之公不忘取助於石亦惟其玉哉而况烏石
爲公之所麗哉或謂一山一石惟人之嗜而公顧欲專

之且烏石在藟非可得私也而不知其有所謂獨得者
不皆以境也是故嶙峋截業蒼然萬仞其秀若焉其壁
立若焉仰睇有肅爰以樹節瞻斯巖巖而端委以之利
其廉隅植其靡敗雖若有得於山而實公所素負以立
身而率人者而茲山固將假公而重於世也然則雖謂
之公之所有亦何不可哉公以粹美之質履明潔之操
而優之以精深宏博之學夫亦至矣而其心每抑下雖
以某之無似且在諸生之列而必以記命之是其好學
下問優於天下而人將追而莫之及也夫公方以卑抑
下人而人至於不可及人亦何爲而不思所以置其身
哉今江南士習以器業相高譽聞相取下而切劘之功

蓋寡公所爲拳拳於是者某有以知公非直自爲而已也

鐵柯記

少司馬吾蘇劉公自號鐵柯故太保吳文定公及今少傅守谿公皆爲之說他日以示某曰吾初官內臺念古御史冠鐵柱示不撓也於是思有以自勵及嘗觀於松栢喬喬千尺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與鐵參勁竊又慕之俄得漢銅章故有鐵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况而人亦諒之不以爲過二公之文雖所取義不同寔皆吾之意子尚繹而記之某晚學猥劣安敢自列於二公顧公之意不可無復也則爲之言曰公起家進士

爲良有司入爲名法從進躋列卿歷事三朝踐敷中外餘三十年持防軌法所至必信用是幾蹈不測然甫躋卽奮更涉險夷而其志愈厲不憚天下士以爲至剛而不知其所操以用世者有法焉而非徒以氣爲也公居常若易與而廉稜整整弗少弛立朝不修鷹隼搏擊之峻而人憚其嚴有所揆畫必審顧所重而所執惟典憲之仍粹遽之途履之若素阻險糾焚持之惟中蓋其才志圓融足以肅變需急而視其法不少軒輊夫法之立也凡以濟天下之事云爾脂韋姘媵苟事徇情無足論者若夫矯抗直前靡所顧藉而慷慨激烈以階禍首難以求必勝夫剛此足以收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賴哉

古之大臣在重厚 定重厚能以法平堅定則能法守
法平而守天下 剛孰踰焉公以風聲樹之而取況乎
是凡以爲法也 乎天下者顧法何如耳奚必矯矯子
立求勝於氣然 爲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爲枉矯
過激之行而取 以特達卓有建明至於顛頓困踣曾不
少變而蘇軾 以鐵漢目之公殆有慕於是者然器之
迭用斥廢而 父知 天子向顯於時此則有遇不遇
存焉公不以 所幸遇自足而顧有取於彼之不獲以
用自振則雖 益昌而 不害其爲錚錚也

太公

氏義莊家塾記

宗法之立

其其 而教從興焉周禮大司徒五家

爲比五比爲閭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正族有師閭
胥比長咸以教也然其爲教不過曰敬敏任恤曰孝友
睦姻其所務而力者莫非親親之事幼而習之既壯行
之久而安焉雖有間隙之刺不能出其間矣宗法之易
行夫豈獨其勢然哉此周氏家塾之所爲作也塾之制
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義蓋出於比閭族黨而以宗
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學君念其族屬衍大或貧不
能自拔也思闢義田贍之而力不輔志則篤意教其子
曰庶幾他日有能成吾志者蓋元學沒而義莊成其事
寔舉於諸子之賢而協而其尤彥而達者曰王府審理
世鄉貢進士在凡事之舉通莊之規約咸從審畫又請

於朝下有司撫實加章程焉夫要束之詳所以重後人之守而文法之立固將為僨事之防然防有所未至詳有所不及固不若謹其性漸其心而使之濡染於耳目尋常之中之為至也此古之聖賢所為囿天下於至理而教莫先焉教立而理明善復而義篤斯何患乎道之不行事之不集哉以元學君一念之微而能使其子舉其事於既沒數十年之後雖其志有所在而亦諸子服儒明理之所致也此足以白其教之效矣矧於此而加詳焉其事效所至豈獨一家一族而止而寔一家一族所恃而重焉者其或本之不務而末是資或義之不篤而利是圖甚或讒就闖闖以隳成業棄禮犯分貽辱前

人此豈立塾之意哉此正今日周氏諸君所宜置憂也余於周有媿而重其舉有合於宗法且得善後之道故樂記其成而必及其可憂者固諸君之意也若其教詔之詳有審理君所條塾規茲得畧云

正始堂記

錫故多鉅族徃徃數百年不輒衰其彌文質行有以垂緒而禮閑義訓寔又引之非獨蓄播之勤共備程省如昔所謂高訾富人而已鄒君時用者宋元祐名臣忠公之裔自其先君承事植義厚生用能克其業至于今若干年而時用君益用衍拓膏腴連延布泉流溢然而人繁物阜浸入靡薄懼不可以訓乃作正始之堂所以示

肅中閨而式于百度也於此有節焉曰內行不踰闔外
言不入於闔而弗敢忘也有事焉曰主饋維箴親蠶潔
菜而弗能越也夫亦微矣而君子從以觀人故有威加
宇內而或不能刑於寡妻望隆朝著而不得收譽於鄉
曲此豈不足於外哉是故先王之治必本於關雎麟趾
而葛覃采蘋國風所為詠嘆也夫以霍子孟忠勤慎飭
勲名塞天一不制於霍顯遂以塗敗而晏子之御徒以
婦人一言自拔為大夫閨門之効固不可誣也哉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聖賢之業至於定天下極矣而其本始乃在於閨
門之間然則斯堂也非鄒氏所由以盛者歟夫鄒氏有

忠公為之基而紹以承事之茂碩又重之以時用之好
脩所為引其世而綿其澤無不足者而時用之意若皆
不可恃而必有待於是其為慮深矣誠以盛大者慾之
所滋而恩之勝也義有所不能克持不能克之恩而濟
以方滋之慾其卒也豈惟不能正其家而已邪此時用
之所懼而余所為深言也

記中丞俞公孝感

大中丞桐江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
父鄖陽公仕成化間為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浮沉
下寮數年再起守鄖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遘疾宿留數
月鄖睦相去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隸學

官法又不得輒去昕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
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為惕息不能
眠也比至果然蓋鄉人在太學者傳鄭陽死矣公投地
大慟絕而復蘇即夕馳歸謀走鄭候之家人以公文弱
不習道路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其能安
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瀾
望皆水公私舟蟻泊莫可致詰迺遷至九江九江舟楫
往來之衝官於此權舟焉公遵陸問訊冀萬一邂逅也
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掖之踉蹌行道上人
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推非有故不泊公
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

之則其家老蒼頤也問其來乃鄭陽夫人道中思鱸江
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絕掖至舟見鄭陽方無
恙也相持大慟又絕蓋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
絕者屢矣既定殺所歷則公離家之辰正鄭陽解任之
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遑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飄檣
下上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鱸故
則不泊或泊焉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
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以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息
之頃如投券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於其間非公孝
誠純至何以臻此既而鄭陽道卒嘗藥視櫬公得盡心
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

以啓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游瀘南伯虎
夢收父書有亟來字夜蹴其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
動矣即夕裹糧趨瀘南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
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漁
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瀘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
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得
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
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間其事視伯
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奇功雋烈將彪炳
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爲
是其卓絕之行已槩見於平居未仕之時而況孝爲百

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操史筆者公
名諱字良佐其父名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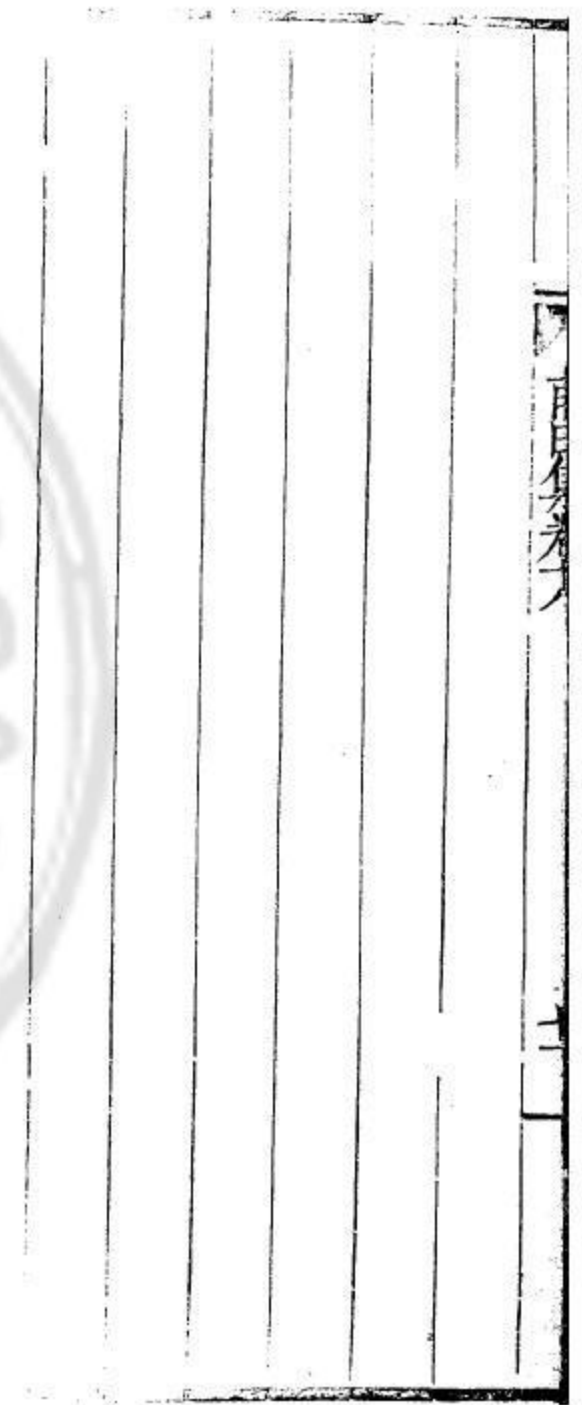
王氏救命碑陰記

封監察御史王公瑾受命之十年正德庚午卒於吳門
里第又三年葬陽山大石塢於是其子高州府通判獻
臣奉公所受制詞勒石墓道其言若曰臣獻臣鄙謬弗
率荷蒙先皇帝拔擢參聯諫列三載考績不以獻臣無
似俾得推恩其親而先臣瑾寔與賜焉同時雖多被命
而親存者無幾又在遠外內廷恭謝先臣瑾一人而已
鴻恩休命所爲寵賁臣父子者至深厚也臣獻臣日夕
競懼思效萬一以圖無負先皇帝之知用有糾繩靡復

顧忌旋被中傷幾臨不測或教先臣瑾求援當路毅然
不從曰吾子之仕吾國教之忠矣苟不率職則國有明
憲明天子在上吾敢貳於吾君以行吾私哉臣獻臣卒
賴先皇帝之仁獲保首領比歲中外多事一時寵命或
被追奪而先臣祗修慎履迄保榮名以沒凡以荷先皇
帝之明也獻臣不有表章是忘先皇帝之明棄前人之
烈也獻臣爲是懼今茲歸守先臣墳墓顧瞻鼎湖薄天
萬里圖惟日光雲章垂耀琬琰而未死餘生庶幾猶在
昭回之下爾於戲盛哉狝突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觀
於王公之事其猶狝突矣乎突遇晉懷不免刑戮而公
遭羅昌會既已賁及其身而褒揚德義又特被之綸綬
垂示無窮是豈獨王氏一家之幸而已哉某與公通家
目覩其盛敢遂論次其語列諸石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甫田集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記五首

沈氏復姓記

長洲朱天民既復姓沈氏來言於余曰吾沈氏世居吳中相傳數百年矣我先君壻於朱先外祖廷禮無子養外孫爲孫故吾兄弟皆氏朱而嗣於朱於是四十年餘矣某自知事便思復之顧氏名錄於學官不可私易也會御史按學吳中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如所請乃以正德戊寅正月之朔告於先祠復今姓易名曰民望歸嗣於沈求於朱之族得再從姪輪告於廷禮之祠使嗣

於朱於呼自吾失姓來恒懼不得追復其始以斬先世之澤貽辱先人今幸而獲志不可無言以示我後人子其爲我記之竊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別而爲氏故有以字氏者有以諡氏者以官以爵若事者今之姓卽古之氏也古氏雖多所從然莫不各本其所始百世而下雖參錯紛糾可以一考而得其說雜出於傳記而左氏特書之不可廢也自秦有贅子子孫乃有以外氏爲氏者吾吳中故多秦贅緣是而易姓者十室而四五至有名世大臣不能免者馴而習之徃徃不知其姓之所自出不知姓之所自出而昧昭穆之敘歐陽子以爲雖禽獸不若也夫人而至於禽獸不若亦已

甚矣而其所失乃在於區區姓氏之間然則人可以不
知所謹哉閭井小民困陋習敝無足異者而名世大臣
足以有爲乃不知出此在當時豈有甚不得已者乎及
今歲月既遷族屬衍大雖有賢子孫無能爲矣豈非當
時之罪哉天民爲此其亦無使後之人有慨於今日也
若其緣情據禮續延禮之嗣寔惟仁道所在而不忘所
始有孝存焉天民庶幾知仁孝之理哉

褒節堂記

正德八年癸酉御史按河南上言汝寧民劉漢死妻余年十九矢死弗貳漢且葬喪行而水至余阻不得渡便哭踊擬水自殞父母救出之尋就雉經亦以覺免既求

死不得乃撫二歲孤林以居闕三十有五年養舅姑以壽終子亦成立今余年五十有三法應旌表事下所司核實以聞 詔旌其門曰貞節有司奉 詔書事惟謹乃十年乙亥樹表復其家如 制於是其子亦登名薦書爲鄉進士矣乃作褒節之堂用侈 上命他日以縣文學來教長洲進其門生文某使爲記曰吾微母夫人無以有今日微 明天子至恩無以昭母夫人之德如今日此吾所爲名堂也余惟我 國家以彛倫正天下而節孝莫先焉誕章敷治每申飭之有司課績用爲殿最若是重矣然而以天下之大民物之庶而歲之所上不能幾人推核之餘能終與 明詔者加鮮焉其事誠

有不易至者而非徒以其節也於此有限列焉年未三十而寡及五十而後旌未及五十與三十而寡者不與也夫豈以其非節耶惟是天下之大民物之庶非有限列焉則事力有所不及巧僞有所不能防其勢不得不然而人之所遭有幸不幸是故自其始遭比於五十踐更涉歷非獨一時而艱難變故非只一事幸而得全者蓋亦有數不幸不及年而死又不幸無子或有子而非賢皆所不得也此又出於法制之外有非吾人所得而強焉者而曠蕩之恩固所不能周也若余夫人之事與年足登法式而合於褒表矣然非有吾師文學君之賢以爲之子其旌與否不可知也吾聞夫人之於文學也

慈不忘教期於必成其始非直爲今日也而今日之事
卒用賴之夫豈幸而致哉文學君不忘母訓推衍 國
恩以爲是堂其亦有意乎哉其教吾邑也執法緒正必
舉其職嘗曰吾惟無負吾 君以求無遺吾母之憂耳
是固名堂之意也而吾於此得忠孝之理焉是爲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
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
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邊維飭陟降旋辟儼肅有
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
博士弟子相率言於某曰維茲長洲寔蘇之輔邑邑有

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
旅拜於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
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
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
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
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即浮
屠氏藏殿爲之陘隘弗稱歷元及 國朝數有建置而
踵其痺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
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
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
以起廢爲任節用制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

司於郡守既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
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廩庾廬漏之屬亦以
次告成礱以密石華以丹堊翬魚嚴翼翼實完實堅乃斥
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間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於
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讐謂某故學諸生也
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
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
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貢士遊於學有常
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
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
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爲致禮之

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詳而其任爲特重蓋
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
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爲正而他途
者不與宋慶曆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
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
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
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
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
理周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
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
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

爲 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命者莫非學
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
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
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爲支離靡爛爲不足爲而惟坐
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爲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
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
爲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
就弛今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爲是觀其迹
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
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己丑

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爾相是役者
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
義官張疇

玉女潭山居記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山
而巖竇虛嶷湍瀨聯絡窳突瑰譎最爲奇勝而張公洞
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
玉女嘗修煉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
卿陸希聲蓋嘗居之一時倡鬪篇詠流傳至今有以想
見其盛也自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
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

決澗導流剗闢蠲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絕壑靈湫邃
谷悉爲剽表而茲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
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楣而
偃草樹蒙冪中深黑不可測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穿
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挹之心凝神釋寂然忘去潭
之澹有坻即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
之勝益靚以顯潭石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
而雨因爲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巖石之
下匯爲小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
泓洄伏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
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檉一株根柯

鬱蟠礧礧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璫樹者即此其
下湍瀨滌洄與樹暎帶曰璫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
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
矗水奔注激射如鬪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天矯
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嶼中
曰虬鼉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
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聽玉寮在焉又北偃沼
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沼爲梁曰隔凡橋隔凡而上則玉
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爲
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
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擴蓋山

之麓也因山爲臺愷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若干楹前
軒施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爲丹室又後爲雲
簷臺臺方三十尺有奇始築臺而簷生也又其後爲環
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簷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爲
上元祠又前爲東岡別館爲護雲莊爲仙寓仙寓之南
爲來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藜祠奠焉曰
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累累散卧松竹間如
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
壙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直太湖之
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騫獸伏競爲奇狀
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

琪植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
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曰瑤
臺負臺爲室曰超然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華葉駢植聯
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有奇者曰天成碑曰雨霤曰
小蒼弁曰青驟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
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東下二百步
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巖在焉山自環玉岡而
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祠宇
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巖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
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
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東境之可紀者四

金晶巖最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垂石下燾巉顏如斷齧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瑩日射之灼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窅陜邃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鐘竇水激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而淵潛澄湛微類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崿岬崖壑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插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歛仄以入中

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下中空如上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磐浮磐之南爲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跣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疑玉而來東南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相屬其間松檜梗楠幽蘭靈卉叢生蔓

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違復
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縮不出里逼而羣景畢集殆造物
者効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
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
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
恭甫發之豈天秘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
耶恭甫以粹美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於時而肆情丘
壑搜奇抉異發幽而通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
有所蔽夫其志豈直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
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
高才棄斥用摠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

實非也恭甫恬靜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性解逅得
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
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風流文雅千
載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
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重脩蘭亭記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
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
晉王右軍脩禊之地也今禊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
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
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
■ 詘以次修舉而蘭亭

嗣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塞乃翦弗決澮尋其源而通之導其流行於故址左右紆回映帶彷彿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飭闢其中爲亭榭棟輝奐欄楯堅完墨池鷺沼悉還舊觀經始於戊申之 月成於己酉之 月不亟其工也侯於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余惟右軍去護軍而爲會稽也其歲月不可考而開倉賑饑上疏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敝事其於爲郡盡心焉爾矣蘭亭之會殆其政成之暇歟昔人謂信孚則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爾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

須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謾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爲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爲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歛其所爲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若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敝而以一死生齊彭殤爲妄誕於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見已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廢興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泉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蓋有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爲郡之急而考古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

甫田集卷十九
雅雍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又
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
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史稱
其清真任率釣弋自娛亦言其迹云耳故余於沈侯之
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上如此然則沈侯
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爲哉是役也侯首捐俸入以倡
而一時僚寮若通守蕭君奇士推郡王君慎微咸有所
助貳守俞君汝成最後至復相厥功於法皆得書因附
著之侯名啓字子由

甫田集卷第十九

甫田集卷第二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贊七首

元馬國珍像贊

元賜號靖逸處士省劄云皇帝聖旨裏集賢
院竊見儒人馬國珍稟性剛明持身雅正讀
書學道志操軼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靜宜爲
君子不爲祿仕安分山林可號靖逸處士

噫是惟有元靖逸處士馬公之像貌質而揚道幽而光
義高天下名動帝王錫之命書隆以名號考德無慚於
身有耀然而九重之意雖云能極其褒而一時議者猶

恨未抵於用是徒見道行之可尊夫孰知隱者之所重
蓋雖真宗之賢不能奪魏野之志而和靖之稱適用爲
孤山之寵也是以節義顯如光於里閭聲名燁如久而
弗渝余生百數十年之後亦得以起敬於丹青之餘

方質夫像贊

是爲吾友方君質夫之像也蒼顏稿如其貌之臞或視
以爲愚大裙襜如其服之儒或謂以爲迂夫孰知其行
之拘而心舒外之枯而中腴枕詩籍書居居于夫誰
與徒嚴灘鑑湖然句秀而姝燦乎璣珠曾不療其貧痛
譽籍而乎燁其載途適爲造物者之所娛蓋嘗稽其家
世出玄英處士之後原其鄉里在金華文獻之區噫嘻

質夫我知其人下求一世而不足上師千載而有餘

廷尉湯公贊

大廷尉沂樂湯公既罷之六年爲嘉靖十一年甲午以
疾卒于江陰里第於是公年七十有四矣公起家進士
歷仕中外垂四十年爲良有司爲明執法累更藩臬聲
實並流晉撫貴竹繼鎮三川戡難救邦所至振肅遂自
御史大夫入爲大廷尉且向用矣會 朝廷有疑獄議
久不決 天子嚇怒從中下其事事既反正而在廷與
議之臣咸得罪罷譴所罷諸臣多 累朝老臣一旦以
註誤去天下咸共惜之而公清忠練達尤爲時望所屬
故言官數有論薦久之 聖意稍釋一時被罪諸臣或

前濯登用而公竟疾不起嗚呼豈其命耶抑天道有不可知耶惟公博碩脩正有德有言進退本末皦無瑕類居常不立厓異而遇事激昂不少骯髒方獄之興也聖怒叵測或道公自疏引却公不可曰吾位九列實與聞國政有不率職則國有明憲豈可首鼠其間苟爲避就及詔旨臨責羣臣震讟而公抗言自理觀者傍懼脅息而公弗恤也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抱道守貞不爲威誦不可利誘者哉贊曰有偉湯公國之楨碩既燁有章亦恒其德發身以儒守之有道更陟險夷不易其操奕奕星朗憲憲六察入直文螭出奠藩臬風聲所被無有邇遐有庸弗釋天子曰嘉進陟大廷爲

廷尉平以仁以明以莫不經經之維何弗枉而直相古有賢孰如定國法不可逾民用不寃有偉湯公德罔有遷維堯有宥臯陶執之維帝之仁豈臣則私維天有仁維國有法審審脛脛匪躬維烈臣罪不赦帝德如天弗隕以捐廼歸而全古亦有言天王聖明位則不究道斯用亨維道之亨維志之得退不失身進不失職有偉湯公德懿孔醇古之遺直今之令臣

張可齋少叅像贊

嗚呼是爲可齋先生少叅張公之像氣和而平言辨而貞惟其秉德之明既騫用揚亦敏有章惟其賦才之良奕奕文聲顯顯政舉豈收效於甲科遂宣猷于朝著方

武皇在位之時正國家危疑之際逆豎盜權四郊多壘
公以郎署之英適當本兵之寄發蹤厭難左右折衝迄
靖羣寇曰籌有庸曾是弗爾顧用為異豈皦皦之易污
乃隆隆而來毀嶺南之擢定嬰時忌既逐于朝尋奪之
位蓋舉朝皆不謂然而公曾不以自慰優游林泉考終
盛世雖用不盡才而志行靡虧況公論在人而此心無
愧嗚呼先生於此亦足以自慰也

桑廷瑞畫像贊

余家於海虞桑氏有世緒至先大父涑水府君於淪齋
齋通守復講筆硯之好而柳州於先溫州尤親狎故
某獲接諸父緒餘有以知其淵源之學出廷瑞公而生

也後不識其人他日淪齋示某葬文畫像始得其詳像
出淪齋意想其惓惓不忘可重也昔人謂一鬚髮不類
即是他人者豈論其情哉敬瞻之餘輒贊數語 有腴
其容惟德之克曾謂是人弗永而終有禱者裾惟行之
儒曾謂是人甫命而殂雖藉不為禁近之儲而章服猶
太學之具豈造物者好厄於全而可見者僅永其譽顯
融之志經術之用弗究於身發諸羣從蓋不特登仕之
有人方此文聲之靡窮曾歲月之幾何已藐然其音容
遺像之存意想而已顧惟手足之情又奚鬚髮之議儼
然長軀蕭然圖書余蓋得於世好漸於風聲而有以知
其然者非獨起敬於丹青之餘也

朱秋厓像贊

是為御史中丞秋厓朱公之像清真閒靖儼乎其儀脩正剛方卓乎其性早策名於彤廷旋敷宣乎民政出入中外敷歷臺省操靡効勤秉貞執勁雖齊政或過乎嚴而處心一出於正迨乎出鎮閩越聿樹風聲遠臨海嶠志清梟獍夫何譽者在前而議者在後事緒甫寧而此身已病間關跋涉惟在事行輟蹇崎嶇竟以身殉惟重國以輕身亦守義而正命廼見之明廼志之定在公自以為德之無漸而君子猶以為用之不盡也

張曲江遺像贊

是為唐相曲江張公之像憲副洛南陳君紹儒其鄉人

也歆其名德常挾以自隨比奉使吳門出以相示俾余為之贊於戲張公丰儀醞籍意氣崢嶸文章爾雅志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占其卓識金鏡之錄益以見其忠貞羞仙客為比惟其正識祿山之逆惟其明此所謂有唐之賢相此所謂南海之精英昔嘗閱其事業於編簡今獲瞻其風度於丹青是誠無媿為千古之名德宜其為鄉後學之所儀刑也

字辭三首

王氏二子字辭

王君清夫居金閭南濠之上地中囂會人習華詡利賄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雖塵壒鞅掌而能收蓄古器物

書畫以自適喜親賢人士夫與相過從爲樂視他市人獨異也余間嘗過君君見其二子伯守仲寵秀穎好修器業並可觀竊嘆君之所爲非獨可以潤身而所爲沾溉其子者亦既可徵矣已而有司選士二子並以里僑補校官弟子負於是以其父命詣余再拜請字惟古之冠者賓字之尊者祝之又或見於先生長者從而誨之若晉趙文子之於欒武子諸人是已今三加之禮已廢不行而命字之義固在或從而衍其字義爲文而致之是猶祝辭之遺也然惟鄉長者與冠者之執友爲宜顧余非其人則辭之踰年不得命其師沈明之余友也又從爲之請乃即其名義訓之守之文從官從寸寸法度

也所以執乎物也天下之事浩穰無極而理亦無極然有要焉得其要則治不得其要則廢寵之義爲尊爲居爲愛爲恩其訓則榮也上之所以榮我無間而吾所以迓承之者有勝有不勝而榮辱繫焉然有所謂不假寵以爲榮者則人所自貴也是故守之要在約而人所自貴者孰愈於仁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而申之以辭辭曰惟萬斯物厥理孔殷何以彌斯維茲一身身則匪勞事罔弗克乃操之權乃履之實維天有樞維海有濤苟得其持靡遠弗操守約施博聖訓則明君子脩身天下攸平維人之身莫不有貴匪金而玉匪祿而位豈

不榮斯寵之在人匪人則專繫命之存人之所榮人亦能辱惟仁自我履之而足君子履仁勿替允延以允以延有錫自天凡厥斯訓匪我伊詞軻書昭昭夫豈我欺式斯庸斯是在二子有攸惟中尚慎所履

王錫麟字詞

侍御王君敬止嘗被麟服之賜名其子為錫麟昭君恩也錫麟既冠余字之公振而申之以詞有姣維麟維獸之祥山川孕精靈圖煌煌化洽周南爰有麟趾孰其尸之振振公子振振公子瑞世如麟何以瑞斯信厚而仁麟之仁矣有趾弗履麟之厚矣有定弗抵維子有父維邦之瑞靡賢弗爾天恩斯賁賁恩如何煌煌

麟服允昭厥德亦仁其族匪族則仁賞延于世允言復始敬在小子吁嗟小子服此嘉名字之公振公族是徵公族振振如麟在囿如麟之仁如麟之厚厚則匪刻仁則匪虐可以人斯而弗麟若斯

石氏三子字辭

吳城石君宗大以高貲推於里黨而朴茂愿謹有古孝弟力田之風晚始生子而連得三子長峽仲岳季巖韶秀朗徹並循飭向成而君愛之慈不忘訓乃峽之冠也因其師錢德孚謁字於余且致其父之意乞言自勗余於是有以知君之能愛之也古者生子父名之賓字之又請於其父之執友而訓之其意皆有所重而余非其

人也顧其意不可辭則爲析其義而命之命峽曰民立
遂亦命岳曰民望巖曰民瞻蓋峽之訓獨有特立之義
岳之訓宗有羣望之情巖之訓峻有瞻聳之勢因又廣
三加之意祝之以辭辭曰 有隆者峽維山之奇既拔
有貞弗附而麗屹焉峙之矗焉植之君子攸行企其庶
之企之維何有允斯立弗倚弗傾在心之執子子其持
粵粵其巖維立之奇維峽之師崧高維岳維山之宗曰
恒與岱泰室維中彼岳則崇曰維羣望何以企之有德
斯仰德何崇斯弗以利卑弗以智私岳高同歸德之崇
矣望之隆矣孰其巖矣維岳之宗矣巖巖者石嚇其有
瞻顯顯其人肅肅其嚴豈巖則持曰身之示一或靡虔

百凡斯墜德之墜矣事斯數焉儀之忒矣民何則焉噫
岳之顯惟德之峻民之瞻之亦罔弗敬維立之持維望
之崑既瞻有威維衆山之儀維山有儀維人有德峨峨
蓋高脩罔弗克我作訓詞式徵厥父小子服斯以永有
祜

頌一首

王武寧去思頌

有叙

余讀顧君志仁所爲王武寧云思碑爲之嘆曰王君其
古之循吏耶何其得民之深耶或以碑所書皆爲縣常
事無他嚇嚇異政嗚呼此王君之所爲不可及也古循
吏莫盛於西京之世然考之正史皆無劇蹟可傳至書

何武之事謂其所至無赫赫之名豈武爲治皆苟簡因循無所建明而彼所謂循史者豈皆無所事事耶惟夫濬德淵微潛濡默被出於至誠而泯於無迹受之者不能知而知之者亦不能爲之辭也然則王君其真古之循吏哉君仕在弘治六年癸丑而碑建于嘉靖二年癸未相去三十有一年而民思之不忘則豈特既去思之而已哉此又以見君之德澤深長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爲之頌曰 巖巖武寧維洪壯邑帶江襟湖民器以譎有賢令君脩正維祗展采錯事式貞以綏民役孔艱時予之毒我度我均如垢思沐或罹于辟維我有訾載適用懲納于仁軌繫軌之脩範於四民迺教迺申

迺興於文文教攸興亦有層積豈富則儲于凶之備有賢令君重食敬教凡斯有作去惡從好越禩三十民思靡忘何以永斯匪異伊常考古循政平易斯理嚇嚇何爲君子攸耻有賢令君益遠維新尚千百年視此貞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卷三

九

甫田集卷第二十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二十二首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昺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爲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昺亦能書召試稱 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旣而謝事終於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措法此

軸爲王世寶所藏亦不易得也

題黃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辯其非換鶯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秘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爲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爲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中玄字並缺末筆固

是宋本自還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浩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令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內殿秘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

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閱生葫蘆印是常入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秘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叅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于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爲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爲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

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踈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搨筭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爲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蓋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已矣嘗欲粹其言爲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規模公旣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

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已法則古人固以規規爲耻矣此帖爲郎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削利蓋蚤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爲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閣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勤

石本即公所刻無毫髮失真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携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

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撰長睿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別有博古圖說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于此然楚書頗涉牽合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圖說有牽合

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刪改云爾非盡出於長睿也今觀此書亦有瞿父之說豈亦曾經刪改邪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杓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註而衍極多出於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刊誤標目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歲旃蒙單閼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為方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刮去名字以避禍耳最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為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為刑部主事此書

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爲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
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倣智永因取永石本比
觀了無差別遂定爲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蚤年喜臨
智水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
無一毫窘束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
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素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爲米
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
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
在後謝景溫尹京見於太豪郭氏縫有元章戲筆印云
云則當時所臨寔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
意若臨於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
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比石刻
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別有所據邪抑
米老所臨不止此邪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
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
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
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
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 國朝爲太常司丞其文

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 國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 國朝爲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爲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黎思言二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

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邪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於此紙墨刻搨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

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逐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黃營作公年譜嘗援以爲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環偉跌宕一出頗東方朔贊但字字剪轆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玄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輒亂真跡然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

幅亦少時筆完菴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東坡謂此法始於湖州柯奎章此幅頗竒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丘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荅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爲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凶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直夫月凶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其後目爲閻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彥成錢惟善思復素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彥成仲瑛特厚之爲設行窩於家彥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刹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於歌詩楊鐵崖稱爲才子洪武中被累卒於京元璞吳僧住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徙臨濠卒書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真贋余不能辨然而諸公題品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

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爲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爲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爲元中世名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勾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說名右號窩齋故吳中富家嘗取妾得范復初女即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跡不少槩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於浯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况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侗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

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接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

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耶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况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

曆四年為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為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稿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蚤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為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

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骭任左臂號尚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刹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畊福清

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即季畊之兄
名畊與畦俱參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
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爲吳人沈孟嘉氏所有
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爲玩德圖而使余題其
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
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尚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
貴有不專在於馬者而祝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
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

二帖皆與忠玉提刑按公同時還往有王瑜馬城並字
中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爲誰然王嘗爲浙憲公元祐
六年三月罷守杭州四月到闕內一帖以四月四日發
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
王忠玉者又次歛硯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
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
食蠓帖已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
儋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
歸以迄於沒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
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
亦謂公飲醜食腥凌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

寄其謔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儋藏此五帖裝爲一冊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爲評記公書尚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蠓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辯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

素之父曰靜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巋然爲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游吳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爲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爲王府教授素之孫某嘗仕爲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與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間徵予題爲疏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爲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

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易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為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為詳疏其事

甫田集卷第二十一

甫田集卷第二十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一十八首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郢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為著昇聞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大之子彌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為是是宜守之之不得於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為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吾吳

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止印者多其遺
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
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即彌遠也按彌遠
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
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
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
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
於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
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叅知政事
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為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
年五月起復為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

相闕而於右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
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
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
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
告於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
之高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
稍異恐不可傳信略為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道美蓋
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士春游倡和之
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

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姿態橫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槩見惟趙文敏嘗敘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

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適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廷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為隱語或以為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為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

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寔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即始於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叅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僉工王用和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剪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於沈石

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豈亦出用和之子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蓋又別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一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

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
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
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
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
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 國朝宣德初吳文恪
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
得况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
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
無疑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

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遠
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錄嗚呼文獻無徵世次
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
而無所傳承或至宗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耶
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
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遊若倪元鎮
若周伯器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太僕應禎若沈石田
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
不著也崇禮譜錄褒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
功潘氏不旣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
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錄無所於考今之所爲

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
吾友蔡九遠又數爲道之嘗邂逅一見悃悃愿謹古所
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銀以此譜相示嘆其
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爲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爲工謂須拆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
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
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爲極致獨
郭忠恕以俊偉竒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遊規矩
準繩中而不爲所窘論者以爲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圖
千榱萬桷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

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
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舊傳此爲釣鰲圖按趙與時賓退
錄載唐人酒令有釣鰲圖一卷刻木爲鰲魚沉水中釣
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鰲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
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
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爲湘陰令從事謝
去周世祖召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
復召爲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
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爲怪誕
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
子貞出以相示遂爲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旣望

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為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已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右唐曹叅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嶽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竇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踈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稽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踈宕

縱逸非若此幅精神杳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
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
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
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倣而為之邪正德庚
辰十一月晦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為樂園先生作信安王渙之書
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叅
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
闢景祐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
仕後授光祿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畫錦坊盧華字仲

華本德清人慶曆進士乙科歷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
祿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今吾家所居相傳
為公故址傍有盧提刑橋尚存渙之衢州常山人王介
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
兄漢之嘗為吳郡故渙之嘗遊於吳樂園先生朱氏名
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以疾解
任厚之詩敘稱同年光祿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園在
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為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為樂園
之後故此石留其家性甫沒不知所在邢君麗文得拓
本裝池成軸顧其字畫多已剝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
余重書一過併疏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敘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跋亦無歲月第云書于素楠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成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金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

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索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爲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爲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

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
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
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
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
時資淺不應為郡故定為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
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
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
季為吳僧聲九臯所藏九臯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
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
也九臯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
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
其大畧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荅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荅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
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內制
集載賜燾不允批荅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
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
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
燾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為樞密院直學
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
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為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
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

並命因列於此而寔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答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答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爲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亦往歲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畧如

跋江貫道畫卷

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叅南宋人居雪川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可喜至於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時大書狂語動輒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丘子爲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戶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彛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毘陵徙居吳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濂

南史卷之三十一
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 國初召議太常郊祀
禮發臨安居任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叅政杜
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為贊禮郎終晉王府
錄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
迥仕宣德中為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
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叔方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
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為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為王璵
汝玉傳仁廟為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陳繼
字嗣初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
林子無錫人陶際字彥珩雲間人亦同字孟符張亨字
繼孟號夢菴南郭氓為許觀瀾伯與卞張俱吳人有高

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尤同時別有許觀亦字瀾伯
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
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於不得
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 朝壬午
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
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 國家元氣之正與
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
朝史事廢缺統紀不傳寔非細故 文皇晚歲稍稍悟
悔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

南屏卷三
三
泯沒不傳則於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
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
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於世於是見忠義之事不
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仞仞慕仰往往
形諸錄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
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槩凜然意
將追而及之於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
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
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于後
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為金伯祥氏作伯祥
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
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為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
共八首敘為陳某作某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
張氏為學士院學士別號韋巷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
白集行世詩首篇為揚維禎所謂鐵厓先生本會稽人
晚居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為江浙儒學提舉 國初
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
仕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吳
門張氏用為參謀稱為蘇學士而寔未嘗仕也周砥字
履道號躬潛生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

死於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
李繹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
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爲瑞竹詩亦爲伯祥作者按瞻
雲詩當時賦者蓋不止此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
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
佐仕 國朝爲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爲茂仁名培賢而
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
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况其子孫哉又况賢而有文能
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甫田集卷第二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七首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一百五十言畱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始此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顏公為多當時評者謂為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曆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

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甫八廩榷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令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曆八年卒于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為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槩見宣和書譜謂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寔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為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畧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稿

舜欽作詩留別 原叔八丈閣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踈逢人出曾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為虎狼額詢氣燥烈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職於予時情未當際今來濠川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慶曆

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為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家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庵西徐公出示為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為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為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

按荊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溪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跌坐榻中一人褰裳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却立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窓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為清溪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玄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溫夫別號樗寮叅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

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卽之博
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卽之修潔喜校
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
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卽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
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
卽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高宗所稱卽之稍
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卽之八
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
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
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誥商盤下缺一字
寔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

叅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
孫比部貞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
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
皆癸卯甲辰歲作於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
元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畧相
下上而祝君尤古邃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
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鬪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
銳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旣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
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為徒官君唐雖舉於鄉亦

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
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
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歎■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
不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玄勝
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
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
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
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
吳中二子汝秩汝言並有文學汝言尤個儻知兵至正

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為太尉參謀貴寵用事 國初
為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
於時仁廟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嗣初先生
也此畫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
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
吳少脫爵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仕為平江路
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
德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貫之後博學能文尤工畫
趙文敏公薦入翰林終征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
稿今尚書玉峯先生五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
清真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

中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
微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
饒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
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爲淮南行省叅政工詩尤以
行學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
初爲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躬潛生吳人寓居
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
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爲
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
應召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
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

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
廉號玉筍山人有玉筍集岳榆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
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
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徙鳳陽卒陳汝
秩字惟寅即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
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
武中爲郡學訓導後遊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
顯時行爲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
踞惟允壻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
以筆抹之今抹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己丑解
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

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禎後以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 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苦篤學敦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 素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於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稿此卷世藏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叅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壻也其畫嘗爲妄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并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伯有七中有

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秘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爲己有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畧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二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祭文十一首

祭劉美存文

於戲美存木之美材玉之良璞不繩而治匪刁而琢生
華貴之門而不爲驕矜有高明之姿而不忘問學才優
剗割而處家不煩是晦其能志在貫總而舉子得雋用
辨其博蘭情款款人與其誠玉色溫溫天授之懿凡君
之具匪貴則壽人之期君必大而遠蓋方享之有餘不
圖甫行而遇蹇始塲屋之屢顛尚歲年之未晚豈謂名
花之方然竟不候實而先斂歲行辛酉時復大比命數

已極學力斯至何一疾之長終曾旬月之不俟三旬之
壽不副其德一第之榮竟齎其志嗚呼美存其何至於
此極耶孤兒始孩老親萬里匪生世之足悲方身後之
無倚目將不瞑心實不死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
君之尊人方衍澤西川宜有令子而君卒以身死至君
之身聰明才達宜承厚蔭而竟厄於命是皆造物之所
爲有不可以言語而致詰既非人力之致豈亦事變之
極也嗚呼美存在庠校爲才諸生於家庭爲佳子弟朋
友有推分之情鄉曲有長者之譽自君之亡舉城嗟吁
好惡之私不足深據耳目之衆其何可塗縱所履或愆
於小德終微瑕不揜於良瑜余數人者或親或友或久

或近雖所見有未得咸妮君而親厚由茲而觀固非強
勉之所能推此以往將舉天下而無疚嗚呼美存所具
者德而所不足者壽所不榮者身而所長享者名吾知
有志之士固不以此而易彼而吾徒遊好之私終不能
以理而喻情藐一尊之難屬惟既往之猶生

祭徐昌毅文

嗚呼昌毅濯濯淑靈英英異姿伊時之秀維邦之奇昔
在髫年穎拔而出排俗遠時蹈古而癖著書滿家金鏗
玉溫孰其非之吾道攸存今昔異宜吾斯有盪稍抑弗
伸益闕而肆有英其玉匪終則藏旋收甲科棘寺徜徉
維時孔艱世路云阻用失其才遂爲物忤太學之遷寔

行其私人皆君惜君自謂宜方適其情班資奚較弗誠
於時益泳於道怡情佚志讀書詠詩名斯孔籍病則弗
支 聖明更化拔幽登俊弗與維新君則有命嗚呼昌
穀八品之階三十之壽胡付之材而享不有造物有意
我則知之殆惜其祉而昌其辭瓌章閎議于今有耀視
彼崇資孰則多少嗚呼昌穀在昔家食不妄交游惟吾
二人心孚分投出入偕遨有無通假期惟暮終有允弗
舍雲泥異趣差池歲年身世乖隔心則弗遷疇昔之時
惠言繾綣謂當南還展笑非遠曾未幾時計音來馳丹
旌在目遽哭君悼嗚呼昌穀百年悠悠君歸何遽豈無
他人孰如君故嗚呼昌穀有官有家亦既有子名與世

長庶其不死

祭黃提學文

吳郡諸生文某王寵謹具香帛之儀緘詞敬祭于
尊師提學先生黃公之靈嗚呼士死知己道義攸關匪
惟斯今維古則難故有終日相逐而不能相諒者矧復
貴賤相懸曾無一日之雅而欲投情推分於一言一字
之間嗚呼此余二人所為聞公之計恨不能從公而不
忘涕淚之潛也粵在曩歲公來督學振溺起衰蹈厲揚
摧余二人者或以頽墮或在童孱俚以薄劣荷公陶甄
與進則隆教詔無已蓋將達其致用之材必欲致之奮
庸之地觀其吹薦之勤用情之至使人中心銜感而直

欲爲之死也顧某等鄙昧弗率無所用成方將湔濯自厲以求無負於知己無累於高明豈圖一再見之後而契闊死生已邁乎其難憑嗚呼升沉榮辱在吾二人者固不可必而我公不可復生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土地文

夫居止所在有神司之而神之所職靜惟其宜自我先君奠居於此延及某叨庇多矣今者偶葺先廬稍加充拓自春徂秋屢有興作築斯鑿斯不無冒犯迄始而終罔有災患凡此平寧孰非神惠有德弗報我則有罪歲云暮矣我居告成敢脩薄薦用荅神靈

祭陳以可文

嗚呼以可崢嶸佚蕩之資慷慨邁往之氣金貂貴介之習磊落有爲之志今皆已矣不可見矣嗚呼哀哉方其少也侍親宦遊翱翔京國入修子道出應賓客文采風流照映奕奕起家郎吏遂用恢宏高居甲第揭揭軫軼妙舞媿娟綺筵蕞藉張弛逶迤十年一日數致千金緣手散去曾無吝情亦弗終傲比其晚節悉反少習從事耕桑丘園自適行阡履陌居然逸民回視曩昔如出兩人嗚呼以可不試其材用之畝畝射時高下盡地薄厚莫不適宜莫不可守再起其家足貽厥後所以然者由其具明智之德是以識四時之運能與時而消息故隨行而罔困殆不忝所謂名卿之子孫而寔一時之雄

俊也某不佞齷齪自全視君高朗奚啻天淵然幸不忘
通家之好又重以文字之契所謂水火其性而膠漆其
誼也二十年來氣浹情怡有無通假過失相規嗚呼以
可今則已矣孰知我貧孰相我事契闊死生方從此始
嗚呼哀哉方君病革之時正我失解之日君猶慰我執
手太息蓋能了死生之際而畧無兒女子之戚也曾一
語之不肅乃千載之永隔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鄉里祭沈都憲文

維公純篤之性清明之質貞白之操粹美之德公材則
多公學無頗升從俊良翹然制科出典方州入司法比
以莫不優式隆攸譽西蜀萬里忽把一麾不鄙其民爰

拯其疲載言翼翼弗縱弗暴崇正闢邪是興文教一朝
難淹起領藩牧直道不囿中遭讒逐 明廷更化雪冤
湔疵輿論弗釋亟踐台司維茲貴竹滇蜀門戶梟獍以
逆有詔往撫控制有方綏來有德厭難折衝邊用靖謐
東人阻饑公時在疚 璽書臨門起公徃救民則有懷
公不少留位望駸駸而疾弗瘳舍旃來臨保茲素履清
慎之稱至形 天語優游桑梓曾無幾時胡不憇遺溘
焉長辭計徹中朝 天子有恤龍章煌煌屬屬翼翼凡
此茂恩惟德之致恩則不愆公不可起國失貞幹鄉無
老成顛顛爵望悠悠典刑某等忝仕同朝生復同郡出
有後先莫不沾潤感茲殄瘁能不嘯吁緘詞致奠言與

情俱

祭王于田母文

於惟夫人明順而祥繫宗之淑來嬪于王雍雍令儀翼翼匪懈以承嬀嬀協于中外展矣夫子維時之碩有相則賢式是云匹豈曰能匹亦教有成篤生二子允維邦禎嚇嚇中臺煌煌使節儷迹媿聲奕然並起鸞封鼎養有來方殷有積斯受胡遽沉淪子失令母夫喪厥良悼德懷慈以莫不傷豈家則傷中外與歎人爲母悲母則奚憾令名洋洋命服煌煌白髮高堂燁其有光子孫繩繩後先輝暎身享其榮目擊其盛七十三齡考終于家寵榮斯極壽匪不遐凡此榮壽世不並有於惟大人庶

其無負某等鄉里後進稔聞母德矧與令子忝同朝籍既茲有情能不母悲爰陳一觴侑此些詞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惟公世出清江族大以顯傳數百年弗替有衍爰遷來吳世德攸隆山川淑靈是鍾我公高朗特達少則英異起家甲科爲時良吏連宰二邑聲光有燁進陟明廷遂官六察八閩五嶺時維大藩公兩奉使敦薄廉貪糾繩我司激揚我職出入中外以莫不克考牧之遷位不滿才爰從卿少進列中台 璽書煌煌 天子有命惟此西川爾往作鎮乃靖疆場乃清時弊迺迺迺襄式用寧教文翁之教乖厓之識以公方之過無弗及於時多

事允籍謀猷一再往撫寔寬 帝憂逆豎盜權讐我善
類抉摘推求公遂得罪惟 帝仁明事迄以白出自徒
中援登台席甫司廷尉即佐本兵周旋臺省進列孤卿
乃弼邦刑徃司留鑰公業斯隆 帝眷方渥胡爾遄歸
言保其終寄懷泉石穆然清風優游十年考終故里
帝聞有悼恤典優異再 錫之祭營葬自公 龍章奕
奕賁於幽宮嗚呼我公出入三朝年逾八袞遭逢治隆
令名無斁公才既多公享亦厚如公始終世豈多有惟
是鄉無老成國隕禎榦忝在鄉人能不悲嘆寄跡朝署
望弔無緣緘辭寄奠聊寫憂恟

祭施行人母文

有賢孺人崇川令族既賦之明亦貞而淑乃擇之配于
歸于施執孝執物式隆婦儀內嚴嫗嫗外誠宗戚俯仰
勤誠以莫弗克凡起其家舊德維新爰相夫子爲時令
人維膠州君賢關碩士起倅一州式遄歸只維無內顧
用全令名允茲完德寔相有成豈曰能相亦教弗弛愛
不揜嚴是成令子維大行君英英雋造發身制科列官
華要爰膺 天命使於四方豈維弗辱燁然有光有來
貶封弗遠伊邇胡弗少延盍焉長逝懿德云亡莫不嗟
吁矧惟令子痛傷何如某等忝仕同朝寔深悲涕爰奠
一觴通家之誼

祭王欽佩文

與陳魯曾南同祭

嗚呼欽佩君遂止於斯耶始君家食之時交遊數人並以義氣相得以志業相高以功名相激昂蓋不知古人何如也數年以來相繼登庸各以所能自見而吾二人升朝最晚于時君方秉憲外臺領中州斯文之寄顧以母老念歸飄然解任朝廷惜君之去稍進卿階畀領太僕雖以展君之才寔以便君之養也豈其朝命甫下而太夫人顧已辭堂惟君顧復情深毀裂爲甚某等方爲君憂而君果以是致疾自去秋抵今數月之間傳聞之言日甚一日孱弱之軀加之至性深切勢必難任所冀吉人多福天必相之詎意竟此長逝耶嗚呼君起世科績學中秘繼遊郎署出領憲臺宣力中外聲望卓然論

者方期君以大用將策勲一時垂烈後世而今遽止於是耶宏偉之才精深之學清真之德高朗之行今又何可得耶君之先公辣齋先生一代偉人齟齬於時不究厥用天下有遺望焉蓋方有待於君而君又以盛年碩望厭棄明時天意果何所屬耶母喪在殯妻亦去室孤子煢煢一室懸罄君益有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嗚呼天乎何其酷耶某等二人聞計以來相向悲慘不能爲情者數日客寄於斯無由撫棺一慟緘詞往奠用致區區嗚呼欽佩今則已矣不可見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徐崦西文

維公祥雅其儀剛明成性脩正含弘若淑貞定既靖有

嘉亦僑而穎早升俊於甲科旋淑成於蘭省策名玉署
允協輿情侍講金華式當 明聖進宣忠謹上洽於
淵裏出佐銓衡特膺乎 簡命文章政業維聲實之金
流鳳閣麟臺曷後先之輝映既藉藉乎周行式駸駸乎
華近豈其譽者在前而忘者已出於後宦途方達而此
身已落乎陷穽遂枉特達之才投諸閒散之境乃寄蹟
於溪山不失譽於鄉井時垂顧問知 聖意之惓惓久
鬱才情矧人心之耿耿謂直道難容雖暫輝乎軒冕而
高才罔棄終致用乎台鼎胡二豎之不仁遂一疾而長
瞑朝野增吁 聖心爲軫然棄捐淪落雖有負乎眷勤
而哀榮始終卒冥膺乎恤贈茲所謂身死而名存不幸
中之大幸也某列官芸署幸聯鴛鴦之班息駕鄉閭叨
侍溪山之勝時接話言數陪觴詠顧余潦倒長公十稔
謂當托好以終身何圖棄我而先隕興言及此氣咽而
哽陳詞薄莫言有終而意無盡也嗚呼哀哉

甫田集卷第二十五

書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上守谿先生書

頃者恭侍燕閒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又承命獻其所爲文竊念某自蚤歲即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無師承終鮮麗澤俵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銳不自量度儻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叛盟改習而某亦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



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爲古文詞一時曹耦莫不非笑之以爲狂其不以爲狂者則以爲矯爲迂惟一二知己憐之謂以子之才爲程文無難者蓋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爲古文非晚某亦不以爲然蓋程試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之今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爲無命終身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爲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爲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緣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其能而不知者以爲真能也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某不能逆其

意皆勉副之所求皆餞送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謂別號率多強顏不情之語凡某之所謂文率是類也嗚呼是尚得爲文乎然既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劣自晦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敘事十有五首輒塵尊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視韓愈非其儼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爲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某於籍湜無能比儼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某爲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恆不宣

三學上陸冢宰書

比承榮膺 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內莫不
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 累
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
偉然天下之人所為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
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 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
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
四方人士詠嗟盛德以為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
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持雅度汪
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我 國家入仕之階惟有
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 太祖高皇帝親

定最為詳密而 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 聖
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蠟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
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為敝論者不以為非蓋自洪武二
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
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克廩增
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
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
名政業往往參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
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
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眾乃量減貢額
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

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

寬其額 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 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

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為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即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俸進者不為不少 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統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固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掘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日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槩於心今當可為之時在得為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 留意檢察或因

人建言舉行或乘 大需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復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寔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為盛事後世以為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為而行蓋皆不欲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為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為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 留意處分天下

幸甚斯文幸甚

謝李宮保書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爲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上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惑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爲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今之時然也而今之時爲甚豈今之爲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持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見者有以氣節行能

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爲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上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爲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懷珍抱奇道義自將者方且韜默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徼名工言無實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

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爲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墮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間歲一臨實未嘗弭節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

材公固無從見也況其所能所守頽敗若此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于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其實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異徼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有焉所爲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

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厲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若是則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爲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譎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已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

右此非高亢自賢者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爲士矣失其所以爲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爲也而謂公爲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譎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 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 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于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爲惟以輔世勵人爲心而非有所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可私於某某之所恃者士

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爲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爲感公之知欽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寔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爲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爲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爲

役亦圖無負爲公門下士耳不宣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耻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厠跡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耻哉某雖不敢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醜然無耻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

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
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
於我也胡公卽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
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
素蒙垂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
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
愆惟是 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
賜寢罷寔出至幸也况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
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
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爲贊喜然於其
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寔

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
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
安然不爲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
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
事某卽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爲未必遽爾乃
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
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
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儻得幸免則明公之惠
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
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
也病藹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

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行狀二首

沈先生行狀

高祖懋卿

曾祖良琛

祖孟淵

父恒吉母張氏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

三狀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

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絕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貸其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傳既而師眉山為長句已又為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

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踪古人所至賓客墻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縑斷素流布充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潞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

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

多戶屨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蕭對終日不少厭
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
過之者先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
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
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
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
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
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
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
穉未練事爲植產使均於已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

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爲
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
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
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
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
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
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
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
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
信於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
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祖考嗣芳萬泉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妣顧氏累贈淑人

考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諡文懿妣徐氏封太淑人

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甲乙鄉呂憲年六十
三狀

公諱憲字秉之姓呂氏爲嘉興人先宋時有諱珰者以碩儒顯於時珰生茂卿仕元爲提舉茂卿生仲雄仲雄生伯誠俱不仕伯誠生嗣芳仕國朝爲萬泉儒學教諭生二子長本景州儒學訓導次原翰林院學士贈禮

部侍郎諡文懿公之考也母徐氏初封宜人累加太淑人公生正統己巳七月辛卯自小穎異甫七齡從文懿授書未嘗挾冊呻吟文懿篤遣乃就席按文疾讀一過目而數百言已成誦矣比成童諸書多已淹洽操筆爲詩文已多警語一時老長先生咸畏下之性尤慧解天順初京師不雨彗星犯牽牛時文懿柄國頗以爲憂公侍側言歲凶常數小人之厄也星變定聖人復辟離燭萬方當無他虞所憂者援立之人失望而怨或恃恩驕誕不可不慎也及曹賊竊發文懿方入朝母顧聞變泣曰兒及禍矣公曰大人甫出而難作當猶未至且賊舉火向內恃有應也而不得入豈朝廷有備乎頃當

撲滅矣已而皆然文懿以母憂卒於家公年十五入計于朝 上悼惜顧羣臣欲授公中書舍人格於例不果已而補國子生遣還郡守楊公繼宗爲延師教之師顧公所學出已上遂遜去曰吾不能爲若師也服闋還朝 詔令內閣辦事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時年甫弱冠銳志於學譽聞籍籍起辛卯上疏乞應試言者劾公矯枉沽譽且命官不應得試 上特許之是歲中順天鄉試錄其程文以傳自壬辰至乙未凡再試禮部皆不中遂不復就試已亥中書滿九載陞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壬寅真授本司郎中琉球乞歲一入貢自言小國事大國如子事父若再歲一朝則定

省閭而音問踈矣公折之云既知父子之禮何緣屢逆父命已而廣東守臣上言夷人生事擾民不宜聽其請人乃服公先見迤西回回夷授例奏討廣東海道歸國朝廷將從之公執不可曰故事如此不宜妄有改易以啓他覲因檄錦衣衛訪草欲薦之夷人懼而止計所省有司經費千萬丙午陞南京太僕少卿戊申 孝宗登極公上言乞不許州縣改委官吏及減省拽擠乳牛隻處置操備馬匹免徵苜蓿種子四事癸丑 萬壽節公奉表入 賀上言節財用激貪殘教戚里起宿學久委任等六事是歲改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丙辰陞南京太常寺卿太常掌祀事頗多更格文移檢

南田集卷五
閔徃徃困塞公集累朝更格故事爲太常條例事至按籍行之故在官無謬誤而事亦易集已未 詔求直言公上疏言立誠信習禮樂查署戶脩祭器尊前王表英靈賞年勞重供薦備牲牢免雜役追適欠清厨役凡十有二事皆本寺弊政多見施行先是禮儀怠廢春秋丁有事文廟科道官多不與祭公移文督之有知豺獾之報本何筌蹄之遽忘之語會 太廟時享不以新菓監察御史劾公不敬公舉 高皇敕旨復之御史乃無言然自是不悅於當路矣已而科道交章論列謂公冒進不止公上疏言臣立朝四十年出處遷除自有本末冒進之言臣實耻之因乞致仕不允會太淑人卒遂乞解

官持服 詔工部遣官營葬命有司諭祭服闋再授南京太常寺卿前後在太常六年庶事多所緒正 今上登極再乞致仕有 旨令馳驛回而公已先還矣時年五十有九旣歸日以詩酒自樂絕口不及時事逆瑾用事方督過諸大臣雖家居不免公益韜斂憂畏闕四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三十日戊申以疾卒於家年六十三積階自承事郎七轉至通議大夫先夫人沈氏廣州知府琮之女有賢行初封孺人加宜人累贈淑人後夫人陸氏封淑人子男五人言沈出蔭補國子生爲處交俱側出學陸出婦項徐周毛陶皆令族孫男四人女六人公性資開朗而風儀醜籍與人處惻款有情致居官甚

廉而不爲矯枉暴白之行平生未嘗發人陰私尤不念人過初應試被劾或言同官某所爲公不以爲然後同官以剛直得罪中官幾陷不測公曲爲庇護禮部時有主事者倚時貴多所陵轆他同官不能堪公曰勢亦易過姑俟之已而果敗謫淮安通判而公道爲太僕有相臨之分待之如初其待廉從尤有恩義故事卿監從臣得役辦事官擁輿持刺徃徃皆其人公深以衣冠爲辱曰若曹他日皆當長人吾不忍若爲此態也在待從二十年未嘗輕役一官下人過誤犯輒行遣雖不爲姑息而亦未嘗鈎距罪人若吏牘章程皆有限列關決精敏人亦不能欺也公雖生長貴族而貧終其身不喜媵侈

生理靡密一無所問惟好學不倦自志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雖以夏侯氏書應舉而尤喜毛詩周易在太僕時讀易凡三終諸子若史若他文集莫不貫總而左氏兩漢書尤精洽少接諸老先達詰國朝故事雅善談論對客舉一事必深竟顛末舉止詳雅奕奕如瞻承聽者傾注喜爲詩日必三數篇操札輒就若不經意而出語渾雄用事精當徃徃追躅古人一時宗工讓能焉其文尤嚴整有法無愧作者而詩名大噪遂用揜其所長然公惟以自樂未嘗矜人故人始或忌之終亦不厭其多能也晚歲居休益事隱約浮沉里閭若初未嘗有官者郡邑燕會或不時徃而鄰里有召輒赴曰彼貧人不易

為具不可負也其宅心淳厚徃徃類此故死之日自郡
邑大夫而下至於販夫牧豎莫不嗟惋相弔謂善人亡
矣嗚呼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
葬公縣之長水鄉祖塋之傍將乞銘於太史以其通家
相知俾有述焉比先公官太僕寔公同寮某因得給事
左右竊聞緒餘于今二十年雖不敢謂為知公而行事
之詳耳受目矚庶幾不失之誣云

莆田集卷第二十五

甫田集卷第二十六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脩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行狀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曾祖溢

祖洪

父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

母張氏封宜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尹山鄉沈林年六十九
狀

公諱林字材美世爲蘇之長洲人自大父而上金以朴

茂脩正爲里善士至奉直公尤植義明法稍被推擇從事郡中尋自解歸後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生秀朗岐嶷少即勵志於學從吳謙先生授易選補縣學生益精進不懈摘經綴文粹然理勝戴簡肅公按試邑中羣諸生而首列之公時甫弱冠又起齊民人無知者及召見儀觀脩偉進止詳雅公益嘆異是歲成化甲午遂中應天府鄉試辛丑登進士授晉州知州州在畿輔民情而貧百務怠弛公至首爲安集繁繇橫賦以次罷行乃教之樹畜民用克實而誕章敷化俾卽于理一州三邑之民尸而祝之曰吾乃今知有父母之愛也御之極忠上其績誥授奉直大夫馳封其

父母若妻皆如制弘治己酉陞南京刑部福建司員外郎辛亥陞本部湖廣司署郎中癸丑真授本司郎中公宅心仁恕雖官法比而審畫詳慎必求當允未嘗奇請他比以傳致人罪尚書賢愛之俾詳諸司奏獄歷數年所平反甚衆屢考優最丙辰陞四川順慶府知府順慶去京師萬里民獷而好訐尤習佞鬼覘巫縱誕莫爲緒正公首下令禁之有殺人獄歷數政不決公一訊得之繼發姦民之並緣假托者悉抵於法他獄訟皆隨事決遣雖株連支綴未嘗數日留也由是政平訟理民用孚悅益紹農振業謹輸將時旱潦民旣安戢歲亦比登乃篤意教化視郡學隘陋弗稱且文廟右列非制遂徹而

新之建

御書樓增置號舍製樂器設樂舞生規制弘

偉物數咸備又以餘力脩復南克縣學於是集諸生教之躬自程試俾皆有所向方士亦翕然奮於學吳文定公寔記其事在郡數年脩創公私解宇無慮數十築城隍治道路所費無隄而官民不擾人至今稱之都御史林元肅御史曾祿陳珀相繼以賢能薦弘治乙丑陞雲南右叅政公所分地適當邊徼俄聞安南連兵內向遠近驚擾鎮巡大臣謀治兵應之公亟止之曰彼無釁何得內侵或自有所事不可知即萬一事出意外某請自當之即馳至境上果自相讐殺耳土官鳳英以功授叅政散銜素驕悍昧事大之禮時以征緬人調集省下公

先期諭以禮分俾知 朝廷恩威於是英伏謁如制他所施設多類此會按察司缺官公承委緒理疏扶推摘務盡情實而搜剔蠹弊畧盡囹圄爲空都御史吳文度御史陳天祥周雄交章論薦皆不報正德己巳陞山西右布政使先是公以入賀 萬壽節至京逆瑾方用事惡公不爲禮遣中尉躡尋其過擴撫無所得乃以出滇時傳置非宜文致其罪遂落籍爲民庚午更化再起爲廣西左布政使凡所以治廣西者一如雲南而扶微興壞政以敷融會軍興厓積流輸不擾而辦尚書林廷選御史舒晟咸露章薦之壬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與湖蜀比壤夷獠雜居往往

梟獍以逆守臣乘時勦逐雖屢折北猶時出抄掠邊人
患苦之公承制調集湖北川西數路官兵身自獎率期
必戡定先給旗榜徭徠脅從散其醜類乃命將官引兵
直擣諸巢疏捕追北務極勦滅於是鎮筸銅仁烏羅諸
賊以次削平而天生厓圍二寨尤極險阻蘭石控弦不
可響邇公命都指揮司繼先絕其餉道伺賊困怠悉衆
搏擊繼以飛鎗火銃盡扼而織之生擒夷酋龍通保等
千人俘獲男女牛羊器械不可勝計遂降陳家孟溪等
凡九十七寨給以閑田牛種悉復爲編民事聞 璽書
褒美有數年之患一旦掃除其功尤可嘉念之語仍賜
白金文綺時餘寇奔迸四出或以聽撫爲名以規免罪

責湖廣守臣信之作格苗錄以傳公曰此逋寇不戢方
爲內患乃侈張其事耶移文守臣俾爲警備咸不以爲
然俄復嘯聚爲亂流劫境上公復調集民兵勦平之先
是劇寇廖麻子閩蜀中公念貴爲蜀垂徼賊所出入窮
必迸逸屬方有夷師乃先期距塞與蜀犄角互爲聲援
賊竟不得出蜀功倚成焉時諸寇雖平而土官玩習縱
誕徃徃賊殺倡亂宣慰使宋然傑傲首禍公奏革其職
仍奏建總府於省城令貴竹水東等五長官司洪遙等
十三馬頭及程番府所屬金筑安撫司上馬橋長官司
龍里衛所屬大小平伐二長官司金隸焉置二縣分治
其故地其四十八枝頭目青山等寨龍筑等長官司畢

節等驛仍隸宣慰使萬鍾改置諸長官爲流官悉隸貴
前二衛諸土舍悉令占數爲編戶又猛朔爭奮長官王
通以爭地讐殺無辜公奏調官兵遣叅將洛忠相時勅
殺通懼乃悔過聽撫山州土官同知蒙政妄奏本州因
改設流官人民竄伏事下鎮巡官議處公奏流官之設
民夷帖伏蒙政所爲梗塞特是盜權市恩欲肆侵漁耳
不懲無以令諸夷且動搖衆心非便 朝廷竟從公言
自是境內偃帖莫敢有異志癸酉奉直公卒公奏乞守
制是歲十二月代還乙亥張宜人卒 朝廷皆遣官
諭祭丁丑服闋會山東阻饑有 詔起公於家俾巡撫
其地先是公在任勞瘁繼遭家艱哀毀踰制遂得末疾

比被 召命至中途加劇上疏自陳老疾不堪任使乞
放歸田里以全晚節 朝廷惜其去久乃得請仍給驛
以歸閱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景泰癸
酉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吳江縣
羅字圩新塋公娶計氏生子男二人知剛知柔俱國子
生女二人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人
大謨以公蔭爲國子生次某某孫女二人公爲人剛
正有守雖不爲高亢而子子自將不肯媵媵隨俗初筮
仕時或憐其少未更事不堪有司教之隙趨以獵美官
公笑曰欲圖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竟就外補以去及積
忤逆瑾禍出不測家人恒擾且懼爲二老人憂謀入賄

解免寮屬相知者亦勸之公曰死生命也僥倖苟全如
虧名節何堅拒不從比罷怡然就道家居未嘗自悔所
至持廉不私羨餘公堂錢悉貯官帑或用以葺廨舍供
具賓客而已罷山西時在官甫月餘俸入單竭同官知
而驢之悉謝不受單居就道或缺頓舍蕭然不以介意
性尤簡靖居常進止有度端坐終日未嘗跛倚與人處
擇言而發或相對無一語然情意融暢不爲岸谷始見
者莫不嚴憚久皆親戀不捨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
不敢以私干之郡邑非公事未嘗輒入居官平易不事
矯飾以取赫赫聲既去民輒懷之順慶之士嘗祀公郡
學既而父老以不便瞻謁請於御史盧公別建生祠於

學之西至今士夫稱賢守必曰沈公沈公云晉州之民
每遇鄉人必問公起居或仕宦道出吳門必求其廬拜
謁而去公孝友純至事二親必求意適家居雖燕處未
嘗南向既貴且老孺戀依依入蜀時年甫四十念親老
留妻子侍養自是終其身不復以家自隨及居喪已踰
六十獨處中門之外者七年哭踊摧毀遂以沉頓一弟
麓少則教之問學既長勗之以義同居怡怡中外無間
言及自蜀歸麓已生分外處公亟過之坐室中潛然出
涕曰吾止一弟忍遂分異耶其待族屬尤有恩義教諸
子必導以善而身率之不事言說不加誚讓而閨門化
之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醇德質行者乎公生平無他

嗜好惟喜讀書居常手不釋卷爲文務理勝間爲小詩亦清潤有思所著有學鳴前後稿滇南紀行錄貴竹行稿遣懷拙稿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少與先君同學繼復同朝相好某以契家子數得接待知公爲深及是二子遂屬某爲狀謹爲敘次如右惟立言君子表而著之他日太史氏或有取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曾祖迪吉

祖謙海梁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宗政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妣張氏累贈夫人

貫江西新淦縣橋埠灘人直隸蘇州衛籍居

吳縣鳳凰里劉纓年八十二狀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爲江西行省都事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爲新淦人國朝江西內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迪吉迪吉二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礪砢英特資復穎異少從鄉先生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璿先生精研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剽刺涉獵卓見端緒爲文操札

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繹方事苛儼而公數百
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爲
弟子貞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 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爲常德輔
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史乾沒金
緣請屬之情感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
允縣多隙地民情不知稅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
賑贍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北登先是長賦
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公執不從當以亡
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
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

兗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推埋菴籓更
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鬪囂訟公拘撫精敏刃迎節
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
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能尤爲司徒許公進所
知丙午 召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傲巡東城兼督視
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當究弊罔匿戊申 孝宗皇
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
是歲奉 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
繫獄同時麻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
閱牘祠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
豈據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於吏

解故贖中蓋釗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
欲奪之故爲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昵併及焉前時有
司實傳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骫法故首鼠
其事公既閱實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爲神明莆田民有
隨母出嫁者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
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
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贖貨貿市於閩監
泊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即忿鬪成隙公謂此非
來遠之道且傷 國體即下令絕不許通至今以爲法
庚戌還朝十一月滿三載考最給 敕命進階文林郎
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

辛亥再奉 命按廣東廣並海有別渚曰灣番船交易
之地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寘名番
船商海外諸國致番貨直數十萬鎊結中人監船者假
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籍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
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爲盜捕置獄中七人庾死餘三
人當論夾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
以捕盜椎剽海上恃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
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
堡俘獲勿男寄養軍中宜從宮刑以給內用而實無其
人比 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克數腐且三百人
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

南田集卷三
瑠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
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咸
謂曰劉公寔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
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
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
怒 上逮繫 詔獄罪且不測卒賴 上仁明答而不
問公前後兩按太省劾罷不職官省使郡縣守令而下
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絞斬罪百二
十三人兩侍 經筵統署十一道印事皆集辦丙辰滿
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 閭人多肆侵漁馬耗
不孳又私相盜竊過祿印率絳去舊文更入克數公立

法辨審弊爲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
聞從之己未考滿給 誥命進中憲大夫推恩加贈公
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糧儲兼理松潘軍務錫璽書以
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於諸夷棧道險
絕氐獠出沒爲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
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償敗公曰吾爲大臣出鎮萬里
可自逸以委勞於人耶且吾奉 命督理軍務不歷其
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
徧行諸寨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
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功事急則買

和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爲科條禁誡
誕章敷化事以救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
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於路以賄之謂之買
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帖
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徹卒悲傷成疾上疏乞歸
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
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諳練協于民
夷年力未衰不應開廢會四川缺撫臣吏部卽奏起之
有 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再錫爾書
以行會松茂壘溪木匠兒子諸番夷嘯集醜類連兵剽
劫整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策會諸路

兵討之衡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讐悉投兵羅拜願
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
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獎勵賜白金五十兩
文綺二襲橫梁麻塔三哨嘴諸河道逼陷諸夷每餉運
輒爲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久已頽廢
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爲剽掠一時邊患徃徃坐此公
金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
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勲贊治尹時有
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 旨還朝尋奉
璽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
急歲嘗汎溢覆舟傷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

歲歉假貸湖陝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荆關為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仍赴湖廣荆王奏蘄州守余忠擅用兵伏刻減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為奏辯得未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召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久兵衛耗減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藉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

己巳公年六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尋給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皆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贓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公所知乘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於事尤長於法比然不為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於諱謾潔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骫濫姦宄屏息辛未兩宮慶禮成覃恩給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

部考績有 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 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 旨卿敦歷中外多效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 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 詔月給俸米歲給粟是以優寵越十年壬午 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 兩宮尊號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繅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計聞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為人亢爽疎雋明燭事機而閑於吏政又精敏強幹

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匆遽而銖黍紛齊較若畫一彼沉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翁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咸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為監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衛而不為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即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瓘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慮徃徃在刑章訟諫外其為尹如侯覽為御史如唐介

其撫吳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時
以爲實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踈秀而舉止軒揭辭吐
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
盛暑未嘗不冠吉鹵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
裁荅不少遺忘尤篤於舊故或在患難必極力拯之雖
犯謫不恤至人有過則多面析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
以故人亦有讒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儉
費既鼎貴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
體不衰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纏纏不能休年八十
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
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

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饋及旦奄然而逝寔
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公仕中外四十年積階
自文林郎九轉至資德大夫勳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
自孺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卽倣嘗爲縣學生文學行
誼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
寺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恕又
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廕補國
子生女二人適張慕林文甲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
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
之原某先君温州與公居同里旣仕同朝相好甚密某
以契家子蚤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厠跡賓

階竊念先君既沒老成彫謝殆盡而公歸然獨爲鄉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嗚呼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 當代名宰且將列之史官屬爲事狀某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曾祖顯卿

祖以義

考僕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

妣何氏贈孺人

本貫直隸蘇州府吳縣某里毛程年八十二

狀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爲姓穆王時有毛班漢有毛萇毛義具後毛珍毛寶顯於魏晉之間至趙宋澤民維瞻皆仕江南維瞻守筠卒葬於蘇公世家蘇之閭門譜牒不存莫知所始公諱瑄字貞甫別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僕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娶孺人寔生公及公弟瓚公生岐嶷不類羣兒稍長從學張僉憲企翺既而卒業於賀恩先生賀以易學發解南畿聲稱甚籍從遊者恒數十人獨許公善學尋被選爲縣學生時未冠也會御史按試公獨後出或

謂其遲頓公曰一出不可復入何可忽遽耶於時人已識其謹重自是屢試輒占前列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戊戌試禮部不中卒業太學益精進不懈時舉子學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公取程朱氏之言揚摧探竟務極其旨趣有所論著多前人所未發同時有陸琪獻之者亦事研牘陸以深謚公以精雋皆號能明先儒之旨一時學者咸毀其故習而宗師之成化丁未試禮部遂以易中高等有司錄其義以傳 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 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益厭思得中實之言用之公軌迹夷易不為毛舉有

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薄琮矯誕懷諛在陷司橫甚設陷阱中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撫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嶺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佑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卒閒任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譽聞方隆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為已任而任偏矯正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已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

則有餘不可在論思之地言雖不用時論臆之御史有以言事成荒遠者母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 上皆嘉納都御史劉瑀先守蘇嘗不禮于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公修好而中常慊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矣劉怒上疏自陳即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言也及去公顧惜之曰劉於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宥之耶其直道秉公多此類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留爲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餼不繼師徒摧衄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留不職因言兵部尚書馬

文昇坐視潰敗無所展畫不宜在本兵之地他所奏儼及徼駁論薦咸切事機丁巳奉 璽書清儲嶺南道拜兵科右給事中侵侵向用矣會倪文毅公卒馬公爲吏部即擢公山東布政司左叅議自徵仕郎轉六階爲朝列大夫外示進秩實疏之也或謂馬於公有宿憾而公無幾微見於色詞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守仁以京朝官主試與御史不誠公爲調停其間迄事無忤而事亦克濟是科得人爲盛中官出鎮者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圍奪

南田集卷三
縱橫最爲民病公隨事道利不爲過激不失骫骳而惟
理之循民得不敝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
以正前是屬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史公痛斥之非大
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小
民疾苦必曲爲處分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
父母云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有 旨進浙江叅政致仕
公年甫艾服而精力強明聲望方赫不應遽遂間散或
謂當道有不樂公者因公有請遂聽其去而一時士論
莫不惜之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皆以疾辭正德丙
子始起爲南京鴻臚卿戊寅進太僕卿南太僕治滁州
前是有司視爲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散公至極意振

率督閭屬核欺蔽微逋負扶微興壞所緒正爲多會逆
濠以寧藩叛首下九江蹙安慶南京戒嚴叅贊尚書喬
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 祖宗基業國家所
恃以爲根本重地而安慶寔南京屏蔽無安慶卽無南
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
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
實形見人情恒擾事不可知也喬公亦以爲然遂以便
宜檄公督潁泗和陽諸軍以爲江表聲援公卽日出次
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遂還領太僕尋進
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
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隕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

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
超然遠引用不盡才輿情有遺望焉公沉敏精悍料事
明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
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有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
奏議爾雅明暢接據精密不激不隨而紆徐警發得告
君之體尺牘善敘事理有所論辨覺釁數百言藻發雋
水能起人意居官以愛物自存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
諸大匡錄囚有鬻鷄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懸其吭
而絕之若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非有
深讐何至殺人即誤殺之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
嘗許坐待訊耶訊之乃奴女以他事雉經惡鬻鷄者責

直怒詈故用抵譴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尸里中叢顯
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兄證弟已
非人情矧彰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顯耶核之
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嘗負朱佑金
忿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
所爲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尸焉潰
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乃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
所私與朱佑之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
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寔行販於外不知也公時
家居慮得其事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寃而寘俞於理或
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

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冤耶蓋公雅性不能忍人之
急人緩急有求必為致力至於官府冤濫民間疾苦與
凡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既
無私諉而言復明暢事詳而核聽者為之意消一時監
司郡守若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為之
盡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
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蕃休任之
督饟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遠左費省而逸歲甲
子公有遠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
復以讓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為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
切促方冒咸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

人以為公克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
逆知其事而為之就避耶公治家尤號有法教子孫必
以正而能率之以身下至僮奴僉從使御之亦皆有制
其所授任必堪其事而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產
治弟以若饋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克拓田園
邸店偏於邑中垣屋崇嚴花竹秀異賓客過從譙飲狼
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
金玉愛養神明調獲氣息至於晚歲起居飲食藥餌節
適惟時故晚歲精神完固年餘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
止與少壯不殊咸謂公方來未艾優游黃耆為當世遺
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

十又八日卒嘉靖癸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
配韓氏封孺人先卒妾某氏子男三人長錫朋戊子鄉
貢進士娶文氏我先叔父僉都御史諱森之女次錫嘏
娶德慶州判官沈公冕之女次錫疇娶刑部尚書吳公
洪之女俱縣學生女五人長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山即刑部公之子次適布政司經歷秦銳江西布政司
使蕃之子次適鄉貢進士范汝輿宋文正公宗孫次適
大理寺副王延喆太傅王文恪公長子次適蔣廷光監
察御史蔣伯宣子孫男五人長體仁縣學生次志仁次
利仁次友仁次 仁孫女五人長適金鼎次適湯鼎次
適陸延枝餘幼曾孫男一人錫朋等以卒之次年甲午

某月日葬郡西花山天池之新阡韓孺人附某於公爲
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於
通家姻好之外者公平生居官行事雖間得於語言承
接之間而莫知其詳今因其子錫朋所述者撫其大校
敘次如右庶太史氏有所採擇云

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曾祖定聰

祖惠

父洪涑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母顧氏累贈恭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人文森年六十四狀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
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
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
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為湖廣管軍
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 國朝為
荊州左護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 高皇帝為散騎
舍人後贅為都指揮蔡本壻從蔡徙蘇州遂占籍為蘇
之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考諱
洪字功大仕為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
卿初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温州府君諱林繼娶顧
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涑水受易

於家庭即得肯綮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
即能自奮於學誦讀窮晝夜不休羣經子史若國語左
氏諸書讀之殆遍下筆為程文儒發蹈矚不為時俗陳
爛語一時曹耦咸退讓終喪選為縣學生稍試不利即
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
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
年戊申 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
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淮諸郡尋以纂修 憲宗皇帝實
錄奉使採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吳弘治四年辛亥
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貧
屬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

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若歸語而老弱而來吾且
食爾無憂賦也即闕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
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
卒免其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
五斗公曰戶有小大槩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迕
上官林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
雜糠粃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為迕會開
典濟河救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
得減後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
之境故苗而舊無漂壞民視雨澤以田一遇旱則束手
待猶公救民得地墾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每行

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蒞持食一橐茗一器或當食
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而焦且裂弗
為止而虔於禱祠日廢神不索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
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而盡毀諸淫祠
俗有所謂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墓而鞭
之或執產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旱魃公諭之曰在法
發塚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為禁絕縣嘗有
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
何以自明既而朝廷累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
無驗坐累者比比雅重學校稍暇即請學官與諸生講
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

相之有徐文亮者數世同居爲表其宅里宅貞孝有蹟
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
聞有夜織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情至是多勸而
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廬舍爲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
薪爨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額養
孳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
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州每役縣民爲十級弓手防夫
它夫皂之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
隸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
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
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城地大雄繁民獷健而喜訐公

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爲清豪猾斂戢不
敢肆縣有 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
苦之至以鐵絙繫厩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足償
公言於監司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爲征取貯於公俾
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 詔減明年田租而 王府
征輸如故公亟言於巡撫大臣得減輸如 詔旨因疏
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內爲奸利公
列櫝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櫝中
遇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小及民貧富
槩徵之胥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占數而賦其直俾
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

河舊通漕運歲發浚卒專官領之及築黃陵岡上流因
罷專官而供調如故公請罷之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
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既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
卒罷之縣城久圯而隍堙不能蓄水公糾工繕濬二旬
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隄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
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爲興革利害
無所不盡而崇熒風化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
海而臨漕渠曠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
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日遮劫不可跡公所至置
民兵什伍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擒捕而高懸賞格以
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嘗被郡檄捕劫盜公讀檄

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
駭愕即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
沒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縣粟解后其妻殺之求
盜不得或得縣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縣
也公召其妻至雜數縣令識之妻違錯莫能舉乙遂引
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解后一僧於市知其盜也詈而
逐之既而它盜以僧言誣趙爲索盜者公使趙青衣雜
羣皂中問識盜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
曰無也公曰果汝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攝逮鄉
民畏漁苛往往逃匿不時得公受牒輒判牒尾令自持
以往無不即至故事州縣園夫率用富人以便供需公

特簡下戶充之皂則與鄰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
躋門嘗自噉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饗
殮以爲常在鄆三年巡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
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闕尚書大臣有
夤緣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舉宜爲吏部尚書者疏劉
大夏周經進以召時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醞釀
之謂是專擅選法非所宜言遂下 詔獄賴 上仁明
特旨而不問十五年壬戌奉 命榷木盧溝橋隨事錄
綜不先爲程期而實又不失常度召車徒給以 符驗
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隸卒無所牟大利富商大賈
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爲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

書禁弗爲道尋監光祿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
詔河南清軍伍既至命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
疏捕士伍視移文槩藉株逮往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
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
弊爲之清會疾作上疏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閱二年丙
寅改元正德逆瑾擅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爲河
南道監察御史推掌三法司事尋奉 詔照刷在京五
府六部各衙門文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給 敕命進
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
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
古今廐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大畧言今日

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上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令哉奈何有司沿故習而忽令典憚改革以失事機接例變賣之文交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高束於閣妄傳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賣駒於官以謀撓法吏書庫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已私殊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買者陪販而厩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井共獲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盤歛法重有秤頭之

積出錙銖較關有火耗之美餘券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攬先之賂甚至上下傳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之弊也况名雖補缺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迹陰加併歛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軌道綜核隨事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給 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旨俾回籍養病疏再上始得致仕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 今上踐阼工部尚書李公某戶部

侍郎胡公某御史沈某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爲嘉靖四年乙酉五月某日以疾卒於正寢寔公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爲人以先世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于朝得列祀典即所居建祠俛子斗主之吳之有文山祠實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爲人精悍英發激叩負氣義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解后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諱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橫尤甚懷謖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吳

敢出氣公微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括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爲抉摘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爲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難然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爲及今上收用老成又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敘進公而公不待死矣

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温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而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爲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劇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爲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俾間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邪公自少貧苦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弟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畧亦不求甚設而情意懽洽萬然可

親錢寧家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皆無所受造謁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爲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公娶談氏累封恭人生子男一人斗娶沈氏女二人長歸國子生毛錫朋其一早夭側出子男二人科娶張氏犀聘陳氏女六人歸錢班張哲周某哲國子生其三未行孫男三人女四人公少先温州十九年事温州如父終身未嘗與亢列處季弟縣學生彬備極友愛撫諸姪禮嚴而情篤於徵明加親徵明少則受業於公賴其有成及以薦入官數書示其所志思一見徵明不及及是歸而公不可作矣嗚呼

南田集卷二十六
痛哉今將以其年月日葬其原惟公抱負闕偉志烈剛
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百里
之間太僕之任又在叅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
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校以備采擇
云謹狀姪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

南田集卷第二十六

甫田集卷第二十七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傳五首

戴先生傳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禪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彌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骯骯之言先生

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
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
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
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
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 內廷復褒然出數
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
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
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
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
先生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
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

生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解後有言不相下
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
其少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
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
見輒欵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
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
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
又勸公不棄適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悞奪素志其言
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叅議者
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
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

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啓蒙卷奇字音釋卷禮記辨疑卷氣候集解卷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人文子曰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華尚古小傳

華尚古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貲不仕至濟時甫以貲爲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尚古其次子也少績學與弟班俱隸學官爲弟子負俱刻厲自奮既而班舉進士去爲稽勳郎中而尚古七試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太官署署丞太官掌內庭法膳其具浩穰而事關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饕餮驕揚往往憑恃爲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又平實沉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方重得尚古而尚古

歸矣其後有司復援 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蓋尚古仕
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既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
客燕游南昉錢塘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
踐歷遐矚高寄黯然與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
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
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真贗美惡故
所畜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
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隲或累旬
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
古其次焉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闔朗未嘗督過人而
恒負人之懼古稱長者尚古有焉尚古今年七十有幾

先未有子以稽勲之子鉅爲子晚得一子名鑄余家吳
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
要不如尚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
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
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
人有識者所能可以不書書其大者以傳

胡叅議傳

叅議胡公琮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爲
江陵知縣縣隸荊州荆旣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
民慄悍易動更數政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經理稍用
法剪其豪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兵校椎

埋圉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
思構公時時饋食襲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
既端介不可溷則相戒歛戢終公去噤不敢爲暴湖襄
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獠諄謾素無紀律推刃劫奪
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爲要束而身
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犒去無有譁者居三年徵
入爲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
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
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
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
用悅服俗以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

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爲守下守
嗛之公不爲意俄而守爲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
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
知莫與計事大璫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笞擊官吏責
索賂遺公故不爲禮徐召邏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橐裝
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 詔括金諸郡檄牒芻午公持
不即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
且儉矧金非所產又可賦外有徵乎即罪罪主者不以
累諸君也已而 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
德事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
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即欲奏籍於

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即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一時善政咸自公出故民尤深德公爭欲得公爲守而公倦遊矣會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爲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爲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叅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常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

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離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末殺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既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誅語公即起馳去志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

九終於家 論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
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
張也慾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
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
即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
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其平生而失之於是
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
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
胡公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公無子有贅壻
曰陸應賓應賓生子粲舉進士爲給事中頗能言其事
然而逸亡多矣列其大略以傳

企齋先生傳

企齋先生姓張氏名愷字元之常之無錫人也成化末
舉進士奉使江浙閩廣旣竣事援例歸省其父父亡解
官持服服闋還 朝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分司山海
關關臨絕塞當遼海之衝東夷入貢及關隴商販咸取
道關下夷獠獠驚往往解媪弗率先生與爲要束禁不
得自恣商人或執僞檄通徼外爲姦利悉按發之仍牒
所司置籍勾稽自是無敢闌出入者而猥夷亦擾馴無
敢越佚先是分司更費咸權諸商人先生謂譏而不征
古之訓也旣察非常又權其貨幾於爲暴矣且仕有常
祿而奉使則有過所自應取給有司何以暴爲因檄所

在量爲供頓而悉罷諸科擾以爲常三年代還改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會中官楊鵬有嫌於法吏撫拾諸曹細故悉奏逮 詔獄或謂先生坐曹未閱月事出其前宜有以自白先生嘆曰某誠無罪顧諸君豈皆其罪耶射時規免人謂我何竟從坐補外通判順德府分領監牧先時種額冗濫蕃息不能以時而有司視額取贏大爲民病先生力言於上官隨宜更革務爲節適而科敷微發弗擾而集上官才之多屬以庶政平繇獄以若河防莫不職辨舉最陞山東東平州知州州當南北孔道使車結轍守長將迎日有不暇先生曰吾爲 天子守一州存亡休戚萬姓攸賴可以末節而廢吾職耶於是

展采錯事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綜核緒正惟慎而勤至於餼館務採悉從簡約時大璫李興奉 詔治水張秋 詔旨嚴切所至笞辱長吏吏奔走承迎賄謝狼籍先生徒手謁之人爲傷懼而先生進止祥雅占對明暢興願瞻咨嗟以儒吏稱之無所忤素喜問學能以餘力飾教事修學宮端士習勸相引翼導以化本民用綏集而儒業以興州以大治超拜貴州黎平府知府黎平古之荒服雖名列郡而夷獠雜居烏言卉服侏離獷悍旣不可以訓而王法亦有所不加前政往往禽獸畜之先生嘆曰忠信可行於蠻貊此獨非人乎乃拚去牙角而推誠拊循民夷尋皆擾服屬夷有鬪訟更數政不平或

稱兵仇殺先生論以禍福開示大義而以誠導之兩造
悅服悉投仗解去郡本五開衛治後雖置郡而兵官疆
禦不緝其下郡民賦役于公每苦悍卒圍奪民望見郡
城輒懼而逃卒得以乘其敝代之轉輸悉爲乾沒先生
稟承上官嚴爲申飭有犯輒械而懲之舊有撫苗兵官
歲出行部饗詖狼戾諸洞獠苦之先生亦請罷置由是
民夷安集輸將以時賦發章程不戒而孚而郡以有立
一時撫巡若巡視大臣交章論薦而先生方以病乞歸
奏未及上而病加篤請於監司暫歸就醫時逆瑾盜權
以奇法羅織羣僚先生在告愆期逮赴京獄邀賄不
得罷爲編氓以瑾誅起爲山西大原府知府未至轉福建

鹽運使抑遏疆禦務以通商惠民而持廉守法不以冗
散易節御史賀泰以篤實疏通論薦而當路驟之竟以
疾罷歸歸二十有七年年八十有六嘉靖戊戌五月八
日以疾卒子四人與縣學生早卒堉承事即珊理俱縣
學生孫十人先生端諒若淑木質而理事關義利介然
不可易守東平時數以事與上官爭執反復數四迄不
爲少訕在黎平亦以不時堂參爲監司所怒其官不振
殆亦以此然先生未嘗立異以徼名特不肯苟有所徇
且逶迤張弛一惟名義所在而律身尤嚴往來仕途非
傳置不乘官舟不給過所家居不役輿皂平生俸請之
外不妄受一錢歷官二十年先世田廬無所增益既謝

事家居非有故不輒至城府邑太府若行部使臣或就問政讌語終日不一及其私植志高朗不屑鄙事而強學績文乃不以時廢少則貫綜羣籍毫而彌勤爲文暢達理勝尤喜爲詩生平履歷與所感觸所見聞悉於詩發之有文集若干卷他論著若貴陽讌談釣臺遺意備遺補贊諸書又若干卷先生本江陰流璜里人父襁贅無錫鄧氏生先生遂占數居錫先生既老不忘流璜瀕死自爲文刻石以表先墓先生昆弟五人白首同居有無通假死喪患難惠恤惟勤於倫誼至篤也 文某曰余家吳門與錫接壤少則聞有張先生企齋者宦學有稱同時若故邵文莊公今少保大司馬秦公媿聲儷蹟

實相嘗謂其後二公浸涉華要功烈宏偉遂顯名天下而先生再起再躡卒老於有司而世乃無有知之者然考其平生其文學行義固二公者流使其得志以行其所學其功烈豈少哉

顧春潛先生傳

顧春潛者吳郡城臨頓里人也所居有田數弓每春時東作則有事其間因築室以居署曰春菴自稱春菴居士他日仕歸邂逅於潛人問於潛所爲得名曰昔人謂於此可以潛隱也乃忻然笑曰吾亦從此逝矣遂改稱春潛春潛名蘭字榮甫嘗舉於鄉再仕爲令長有官稱矣而人遺之不以稱稱春潛云春潛秀偉特達讀書不

守章句而開絕人少以儁茂選充邑學生諸邑學生以經義相高咸衆人視春潛春潛不恤也獨與同舍生文徵明友善徵明雖同爲邑學生而雅事博綜不專治經義喜爲古文辭習繪事衆咸非笑之謂非所宜爲而春潛不爲異日相追逐唱鬻爲樂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去遊太學太學衣冠文物之會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若錢塘邵銳若吳興蔣瑤若金陵陳沂同郡若方鵬方鳳若尤樾諸人其尤狎昵者後諸人皆舉進士去爲大官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凡七上禮部不中以太學生釋褐授山東淄川知縣淄川鄙小邑而賦調爲煩更前政墮弛豪植縱橫往往席執規免春潛綜核鈎

撫一視資繼下上吏不得緣爲奸至於屠酌權會一切科謫凡以瘠民裕上者悉蠲放之拊循道利民用安集上官才之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視淄爲劇俗陋而敝人死溺於機祥或更數歲不葬學校生徒或不冠而婚女婦夫死不俟成喪輒嫁春潛醜其事悉列上監司首爲緒正里胥執役於公率欺鄉鄙而侵牟其利不令受事春潛測其隱而消息之崇良抑姦務爲均適而展采錯事不以勢移不爲利殉而將以勤誠逾年而民信以悅風以丕厚邑方有賴而春潛顧已倦遊竟投劾去居官尤事持廉常祿之外一無所取亦不以一物遺人在淄時屬當歲覲故事入覲多行包苴以要譽當路春潛

南唐書卷之五
徒手不持一錢父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數千緡為贖
春潛為詩卻之及是歸家徒四壁先所業田已屬他人
獨小圃僅存有水竹之勝故喜樹藝識物土之宜花竹
果蔬各適其性淺深有法播植以時而時其灌溉久皆
成林花時爛然顧視喜溢循畦履晦日數十匝不厭客
至燒筍為具觴詠其間意欣然樂也於是二十年餘矣
自非疾病風雨及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此而於世俗
應仕路升沉與凡是非徵逐一切紛華之事悉置不問
居常夷易不為岸谷亦不肯脂韋取容而受性堅決能
激叩任事既多更練益用閑習蓋嘗有志用世也屬時
方重進士而庸視他途自顧晚暮不欲與時流相取下

遂以肆志為高以隱約自勝斯其所謂潛也已或謂昔
之隱者必林棲野處滅迹城市而春潛既仕有官且嘗
宣力於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於人人而以為潛得微
有盤乎雖然此其蹟也苟以其跡則淵明固常為建始
參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為處士其志有在
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
士陶潛與其志也余於春潛亦云

甫田集卷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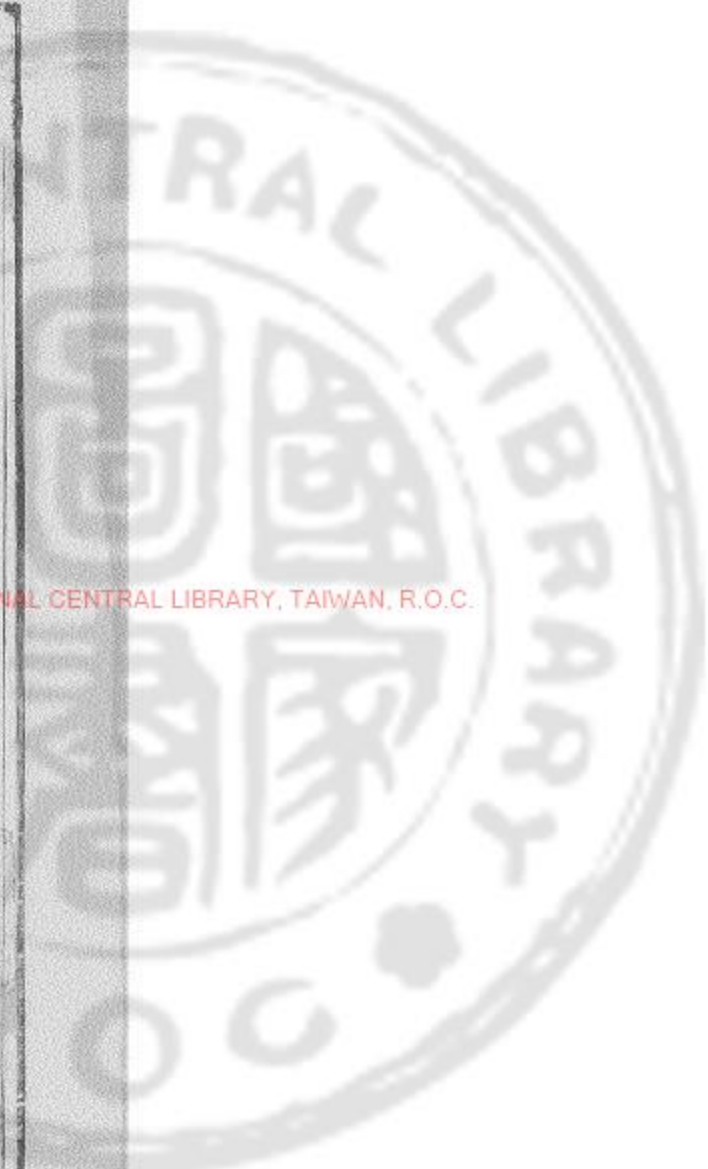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傳二首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
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
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
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貞後
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
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
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



百目集卷三
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翱新逝文莊以公
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
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
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
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
以况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
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 廷試以第
一甲第三人及第時 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
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
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
言者時承平久 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言激

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
簡為冢宰不可曰 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
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
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
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 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
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
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
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
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 上為
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
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 武宗出閣進兼

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職賄狼籍大臣多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籍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耻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爲治遂用爲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爲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冲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蒞

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涵涵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方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入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爲八人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

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
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
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
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彼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
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
已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
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 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
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
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
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詞伺既

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
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
自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
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
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
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
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
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撫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
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
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
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

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吏贊決爲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 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 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閒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計聞 上爲輟

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 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勲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誥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鑿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濡公爲人敦悃靖謚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懼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

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遇事直前無少係怙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熱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為戒今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微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事奪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

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

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敎孔叢子之流

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正番官其職也何宮禁婦寺之屬獸人戲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外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歛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誓族氏掌覆夭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

南星卷之六
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爲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爲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爲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爲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弘治末火節寇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言去

固不果上今上登極復建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賦如食貨如儼皇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會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服又奚能有爲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
安新安鄆小邑而科謫爲煩更前政隳弛胥徒並緣爲
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
不苦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爲
置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常牧之外復有寄牧
以歡民疏馬無所付爲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旱潦
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用則損值分糶歲登有贏則
予直收糶白是廩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溝
諸隄已壞爲小民病賑餼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
薄由卑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浚而通之乃道
民灌溉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

稻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
親爲講受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
爲監察御史時 孝皇賓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
上下糾紛公上言 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宮掖禁
地不宜異類闌入又以北虜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
守臣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
虛不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荆等關白羊
潮河諸徼密邇京邑不可不爲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
運虛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
者論其侵刻諄諷有 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覈得其
侵漁僨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 武宗初政喜公不畏

權勢特 賜寶鈔羊酒以旌其直尋被 旨閱實邊關
聞父病瘍乃移疾歸省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
瑾用事京朝官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敘公業已與告
不得言守制竟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為監察御
史會 朝廷更化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尚書
劉大夏及一時放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
錄用南京江防國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緒
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荐經盜毀民庶瘡夷所宜賑恤
田野荒棄所宜經理所在刑獄賊繸狼籍所宜程省江
南郡縣賦稅多為主守乾沒宜令番休督之所言皆深
切事情多見施行明年出按山西屬北虜入寇越十八

隘口徑渡滹沱河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神周備禦無素
疏捕不時都指揮周鳳職卑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
不能有為是致狂虜橫潰多所失亡乞別遣有名重臣
假之事權庶以備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
救援虜至不能獨禦故多失事公言宣大延綏鴈門等
處雖各有分地而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
觀望坐失事機乞調遣各處遊奇官軍各駐近邊互相
掎角庶緩急有賴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
壞隨事貫理擢伏發蔽不容遺慝以其地歲有虜患尤
致意邊防興修代州城及各關堞口月城修復省城南
關築寧武關土堡疏捕劇賊絨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

其衆境用教寧雅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孝節凡禮文之事所得爲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夢兩山對峙麓有藜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謁成湯祠頽毀荒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有司興修復其侵地又於平陽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霸王淫瀆不經因令撤去易以舜禹二祀留意人才所薦達若布政使孟鳳知府劉文莊通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時是歲境內黃河清公因其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阻饑去冬雨雪雖時未見收獲寇盜未平未盡綏輯北虜雖退未忘南牧今茲黃河澄清乃地道泰寧之象殆兩宮康寧中宮和順所致宮壺崇嚴臣下莫測 陛下

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顧之隆體地道効靈之實益加修省以答神貺且言春秋不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爲祥也非不書祥恐因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時 武廟在御久頗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還 朝奉 旨揀閱京營官兵撫鈞宿蠹得其循習之敝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宜建止者詔所兵議行之 武廟久不視朝事多怠弛公上言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辭謝之日不得一望清光侍直官軍與朝參官員進止參錯或至搪突失容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無復等威乞加約束釐正以肅朝儀又言 本朝慎重刑獄每五年則命廷

臣審錄中外殺囚比緣 朝廷多事海內四方寇攘久
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尤多冤濫頻歲災沴或由於
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錄以召和氣太監劉允奉 旨齋
送供往烏思藏公言番教虛無寂滅本無裨補世所爲
崇重之者爲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
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禳之果能調燮二氣以正節
令乎四方頽弊罄藏空虛能神輪鬼運以足國乎虜款
不庭警報日至能說法呪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
京師數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
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啓邊釁無益國
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中國疏奏不

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爲大理寺右少
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院
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未行母卒遂
以喪還四年服闋即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職
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江洋要害
地理險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成奉表入
賀適遇災異自陳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南京吏部
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召爲
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
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爲刑部尚書逾月再改

南京時大學士桂萼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 旨下
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
張桂方得 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公析律詳明練於
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讞大獄平反爲多時法
久敝滋吏得舞文爲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上之
皆誕章石畫切於事情 詔下法司議行著爲令十年
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奏
滿陞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得
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卒是歲七月一日也計 聞
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
修謹不立厓異而臨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

待人又能與人爲善人所爲苟當其意輒爲之傾盡居
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慎不苟有所施置必當於理
外寬和而中實介辨初爲逆瑾所窘或請賄免不可及
被復家居瑾復鈎撫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
毀產以給同年友有爲御史者權鹽兩淮力可以濟或
又勸之公曰事有義命毀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
顛頓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爲文典雅明
潔必傳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淨稿二十卷奏議
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畧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
年進士今爲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 文子曰故
大司寇莆田林公俊嘗爲某言人貴有守然須悃悃醞

南史卷三
藉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公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木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許直自將尤慎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不有所附離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青田集卷第二十九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誌銘九首

沈維時墓志銘

沈君維時諱雲鴻其字維時世家長洲相城里曾大父孟淵大父恒吉父曰石田先生啓南石田先生既老四方之人就之者日益衆先生日從事筆硯寄笑談一不問其家然家用治集賓客無廢權而先生亦怡然自樂以有君爲之子也君侍先生唯諾進止慤而有容間從計事舉細周大慮遠於始造以無所苟而論議品藻輒中肯綮其所爲益於先生豈獨能順適其意而已而不

得終事先生以死是豈獨君之不幸哉君病且死猶強
食飲力起居以慰其親而迄於絕其情有足悲者嗚呼
君御物燕整處族屬能規以正而不失歡搽家三十年
業日加拓而人不怨其積蓋其賑荒赴急寔一鄉所倚
成也故死之日親者哭之疏者惜之而遠近奔弔殆千
人焉嗚呼君已矣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哉君醇質醜
藉詞旨雋永與人款款有情致性喜劇飲而不爲亂中
歲益折節事問學既操其家去治於別業皆省鮮暇曾
不離圖史其學長於考訂或舉一事必深竟顛末斷斷
不厭爲詩工用事而不苟於命意特好古遺器物書畫
遇名品摩拊諦翫喜見顏色往往傾囊購之菑畚所入

足以裕慾而惟用以資是絲囊緇帙爛然充室而襲藏
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嘗曰米南宮願
作蝨書魚遊金蹄玉躩而不爲害余之癖殆是類邪至
尋核歲月甄品精駁又歷歷咸有據依江以南論鑒賞
家蓋莫不推之也又喜積書讐勘劇曰後人視非貨
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念奕世充盛而
嗣承之艱因命其居曰保堂而教其子若弟悵惻周至
意圖有以振之也而豈意其不能俟邪嗚呼悲夫君生
景泰庚午八月一日年五十有三以弘治壬戌八月十
七日卒明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益字鄉新塋娶徐無
所育側出子履聘蔣女字錢鉅君長余二十年而修世

講特厚相知為深故其葬也余不得不銘而石田先生
實又命之君嘗一試吏為崑山陰陽訓術今書維時而
不以官示非其志也銘曰 學則奇孰曰仕之崇卑匪
壽不願而志養之違吁嗟乎維時

亡友閻起山墓志銘

閻君起山之卒也為書屬其友文某為墓銘病甚不能
執筆則口授其父亦不能詳他日其父以其意為書并
書其事行為狀屬某曰此亡兒之志也嗚呼余忍負吾
亡友於地下邪余始識君於尤君宗陽之門尤君為言
其敏慧最學于時年甚少余猶意其經生也即而叩之
其言甚高其志甚銳而其為學已卓乎可畏矣既而君

館授劉氏所居去余近率日一至吾廬至即出所業評
訂或考論古人或商近事踰年不厭益勤比改館去猶
數日或月一見每見而其學輒益進蓋浩乎未見其止
也喜積書見書必力購求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
所未讀書手抄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
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翫其書不忍棄
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困余以其貧且病數諷止之
雖時頷余言然終不能改也君學甚邃而喜讀左氏司
馬遷班固書至於論議之際雖古人猶有所擇而牽於
場屋不得伸故其見於論著者甚鮮其意蓋有待也而
以盛年歿死惜哉君性高朗與人無所俯仰見賢者欣

慕不怠而恒庸衆人視人故知者莫不愛之而終不能勝夫嫉之者之多也然其卒也知與不知又莫不嗟惜之豈以其畜而未施而貧困歿折非其所宜得邪嗚呼惜哉君惟一弟先數月死而父老且病貧不能自存妻娠而未育君蓋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天邪人邪何其酷邪余辱君相知覩其所遭不能不戚然而莫克振之媿君多矣又忍不銘君以慰之地下哉閻之先臨江人國初以事徙隸蘇州衛遂爲蘇人祖宗實父銜娶馬氏生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有四正德丁卯正月乙亥也閱兩月爲三月辛酉葬吳縣張古村先塋銘曰 不售奚畜匪年奚穀嗟誰爲之命伊酷

祁府君墓志銘

府君祁氏長洲人諱春字元吉先夫人母兄也先君平生特賢愛之居常非府君莫與計事蓋與同憂樂通有無者四十年府君長數歲嘗約先君我死子必銘我及先君亡乃以屬某曰汝其終而父之志他日治壽藏則又命曰吾老矣尚庶幾及吾見之蓋久而未能亦恃府君康裕有可俟也詎意遂銘其死邪嗚呼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數歲家旣赤貧又無強近親戚府君居數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續食哺鞠周至終三年不衰于時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視府君猶母也府君慈戀雖切而不忘訓飭自先君之亡所嚴事者

獨有府君蓋又有父道焉而今已矣嗚呼尚忍言哉余
兒時往來母家及見外大父怡閒翁高朗喜客客至觴
詠終日翁家非充美而修供精鑿往往不命而具蓋有
府君為之子也既而翁得末疾而大母徐亦瞽廢府君
調視加慎至厠踰之微皆身親之而二親並享高壽以
卒翁嘗曰吾有孝子故得不前死謂府君也府君蚤歲
嘗從其外舅施宗道官嶺南既壯去游閩越涉淮泗修
貿遷之業自二親老遂不復出晚歲益事簡密非弔問
不輒出出必以良日其行跡可數而待也性既愿慤又
被服古雅人莫不望而禮之雖居廛井不肯苟有所利
坐是家日益落然未嘗以貧干人尤不樂與人競年垂

八十未嘗一至訟庭嘗有僕事府君謹一日告去府君
即召其嘗所與游者飲之酒而遣之去數年忽有款門
投書稱南嶽某尊師致聲蓋向所遣僕去為道士矣府
君謝不見有所遺亦不納語人曰久不相聞安知其非
道士也萬一事出意外何以拒之其周密慎重如此府
君雖未嘗問學然於先儒格言終身誦之故其所復有
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嗚呼老成凋謝安得復有如斯
人者乎余所為致慨於是者豈獨渭陽之思而已邪府
君卒於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己巳
九月十又三日葬陳公鄉先塋配施氏繼朱氏又繼羅
氏子男二人仁娶卞氏繼朱氏義娶吳氏女二人壻周

鏞王泰孫男一人山女二人銘曰 守之居居行之于
于閱歲其逾乃全之軀今言弗失有允斯蹈迺慎旃斯
孰則匪孝維孝有則維孝子之力既鑿之粒亦鮮之擊
豈乏鮮與粒繫貧而克孰不儒言亦哀其久亶祁府君
學則不有而中靡違嗚呼噫嘻昔稱孝廉爰有力田世
也非古野有遺賢嗟斯人兮何愆

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
業仕進又不隨俗爲屢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
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
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

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
又甚似也麗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
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
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葬
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
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
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
從杜瓊先生游于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
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叅政灝劉叅政昌劉僉
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
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

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友視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裨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寔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

死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嗜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醉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爲正德癸酉七月廿又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鄉愛字圩先塋娶監察御史張惟善女生子四人男延娶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燿范汝舟孫七人男曾庚乾女適彭暉王普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 維朱有聞自樂圃君德言孔碩爲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祥德懿其章有嗟性甫少也則勤枕經籍書窮終其身挾摘

雕鏤既揚亦摧豈無利途弗易其樂其髮蒼蒼其視茫
茫歸視其家其書滿牀樽酒婆娑百年維適彼榮亦崇
孰得孰失陳公之鄉有玄者堂既藏既安後永有光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志銘

府君卒之三十有七年厥配碩人卒且葬於是其子悅
泣告余曰先府君之亡悅生甫五年府君懿行無所知
今日益遠莫可追述惟是碩人之葬不可無銘子其圖
之嗚呼碩人余從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
弟穉弱無所歸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事碩人
寔撫鞠之時碩人新寡家又赤貧無所得衣食檢故篋
得敝衣浣濯補綴隨燠寒以給昫沫備至故余兄弟雖

孤貧不知有餒寒之苦蓋於余有母道焉嗚呼先夫人
之亡於茲三十年餘矣歲時升堂見碩人猶見先夫人
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爲情耶而於其葬也忍
不有銘以昭之耶碩人祁氏諱守清余外大父祁公之
中女年若干歸府君爲再繼室府君卒時尚少日撫悅
以泣悅稍長教以治生俾從姊子習乾沒而戒飭之甚
至悅或時持錢貨歸必問其所從得苟不出其身則不
色喜蓋未數年而悅以有成家日充拓而碩人目擊其
盛人咸稱之謂庶幾府君之不亡也府君諱瑛字廷美
蘇之吳縣人曾祖仁祖信父禎母鄭氏府君初娶秦繼
王生一女適陳士榮碩人生子即悅娶郭氏女適徐暄

孫男三庠序府女三府君之卒為成化十四年某月某日年若干碩人之卒為正德三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一葬以九年十一月三日墓在吳縣至德鄉銘曰 有相弗終而慎節以終弗失其躬弗失其躬爰成其子家厥用教以綏福履碩人之祉至德之鄉有崇者岡粵四十年往從夫藏以永有光

趙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素延余曾大父存心府君長女先大父涑水府君女弟先君溫州之姑也歸趙氏為故修職佐郎良王之配良玉諱瓊嘗游學宦後從事鎮江衛滿考銓註吏部垂仕而卒時弘治四年辛亥也後二十有二年

碩人年七十有六乃卒是為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又明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吳縣天平山從修職君之兆初修職君學於先大父故碩人歸焉歸時趙氏方盛羣從兄弟並聯婚富室繡縠姝麗奕奕炫人而碩人以儒素處其間不侈不艷卒用若淑為諸妣所親一妣蚤寡適人將持其二女去碩人不可曰此趙氏子去將何從乃身自收養哺被訓迪視均已女二女亦視猶母焉碩人讀書知大義尤歸信佛果晚歲目失明日猶默誦內典不輟俄得異人治之復初人以為善徵然自是日益老而操事出言無少失外家女婦視為儀矩歲時吉凶必迎致之請所宜行以為常先大父初食貧碩人

與同患苦及是大父昆弟惟碩人在時時爲言吾家先
貧時事俾無忘前人嗚呼碩人已矣吾文氏老人至是
且盡有如碩人可復得耶碩人生子銓錦女適烏程訓
導吳鳴鳳吳縣學生周芝孫孫男女十有二人銘曰
嗚呼天平之山修職所藏碩人往階後永有光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志銘

公諱佑字時濟姓黃氏其先金陵人世居句容之黃寨
宋建炎南渡避兵崇明之黃魚塚遂家焉有黃八府君
者生五子其弟四子曰四者府君公所自出也四者入
傳至文虎有子曰義洪武初登科爲平陽尹 高皇召
對稱旨而拜左軍都督府斷事官俄爲尚書郭桓構陷

死兄仁懲義死非罪戒後人勿得踐仕籍故其子公素
孫明善咸績學弗仕而明善尤博雅知名事具縣志公
明善次子生七歲始言及入小學明慧異常未幾遂通
經能文辭他日以里役給事縣庭縣官試諸生公從傍
代對縣官訝其雋捷詰知爲公召公挑試所學立遣爲
學官弟子負其父猶執先訓不許強之乃就成化中貢
入太學釋褐授四川通江縣知縣縣小而貧民復剽悍
易動撫以恩信道以化本甫三年政平訟理歲亦比登
廩畜贏羨通民歌焉俄盜起傍邑官軍臨勦頓犒不貲
公念民疲不忍徵發毀家以給民不知擾而盜迄平既
平築城浚隍俾有以守凡所爲利通民者盡心焉竟以

不能曲事上官罷歸既歸以崇明有海患留居郡城家貧受徒自給凡二十有六年年八十有四乃卒寔正德二年丁卯五月廿又七日也公丰神朗潤辭旨雋發性長厚未嘗忤人而友愛諸弟尤至或有侵奪一聽之弗問勢利之事平生未嘗經懷臨終泊然而逝類有道者公娶沈氏有賢行子栗娶龔女適施函郁克彰孫奭娶素孫女適張璿曾孫韶護齏曾孫女適郡學生陳廉醫士陳約其一尚幼自公之喪子栗隨沒家復多難越八年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始克葬公長洲縣鳳凰墩之原沈夫人附於是公曾孫韶念公潛德弗傳乃以其所聞於家人者告余爲敘而銘之銘曰 鳳鄉葱

葱堂封隆隆是惟通江之宮既固既完尚後人之逢

陳以可墓志銘

以可諱鑰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長洲陳公諱璠之仲子也公起家進士官中朝涉歷臺寺所交游皆當世偉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間珠玉朗潤進止詳雅大爲諸公貴人所喜比長歸吳中更激昂任事啓拓門戶廣事生殖田園邸店縱橫郡中尋用推擇爲陰陽正術既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麾策駟日從賓客少年出入讌遊漿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氣奕奕儻然以貴介自將下視庸流如無人人苟拂其意雖貴富有氣力必求下之不少訾然喜接賢士大夫琴書在前從容晏語虛

徐謙約類儒生逸人俄解官築室姚城江之上曰此吾先廬所在吾將老焉於是劭農振業疆理阡陌陂魚養花以文酒自適不復與城市關聞晚得末疾乃稍稍就醫城中疾亟輒昇以往曰吾生於斯固宜終於斯也竟以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卒於姚城年五十有三以可本吳之洞庭人國初徙姚城曾大父某大父某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 祖妣 並贈淑人母嚴封淑人娶林生子淳今爲郡學生側出子沖女嫁國子生顧訥孫男四女一以可性資明豁不樂委瑣少嘗學舉子以不能受程格謝去賦詩作字亦有思致奪於事弗究所止獨能審畫世務有所規剏往往出人

意表菑播畜牧必盡地利而訾算乾沒尤其所長然能緩急赴人數致千金亦綠手散去翁張揮霍殆不可以銜縻局束亦一時之雄俊矣乎以可卒之明年二月辛未葬吳縣塘灣伏龍山之新阡其友文某爲銘銘曰氣則昌志彌疆既耀而光弗隕厥良不規以隨而奮其馳卒歛以綏卷而違益綱而輝孰其與之要厥歸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翁張狡獪思蹂踐士大夫以恐讐海內鈎撫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吾蘇張公寔首懼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遠

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奏為浙江叅政不報久之再奏為廣東叅議為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公諱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真揚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為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即坐膝上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吳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丁虞衡公憂弘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

事差使江西督造 寧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權商人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已未進都水司郎中領漕河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漕河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職杭權塲舊多姦利徃徃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蒞徐益樹風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緒正不為勢撓中貴人道管內輒歛輯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聞江淮間赫赫若神明然卒以此掇禍尤事持廉歷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饘爨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賻槨始克

就歛鄉人士共歛貲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廉吏哉
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失公所在
已而自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有故不輒去
母傷赴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夜悲泣泊歸乃
康復愈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異之公纖瘦多疾
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關械荷百斤重校日夜
暴市中市人傷睨竊嘆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
兩日且死幸而不絕而配所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
皆置之必死之地而得不死人以為生平苦節之報庶
幾後福未又茲惟顯大之基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
罪人並湔濯登用乃公卒固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

任其咎耶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今為郡學生後夫
人梅氏生子希宋孫男一孝承女二葬以卒之明年正
月乙酉墓在吳縣奇禾山二夫人祔銘曰 肅肅張公
抱堅翼德有卓其履既允亦式弗傾惟克式修之職淮
河湯湯使車皇皇再蒞其將亦孔有揚揚之維何譽與
謗俱我修我官有死弗逾孰其生之 天皇聖明日月
重華遺茲休貞穢恩汪汪滌瑕濯垢羣工彙征以莫不
宥嗟嗟張公一斥不復豈天則仇伊命之酷命之不仁
有作斯債債于其身不殞厥問奇禾之山公歸有藏後
千萬禩其永有光

甫田集卷第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七首

李宗淵先生墓志銘

宜興有樸學質行之士曰李宗淵先生形神木槁而博洽善文負其所有頗予予自好不能降意徇人人故不之喜而當世大人顧多好之徃徃折節與交而君卒亦不爲之下也君少遊學官有聲一不合即棄去北遊京師徐文靖當國稍欲牢籠之不可拂衣竟歸家居授徒給養學者經其指授徃徃去取高科而君再試再誦遂屏不事舉業以古文自見其後年益高貧益甚所知或

稍振植之旋起旋仆卒困以死雖其命數所值如此要其志氣鏘鏘有不可以利勢軒輊者嗚呼足重哉君諱瀛字宗淵其先晉陵人國初有吉甫者贅宜興於氏生子文遠遂家宜興文遠藝而有文君之曾大父也大父某父某母邵氏生君六年而亡君能追思致孝又曲意事其後母孫孫有子四人獨賢愛君雖所生不逮也及諸弟長有室遂遜所居與之別營一室奉二親以居既而弟復有廢業者復遜而去之所至雖寘窳陜隘必事汛潔圖書行列花竹秀野客至焚香淪茗燕笑以怡勢利紛譁之事一不入其心惟喜讀書揚摧究竟必求抵止非若他人涉獵而已爲文簡嚴不苟於投贈詩尤

工徃徃更數歲改竄不已其敏勵精進白首不衰也所交皆天下士故少司空沈公暉吳文肅公儼今少司徒二泉先生邵公寶吾吳楊儀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處士沈周先生其尤厚者歲乙卯余試應天因元敬識君一言定交明年扁舟過余吳門小余所著書頗自悼其齟齬不遇余爲著衍毀一篇自是歲必一至或再至雖相去數百里未嘗終數月不見也正德戊寅從其子采來留凡數日燒燈夜語意思悽然曰吾老恐不能數至尚庶幾兒輩無相忘耳蓋歸未幾而病病數月竟死嗚呼疇昔之言豈謂遂成永訣耶君生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日卒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

所著健齋集似遊錄宜興新志多未脫稿娶蕭氏生子
四人長即采今爲縣學生次柔築葉女適邵椿年葬以
卒之又明年辛巳二月某日墓在縣南之篠嶺於是采
以治命來乞銘銘曰 荆流融融國巖隆隆維秀之鍾
匪伊孰逢有隱先生峯嵒歷落形槁心存怡怡廖廓翩
其白羽泳於長波即之不得矧彼高羅崇之孽孽操之
子子弗脂以韋寧劔之折篠嶺之揚有崗蜿蜒生斯藏
斯是曰歸全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
父子才大父公式 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

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疆執事母篤孝年四十
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陳
氏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
天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
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巳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
事歷貢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
進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 登
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又九日終于家
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
仲昭閣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
既穎異又敏學疆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

解初官法比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
翻閱探竟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
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庭
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
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
宣言款公且懼以禍公爾對閒整語直而遂卒竟其獄
不少慨然不爲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
人公其獄以此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以比爲公曰法
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其
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
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

當遷輒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 詔大臣
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長藩臬奏上
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獷喜訐吏多金緣
爲姦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嘗之公且
判且閔徐擿所矯數事訊吏吏即叩頭具伏公既精敏
善發摘而濟以嚴重有犯即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
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劫縣
縣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鞠左驗惟二人真盜乃
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敘當
轉餉而道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
上有 詔錫楮緡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

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必欲致之已而惟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鯨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敘定比壤藩臬重臣咸會於敘公言鯨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躡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鯨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衆相顧不知所爲公徐曰鯨在吾腹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讐

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兇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曠境上劫郡印爲亂衆益恇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論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敘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寔先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覬賞乎在郡九年劭農振業興學教民民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繇更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

萬廩庾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
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爲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
或假中官芘覆厭抑詆譎莫能致詰公嘗省鈎校多所
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爲而臺評出矣會蜀
士有不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
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酌度分劑
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
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
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
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爲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
一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詞所不喜

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履方往
往出名上故所在政事卓卓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
所附離初登第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雅喜
公故爲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
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引
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躓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浮沉
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
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常
度接人和而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
過不面加誚讓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然人
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子

子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讌設精鑿禮文祥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歷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奕奕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爲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爲仲兒靜菴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陸伸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寺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二人適

陸灤朱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許天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祔銘曰 顯允吳公既貞既碩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貞貞孝爲時令臣弗大厥施發于嗣人憲憲邦刑翼翼盛業豈曰世踐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肅在公入守郎曹出疇民庸惟此敘服獠夷易厖有綏弗諼式柔永懷豈民則懷亦貞厥履穆穆收納于仁軌道隆罔嚇功成不言 天子有詔徃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貞亦蹇時弗我違身則既倦菟裘既營式遄其歸公歸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

南陽縣志卷三
鄉國國則殄瘁斯人云亡後千萬年以允有光人亦有
言維德則久我作銘詞尚詔厥後

俞母文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玉清先公温州府君女弟徵明之姑也維
我先大父少卿府君生子四人先公最長次即碩人皆
出先大母陳夫人碩人甫四齡而陳夫人卒鞠於繼母
顧夫人已而顧夫人又卒於時大父方遊校官家既赤
貧荐罹多難幾不能自存碩人夙遭憫凶長益更練既
笄歸俞氏爲縣學生俞君濟伯之配俞故吳中名族業
儒而貧碩人拮据庠屠倍嘗藜苦而事嫜嫜以禮相夫
子順而有則俞君既數試不利家益困而二親日益老

碩人事之益謹二親死俞君方試金陵家徒四壁又無
強近親戚碩人盡撤環瑱囊衣以給祿事轉祿織悉情
文畢備不令俞君少有遺憾嗚呼可謂難矣碩人少受
學家庭通孝經語孟及小學諸書皆能成誦與人言必
舉古訓行必踐之雖倉卒糾紛不少淆亂教子女必以
道義不爲辨嫌婉戀之態雖貧衣被完潔器物雖敝不
輒棄與俞君處白首益恭或饕餮不繼亦無愠見之色
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繼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顯大碩
人未嘗少有所干以是先公特賢愛之先公歿仲父中
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謹歲時來歸諸女婦若諸子姪迎
侍恐後吉凶事必請而後行晚益慎重而意獨歡浹每

為言文氏先貧時事以示規誨某歸自京師拜碩人牀
下碩人撫慰甚至時中外至親彫落殆盡而碩人巋然
尚存庶幾時時見之猶見吾先公也詎意哭仲父未幾
又哭吾碩人嗚呼傷哉吾文氏自衡山徙蘇家世武弁
我先大父諱洪始以文顯仕終涑水教諭以先公及仲
父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大母陳贈安人繼
顧及呂俱累贈恭人碩人生正統己巳十月十六日卒
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子男三人長有慶先卒
次有孚次有恒女四人長適縣學生顧春早寡刺目自
誓有司以貞烈奏旌其門次適沈濂次吳岡次賀巽孫
男二人女二人有孚以卒之明年十一月 日葬碩人

梅灣祖營合俞君之兆俾某為銘義不得辭則敘而銘
之俞氏之先具余所著俞君墓志茲不復云銘曰 慧
而明亦順而微命之奇艱苦百罹蹈之弗違乃全而歸
嗚呼噫嘻梅灣蒼蒼有封若堂是為俞君之藏碩人往
借後永有光

彭寅甫墓志銘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
人曰吾方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累我遂單車
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
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飭之誼章數化某年而治成然執
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

不顧也會技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縛之以刃不屈披其索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燒劫畧盡矣事聞有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藏繼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鑄一官降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獠雜居谿峒夷獠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爲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徠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踰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立成獄付縣杖之日以百數君

既不義其所爲多不時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歛以徇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据撫無所得乃以惰弱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爲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引酒酣暢輒復理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融朗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師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羣籍揚摧探竟得其雋腴發爲文章馳騁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詞旨精詣若出硯鍊激叩蹈躡以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幾有以

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依擾方以厭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骯髒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竟亦莫有知之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貴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困瘁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嗚呼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隸蘇州備遠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州母 氏君生成化康寅正月 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三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對女一人通國 年庚寅葬吳縣隆池

山既而墓為水所啣二十年辛丑某月日改葬某山某原距君之卒十又三年矣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於施甫引而馳端厥綏中蹶以違吁嗟彭君其命之罹耶抑有鑿於時耶

明故為臚寺丞致仕錢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廿又八日葬 鄉新阡嘗自為志至是其子寄文寄道復請為銘嗚呼余與君生同邑里少則同遊學官晚仕同朝相繼歸老於家延緣追逐四十年於此矣君雅喜交遊所與皆當世偉人而相從之久相知之深固莫余若也

南田集卷三
余不銘君將屬之誰哉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
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
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珖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
業儒有聞以君貴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
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
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
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
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礪精進期取甲科既而
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
推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
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

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
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叅列其中又言太監
蕭敬饗陂懷讓屢遭論劾不宜在 上左右又集姦璫
王振曹吉祥劉瑾等者三患傳上之時 上新即位中
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
與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白
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籩簋之數乘間有所論
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祠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
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三年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
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
乞骸骨 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

其歸既歸即治塚壙於所居之傍治木侍盡人以君年甫艾服不應有此方共訝之而豈意其遽止於是耶君篤於倫誼事二親孝喪之戚而有禮待族屬尤有恩義家居爲善族會必導以義方申以法守使咸順于道或緩急有求必極力拯之至於家人生植則未嘗出口所居或不蔽風雨饔飧朝夕或時不繼皆泊然不以爲意賦性敦悃而有情致雖中存介辨而接物圓融未嘗以詐逆人人有過必曲爲覆護務不令人知而稱人之善常若不及或有推薦往往不自知其身之窮而赴人之急恒自忘其家之匱也君學博而識精辨析疊疊能起人意文詞藻麗所論著爾雅有法一時文學之士咸

讓能焉及官中朝與翰林應元忠鄒謙之遊而太常博士馬子 陳惟濬又聯官相好諸君皆道學名流君與朝夕下上其論議始從事於治心養性而一切支離文字悉謝去老退休下益集諸生相與講明其說儻然自以爲有得每以文藝喪志諷余而勗余以道余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一時或有異同之論而余與君實相好無間嗚呼言猶在耳而君不可作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讀史例餘吳越紀餘檀天解畧騷經標注有問錄杜律便覽芹遊記太常都編總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封孺人子男二人寄文寄道俱文學弟子真銘曰 有卓斯道匪人弗立匪

文弗宣緊言而克矯矯錢君賦才孔良神明內腴式昭
用揚既藝以紛靡言不析乃終有融會言歸極翼翼秩
宗豈不有試位卑言高維時之罪乃卷而懷遂厥有初
彼將不足我恒有餘何以餘斯身則有道弗究厥施式
隆于教惟教有成道斯用明志斯用行迺困而寧矯矯
錢君實德則踐胡身之修而年弗衍其所不亡遺書陸
離孰云匪至道乃在茲漕湖之陽有玄者宅我銘君藏
後有考德

杜允勝墓志銘

嘉靖辛卯杜君允勝以郡學生試應天病不克試歸卒
於家家貧不能喪故人門生相與賻而葬之陳君道通

實經紀其事以余故俾爲之銘嗚呼允勝一至于此
耶允勝貌不甚揚而風度推翊外若憤耗而精明內蘊
皂白井然微有疇疾而四方之事無不采聽對客舉似
蟬聯纒屬無有封漏聰明者不逮也至人有過亦不爲
諱然亦樂道人善故人雖或疾之而終不能勝夫憐之
者之多也余與君比里而居又志業相契每有疑義必
從君問難數日不見必有異聞所爲資益余者甚衆而
今已矣嗚呼有如君者可復得耶君少羸多疾故學最
晚而其志最篤家世以醫顯君雖習醫而雅不欲以藝
名遂從經師受易鑽研淬礪窮日夜不休有聲望出已
上者輒從之講習析理辨疑斷斷懇至有得輒手自箋

記毫剗精謹朱墨燦然明經之士咸讓其能而君不以自足王文恪公歸自內閣遂往遊其門因得作文之要益務博綜羣經子史靡不講習下至稗官小說若唐宋諸名賢文集亦皆雋永而輟其腴聞人有異書輒走求之期以必得得則手自繕寫祈寒盛暑不離佔俾故其學粹而深為文光潔而傳於理非如一時舉子工為程試之文而已自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試輒斥然每斥而其學輒益進至是極矣而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諱璠字允勝別號澹巖先世淞江之青龍鎮人曾大父宗敏贅於長洲林子恒氏故今為長洲人大父明善父恒菴先生洋仕為崇明醫學訓科初恒

娶於吳生二子璧琮皆長大美好而君出於少房已又喪其所生母顏氏嫡母憐而鞠之及是二兄相繼物故而恒菴夫婦並高年令終生事死葬君能致力焉君兩娶皆劉生子四人錚鍊鏞飭女三人孫男一人君卒於是歲九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卒之後 月某日葬魏珠山祖塋之次以劉氏附銘曰 學則充亦藝而工豈不有庸而卒困以終吁其逢

亡兄雙湖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奎字徵靜後以字行別字靜伯有田在陽城沙湖之間因號雙湖居士吾文氏自廬陵徙衡山再徙蘇占數長洲高祖而上世以武胄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

君諱惠始業儒教授里中先大父諱洪始登科爲涑水
教諭後以先君升朝追贈太僕寺丞繼以叔父中丞貴
加少卿先君諱林起進士仕終温州知府先夫人祁氏
府君生成化己丑七月廿八日卒嘉靖丙申五月廿日
是歲閏月十日葬吳縣梅灣從先君之兆配姚氏子男
三人長伯仁娶朱氏次仲義娶王氏俱縣學生又次叔
禮出贅淞江趙氏女一人適劉穉孫男四人女五人
府君讀書善筆劄聰明疆解達於事理平生氣義自勝
不爲貴勢詘折雖素所狎嫗一不當其意輒面加詆訶
至人不能堪不爲止然不臧怒畜怨或時忤人人方以
爲懟而府君則既忘之矣人知其易直亦樂親附之然

卒不能勝夫不知者之衆也居常嚴於事先旦起必衣
冠謁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嘗一日廢歲時祭享必精
必慎遇時物必薦或未薦雖倉卒燕會不輒入口待里
黨姻族有情緩急有求必爲盡力雖宿有嫌釁悉置不
問某少則同業長同遊學官依戀翕協白首益親癸未
之歲隨計北上府君追送至呂城執手欵戲意極慘阻
比歸相見甚懼自是數年無時日不見疾且革顧謂某
曰吾生無善狀即死慎無爲銘譽我取人譏笑無益也
其明達如此雖然不可以不志也銘曰 維仇而直弟
以勞而弗仇有疾而維義之克豈不有嚴秩秩先宗肅
言將之敬德維躬生無矯情矢死弗欺迺坦有夷迺全

而歸隰隰墓田于梅之濟葬從先公式永以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十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王履吉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
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
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
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
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
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
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
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
長君自非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
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
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偽造選隸學官
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
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徃徃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
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
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俚俗之言未嘗出口

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壘而醜
籀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
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
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
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含醵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
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
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孝友天至居嘗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
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袂共食

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葬君某山之原俾某為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氏解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余友王君渙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蒞東川軍民府東川隸貴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閩畔部去京師萬里

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選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跡落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逋慢易置之寔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嘆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耶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臥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呼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授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官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厲志經學既選隸
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
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
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難棘若出硯鍛而君頃刻
數百言操筆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
奇雋矣乎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傳晚喜陸放
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奕奕始
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
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
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已而厄於時命僅得一
郡倅潦倒末殺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以靳耶

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闊達而舉止踈慢不事矜持出
言無所顧籍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
以此然其中實無厓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
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
是葬其子遂以吳縣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
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巳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俛
范善徵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
月廿又一日墓在武丘鄉郁氏附銘曰 維材孔良德
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予行維坦有夷弗矣其馳迺
難厥罹跋疐而違而顛蹶以躄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
奇兮

叔妣恭人談氏墓志

恭人談氏吳人談世英甫之女母徐氏以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又六日生恭人十有五年而歸我文氏爲我仲父都御史府君之配始恭人父談公爲徐氏贅壻故恭人少育於徐徐翁諱士隆讀書敦義與先大父少卿公友善府君少則儁朗爲翁所賢愛而翁又自賢其甥謂非府君不足配也遂委禽焉談徐皆無子故府君受恭人於談氏之廟而賓於其室談時華盛而府君方食貧然介潔高朗不有其家恭人事之惟謹左右進止惟府君之命府君夜讀勤苦必爲修具或通夕不寐亦必與俱府君起家進士繼宰慶雲入爲監察御史出貳太僕

所至以恭人從恭人靖恭厚默素無交比既貴益慎有度竇窳女婦悉謝不通歲時問遺亦絕故府君歷仕中外皆以清白稱及爲御史以言事下 詔獄事且不測人爲傍懼而恭人無所悔恨府君嘗自言當草疏時恭人寔秉燭侍知必掇禍而不爲沮止使其時有言余亦不能不動也其明達如此尤甘澹寂雖生富室而不事泰侈府君素性高簡不立資遺家衆數百指俸入往往不給食粗茹糲人有所不堪而恭人安之子女十有一人惟長子及毛氏女爲所生餘皆長於少房而恭人視之悉如己子撫字惟均又均其訓迪故諸子女親之亦不知非所生也恭人貞定若淑德充於容鵠鳩之化葛

覃之風達於中外無有間言以府君升朝封孺人及官太僕遂進今封云文氏之先與宋丞相天祥同出廬陵其後徙衡山再徙今長洲吾五世祖俊卿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高伯祖定開仕 皇朝荆州左護衛千戶高祖定聰散騎舍人曾祖惠祖即少卿公諱洪仕為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寔生我先公温州知府諱林次即府君諱森字宗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守南贛致仕卒于家寔嘉靖四年乙酉也越十有四年為十七年戊戌八月二十日恭人卒享年七十子男三人長斗國子生娶沈氏次徵賢娶張氏又次徵忠娶陳氏女八人長適鄉貢進

士毛錫朋次歿次適陰陽訓術錢班次適太學生張哲次許嫁陸某未行而某卒守節在室錢次適周某某次適顧某孫男五人女一人府君先葬吳縣穹窿山墓侵於水至是諸子改葬長洲花園涇先塋之右詎少卿公墓百武而近以恭人祔是為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三日庚申某為書其事以志昔柳子謂從人之道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於伯祖妣李氏之葬敘柳氏為備余於是亦云若府君事行詳於先志者茲不復書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

墓志銘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又三日都察院右都御史

長洲盛公以疾卒于家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稱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躋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蒞輒著茂績樹風聲而高風抗節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烈徃徃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齋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歷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寵眷隆極莫與為比曾祖似不仕祖昕父權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

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癸丑進士釋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蒞濟寧諸閘執事要束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敘進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不便之時大璫李廣等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兩階謫授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為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烏爨蠻所居雜以徭獠慄悍梗化前政徃徃寇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風聲所被洽於鄰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推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所尤患者民歲轉輸松潘

徃徃破產不足更費公審畫道利蕃休而節適之事集
而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同知服除改長沙專
理赤籍秉公執法不事鈎撫而弊為之清郡中王府官
校及衛所餉給多為姦吏侵牟官軍徃徃坐困出怨言
將為不靖會公攝郡即程督吏胥稽其出入參合分劑
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時都
御史陳公鎬布政使公鉞亟稱其賢將慰薦之俄陞
雲南按察司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微所部
職辨其屬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職梟獍獫狁王法有所
不治公皆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
殺而姦人實構其間公與兵備副使馳入其境縛姦

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美死其
妻攝郡所為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滌惡推剽圍
奪民甚苦之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不敢行公方入
賀萬壽當道議留屬公公得牒疾馳就之出鳳不意母
子震懼伏謁輸情公因簿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
於民時鳳氏方盛公廉其後必為患言於當道請降鳳
秩設流官制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
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一釀酒靡米
八百石恣情橫費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又
請封禁省內諸銀礦先是礦有歲課裕擅為已有皴剝
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啓釁故公建議禁閉以絕

禍源寔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與公協以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鞠訊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宮災遂得貰赦前事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惰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籍為姦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以公望重而止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具位而已公展采錯事無所退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畱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系不可已者故雖嫌

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陝西左布政使時武宗西巡關中大擾而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強禦恃有內援縱橫省中諸弟姪豪猾席寵翼姦賊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翦除之一切橫斂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悅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旨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乃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寔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公得檄即閉戶發藉稽按得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內惕不能對惶恐跽謝事遂得已及駕次榆林士馬滄集蹂躪紛擾人

情涵涵而公處之裕如供頓百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讐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儉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疏脫同事諸公莫不降嘆以爲難雖上亦知之會四川缺巡撫遂用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虔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熒夷爲亂皆以次戡定捷聞 璽書褒嘉錫以銀帛時朝多秕政權倖縱橫誅求切

蹙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法外科歛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爲之肅然是歲己卯丁繼母憂辛巳服闋會 今上登極以疾乞休不允尋被 命起撫江西適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饑虛所在盜寇衝斥而彭蠡爲吳楚交會之侵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劫而漁舟爲之向導公調遣官軍圍兵捶阨併籍羣漁爲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迸散時科謫方殷督餉嚴急民不堪命公平繇省歛隨緩急徵發所疏免雜調緡錢總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地賑卹而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淮甸阻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

以濟而奉 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 詔嘉獎者
再尋被 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時嶺南更 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墮弛
土酋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諄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
大閱料簡鈎撫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瘡積謹烽燧
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
於是諸夷稍稍知懼而邊檄有恃矣歸善劇賊李文積
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
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土
官劉召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兵分隸將
官授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邕梅諸寨推

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
餘人召被創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知府岑寧懷
諛伎狠恃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兵燒劫
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會三司守
臣叅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
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協從
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 旨改官矣先是公稽
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脫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抑
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
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
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

寔奪之權而置之閒散之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 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治久弗即功有 詔集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 錫璽書起公于家即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承勳胡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鼐各陳便宜金下公看詳公與郎中柯維熊貢外郎王大化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以地形平衍可以就功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

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南東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之北東行至兗二分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吳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上流曰濬故道曰築長堤曰改別地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

成則淤不可濟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縣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敘甫四閱月而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 旨罷役而公去國矣公上疏自劾因以疾求退會有廉公者從中醞釀之遂被 旨閑住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 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胡言改河之議寔發于臣自古 國家論誤事之罪必追責首議之人盛某廉勤

果毅受任數月既通舊河復濬黃河上流功效如此固當加勞徒以臣言新河之故使得罪以去臣何顏獨居於此鄒謂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干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云云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者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爲人修正強執遇事直前不爲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賓客讌談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

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
繼顧氏皆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次之榮娶
俱王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燦孫男六人茂勳
郡學生茂熙茂廉茂燾茂然俱幼以卒之某年月日葬
某縣某鄉某原某晚辱公遊知公爲詳及是葬二子以
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孰其徵
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昌
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宗聲不忝維毅有展中承德
言則繼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
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
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

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迺端厥綏或
失之毗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豈不云亡公其
莫贖

鄉貢進士贈承德郎尚寶司司丞顧君安人梁
氏合葬銘 有敘

鄉貢進士顧君之卒也其子謙亨方官尚寶請于 朝
得贈君承德郎尚寶司司丞未葬而其配梁安人繼卒
乃嘉靖辛亥冬十有二月八日合窆邑之令字圩新阡
於是謙亨奉君從子江西布政使夢圭所爲狀及所自
述安人事行詣予請銘按狀君諱履方字仲立別號恒
齋故大學士文康公之子也母夫人朱氏君生朗潤若

淑木質而理少授學家庭刺經綴文能自刻勵于時顧氏文章科第彬彬輩出君在羣從中年最少循飭愿謹未嘗以語言先人而意獨領解父兄並賢愛之年十四選爲縣學生益精進不懈及侍文康公居京師卒業于學士吳公仁甫益見端緒尋入國學受知于故祭酒陸文裕公月課率在高等戊子舉順天鄉試試禮部不中及文康居宥密以嫌故數試輒斥人咸惜之而君不以爲忤文康薨于位君扶護南還不復有任進意朱夫人勉使就試試又輒斥居二年得疾遂不起嗚呼惜哉君靜重厚默謙約自將文康晚益貴盛門戶輝赫君日益加慎刺史縣令咸與分庭抗禮承事恐後而君閉拒子

子靡所干請出入閭巷儻從歛約被服雅素人不知其宰相子也與鄉人處卑抑閭閻不少驕場或肆侵侮輒起逸去不與校文康闊達好施不立貲遺祿賜所入皆緣手盡而君孳孳寡與居常不妄用一錢家得不墜至卹窮賑匱乃無所惜孝性純至事文康公甚謹而能順之于道文康疾兼程馳赴比至而疾已彌留嘗藥視諭扶掖憂懸不解衣帶者累月比卒哀毀踰節治喪戚加于易人尤稱之安人梁氏故泉州府同知尚素之孫德安府推官九成之女文康與九成同學友善知其有賢女遂委禽焉梁顧皆儒宗鉅姓壻婦咸得所擇安人幼慧有識能夬疑審事鍾愛于父母繼歸尤爲文康所賢

文康入 朝屬家于子時仲立方隸學官力學事進取
生殖靡密惟安人是賴銖黍化治纖悉具宜念舅姑在
遠槭遺餽問月無虛使旣而文康日益老夫人多疾乃
偕仲立隨侍京邸潔豆籩葺衣履起居惟時暑寒曲備
文康與夫人安焉恒舉以勵諸婦若諸孫婦曰新婦得
如此可無憾矣文康晚生王庶祿養婚娶咸于安人視
成焉仲立與歸氏姊及朱氏寡姊同居二十年安人視
如親姊終始無間言婉德儷義宜于夫宗如此可謂賢
也已君生弘治丁巳三月廿有四日卒嘉靖丙午七月
廿有九日享年五十安人生弘治乙卯四月一日卒嘉
靖庚戌十月廿又二日年五十有六安人生子男二人

長卽謙亨尚寶司司丞娶陸氏封安人次謙益翰林院
秀才前卒娶周氏繼查氏女二人適王世業周允懷俱
國子生側出子男一人謙福出後叔元敬孫男七人咸
和咸平縣學生咸康咸寧餘幼孫女五人銘曰 於赫
文康惟時名德有勲隆隆式章用奕貴宗燁燁世績桓
桓匪藉則華惟承之艱有展符丞純明而懿豈曰弗潰
寔衍厥世既孝有文亦騫用揚胡稟之碩而命靡昌弗
昌于朝爰肅家政刊落綺紈式共而靖孰其儀之有婦
惟協胡斯弗延乃駢則折令圩之墟石穴惟雙有偕則
藏以永無疆

甫田集卷第三十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墓志銘四首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翰林蔡先生墓志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
之盛自昔爲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
起高科傳掌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
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顯
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
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薦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
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

得肝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
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遠其先望於陳留宋南渡時秘
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
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
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
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爲文已有奇氣
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
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爲文必先
秦兩漢爲法而自信上爲發揚蹈躡意必已出見諸論
著與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歲微尚織紉既而
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

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
上乃今爲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
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夔莫及當其得意時不
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爲程文以應
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而先生試
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
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
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
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特
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
卒於家

素飛卿墓志銘

飛卿諱翼其字飛卿姓氏素蘇之吳邑人也世家郭西金昌里曾大父某大父某俱隱不仕父某以族人仕京師爲兵官因隸京衛爲武學生不幸早卒飛卿三歲而孤育於母王氏少奇警異常母授之書輒能領解十齡能把筆爲文稍長益淬礪精進尋補郡諸生益事博綜奇文秘記多所探閱聞有未見書輒奔走求之徃徃併金懸購以必得爲快手披口吟窮日夕不厭雖隸學官業進取而不專事俗學然出其緒餘爲程文則濺滌蔓靡剗刪陳爛典麗明發燁然秀出每一篇出爭相傳錄不終日已遍於邑中其爲人慕尚如此然試有司輒不

利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子凡四試始舉於鄉是歲以母病逗遛不及赴省試自是更七試或赴或不赴竟不獲一第而飛卿老矣蓋其性跡弛而意復逋蕩初未嘗以功名爲意或勸之則曰吾性不耐事情情成習今仕途以禮法羈人視吾狂易果堪爲世用耶平生名義自信口未嘗言利與人處不爲岸谷然矯亢任情不能與物俯仰一有所觸輒狂叫奮詈是是非非必達其志乃已晚益骯髒深藏不出以樹藝自娛性喜菊闢小圃植菊數百本手自栽接不以爲勞嘗曰吾平生萬事皆可遺棄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嬉爨不繼回視吾所有輒欣然以樂不復自知其貧也昔陶靖節採菊東籬

悠然有會又其言曰竒文共欣賞以淵明之高塵視一世而猶復云云者直欲寄其所志焉耳余之所癖殆是類也嗚呼飛卿豈亦一時竒謫之士哉飛卿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廿又九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徐氏無子繼瞿氏生子一人麟士麟士以卒之明年壬寅八月廿又九日葬黃山祖塋之次前葬以狀來乞銘且曰我先君每讀公文輒喜曰死而得文君銘可不死矣先君之亡雖無治命而其言不能忘也敢以請嗚呼余之言果足以永吾飛卿乎哉雖然不可辭也是為銘銘曰 藝則工亦奮有庸胡仕之邈而卒困以窮有植藁藁緹緹縱縱歸視其家樂靡有忡亶

適厥中而惟志之從吁嗟飛卿其永終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端
吳公墓志銘

嘉靖六年丁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長洲吳公自知制誥出領禮部事尋加太子少保出為南京吏部尚書故事無有自內制出理部事者若分司南京亦必有故而出公一再徙官雖以敘遷實皆左授蓋當路有嫌公者陰擠之士論咸為不平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見於色辭久之竟致其事而歸歸十有四年年八十三乃卒二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公之歸也 朝廷重其去特給輿皂廩以餘祿及是計 聞贈太子太保賜諡文端遣

官治葬事自始死至葬諭祭者四皆異數也公舉弘治
癸丑進士改庶吉事乙卯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會典
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為編修修通鑑節要兼修 玉
牒正德丁卯陞翰林侍講兼 經筵官修 孝宗實錄
充編纂官實錄成改南京刑部員外郎先是逆瑾用事
朝士往往屈節自容公與同官獨亢禮不為下瑾嫌之
會進書延賞遂矯 詔以更練為名盡出諸編纂官為
曹郎公在刑曹逾年陞南京禮部郎中瑾誅召還復入
翰林為侍講兼 經筵如故尋陞侍講學士癸酉出為
南京祭酒乙亥陞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召為禮
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奉 詔使安陸恭題 獻皇帝神

主奉迎還京賜白金文綺進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知制誥修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實錄成賜白金文
綺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是歲謁告省墓丙戌還朝尋
有南京之命而公自是去國矣公生秀頰凝重少則知
學稍長還隸郡學為諸生刺經綴文不專事舉子而程
試之文藻麗雋發擅名一時既入翰林益肆力於學貫
綜羣籍雋味道腴攄辭發藻務刊奇譎見諸論撰溫潤
爾雅足自名家而醇謹修正尤以制行著稱初官法比
或懼不勝任而公探讞維審不為文深傳爰論報咸協
於令有老吏所不及者自是敷歷兩京荐登華要展采
錯事所至職辨而南雍之政淵靖端方軌迹夷易士服

其誠入典邦禮屬 繼統之初追崇未定羣僚百執事
建議紛紜公軌道緒正不爲苟同擬議之間多所乖忤賴
上仁明不以爲罪而一二秉權之人則已意思之矣得
罪去國殆以亦此立朝四十年雖以文字爲職而 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以嬰懷有所見聞輒陳諸朝
其言淮揚亢旱民流道阻及漕河通塞之故審畫有敘
斟酌度維宜皆可見之施行嘗言范文正公自其少時即
慨然有志於天下吾爲鄉人媿公多矣於鄉里先輩獨
喜吳文定公事輒師之晚歲家居修復陸宣公墓及建
三賢祠以祀范公及胡安定尹和靖凡以顯揚先烈表
率後來也其好古樂善之心惟日不足故見諸行事咸

有法程而世道榮辱升沉之事一不動心嘗四典文衡
一領國子名卿碩輔多出其門而靖恭自將不以爲德
閒朗醞籍喜愠不形否臧不出口故人莫能窺其所蘊
然而端居自守之操仁隱不害之心所以播諸朝省被
於鄉人者卒亦莫之能揜也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
樓居士世爲蘇之長洲人高祖泰老曾祖敬俱不仕祖
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周氏贈淑
人父諱行初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後累贈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妣司氏繼妣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凡三娶
元配宣繼姚又繼薛宣薛皆累贈夫人子男二人子忠
早卒子孝已丑進士庶吉士今爲南京吏部主事以親

老乞恩侍養於家孫男五人尚朴尚儉尚默尚遜尚潔
朴以公蔭爲國子生女四人孫女四人卒之歲十月廿
六日葬吳縣陽山新阡某鄉里晚學辱公折節與遊知
公爲深於是子孝屬某爲銘自顧猥劣不足承命而誼
有不得辭者銘曰 維吳與區秀穎則鍾孰其尸之展
也吳公維公英英賦才孔碩靡亟以徐亦貞而式維貞
弗隨乃時有困回翔庶僚弗隕厥聞道弗終否廼窮而
亨廼言有翼式昭用明進司 帝制出教於國以德以
文以莫不克展也吳公木質而理爰德之華匪言則藝
豈無遠猷亦憂有思時弗我庸舍旃來歸退斯有榮維
順而正八十斯齡爰考終命有展吳公令德維恒少也

師古老而彌貞人孰不仕孰完如公孰不云匹哀榮始
終 煌煌密章 天子有詔昭銘墓田尚後有考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
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
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
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爲蘇之吳縣人 國
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爲上元人
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紋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
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

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
廣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爲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
勲郎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擢授廣西
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
叅政嘉靖改元冊立 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
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爲江西按察
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
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

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
十有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爲資善大夫正
治上卿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
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擿伏若神拊循道
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爲開封益
更練堅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釋騷兵
部尚書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
悉心展錯練兵飾甲轉餉傳餐取具呼喻間而厭難折
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
撓鎮守中官廖堂恃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
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閹

方熾王宏者尤諄護剽疾繼廖出鎮成權席寵氣焰讐
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
荅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禮執誼抗言條對一無
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
竟其獄獄成鐫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
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
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
台爲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史並緣其間
縱橫饕餮吏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弊端與
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更費

浩穰率爲主守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考得所
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
隳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菜之利貧民業鹽
自食辛苦摧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爲姦利至
相賊殺不可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
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
稱貸以需而駟僮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
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
地有中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
十楹人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
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

繼起藩叅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
爲多及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
事惟志所爲而釐革積敝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
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而
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爲姦事緒
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
斂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
時雖橫被口語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
誣篋也起撫湖南益專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
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輶車省循徧歷州
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

却故事撫臣述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
簡易儉徒斂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爲勞
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
會促迫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劭農振業平繇復
稅而撻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
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
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
部歲更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
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
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 祖宗舊制乞越例
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

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聽其言云 顯陵之作役大
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
視他所塋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翬飛赫奕
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爲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
此特書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爲才也及是雖典邦
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
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
朽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
者因得假以爲辭肆言醜抵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醜
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
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

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
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
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
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瀝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
諸人多不能堪往往傷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謫受
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思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
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
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
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
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
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

與親接而不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既又爲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於家死爲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探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爲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爲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劉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克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

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珮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爲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張弛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

余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嗚呼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又次峻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爲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者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大常少卿許穀所爲狀來乞銘銘曰 於穆 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禎烈烈顧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厥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

違言飲之 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蹶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共乃剛弗折式邁其歸峻濟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作迺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亶言華國敷彰 帝猷詠歌明德在 孝皇日羣獻英英發藻摠詞式章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洋經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爲文宗政爲吏師維學維政鮮茲兼得繫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甫田集卷第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 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思顧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竇者累年再起再僨卒骯髒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徃徃不得志於時其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

諱淳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迨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嘗能言卽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竟務求抵極攄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遂收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

不與時流徵逐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貢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蕃夷朝貢凡餼館徬徠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者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咸君屬草詞理明辦有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大臣

所簡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 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
扈從會改官不果行 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
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
踰年召為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
南京刑部主事進貢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
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恃而狡饕誠喜訐最為煩
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密審聽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
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為清管內振
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為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
峇間方達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為黜陟近時
乃有既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

非顯惡大懟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輔曹未及上再任
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
呼羣耳目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
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厲操切不肯脂
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厓異故愛之者雖深而
卒不能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
為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
無所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為文粹粹為文必古人為師自兩漢而
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
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

之奧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沒後其兄子俊集所作
爲皇甫少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 日卒嘉靖丙
午三月九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
長秦郡學生娶王氏次拒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
王大猷次適太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
儉孫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十又三日葬虎丘新阡於
是子俊手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余乞銘余何足以銘君
哉辭不獲爲序次如此系之銘曰 嗟皇甫君維時才
彥天實生之亦既有衍爰賓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
而阨其遭秩秩郎曹五禮云職貞德允文迺言有克維
文之克維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舍官

孰宜譽者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命也自
天弗隕厥聞嗟皇甫君靖共維秉豈無遺榮降年弗永
弗永其世式宣其言後有虞卿尚鑒吾玄

錢孔周墓志銘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轆奮迅之氣感
槩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
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
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
庠序故會晤爲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讌
笑評騭古今或書所爲文相討質以爲樂既而唐徐起
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

後出而遊好爲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
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
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
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傷
臨握梨呼盧憑陵翔擲含醜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
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
復得耶性喜畜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
之外山經地志裨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
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過有所得隨手劄
記積數巨秩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爲切要而君未始一

注目也爲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
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
文意燦然如出硃鍊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
以功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
爲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
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爲陳公所得也自
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
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
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

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骯髒迄於不
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
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
讌談謔浪透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
士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
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
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爲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
遂占數爲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
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
生汝式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
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

徵太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薊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
氏繼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
生子男一人復貞娶某氏女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
二人君生成化乙未某月日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
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某日葬吳縣寶華山銘曰 氣
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
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
以較軫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
科登臚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離

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 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
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骯髒以死嗚呼傷哉其
命也夫君諱袞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
寧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霽母安人
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
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
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
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
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
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
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摘衍揚釋上下數千言出入

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
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
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
敘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
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爲翰林庶吉
士因上言諸庶吉士跡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
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
主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爲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
火爲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
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
晉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

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
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
凡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剴裁
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 詔以京朝
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
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
選有勲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敵
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金緣爲姦展采錯事
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
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
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

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
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恒
欽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
而君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
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
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蹙起守官而寤寐林壑
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
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
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
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
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

以洩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遴傳與夫詎偽諸篇寔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闡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道合即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貞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在某山銘曰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舍弘抱貞翼德爰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雖邦之楨弗爲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

王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寔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
王明聖侃侃袁君守身用恒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
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志
銘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
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雲
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缺曰寇旣
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
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畧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
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城捍禦悉衆

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
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
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眾掩至公麾下烏獸散眾
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寔乙
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
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
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
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
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
鳴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
浦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勲主事曾祖景儀

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
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
官里胥以高譽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
在科謫之列公曰徃役義也吾何辭晝出應繇暮歸讀
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
士筮仕閩之候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負
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
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踔絕敏於刺
裁試邑候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
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
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候官擿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比

部尤稱職辦有權貴囑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寃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顧城圯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流莩屬路

公即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曠耀兵嘯聚撫巡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間懼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救寧撫巡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歟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績徃徃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爲不欲

苟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
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
致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
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即部次
郡都鄉廓鄰祁抑鄂却昂遺腹一子未名女五人章卿
趙個龐夢登龔文檟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
人輿較輻輕輪軾軋軋軒輅輶輔輻輳餘未名孫女六
人嘉靖丁巳某月 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
乞余爲銘銘曰 虞麓巖巖琴流淵淵秀穎有鍾是生
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策名 王廷出宰百里回翔
二邑候官慈溪以翼以綬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

執不苛以隨迺正而克迺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乘麾
寔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專城文欵攸興邊庭用寧烈
烈錢公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茲醜虜犯我
鄉邑窺我城闔肆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茲墓
城志翦窮凶伏鉞于征討逆用順衆寡于懸爰以身殉
海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攸攸適還厥靈嗚呼烈哉
天王有制恩沾及泉賞延于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忠
魂在茲鬼神護呵石闕峩峩松楸鬱鬱有永貞名千祀
弗沒

南園集卷三

南園集卷第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莆田集卷第三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表三首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叅議盧君卒於家年
五十有一先是君爲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訐君以
職分臨之遂爲所誣逮繫 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
理賴 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
被疾抵陝未幾聞其父御史公之訐疾遂加劇至家數
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 國初有爲青州
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爲吳人高祖彥實曾祖

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毋孺人
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
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既而卒
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爲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
徐公撫山東遂携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游道
既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士試應天不利歸補郡
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
未登進士初授刑部某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
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
選君初官法比即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
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析律詳明不少翫縱然

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立當以三
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
人忍爲之耶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
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
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
右懲闕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
一時稱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
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從關決君所在職辦諸尚書金器
重之然亦操切疆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
是也君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而
其中與奪分劑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

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
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敝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
圖寒日簡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其書輒手自繕
錄既仕益勤雖薄領雜襲而不廢佔俾爲文勇腴明暢
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
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畧盧氏世譜他所纂
葺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
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稍及下壽其所見當不止
是顧方精進有爲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
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教授鄉里而君兄弟相
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宦文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

盛矣曾未幾時皆以盛年即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
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
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有槩於中乎因表其
墓以著其志亦用抒余之悲云爾嗚呼傷哉君娶陳氏
封安人子應坊娶馬氏側出子應垓聘魏氏女適張師
詠孫男一人邦鉉葬以卒之後二年癸巳十月廿又六
日乙未墓在西橫山之陽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工部主事陳鏊以嘉靖乙巳四月十有七日乙酉葬其
考府君於長洲縣鳳凰山之麓妣莫氏祔友人文某表
其墓曰嗚呼是爲。敕封工部主事陳君之墓君諱冕

字威仲別號厚齋陳氏蘇之吳縣人家世業農至直道
公永錫始用文學起家舉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累官
福建按察司僉事清忠勁節卓然名臣而陳氏遂爲吳
郡衣纓之族直道公一子寧仕爲新野王鎮國將軍教
授二子懷悅悅官永定知縣而君則懷之子也懷娶于
鄭無子君與兄冠皆出少房張氏君生三月而張卒鄭
氏實哺鞠之君稍長即知慕鄭事鄭不啻所生異言愉
色隨所惡欲而承意維謹鄭本賢淑有母道用是益憐
愛君顧復恩勤孝慈融浹人不知非所出也事兄冠尤
極恭順冠亦誠篤親妮事必資君君志意交孚用能戮力
起家家庭之間雍睦順敘同居五十年莫有間隙直道

公剛方履儉垂範有素君服習見聞能孳孳自愛不徇
俗尚不比匪人獨能推羸急匱雖忤弗悔尤嚴於賓祭
豆籩潔修禮文維帙以家世齊民顯融光大昉自直道
公建直道祠俾子孫世祀之其事雖出於冠而發之自
君凡君所爲徃徃歸德於冠冠亡無子以嘗撫滌有恩
使漆服喪三年曰吾兄宗子法不可絕他日有子當爲
立後今之喪服亦義起耳然君子不以爲過也君少業
舉子病薊中廢乃篤意教流漆舉進士官工部三年推
恩封君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封莫氏安人命甫
下而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早卒繼
卽安人同邑莫公諱淮之女生而愿謹未笄歸君與君

南田集卷三
媿德儷義恭敬弗違色笑端詳和而有別能推君之愛
致孝於韓姑媿容順志靡有讐佚喪之過時而哀遺言
懿訓佩之終身事其妣如君之事兄君所爲協和其家
不間於中外者安人爲有助也始君之卒塗在京師家
無強近親戚沐浴含殮咸自安人被服衾稠織悉曲備
不令塗歸有遺恨也時年已六十有六苦寢蔬素不以
老廢竟用憂傷得疾越明年遂卒寔嘉靖癸卯十一月
廿又三日也距君之卒爲壬寅九月廿又八日才十有
四月耳嗚呼傷哉生子男一人即塗女四人劉芾周詩
朱宏蔣垺圻也余與陳氏比里而居少則遊君仲伯間
閭閻愉愉友恭篤至每竊嘆以爲忠賢之後德澤深長

如此雖然幽贊陰翊必有所以順之於道者顏之推有
言姊妹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以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
之恩必不合矣言勢之不能以有叶也則夫安人內行
之良又豈易得哉故余表君之墓而輒附著之

鳳山趙先生墓表

先生趙氏諱宗魯字應麟以字行別字文亨鳳山其號
也先世杭之仁和人宋季有舉進士爲醴泉令者元世
俶擾避地盩厔之白陽山生子士安因占數爲盩厔人
先生之高大父也曾大父純徙居樓觀鎮大父彬字大
儒高朗篤義以峭直好施長雄其鄉鄉人有政咸從取
平焉始自樓觀徙居邑之東門力本振業雅喜讀書教

其子策以儒業起家由武鄉訓導仕終王府伴讀而趙氏遂隱然為衣冠之族伴讀娶于某生子二人先生其仲也生而穎異少則知學稍長習春秋為舉子業尋選諫學官為弟子負益精進不怠然試有司輒不利念春秋古微而盤屋偏鄙無所師承乃裹糧束書走由漢之蜀沿三峽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時麻城阮公朝東以春秋鳴先生從之受業鑽研淬礪居一年盡得其旨以歸歸試有司又輒不利而先生病矣於是盡以其所學校其子忻曰吾厄於時命不克遂志成乃父之志於汝有望焉忻甫升庠校而先生卒卒十有三年而忻舉進士且顯於時而先生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剛毅

有為砥節履方而執志堅定雖貧不苟取於人而與人亦無所苟處家應物咸協於道蓋有用之才也使占一第或不第而以貢入官必有以自見而不幸無所集又不得年以骯髒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先生不獲自試而其子以高科入仕試邑於此財夫敏利擿伏若神道利拊循有古循良之風昔人云子道之行父志之成先生庶幾可以無恨矣先生生某年某月日享年若干卒於嘉靖己丑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娶李氏生子二人長恪次即忻辛丑進士今為長洲知縣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九

甫田集卷第三十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碑一首

明故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
公墓碑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其先出自齊文公子高高孫僊
食采於盧因以爲氏自秦博士敖以來世居范陽之涿
郡漢北中郎將植爲時大儒實生司空毓毓生侍中班
班生尉衛卿志志生中書監誥皆顯名魏晉之世至唐
爲宰相者八人而承慶懷慎尤有名他如藏用照鄰綸
全皆以文學著稱子孫雖散處四方皆以范陽爲宗東

陽之有盧氏則自宋院判公寔始寔四傳曰貞父徙邑之雅溪是爲雅溪始遷之祖雅溪七傳爲宋郡馬公大振則公九世祖也高祖康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有八日以縣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凡九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爲刑部雲南司主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進河南司署員外郎嘉靖壬午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奉 敕整飭徵繕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

敕提督太和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覃 恩進中順大夫越八年丙申正月廿又四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生穎異而惛惛醇謹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質義楊推必求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民長垣即仲由所治蒲邑故有學堂同相傳先聖講學之地故祠敞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之仁軌會盜發鄰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岌危而垣備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距寇再至再戰而却之權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重盡散以享士復斥其羨以代民租民因不擾士亦用命迄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爲一時最在刑部尤號

明審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折律詳明持議平允傳爰論報
未始骫法而矜怛仁隱恒存於中諳練之稱達於上下
遂有蜀臬之命蜀去 朝廷遠俗獷而健豪民假貸例
責倍息而敘瀘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誠心拊循
民用安集而軌道要求俾咸協于理芒部土官兄弟讐
殺官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事有曲直而構
難方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
順而相機進止一則假夷而近效可收一則助夷攻夷
而禍本斯拔矣時前政墮弛民兵連蕩公料檢鈞撫悉
為緒正軍民方恃以集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
祠事而兼撫節襄事緒勢出所守鈞湯適當 顯陵孔

道車徒結轍冠蓋相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鈞鈞民疲
不堪命嘗借助於鄖公為科謫踐更使資力相當民方
稱便而當道不悅公者顧撫拾以為公過然卒亦莫能
為公累也公性若淑而遇事詳緩不為激叩暴白之計
然砥節履方亦不肯靡薄隨人班資崇庫任運而已流
賊之擾公勞績居多同時有起邑為廷率者而公浮沉
常調曾不為意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
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
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 蜀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
之守官所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後尤利源所
在公雖操 敕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訾省一屬之中

官雖供頓餐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徼或代
輸逋租利濟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爲事首
輯譜牒置義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
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
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逆之來亦弗之較晚益廉靜
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
人長者非歟公娶應氏有賢行先公三十二年卒贈安
人子男二人堯俞以縣學生升貢太學堯亮亦太學生
庶子堯工女二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仲文仲武仲瑛
仲玘孫女五人嘉靖戊戌 月日葬邑之興賢鄉馬鞍
山祖塋以應安人祔於是堯俞奉翰林編脩程文德所

爲事狀請文勒石墓道辭不獲則爲論次其大畧系之
詩曰 熒熒盧宗肇自齊姜植奮有揚迺儒用張軼晉
而唐弗替有衍旣攸有文亦相丕顯維千斯年耳孫其
翼孰其徵之藩叅維克烈烈藩叅植德維誠迺言有嘉
攸維征弗遑暇食迺戡迺戢迺全之邑豈邑則全亦撫
而教爰植之仁庸協于道烈烈藩叅有德有言有才弗
諛式於王官入司邦刑出奠藩服澄斯秩斯以莫不肅
肅之維何維廉斯貞維公斯明乃言用成熟不有成當
躋而顛知進而退公私用全烈烈藩叅高年維碩邦國
之楨鄉人之式豈無公卿公德則有我作銘詩尚徵厥

後

神道碑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山陰何公神道碑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正月廿又八日南京工部尚書山陰何公致仕卒於家計 聞贈太子少保遣官即其家賜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諱詔字廷綸別號石湖舉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有智計能勤敏任事會壽王分國之蜀道出南畿公承檄扈送行次荊州當用民舟入峽有司集舟千數公料簡處分損卜之七審畫道利隨事節適中官在事者不令得肆徃

復萬里無少愆佚繼被檄督造海舟前政不時給直事用逋緩公先事飭申要以必成而無所系吝人歡趨之功是用集而人得不困壬子丁父憂乙丑服闋赴銓留為工部營膳司主事 孝皇賓天山陵事嚴公分司通州當轉甓陵下陸行迴遠更費浩穰公規畫趨便輕舟乘漲輸之損費十五人尤便利正德丁卯改本部屯田司歷貢外郎郎中展采錯事督率精勤尤稱職辦值逆瑾用事事多猜阻公守正不阿為瑾所惡撫拾他事下詔獄久之無所坐贖米三百石而釋之闕三年庚午出知永平府永平在畿內尤多中貴家昌黎石璫被盜誣執十四人付縣掠立成獄公行縣悉放遣之鎮守王宏

尤諄謾獬鷲公故不爲禮王石皆瑾黨與將乘權陷公
瑾敗乃已郡豪殺人當死詒其姪使逸去而文致其罪
姪無以自明公探其獄而反之先是郡苦秋旱公至首
出繫囚而慮之析律詳讞多所平反一時雨澤沾足飛
蝗蔽天亦不入境歲大穰郡以大治會盜起傷郡流劫
四出公飭甲練兵繕治樓櫓作計城守而耀兵境上賊
聞引去時諸郡多殘破而盧龍獨完壬申丁繼母憂乙
亥服闋改知永州永即古之零陵地控衡湘俗獷而徒
桀桂夷獠時時竊發會用兵公在行間諜知兵官陰與
賊通首發其罪以折賊謀乃悉衆陷堅遂獲戎首而盡
釋協從幕府上功 詔進一階錫白金加幣在郡三年

平徭薄賦務恤民隱而扶微興壞一如永平郡又大治
庚辰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逋寇王堂狡獪陰賊而
負險不服衆莫敢睨公獨犯衆議征之兵初不競人爲
公危而公不爲懼轉戰而前竟以得雋功 上錫金加
幣如前嘉靖癸未陞福建右布政使軌道披決多所緒
正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無所事事公摘實訊諮事必
關決苟不當其意輒持不署或以故事言則曰吾食而
不事是尸祿也迄不爲止乙酉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璽書巡撫保寧等處兼都督紫荆等關軍務公
益思振職發姦謫伏務肅綱紀有武臣席寵貴禎翼姦
亡賴爲軍民患公首劾罷之先是境內小警集達騎徽

衛而廩之及是事平廩稍如故亦上疏釐革所疏地方
事宜凡十餘事悉見施行風聲四被所治肅然丁亥召
爲工部左侍郎有 旨建敬一亭亭成 賜譙翰林院
加賜銀幣繼被 旨督造 悼靈后山陵事竣 賜銀
幣如前有加明年巳丑陞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工
部留京宮殿若諸司解宇自洪武來百五十年于茲矣
歲久傾圮而 太廟爲甚因建議興修始自 太廟以
次及太學次六部諸司宏偉壯麗華煥一新集材庀功
咸有法式區畫周審程省自躬人不得侵牟解媿迄功
而民不知擾初 太廟成 璽書褒嘉加賜銀幣方在
簡注而公倦遊矣先是公年七十上疏引年乞休 優

詔不允至是甲午再疏復不允疏三上 上察其誠懇
乃賜允給驛以歸公歷事三朝閱四十年歷十有二任
積階自承德郎歷資至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年七十有
六乃終嗚呼盛哉何氏宋相執中之後自暨陽徙山陰
祖宗政文景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王
母沈繼母董俱累贈夫人公生豐碩朗潤厚默而愿謹
少不好弄稍長知學益務勤誠脩正疆執處事周審而
退避自將未嘗以語言先人居官精敏前後官簿多在
將作瑩建之地材木輸將泉貨出內浩穰無隄而公嘗
省有程鉤校維審人不得金緣爲姦轉輸共待日以有
羸初任南曹帑積才數千去之日乃有二十萬尤事持

廉俸入之外不一毫妄取於人亦不以與人然軌迹夷
易不事矯飾不收譽名一時雖若遲頓而積久考成往
往出人之右孝性純至事二親順謹弗違一再居憂能
崇禮執節不飲酒食肉不預人事初以主事歸省念父
老乞欲終養父怒不許曰吾食息方強兒乃欲死視我
耶公不得已勉出赴官出未幾父亡抱恨終身毀頓幾
滅性居常儉素自將室無姬侍服食取適口體而已凡
三娶元配唐繼孫又繼郭唐孫俱累贈夫人男五人長
鏞次鰲舉正德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又次銓華
亭縣丞暨國學生鰲郡監生女二人長適縣學生金愚
次適江都主簿章元

都事景明景星俱國學生景員郡學生餘幼孫女若干
人曾孫男七人公以卒之明年丙申閏十二月十日葬
縣之西余山至是侍郎鰲言於某曰先人之葬十有六
年矣墓木已拱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詞願有請焉某生
晚不及識公而侍郎辱與遊好不可辭銘曰 繫何之
先立氏以國有衍弗遺膠東維克孰其引之宋相則良
山陰之宗肇自暨陽顯允尚書既貞亦穀入署郎曹出
司民牧維此盧龍曰維畿輔我貞用明余孰敢侮零陵
之墟越在荒徼爰綏弗諼有允斯蹈迺言振德亦懷用
柔以佚以休以莫不優五嶺八閩周遊徵逐玉節煌煌
奠茲南服 天子有詔式邁其歸錦衣繡斧異我邦畿

何以翼之糾撫姦宄既貞厥度亦慎其履熙 帝之載
疇若干工僉曰詔哉汝其司空五材是宜百工惟敘有
庸斯成登閣惟制翊翊王臣亶貞亦蹇匪時弗庸身則
既倦舍旃來歸為時逸民胡志之得而命不辰顯允尚
書維時德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皇震悼錫命維
優 茂恩煌煌賁此藏丘西余隆隆松堂鬱鬱 龍章
在茲過者必式

阡碑二首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華氏自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慧山族屬衍大散處邑中
無慮百數宋有原泉處士者始居梅里之隆亭原泉四

傳為將仕郎無錫簿

將仕生處州錄判

錄判

生元屯田打捕提舉

屯田生太尉府知印

知

印生開二處士始不仕自開二以上十世金葬隆亭開

二傳平一再傳康伯別葬報親院康伯而下曰荃曰本

盛凡二世葬鴨城巢髦整二墓去隆亭不一舍而近今

九里涇則坦菴府君良用所葬始去隆亭而別為兆域

坦菴子時禎寔昉為之時禎又自穿其傍為壽藏所謂

九里涇始遷之墓書梅里著所自也時禎之言曰吾家

自梅里以降闕十有四世仕以政稱居以義立風流雅

尚鬱為名宗我先君坦菴承奕世之懿而拓中亨之基

至於麟小子祇若前休弗替有立他日獲保首領從先

君於是凡皆前人之遺我先君之訓也於此而不有表
焉是忘先君之訓棄前人之烈也乃立碑墓上請余文
刻之昔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詞曰 燁燁華宗肇於
戴公式招始封厥有孝子不易其履伊錫之始有隆華
坡在錫之阿奠焉弗他隆亭與區梅里之墟列屋渠渠
歌斯哭斯亦允藏斯維原泉之遺有允原泉寔始東遷
歷世其綿乃將仕之淑乃錄判之穀屯田其續山川有
聞開二維敦有衍諸孫秩秩百禩維克有引其奕有鄉
揚名九里之涇鬱茲佳城孰其藏之曰良用甫既封亦
樹是曰始祖是衍孫曾繼繼繩繩百世其承維生有植
維懸有刻以永無泐

董氏竹岡阡碑

董氏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松江之上海閔今若干世世
有隱德至御史介軒父始用任顯既而諸子相繼起科
第列仕中外文聲政業鬱為名宗御史而上葬邑之楊
涇原距楊涇之東三里而近曰竹岡之阡則御史公之
所藏也公諱綸字誠之天順甲申進士仕為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卒葬于是公六子其從葬于公者仲子大
理少卿恬少子西岡處士愉而弟五子將仕郎懷之生
壙亦在焉大理居仲以久當在右故其治先配喬宜人
之葬也虛其左以俟伯氏將仕郎恢及西岡之沒伯氏

已別營宅兆顧左不可虛乃葬西岡於左而五將仕則
兆於西岡之次雖於禮有未盡合而勢不得不爾古之
人有推權以附義者苟宜於人情君子不過也初大理
之葬御史公也有夢徵焉葬未幾而大理與其弟肇慶
守忱綿州守懌以次升朝推恩 贈公奉直大夫刑部
員外郎 龍章炳煥於藏丘者再乃即墓次建二亭刻
制詞其中益樹松檟植神道垣護高齋式嚴以固從而
洒神之室享祀之堂守塚之舍以次告成而墓之制至
是始備及又刻大理所被 制敕于石大理之子宜陽
之葬其父暨其母唐夫人支傾補敝飾故而新斥土崇
封益事標表凡制之所宜得者至是益備而加詳蓋自

正德癸酉抵今嘉靖癸巳閱二十有一年凡一再舉事
乃克就緒大理恬肇慶忱將仕懷寔昉爲之而宜陽用
終厥志於是宜陽具事狀詣余請紀其成惟周禮墓大
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正其位掌其度數正位正其昭穆之位也度數以爵
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謂封高則樹多封下則樹少
所以別其尊卑也自周官之法不行庶事靡薄而墳墓
滋輕我 國家雖有墓制而無官守庶民徃徃踰分于
紀而品官之家或墮廢不治樵牧不禁荆棘不翦委爲
狐兔之區者皆是也而董氏父子兄弟繼繼弗隕更二
十有一年而繕治不忘是豈有教令爲之哉是宜刻石

以示其後人詞曰 維松與區奠吳之東海邑維雄三
岡其隆有崇新宮既嚴既翼被隰依原肇此玄宅其宅
維何董氏之藏爰立之阡曰竹之岡竹岡巖巖閉閣揭
揭孰其崇之直指維烈維董之先有來自汴垂三百年
弗替有衍顯允直指有德有文去隱即仕爲時貞臣用
弗究材駿發厥嗣憲憲列卿秩秩刺史科甲翩聯奕世
其繼匪亡則繼亦美之濟有展廷尉式穀用貞際時
冰明以順而升進弼邦刑在公維劭 錫之用休 天
子有詔鸞章煜煜 天恩煌煌異命維申賁茲玄堂玄
堂翼翼豐碑岌岌夙夙秩秩維 天之錫錫之隆隆作
之衝衝迺築迺封迺崇其墉其墉既高亦周有廬有重

其門式嚴之樞奚樞之嚴芻牧是遠狐兔攸遠荆棘斯
翦既屏既營式度用恒孰其執之廷尉是經刺史攸承
將任用程歷歲滋更乃潰于成匪成之艱有攸維繼終
厥先猷厥有孫子維孫振振不忘祖考再章用揚於先
有耀相此崇岡天寔基之厥有夢徵爰奠於茲黃浦其
南竹岡其東土膏壤淺秀允有鍾鍾之維何曰忠與孝
我刻銘詞尚後有考

碑二首

太倉州重濬七浦塘碑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
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漑灌海日再潮淀沙易淤在昔

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率其徒修築浚治之隄防垣固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夾亶氏謂廣深其源非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稠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既瀕海浦港爲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於海海潮去來有時而湖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爲患斯固東人之恒利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爲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茅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廻而屬於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日淤至於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

午有 詔興修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 詔維謹謀於副使敖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既克協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感事即工而州同知周某寔董其役於是躬履其地分程受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民歡趨之秉鐮操畚借手並作始浚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自直塘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一千六十有一丈總爲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於十有五丈始殺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於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畱田

之出於硤确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靡銀爲兩者七千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都御史御史寔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九德終之至於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君與其僚之在事者與有勞焉昉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饑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隄驅饑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之費不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肇端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故事

尤貴於有終也穀梁氏有言智者廉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有焉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 粵吳與區澤維其蔽迺暵在東曰墀維阜瑤阜隆隆海波融融孰溉以庸陽湖維衝歲收有室硤确以瘠民乃不粒爲我心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 明詔是承弗遑有歎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川流既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懽豈不我勞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厲之弗庸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重脩大雲菴碑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釐革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

址率侵於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實亡者亦或鞠爲荆榛瓦礫之墟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常禁網云弛殘寮廢刹稍稍興復聚徒焚脩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往藁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諉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寔始開山考之郡志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蓋其徒也大雲寔其子院寶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塔猶存豈當時雖屬歸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承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逼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

雖屬城闈迥若郊墅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東自葑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匯其前爲放生池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木爲梁以通出入撒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廬靚深古木森秀暎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反非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循多讀書喜文所雅遊皆文人領士若沈處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謙蔡翰林九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嵩一峯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寔記其成及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嚴華幡鼓鍾列置如

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
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爲事昔之名僧高士多留
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
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
爲道蓋如此而今之爲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爲虛幻視
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爲有爲而
非道之所存往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修以基
遺業則題疏勸緣持盂請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橐此
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
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止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
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盂之積一不假

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
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剎號稱藜林亦多
隳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燈炷香灶不絕如綫視
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
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爲今被推擇爲郡都綱云作頌曰
有崇大雲奠此幽墟孰其啓之其人寶曇斷崖其初巖
巖寶曇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湜湜清池翼翼
幽居石塔渠渠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
人嗣承則允寶幢帙帙紺殿隆隆鬱攸示變維劫之逢
載焚載葺曷輪以奐迺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
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凝松雲其繼匪法

承 則然亦衷厥義我作頌言後人伊徵弗隕厥世尚慎其

卷第三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十六

附錄

先君行畧

文氏姬姓裔出西伯自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與丞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元有諱俊卿者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從

高皇帝平僞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次定聰侍

高皇帝爲散騎舍人贊爲浙江都指揮蔡本壻定聰生
惠自杭來蘇壻於張聲遠氏遂爲蘇之長洲人惠生洪
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中成化乙酉科舉人仕爲涑水
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知永嘉博
平二縣事進南京太僕寺寺丞仕終温州府知府公之
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公諱璧字徵明
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居士學者
稱爲衡山先生云少時外若不慧然敦確內敏雖在童
穉人不敢易視稍長讀書作文卽見端緒尤好爲古文
詞時南峯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鳴然年
俱長公十餘歲公與之上下其議論二公雖性行不同

亦皆折輩行與交深相契合或有問先君於祝君者君
曰文君乃真秀才也公名旣起然不苟爲人述作或有
托其名爲文以售者楊公輒能辨之温州於吳文定公
寬爲同年進士時文定居憂於家温州使公往從之游
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爲延譽於公卿
間温州在南太僕寺少卿李公應禎博學好古性剛介
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公公亦執弟子禮惟謹一日見
公書稍涉玉局筆意卽大咤曰破却工夫何用隨人脚
踵且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因以筆
法授公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天才俊逸
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且言於温州使薦之

當路都竟起家爲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午解元時
溫州在任還書誠公曰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
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徐迪功禎卿年少
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有太湖新錄
落花等詩傳於世及溫州在任有疾公挾醫而往至則
前三日卒矣時屬縣賻遺千金公悉却之溫人構亭以
致美云溫州旣沒公與游諸君祝唐都徐皆連起科目
而公數試不利乃歎曰吾豈不能時文哉得不得固有
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於是益肆力爲
古文詞時雅宜王君寵異才也少公二十四歲公雅相
推重引與游處王竟以德學名公年漸長名益起而海

內之交多偉人皆敬畏於公故天下傾慕之寧藩遣人
以厚禮來聘公峻却其使同時吳人頗有往者公曰豈
有所爲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耶人殊不以爲然及寧
藩叛逆人始服公遠識巡撫李公充嗣露章薦公督學
欲越次貢之公曰吾平生規守豈旣老而自棄耶督學
亦不能強竟以壬午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甫十八日
吏部爲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詔翰林諸公見諸
公推與大甚或以爲過及見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楊公
慎嶺南黃公佐愛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後爲坐
次公年旣長其中又有爲公後輩者遂以齒讓公公竟
上坐衆亦不以爲迂旣而與脩實錄成當遷官或言宜

先謁見當道公竟不往官亦不遷惟賜銀幣而已公亦無所對也先是羅峯張公爲温州所拔士公亦與交及張將柄用遂漸遠之公於早朝未嘗一日不往偶跌傷左臂始注門籍月餘時議禮不合者言多訐直於是上怒悉杖之於朝往往有至死者公幸以病不與乃歎曰吾束髮爲文期有所樹立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強顏久居此耶况無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不安也遂謝歸方上疏時或言公居官已三年若一考滿當得恩澤或可進階公笑而不答竟不考滿而歸時丙戌冬也屬河凍舟膠不可行乃與泰泉黃公同守凍潞河有欲疏留公者公令人謝之曰吾已去國而偶滯於此若

疏入是我猶有所覬覦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留者遂止或勸公從陸路遄往歸公曰吾非以斥逐去國行止均耳何必窮日之力而後爲快哉明春水解遂與泰泉方舟而下到家築室於舍東名玉磬山房樹兩桐於庭日裴徊嘯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求請者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惟諸

王府以幣交者絕不與通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蓋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卒之時方爲人書志石未竟乃置筆端坐而逝脩脩若仙去殊無所苦也是歲爲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公配吳夫人先公十八年卒卒

之年爲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公古貌古心言若不出口遇事有不能決者片言悉中肯綮尤精於律例及

國朝典故凡時事禮文之有疑者咸以公一言決之初歸時適玉峯朱公希周與公先後歸又同里閨時吳中前輩多已彫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三十年公讀書甚精博家藏亦富惟陰陽方技等書一不經覽温州公善數學嘗欲授公公謝不能乃曰汝旣不能學吾死可焚之及公奔喪至溫悉取焚去少拙於書遂刻意臨學始亦規模宋元之撰旣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虞褚

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性喜畫然不肯規規摹擬過古人妙蹟惟覽觀其意而師心自詣輒神會意解至窮微造妙處天真爛熳不減古人時石田先生沈公周爲公前輩雅重公文行見公所作小幅亦極加歎賞詩兼法唐宋而以溫厚和平爲主或有以格律氣骨爲論者公不爲動爲文醇雅典則其謹嚴處一字不苟故一時文章多以屬公而獨持文柄者垂六十年或有得其書畫不翅拱壁雖尺牘亦輒藏去爲榮海外若日本諸夷亦知寶公之跡然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詩文知其詩文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公平生雅慕元趙文敏公每事多師之論者以公

博學詩詞文章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
性鄙塵事家務悉委之吳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兩更
三年之喪及子女婚嫁築室置產毫髮不以干公之慮
故公得以專意文學而遂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實有以
助之也公兄雙湖公徵靜性剛難事公恪守弟道而以
正順承之雙湖瀕涉危難公極力周護得不罹禍雙湖
亦遠友愛怡怡之情白首無間公平生最嚴於義利之
辨居家三十年凡撫按諸公餽遺悉却不受雖違衆不
恤家無餘貲而於故人子弟及貧親戚賙之尤厚與人
交坦夷明白始終不異人有過未嘗面加質責然見之
者輒惶愧汗下絕口不談道學而謹言潔行未嘗一置

身於有過之地蓋公人品既高而識見之定執守之堅
皆非常人可及故雖年登九十名滿天下而始終操履
未或少渝豈不爲難哉公恒言人之處世居官惟有出
處進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今詳考公之平生真不忝
於斯言矣子男三人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曾孫
男女各四人玄孫男女各二人某等以卒之明年庚午
十月廿五日舉公柩權厝于花涇橋之原卜吉乃葬夫
葬必有銘凡以狀爲之先然不有所述狀亦無所據也
但先君平生懿行甚衆不能一一載載其大者惟
先生擇焉

仲子嘉謹述